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21n1340

大法炬陀羅尼經

隋　闍那崛多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1 緣起品
  - 2 伏魔品
  - 3 授魔記品
  - 4 三乘行品
  - 5 問法性品
  - 6 菩薩行品
  - 7 相好品
  - 8 四念處品
  - 9 四聖諦品
  - 10 忍校量品
  - 11 三乘教品
  - 12 三法藏品
  - 13 法師相品
  - 14 謗法果報品
  - 15 勸受持品
  - 16 智成就品
  - 17 忍成就品
  - 18 證涅槃品
  - 19 勸證品
  - 20 法師行相品
  - 21 遮謗品
  - 22 持經功德品
  - 23 為他悔過品
  - 24 六度品
  - 25 求證品
  - 26 諸菩薩證三昧品
  - 27 召諸菩薩品
  - 28 問等覺品
  - 29 三昧因緣品
  - 30 供養法師品
  - 31 入海神變品
  - 32 佛昇須彌山頂品

- 33 天伏阿修羅品
- 34 阿修羅本業品
- 35 雜類本業品
- 36 說無相品
- 37 勸修行品
- 38 三字門品
- 39 將護法師品
- 40 放光佛本事品
- 41 教證法品
- 42 說無住品
- 43 說聽功德品
- 44 諸菩薩證相品
- 45 如化品
- 46 緣生法品
- 47 信解品
- 48 離惡友品
- 49 辯田讚施品
- 50 付菩薩品
- 51 付天帝釋品
- 52 法師弘護品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013
  - 014
  - 015
  - 016
  - 017

  - 018
  - 019
  - 02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40
大法炬陀薩尼經卷第一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等譯

緣起品第一
伏魔品第二

緣起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咸得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悉能調伏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棄捨重擔，獲得己利盡諸有結，隨順正教具足解脫，能入一切自在之地，其名曰：慧命須菩提、慧命大迦葉、慧命舍利弗、慧命大目乾連，如是等大威德神通聲聞而為上首。
爾時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與十億梵眾及無量梵居天等，各與眷屬皆悉來集。爾時復有光音諸天眾，及少光天眾、大光天眾、無量光天眾、端正天眾，乃至淨居諸天眾，如是等無量億諸天眾，各與眷屬亦皆來集。爾時復有商主天眾(此商主天是魔王五百菩薩子中最長，他經名導師者)、兜率陀天眾、釋提桓因忉利天眾，乃至四天王天眾，如是等無量諸天眾，各與眷屬亦皆來集。爾時諸天眾咸作是念：「願得世尊隨為我等說一法門，令我得聞，豈非善也。」作是念已，前詣佛所，頂禮佛足，退住一面。
爾時善威光天子在於佛前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十指掌頂禮佛足，白佛言：「世尊！我為憐愍諸眾生故，今欲請問如來應供等正覺世尊。云何眾生得知法律，於佛功德隨順修學，依世尊教如法奉行？世尊！云何眾生得不懈惰勤修經典總持文義，隨順義趣如法思惟，速疾讀誦因法獲力？世尊！云何眾生得入諸字根本智慧法門，住法門已能分別知，因此知故入初思惟門得諸法義，乃至得入甚深十二因緣法皆當覺知？世尊！云何眾生不生倦心、不起亂心，解於自心攀緣境界，善知勝法能隨順入？世尊！我於今者欲令眾生覺如來藏、得如來智故，敢請如來宣說如是陀羅尼門甚深經典。何以故？世尊！得人身難。雖得人身其壽復促，於短命中更有三惡。何等為三？一者心性很弊不受善言；二者常懷慳嫉懼他勝己；三者設知勝己恥不諮問。是名三惡。以是義故，我今諮問如來世尊陀羅尼典。世尊！如來先說無量億經，或因問而說、或不問自

說。世尊！我等今者見有九那由他諸天大眾皆已集於如來應供正遍覺前，是故我今於如來陀羅尼究竟法中請問經典。世尊！若有人能學此最上陀羅尼門者，諸餘佛法自然增長不用多功。」

爾時世尊得彼善威光天子如是問已，即告慧命阿難言：「阿難！汝見善威光天子以法義辯乃至諮問如來出世及得如來因緣，初問此陀羅尼法門經典不？阿難！此善威光天子，已於過去十四億諸如來所問此陀羅尼經。阿難！我今為汝說善威光天子初所問佛及陀羅尼名，汝當諦聽。阿難！此善威光天子於往昔時生一大婆羅門家，為彼婆羅門子，具足威德家內富饒，恒為諸天圍繞衛護，聰明多智博通外論，於四鞞陀具解文義，既自讀誦復能教人。初問彼佛此陀羅尼，善能通達初論法門伏諸外論，復能建立諸字根本，巧說種種字差別義。」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我等願聞彼佛名號。是善威光天子於過去世從誰初聞陀羅尼經，及彼聖眾弟子功德出世利行，我皆願聞。」

爾時世尊即入大力莊嚴三昧。入三昧已，過去所有一切境界皆悉現前。爾時慧命阿難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掌向佛，作如是言：「世尊！我從昔來初未曾見如來應供正遍覺入此三昧。」佛告阿難：「如是如是。我未曾入如此三昧。何以故？阿難！此三昧者，非餘下地能入，亦不為彼諸餘經典故入。所以者何？阿難！過去諸如來莫不皆先入此三昧已然後說是陀羅尼經，亦此善威光天子初所問佛。是故阿難！汝當諦聽彼佛及彼經名，我今為汝說此二種。」阿難白佛言：「善哉世尊！今正是時。惟願世尊為我等說善威光天子所問佛號及所說經，亦說此天辯才功德，令我等聞。世尊！今此一切天人大眾悉皆歡喜樂欲聽聞。」「此諸梵眾及天子等，一心樂聞善聽若此。」復告阿難：「諦聽諦受，善思念之，我今解說。」阿難復言：「善哉世尊！惟願為說，我當聽受。」佛告阿難：「我念過去無量無邊時有一劫名曰賢天，於彼劫中有轉輪王號祭火光，統四天下，戒行具足如法正治。王大夫人產生一息，名曰放光。阿難！時放光童子者，乃是後身菩薩。其生既經二千餘歲，然後方始出家修行，漸至道場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既成佛已仍號放光。彼佛眷屬弟子有九十億那由他聲聞眾等，一切皆是大阿羅漢，復有一億大菩薩眾。阿難，時彼放光如來處大眾中，為諸菩薩及聲聞等說此陀羅尼甚深經典。然此陀羅尼門則能總攝諸餘經典，若有受持此陀羅尼者，一切佛菩提事雖未聞見自然明了，得名法師。

「阿難！時彼諸菩薩摩訶薩眾白放光佛言：『世尊！所言陀羅尼門者，義何謂也？何等是陀羅尼？以何義故復名為門？』爾時彼放光佛告眾菩薩言：『諸摩那婆！諦聽諦聽，吾為汝說。如此大地建立

出生一切眾寶即能任持，又能出生一切藥草卉木樹林花果種類悉皆任持，又出一切小山大山、諸池河水乃至大海悉能任持，又亦能有四生之類、二足四足人鹿鳥獸亦皆任持。此陀羅尼亦復如是。諸摩那婆！所言門者，即是如來如來藏門出生一切諸法寶藏不可思議。如是摩那婆！此陀羅尼妙法門中出生一切諸修多羅、一切章句、一切分別義、一切諸波羅蜜、故名為門。摩那婆！又陀羅尼者，悉能任持一切法故，亦名為地。』」佛告阿難：「時彼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說此法時，聲震世界、上徹梵宮。爾時閻魔境界及諸地獄、餓鬼、畜生諸苦惱處，聞此震聲皆大叫喚，亦聞梵宮。阿難！時彼大梵天王及諸梵眾聞叫聲已，悉皆往詣放光佛所，問其因緣：『世尊！向者叫聲從何所出？』阿難！時彼如來將欲說故，即便微笑，先以神力令諸梵天悉見地獄諸惡道中受苦眾生已，然後語言：『諸梵天輩！即是斯等地獄、餓鬼、畜生，飢渴所逼生大苦惱，以苦迫故發此叫聲。』於是梵天復白佛言：『善哉世尊！以佛力故，令此眾生暫除諸苦少時安樂。』

「爾時彼放光佛即從眉間白毫放一光明，遍照地獄、餓鬼、畜生、閻魔等界諸惡眾生，滅除苦惱。所有地獄變成園池，是諸池中妙水盈滿，池有諸花，所謂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池水香美清冷輕便。乃至放光如來入涅槃後，法住半劫，園池亦爾。阿難！爾時梵天問彼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如來微笑而復放此白毫光明？』佛告梵天：『我以念此地獄、餓鬼、畜生及閻魔界諸眾生等，過去業緣受是果報，及本願故，我便微笑。又以知此諸眾生等過業因緣墮三惡道，亦知業因多少苦盡時節，故我放光為作方便。放此光時，彼等一切受苦眾生蒙光照身，心得安隱，各作是念：「此是佛光。」以念如來，惡業得滅。亦蒙世尊慈悲力故，捨諸苦惱尋得命終，生於人間或生天上。以是因緣，令大地獄變成園池，其水清冷妙花普遍。』爾時彼佛告梵天言：『梵天！汝應善思如來方便不可思議，以神通力放希有光，能滅一切三惡道苦。梵天！如來世尊所言弘普，如來所出故，名如來應供正遍覺。』」佛告阿難：「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眾，復白放光佛言：『世尊！如來前言陀羅尼，陀羅尼門中有諸句義，如來未說。我今諮問，惟願宣說令我等解。』阿難！爾時彼佛告諸菩薩言：『摩那婆！汝等欲聞陀羅尼門諸句義耶？』諸菩薩言：『如是。世尊！我等欲聞。』佛言：『摩那婆！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為汝說。』諸菩薩言：『世尊！我今一心，惟願善說。』佛告諸菩薩言：『摩那婆！此陀羅尼一法句中總攝無量億數修多羅，是決定義。當知如來一力所說無有邊際，汝等亦得多種法門；若使汝今隨力堪受，我亦即能為汝多說。復次摩那婆！如來若當盡力說者，少智之人尚不

能受，諸餘眾生況能宣說。何以故？諸佛世尊有無量威德力、有無量精進行。摩那婆！如人善射，心自思念：「我今若發，必穿梵宮。」如是念已，持弓執箭上射虛空。而彼射矢尚不能至地天風界，寧能遠及上界梵宮？何以故？是無智人心不節量故。摩那婆！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尚不能知如來智力乃至少分，豈能稱量如來境界。何以故？諸佛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量力用難可測量故。是故汝等，但聽如來一力說也。摩那婆！如來有無量力，若使如來盡力說者，一切眾生則不能受亦不能持。何以故？摩那婆！是諸眾生愚惑無智，諸如來力無量無數同如虛空，於是法中不能行故。復次摩那婆！我今為汝更以譬喻顯示此義。如此大地東西南北不可稱量。如是摩那婆！如來諸力無量數劫無量功德善根所熏，以是義故，不可得知、不可得量。汝應當知，此修多羅一句門中則能總攝無量修多羅句義。』

「爾時彼諸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無量修多羅方更入斯一句義耶？』佛言：『摩那婆！一句義者，所謂般若波羅蜜句。若入般若波羅蜜現在前，是名一切入，是為諸佛世尊不空法具足無缺。若一心思惟無間念者，如一舉手時即得無量無邊波羅蜜義。此智慧句，則是陀羅尼根本句。我今欲說陀羅尼邊際彼岸，令得入是陀羅尼門。是初入處不斷根本，汝當敬慎莫起亂心，一心謹聽正意思惟斷諸疑網，我為汝說。』阿難！爾時彼佛如是說已，於彼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曰燈明，本是婆羅門種，亦常隨彼放光如來。而彼菩薩白佛言：『世尊先說陀羅尼根本一句中則能出生無量億數修多羅，其義粗顯，世尊！而我未知何等是一句門。惟願為我分別解釋。』時放光佛告燈明菩薩言：『摩那婆！汝等當知，我今更以譬喻顯示陀羅尼義。何以故？此陀羅尼門邊際彼岸，唯是諸佛最上勝妙不思議智之所證知，非諸無明少智凡夫而能知也。若凡夫知者，無有是處。如凡夫人，唯知晝分是晝、夜分是夜。何以故？以見日月光明故。見日光故即知是晝，見月光故便知是夜。摩那婆！於意云何？彼凡夫智得言實不？』『不也。世尊！何以故？眼見非智故。』佛言：『如是。摩那婆！外光照故，是諸凡夫說見為智。諸如來智則不然，要因觀察然後說智。摩那婆！是故諸如來以自證智覺知實法如空中跡已，然後攝他，教導令知。

「『復次摩那婆！汝曾聞不？此根本義凡四十句。是中最初句者，其名曰阿。當知此句攝餘三十九句皆入阿中。摩那婆！如是諸句攝入阿已，凡是一切世間語言及以義趣，藥草林木乃至所有口業教誨音名說相種種諸類，亦皆入中。又彼一切眾生種類，有足無足、二足四足乃至多足，飛鳥走獸及胎卵等水陸之屬，人與非人一切人中，彼攝入已，諸是口業方便語言音聲，及以文字麁妙寬略說等，

一切皆從摩得勒伽藏字本中生。字本為首，即是摩得勒伽藏之所攝也。諸摩那婆！譬如阿那婆達多龍王，能於一彈指間興雲普覆七千由旬降微細雨遍閻浮提。又如彼龍所住大池出四種河，周流四方入於四海，自餘小河陂池溝瀆，隨須潤澤悉能充滿。如是摩那婆！是陀羅尼二法門中有無量億數修多羅。彼一句義亦復如是。汝當聽受，聞已奉持，普為他說，莫生祕恪。汝等當知，於此義中惡、阿二字常須相續隨順不斷，恒念如來亦因語言教義具足滿彼諸波羅蜜。復應當知，不斷教義方便隨順義得增明故，雖身有大闇，散滅無餘。如是方便不斷絕故，增長佛法，得開陀羅尼門。心莫餘念、莫作餘業、唯念斯義莫捨此信、獨坐思惟觀省分別若是若非，與多聞者善共諮論，如來法教從虛空生，應當隨順如來教誨。

「『復次摩那婆！我之為汝引諸譬喻，方便顯示此陀羅尼一句法門。如然少草為明未設眾炬，如秉一炬未懸千燈。何以故？我恐汝等心生驚畏。是故今更為一句門作諸譬喻。摩那婆！譬如有人至大海中取一滴水。於意云何？此人少智，知彼海水所未減不？』『不也。世尊！』佛言：『如是如是。摩那婆！汝等所聞如向一滴，我所不說如未取水。摩那婆！汝等應當隨力聽聞，吾為汝說。汝既聞已，嚴固其心如著大鎧，然後可得入一句門，了達無疑心不驚怖，是名心鎧安固不動。如彼諸根安於四大，汝於如來言教方便次第信入亦應如是。』

「阿難！時彼燈明菩薩摩訶薩復白放光如來言：『世尊！阿、迦者二字一義，義既是一，不可為二。如來於此二字無差別處而說是義，以微妙難入故但方便說，由先證知然後可說作諸譬喻。然如來於彼說少譬喻，是中信根必定牢固。』阿難！彼菩薩如是問已，時彼放光如來告燈明菩薩言：『善哉善哉。摩那婆！汝已善知譬喻深義。摩那婆！汝於往昔生婆羅門家，自解諸論鞞陀等典，復能教他無量百千種種句義、分別諸論。汝經論處最初言教攝入義者，根本所從梵天中來。汝婆羅門法有一句義，名婆毘帝利者，一切婆羅門咸作是念：「此一句法祕密微妙，不欲傳他令外人知。若他知者，我等便為失大利益。汝等於是五種句義次第而入，復須教人為他演說。」如是摩那婆！此譬亦爾，皆從字本而生，入陀羅尼說一句等智聚法門。因此得知，自餘諸法平等無二。於是字本應知十二因緣等法，入陀羅尼法門方便。如是當知，一切智因緣中得入智慧法門為首。正信無疑，當令汝等知真實義。汝等莫謗阿、迦二字，二字方便亦不得捨。汝取阿迦義時，阿迦於汝即入如來正教方便，應當受持。汝等若學此法，要須六月事師從學言教。得言教已，復為他說、無有疑心，即能到於辯才言論文句彼岸。又摩那婆！或時有人以諸譬喻更問勝教，或於阿闍梨及和上所問已，彼皆為說。聞已思

惟，從此句義言教成就，成已即能問上勝法，然而彼人未速成就大勝光明。若於般若波羅蜜大句義中思求大智勝光明者，是人於一彈指頃能解無量億數諸句義門，決定了知無有疑惑。復次摩那婆！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入此道分合十二因緣，專念一事陀羅尼門法句，阿迦二字相同虛空。能善持者，彼人如一彈指頃即能受持二千句陀羅尼文義無有忘失。摩那婆！汝等今者勿疑是事。此諸句義，非魔眷屬所能得聞，亦非魔黨堪行斯事。若不能修習、懷疑心者，當知此是魔之所化。』」

大法炬陀羅尼經伏魔品第二

佛告阿難：「時彼諸菩薩摩訶薩眾，及彼九億諸聲聞眾等，皆以一心合十指掌，向放光佛接足頂禮。何以故？以魔事隱密，欲諮問故。恐當來世有諸眾生，不能得免微細魔事多受苦惱，乃至不能讀誦受持一句一偈。以是因緣，諸菩薩等一心請問：『善哉世尊！如此惡魔多作障礙，滅諸善法、非沙門法，開未來世惡道因緣。為欲斷除諸魔事故，惟願世尊演說如是陀羅尼門及其句義，令彼未來諸比丘等聞佛所說不生疑惑，解其義趣如法修行猶佛在世。如是說故，復令一切諸眾生等得興供養恭敬尊重讚誦護持，亦令一切沙門婆羅門、若天若人及阿修羅等，即能尊重一心供養，於一切多聞中發勤方便。以多聞故，於佛法中便得成熟。既成熟已，便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如來應觀未來世中眾魔怖畏，為此佛法而作護持，令諸眾生悉得安樂。』阿難！爾時彼放光佛聞是語已，告諸菩薩言：『摩那婆！以是義故，汝等億數菩薩、九億聲聞，及彼無量天人大眾，乃至有諸眾生，於此法門或信不信，一切皆應專心諦受，聞已思惟，普為他說不應祕悋。何以故？若生祕心，是人即便斷滅佛法故。若欲行者，應當普說。所以者何？為欲普現佛法光明勝妙圓滿故。摩那婆！佛法圓滿無諸過惡，譬如日月光輪，離諸雲翳清澈圓滿，號為明淨。摩那婆！諸佛如來法門顯現宣揚微妙，亦復如是。』彼諸菩薩摩訶薩眾聞是說已，即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時。惟願如來宣揚顯現如是法門，我當頂受。』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即為宣說法句呪曰：

「『多(上)姪(遲地反)他(一)　阿多隸(二)　婆多隸(三)　波迦多隸(四)　波迦裒留篩(五)　伽帝伽陀利(六)　旃陀利(七)　蘇陀利(八)　何利(九)　虺(虎甘反)婆利(十)　訶帝波囉陀訶帝(十一)　波囉迦囉摩帝(十二)　伊低尼提(十三)　多梯阿毘多梯(十四)　阿迦隸(十五)　波曷耶(十六)　迦婆羅蘇曼(十七)　阿波質利(十八)　卑質利(十九)　比

遮拘致嬭(二十)　迦那迦(二十一)　摩犁遮泥(二十二)　那摩娑婆低(二十三)　婆羅摩提多(二十四)　阿那那囉(二十五)　那訶禰耶帝(二十六)　那跋地耶四(二十七)　阿醯婆訶耶(二十八)　毘沙婆耶(二十九)　摩奴沙婆訶耶(三十)　薩利娑婆訶夷毘喻呼沒遮低(三十一)　阿迦舍(三十二)　尼迦舍(三十三)　那迦那舍(三十四)　娑恒伽(三十五)　婆訶跋妬四(三十六)　佛多羅毘(三十七)　娑婆訶(凡七唱)』

「『摩那婆！是為方便守護我說，汝等宜應一心諦聽。我今更開過去諸佛所說陀羅尼典。』說此呪時，彼三千大千世界諸大魔王及其眷屬魔軍兵眾皆大叫呼，其聲亦滿三千世界。阿難！爾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念眉間白毫已，即從眉間放大光明遍照世界。世界所有一切諸魔及魔宮殿種種莊嚴，盡皆闇昧無復威光。諸魔見已心大怖懼，共相謂言：『此為何相？將非我等壽命欲盡去離此耶？為當劫時將壞火災起乎？』阿難！時諸魔眾復共觀察，見彼光明從放光佛眉間而出。心疑未了，皆各相率往詣闍致大魔王所，白言：『大王！今者光明誰之所有，威力若是蔽迫我宮，猶如金山對於墨聚，乃令大小諸鼓箜篌笳吹諸種妓樂無復音聲，又令諸天歌讚五欲歡欣娛適之事寂然不起，如重病者心無所為，令我宮殿喪失威光，諸事虛曠亦復如是。』阿難！彼大魔王聞是語已，告諸魔言：『汝等知不？今此世界有佛世尊，名曰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出興於世，欲除魔業故放光明奄蔽我宮、奪我威力，椽栿離散、四壁圮開，故令一切音樂歌舞五欲之事自然無聲。諸仁者！汝等今日非但不知彼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神通威德，放一光明能令一切魔宮音樂喪滅不現耶。其亦不覺神通光明令諸地獄皆悉空寂、苦惱眾具變成園池，其水凉冷清淨輕便，又於池內諸花充布，所謂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花，園池樹木叢林鬱茂，遙觀遠覩若在目前。』魔王復言：『諸仁者！彼地獄處所有眾生，蒙佛威力悉生人天，受諸快樂無所乏少。』

「阿難！時彼闍致魔王最為上首，引諸魔眾詣放光佛。至佛所已，頭面禮足，右繞三匝，在如來前合掌端身猶如畫像。如是阿難！時放光佛問魔王言：『闍致！汝今何故與無量百千諸魔軍眾來至我所，頂禮端默都無語言？』阿難！闍致魔王聞佛語已，即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有大緣故，與諸軍眾而來至此。以見如來放眉間光，令我宮殿破壞分離，音聲五欲心不樂著。是故我等今皆至此，請問如來如是因緣。世尊！如來今者說陀羅尼呪，欲令諸魔不得安隱、伏諸魔故，亦為憐愍聲聞弟子沙門眾故。世尊！是故我等從今乃至盡形，歸依佛法大眾僧寶。世尊！我從昔來以愚癡故，於佛法僧造三業罪，所有眾惡今對如來誠心懺悔。惟願如來及以大眾，悲

愍我等受我懺悔。世尊！我從今日，如佛所教聞悉奉行，住正思惟不敢放逸。』」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一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二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等譯

授魔記品第三
三乘行品第四
問法性品第五
菩薩行品第六

授魔記品第三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告魔王言：『闇致！汝今乃能發大勇猛具足精進，當固汝心勿違本志，如護戒者自誓莊嚴，心所願求莫不成就。』阿難！時放光佛知諸魔眾精進淳固，一切不退菩提之心，以是因緣即便微笑。佛微笑已，時彼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為月上，此菩薩者亦是放光如來為菩薩時同行善友常相隨逐。時彼菩薩從座而起，偏袒右髆，右膝著地合十指掌白言：『世尊！何因緣故而復微笑？諸佛世尊凡為微笑必有因緣，若無因緣終不笑也。惟願世尊為我解釋。』阿難！時放光如來即告月上菩薩言：『汝今見是諸魔眾不？』月上答言：『唯然已見。』佛言：『摩那婆！此諸魔眾見我眉間放大光明，雖居欲界發寬大心，以是因緣過恒沙劫當得成佛，皆同一號名無思光。其佛住世大作利益，若有眾生見彼佛者，一切不退菩提之心。作利益已，入般涅槃。佛涅槃後，世界諸魔大興供具，供養彼諸如來及聲聞大眾。是諸魔等在諸俗人所住之處，於其夢時隨所應見現種種形，或現長者、或現居士、或現沙門、或現婆羅門、或現梵王、或現菩薩。現如是等種種形已，若彼眾生心懷迷惑，為說法要除其疑網，因而告曰：「汝等捨家，汝等出家。如是世尊出於世間，應受供養，天人所尊，能拔諸苦等與快樂。我蒙佛故今亦獲安。」彼魔如是現大神通，化諸居士優婆塞等增信歡喜，然後說法教令發心，尊重供養如來大眾，發大誓願具修精進，所作功德一切迴向無上菩提，終不墮於二乘之地。凡所教化唯勸修行六波羅蜜，云何復有諸魔事也。當爾之時，一切眾生受大安樂如忉利天眾。諸眾生中佛弟子者，身心安樂如帝釋天王。爾時魔眾皆成佛已，一切眾生等受大樂。於彼剎土具諸香花，皆如天上波利耶多拘毘陀羅樹花，一切莊嚴無有缺減。彼諸眾生乃至無有魔事恐怖。何以故？是時眾生無復亂心、煩惱微薄，不為煩惱之所侵迫，皆常一心念空無相無願法門，於是法門發大精進，修行無量空三昧行、無願三昧行、無相三昧行，滅覺觀、除睡眠、斷掉悔、離諠

雜，常樂空閑阿蘭拏處，恒乞食、但三衣，無違諍、絕伴侶。畢竟如是行菩薩行，於諸佛法能決定知。菩薩為友無復恐怖，師子虎狼諸惡猛獸毒蟲之類終不能害。爾時諸魔得菩提已，此諸世尊及聲聞眾具足功德，諸餘眾生不加謗毀，無能降伏，一切外道不能破壞，一切眾魔不能違反，能令眾生滅除恐怖，遠離邪道心得自在。』

「爾時月上菩薩摩訶薩復白放光佛言：『希有世尊！不可思議！如來具足無量功德，有大慈悲、有大神力，一眉間光能多利益。』佛告月上菩薩言：『善哉善哉！汝能善知如來世尊智慧功德。摩那婆！如來如是具足大悲，安樂利益諸眾生故。如來如是成就說法，欲令眾生如說行故。於是事中誰能信解？唯有諸佛及不退轉諸大菩薩摩訶薩等，自外一切聲聞辟支佛及四種人尚非境界，況餘凡夫邪見外道、生死惡魔，行無智道，入深黑暗無明翳藏，行於非義住顛倒道，迷失正路常樂非法，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及婆羅門，好遊邪經破諸禁戒。恒住如是諸不善法，迷惑覆心習惡邪智一切外道，常為愚癡之所覆蔽，不能信受諸佛正法。又以瞋毒猛火熾然燒故，於佛法眾不能和敬，更相侵迫起諸諍事。以是因緣，速墮地獄、畜生、餓鬼，具受無量百千大苦，經於無量百千萬世。設生人間，或生旃陀羅家、或生惡呪師家、或生屠宰家、或生竹作師家、或生網捕家、或生獵師家。若或得生有佛法世，好與聲聞諸弟子眾恒起鬪諍，既忿諍已增長惡業，便能喪滅諸餘善事，是故未來多受苦惱。』」

大法炬陀羅尼經三乘行品第四

佛告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復語眾菩薩言：『摩那婆！汝等當念，如來十力無有缺減，具足威儀不斷所作，善能分別彼四聖諦，方便教誨成就聲聞行，亦當善說六波羅蜜，勸進菩薩發行一切波羅蜜心、受持心、信修心，行施精進牢固勇猛無諸虛偽，如是方便入於智門。汝等亦知三十七種助菩提法，方便證得沙門果印。又於十二因緣法，勤修觀行成辟支佛或作聲聞。如是一切諸法相應不相捨離。若行辟支佛者，此是如來方便教誨，顛倒說法示現此義。是人出於無佛法世，獨念思惟十二因緣，得獨覺涅槃。如是獨覺，不同如來及與聲聞。何以故？是辟支佛思惟因緣得斷疑惑，不從他聞自然獨悟。又唯戒行清淨故專求智力，求智力故得不放逸到於智岸，無諸佛法，唯戒具足得入涅槃，名辟支佛。』

「爾時月上菩薩復白放光佛言：『世尊！以何義故，彼辟支佛具足智慧，然復不能說法度人？既不能說，云何而得於福田中勝聲聞也？』阿難！時放光佛告月上菩薩言：『摩那婆！此等過去初發心

時，但取菩提之名而無勇猛，不能修行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離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聞思修等悉不能行，是故不能獲得如是無上菩提。何以故？於此法中初聞菩薩行六波羅蜜而不能行，以不具行六波羅蜜故，於一切菩薩法中不能諮問。又復不得樂難持戒，非持無上大菩提戒，但持中戒亦非下戒，行中法故本願成就，得中菩提，名辟支佛。摩那婆！是故菩薩常應諮問諸佛如來所說法要，既聽聞已勇猛修行。何以故？菩薩不捨勇猛精進，疾證無上大菩提故。常修多聞發勤方便，亦常不捨求諸佛法，遠離外道勿受邪法，莫捨重擔如善馭者。諸佛世尊所說法門，微妙密語應當奉行。復次摩那婆！云何菩薩能入諸佛深密祕藏方便說門？繫念安住，心既住已，然後得入陀羅尼門。』月上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當入陀羅尼門？』佛言：『摩那婆！我已為汝說是句義，如從虛空生諸事業未曾斷絕。復應當知，阿迦二字句義脚足，是初方便，隨順得入十二因緣。次第知已，彼人雖更識餘法句，皆因初二。摩那婆！是陀羅尼方便法門普遍一切。汝等若欲入此法門，應當發心於無量法中修習無邊善巧方便。摩那婆！諸佛如來智無有礙。於此法中云何障礙？所謂執著一切諸法。摩那婆！若諸菩薩摩訶薩若欲入彼諸如來智，先當自捨一切執著，亦須遠離諸障礙處，善巧修行智慧方便。』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復告月上菩薩言：『摩那婆！所言著處及以著者，謂於諸有不能捨離，於無為處未有智慧，恒念受生及求生處，皆是無明作生有根本。是故我說，雖阿那含於生猶著，不能遠離。摩那婆！是中何等是大著處？所謂不能順教修行，於餘事中顛倒讚述。斯由財事愛取因緣不得自在，違佛正教作不應作，於諸境界發起貪心。貪心生已誑惑他人、婬他妻妾，復起瞋恚。瞋恚發已，或時殺害斷他命根。亦因愚癡邪心覆蔽，顛倒取法。若常樂與極重惡人而作伴侶，以是因緣，造作種種諸不善業，或殺父母及以師長，或害羅漢及諸聖人，或毀諸佛、或謗正法、或行破僧。造作如是諸惡業已，生於極惡非人之處，墮破戒中。何等名為墮非人處？摩那婆！我已為汝略說斯事。如彼愚人專樂惡業，以是因緣生於惡趣，是則名為非人處也。摩那婆！智慧之人，應當善知諸佛如來微密妙語。』」

大法炬陀羅尼經問法性品第五

佛告阿難：「時彼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曰無畏，本是醫方救世家子，昔常與彼放光如來共相親友。時放光佛於大眾中，直視觀察無畏菩薩。無畏菩薩既蒙顧已，遂於佛前偏袒右髆，右膝著地一心合

掌，以是世尊未成佛前同意親善復蒙瞻察，是故競競於世尊所，唯增敬重心無疑慮，但欲請問放光如來修多羅藏法性虛空陀羅尼門甚深義處。阿難！時放光佛知無畏菩薩欲問如是甚深句義，即告之言：『無畏！汝今何故住在我前，心生惶懼不速問也？』阿難！無畏菩薩聞佛告已，即白佛言：『世尊！我誠欲問如來大義，是以我心豫生憂恐。何以故？於此大眾，有諸眾生聞是法已，於諸佛法不能悟解亦無敬信，或起誹謗退沒善根。世尊！我知眾生有如是事，故不敢問。』

「阿難！時放光佛復告無畏菩薩言：『無畏！汝但諮問，如來應供正遍覺出現世間，隨汝心疑當為除斷，是為一切諸如來業。何以故？如來正覺慈悲憐愍利益一切諸眾生故。以是因緣，我於往昔行菩薩時，為此法句具受眾苦。況於今者所作已辦，一切諸法明了通達，得一切智證大菩提，唯為安樂諸眾生故。』

「阿難！爾時無畏菩薩聞佛語已，白言：『世尊！如來今說一切諸法同於虛空，應當證知。是故我今欲問斯義。世尊！言虛空者，義何謂也？與修多羅一切法門異相云何？』阿難！時放光佛告無畏言：『善哉善哉！汝於今日為求法故，於佛法中問如是義。無畏！夫虛空者名為如來，亦名應供正遍覺也。』無畏復問：『以何義故名曰虛空？』佛告無畏。虛空者即無所有。以無所有故名虛空。無畏復言：『若言如來即虛空者，如來虛空云何二別？』佛告無畏：『是為大智所行境界，難知難證。若能解知，則於法性三世平等無復疑惑。無畏！若欲窮盡陀羅尼門甚深源底者，如彼大池水性清淨，底有金沙與土泥合。時有智人取池底沙，隨其多少聚之一處，以水洗濯簡取精者，內於鑪鍋置之火中用功陶煉，是人不久必除沙石，得淨妙金堪任為用，彼人爾時隨意造作餘莊嚴具靡不充足。如是無畏！如來世尊應供正遍覺離貪瞋癡，滅除塵垢、一切煩惱及諸習氣，成就清淨無礙智慧，出過一切四生眾生，天人大眾最為第一，世稱上首。擊大法鼓，口自唱言：「仁等可來。汝諸眾生或起疑網，無有智慧暗於諸法，或於世間出世間事不能解了，或時一切天龍八部乃至無量億劫已來，所有疑心迷倒失正，造作諸業墮墜諸有不能自出。此等速來問佛世尊，如來皆能為汝說法，明了顯示斷除疑惑。」

「『復次無畏！譬如明鏡見諸色像。如是無畏！如來世尊無有惡行、諂曲煩惱、穢濁嫉妒、諍競垢污淤泥染著，唯有無礙無邊智慧辯才。所可示現言教方便，皆為開發世間眾生，一切皆從虛空所出住於虛空。語言教詔講說談論，猶如虛空離諸染著，無有住處無有邊際，亦無有對及以語言。復次無畏！若有人來作如是問：「如是虛空，云何可說？何處有說？誰能為說？對何而說？」以虛空性本

來清淨，無垢無染離諸障礙。無畏！如來亦爾，無言無對、無染無著離諸障礙。如此言說，即是入於虛空三昧。無畏！譬如涅槃本性寂靜，假以無量言辭演說，求其體相了不可得。如是無畏！汝所問我虛空義者，先已宣說，如此說者當知即是如來方便微密法要。若知如來微密教者，是則名為得大利益。汝等當思，如來何見，說何等法是如來性？復說何等是如來智同於虛空？今於如是如來教中方便略說。無畏！我今復以種種譬喻喻如來智！或以涅槃、或以實際。然而彼智及與涅槃，俱無可說、無有分別，無相無念、無名無字，去來現在三世皆無，乃至世間一切諸法，亦同涅槃不可見說。當知是中實無凡夫能得知見。言凡夫知者，無有是處。但諸凡夫以愚癡故，自心所見言我證知。今我已說了義法句及無證處，如是所說不在彼此不在兩間，是平等中無證知者。既於三世去來現在斯皆平等不可證說，云何而言是誰所說？對何而說？何處有說？云何可說？復次無畏！如來世尊於彼已說，汝當觀察言教方便，應善思惟。既思惟已，即得成就無量智聚。無畏！佛智無邊不可思議，凡所攝受亦不可思議，開示言教應善分別亦當思惟。前所問者即此義也。復次無畏！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汝謂一切後身菩薩從何所來而處胎耶？』無畏白言：『世尊！我知菩薩從兜率陀天降入母胎。』佛言：『無畏！今重問汝，汝善答我。於意云何？是後身菩薩從天來者，有所取法而入胎乎？』無畏答曰：『不也。世尊！非取法故入於母胎。』佛告無畏：『如是如是。一切諸法皆無所取，但從妄想分別故生。汝於如是分別法中，既以三事請問於我。何謂為三？一問虛空名義有無；二問虛空諸法同異；三問虛空平等無差。無畏！如汝所問何者虛空，如是虛空有依止耶？無依止乎？』無畏復問：『實有虛空可依止耶？』佛言：『無畏！亦有虛空是依止法，若凡夫人見有依止。若離依止則不能知，亦不可說有無名字。無畏！若有虛空不依事現者則無名字，以依事故得有名字，與事和合入於數相。』無畏復言：『世尊！何等虛空與事和合則有名字入於數中？』佛告無畏：『汝寧不聞，而今此身依止地界，地依水界，水依火界，火依風界。如是四種及與識界，悉依空也。』無畏白言：『唯然世尊！我皆已聞。』佛言：『無畏！是謂虛空依止入於數中。此即如來為諸凡夫譬喻方便開示教授，因於名字令其得知，是故名為虛空依止。復次無畏！若智慧人思惟觀察而能知者，此平等法世間普證，但有名字。如是知已，彼諸智人復欲教他令得實義。摩那婆！有智之人應當思惟，如來自證，為眾生故說此法門。摩那婆！我已為汝隨順分別，應如是知如來方便，於我所說受持念誦、思惟義理、如法修行。如是修已，過去所有功德願行，皆得增長成就具足。所以者何？如來先已為汝等說，一切諸法無有去

來。是故如來所言真實無有虛妄，為欲利益諸眾生故，分別顯示是最勝法，隨其所應皆得具足。若言如來有所言說不能顯示，是大乘法願行不具者，無有是處。菩薩應思，非我境界。』

「『復次摩那婆！如虛空界，名曰可行眾生依止，如彼眾鳥飛行虛空，翱翔自在如履於地。雖以翅力及風因緣往來遊處，而跡不可得。摩那婆！復有眾生依空界住，如須彌山頂三十三天已上諸天宮殿，皆依於空而得安住。乃至兜率、他化自在欲界諸天，所有宮殿依空亦爾。摩那婆！如彼色界，從梵天住處，乃至色究竟天，依於空住亦復如是。摩那婆！如我略說，自此已上盡於有頂，名無色界。從有頂外無有依止虛空行者，唯有一種別風輪界，厚六十八千由旬，過是以往更有空界，即是二界中間亦無依處。摩那婆！從是已上復有風輪，名曰不動，厚六十四俱致百千由旬，住持水界。彼風輪界，無有眾生往來依處。何以故？彼空及風各不動搖故。而彼空界不可見知，無有名字、不可得說。摩那婆！汝今當知我所說法，如彼虛空無有異也。

「『復次摩那婆！譬如有人夜中暗坐，執持弓箭漫射虛空，以暗發故不知方所。如是如是，摩那婆！一切凡夫愚無慧目，又不師受，雖修業行無諸方便，不得成就亦復如是。摩那婆！又如生不學射，雖擬埻(音准)的尚不能中，況前無垛云何言著？摩那婆！是諸凡夫於甚深法自心分別，捨離師諮不能解悟，亦復如是。摩那婆！汝前問我三種義者，所謂虛空、平等、諸法。此三種法雖難說聞，我知是處有所依止亦非依止。摩那婆！汝問諸法平等，今當解釋，汝應善思。前以譬喻顯示虛空，諸有智者知此譬喻言教方便示現平等，遠離依止，言說分別故。又如空界無邊，佛法亦爾。如是法界，皆依平等無有別異。如彼虛空無有依處，法與非法亦無依處，當知是中悉皆平等。彼虛空譬方便示現，此乃但為智者所知，非是一切凡夫境界。彼諸凡夫執取一相，不善分別不能了達，妄想取故。智慧之人於此深法乃能了知，作利益故。而諸凡夫妄生執著，於深佛法不信不解不諮智人，於世間事妄起分別執著不捨，所謂此即是地、是水、是火、是風等。如是乃至分別取著，諸天宮殿住處往來，及取地天諸龍、夜叉、緊那羅、摩睺羅伽地居之類。又亦分別諸佛如來初成道時大聲說法，彼等聞已，即於地中發大聲言：「佛生說法，天人增道。其聲上徹色究竟天，皆說如來轉法輪事。」摩那婆！世間之人以愚癡故執著此事。著是事已，如乘空輪作大車想，凡夫取著其事若此。

「『復次摩那婆！譬如有人悕求射術無師就學，雖苦身心終不成藝。如是摩那婆！三法亦爾，若不方便施功修集，難可證知。摩那婆！如是三法，如來若說終無有盡，若一劫、若十劫、若百劫、若

千劫、若無量劫亦無有盡。如來於此劫數時節多少增減，隨意欲說種種名字、種種義味即能解說，然於如來口業言教亦無有減。此三句義為是億數，諸菩薩等得受持故。是句義處，如來或時於一句中能以無量種種名義差別解說。若此法句及所攝義，乃至字本所有出生語言音聲是色法者，假令於是三千大千世界，盡除土地山石草木，東西南北上至有頂悉為虛空，不能容受。設此世界滿中芥子，有時取一，盡諸芥子，以如來辯演說一句，亦不能盡乃至少分。摩那婆！汝等當知，此一句義陀羅尼門，其有必能善受持者，於一彈指頃盡能分別。摩那婆！此句義門，終亦不可以言說盡。假使無量眾生起種種問，然是菩薩盡分別答，喻如流水，以心不亂故。此陀羅尼名為大事，能為一切諸法根本，故言陀羅尼。此一法句出無量句，是大總持通說諸義。何以故？欲令一切眾生易受解故。又以一句難解知故，引多譬喻方便言辭，令人得悟如是諸法，悉不可見、自體本空，遠離語言故。摩那婆！若諸菩薩初發大心欲行大事，大事者謂大乘法，然此菩薩空發其心，不問不修終無成辦。摩那婆！如行聲聞乘者，雖聞三十七助菩提法，無意念修，即自唱言：「我得羅漢，所作已辦。」如是摩那婆！若有欲行佛法事者，應發是心，如須彌山安住不動，隨順修行。』

大法炬陀羅尼經菩薩行品第六之一

「阿難！爾時無畏菩薩復白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言：『快哉世尊！大慈愍我及餘未學諸眾生等如我無異。世尊！我等頻重諮問是義，如來悲愛教誨我等猶如父母。然我今者，於佛所說更加尊重，不敢毀謗。』

「爾時放光如來告無畏言：『如是如是。摩那婆！如汝所說。若有菩薩於如來所起尊敬心不斷絕者，一切世間天人眾等，於是菩薩亦深敬重。如是菩薩，於我法中大弘利益。何以故？如是菩薩住諸佛法、順於佛教，當來之世大作佛事。是故如來知此菩薩為佛法器，堪受一切諸佛記證方便，令彼速得成就。』無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極愛，義何謂也？』佛言：『摩那婆！我言極愛，即是顯示哀愍世間無救眾生，教入佛法令不斷絕。以是義故，如來說言是為大事、是大重擔。』無畏復問：『菩薩久如當捨此擔。』佛言：『無畏！此菩薩作是念：「我要當令一切眾生度生死海、入無餘涅槃。若眾生盡者，此擔方息。」』無畏復問：『所言重擔，若同世間頂戴背負則可見知。今不如是，云何可信？』佛言：『摩那婆！如汝所言。在頂髆者，是謂世間愚夫力負，非菩薩擔。菩薩擔者，誓願荷負一切眾生出離世間，非頂背也。』無畏復問：『悲願

荷負既非項髆，以何義故名之為擔？』佛言：『摩那婆！如東方一切無邊世界所有眾生，菩薩發心荷負，悉當令入無餘涅槃。南西北方四維上下盡虛空界所有眾生，菩薩安處亦復如是。摩那婆！十方所有諸眾生界若現不現，菩薩皆令住涅槃中。以是因緣，名之為擔。』無畏復問：『以何義故復名荷負？』佛言：『摩那婆！譬如長者家內豐饒，多諸珍寶、種種資財、倉庫充溢、具足童隸，唯有一子。然彼長者於是子所，心常愛念終不暫捨，見其所為亦無違逆。以愛念故，財寶樂具悉給與之，無有疲倦。如是摩那婆！菩薩摩訶薩憐愍眾生亦復如是，一切樂具盡皆與之，乃至令入無餘涅槃。是故名為荷負重擔。如是菩薩愍諸眾生行大精進，亦令眾生行菩薩事，速疾成熟諸波羅蜜，亦滿自身精進莊嚴。』無畏復問：『何謂成熟？』佛言：『摩那婆！所言成熟者，是謂菩薩於諸眾生起大慈悲，與究竟樂、離自憂惱，是名成熟。又於諸佛不生謗毀、常加讚歎，亦名成熟。』無畏復曰：『若如是者，諸佛如來於眾生中最為殊勝，皆由憐愍諸眾生故。』佛告摩那婆：『我言成熟者，謂於一切善法具足圓滿，乃名成熟。摩那婆！譬如陶師欲造諸器，先取好土雜以石沙，用水和治手柔足踐，令泥精熟堪任為器，置諸輪上執杖轉輪，極令迅急以手搏拍，隨作何器坏皆成就。何以故？以泥先調故。而彼陶師將諸器坏，或置日中、或在陰處，漸令乾燥。然後更以雜色塗之，暴令牢實。或積窯中、若聚平地，兼取薪糞晝夜焚燒。於是陶師與其眷屬，周遍觀察迭共防守，不令惡人挾持青豆及以胡麻擲置窯中毀壞諸器。比達天明，火勢亦盡，器皆成熟。此時陶師方大歡喜，却坐思念：「眾器得成，我事已辦。」如是摩那婆！如來常教諸菩薩等次第修行六波羅蜜，欲令成熟，亦復如是。』」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二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三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等譯

菩薩行品之餘
相好品第七

菩薩行品之餘

「『復次摩那婆！我先已說教諸菩薩方便修行諸波羅蜜攝眾生法。凡教授菩薩令不退轉，有二種波羅蜜。何等為二？所謂精進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諸佛世尊復為世間說餘四波羅蜜，更為諸餘眾生說助菩提法，方便成熟故。摩那婆！汝等當知，彼四波羅蜜中，檀波羅蜜、尸波羅蜜此二波羅蜜，與彼聲聞、辟支佛乃至外道五通神仙共同行故。摩那婆！若羼提波羅蜜者，此唯阿羅漢，成就捨事故。其禪波羅蜜者，此中總說能生六波羅蜜故。摩那婆！此諸波羅蜜，如來如是差別說之。汝等當知，一切諸法虛空所生，相同虛空。摩那婆！若此前上二波羅蜜地，彼聲聞、辟支佛二乘聖人尚不能成就，何況外道神仙諸餘凡夫也。摩那婆！若菩薩欲成就此二波羅蜜者，應當一心念勤精進。摩那婆！若人欲思如來譬喻巧說辯才，應先學觀此陀羅尼門。』無畏復問：『我等云何當能成就此陀羅尼觀耶？』佛言：『摩那婆！我今為汝更以譬喻顯示此義，令易解知。摩那婆！譬如漁人生子，以貪利故，早教其子水底潛行。於嬰孩時即取器水，日三沈之不令致困。如是漸沒，從旦至暮，能訖一日在於水下，或經二日若三日、若十二十、若一月乃至一年，住於水中而能不死。然彼小兒漸漸長大即入大河，觀是河中所有水族眾生品類了了分明。是兒後時身雄氣爽，水觀明利遂能入海。大海之中多諸異類，奇蟲怪獸巨魚妬龍，毒物雖多終莫能害。又見眾寶清澈分明，非餘凡人所能瞻覩。是人於是在大海中，具取珍寶造作眾事，凡有所欲隨意即成。如是摩那婆！菩薩摩訶薩若能入是陀羅尼甚深法門則能成辦一切佛法，亦復如是。摩那婆，言大海者，即陀羅尼門。若初入此陀羅尼門，應當修學速令成就，如漁人子漸漸長大習業成就。摩那婆！若是菩薩能入陀羅尼佛法海中，自在成辦一切佛事，如漁師子處大海中建種種事。摩那婆！汝應當知，諸佛菩提不可以少行少緣而能成就，要須入此陀羅尼法門，於此陀羅尼一句義中，有種種音聲、種種語言、種種辯才、種種方便，無方便處悉皆能知，有諸眾生心行差別亦皆能知。又復眾生或現不現，或可見或不可見，皆從陀羅尼句方便力中明了證知。或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乃

至禽獸四生種類，或音聲、或語言、或心慮事、或作業事、或誓願事、或無願事、或多事或少事、或惡事非惡事、或怖畏事或無怖畏，如是等事皆悉了知。於此作處一切悉知，乃至授記事、或身業或口業、或眾生業、或為自身或欲教他，悉皆能知。若菩薩在阿蘭拏學方便行，即得成就所作善根所為事業，乃至欲成不退轉事，亦悉能知。云何得辟支佛果亦悉了知，云何得聲聞果地亦悉能知。或在家諸人種種事業語言，或盜他財惱他求財，若麁若細，亦皆能知。或地獄餓鬼畜生，心意倒錯行惡不信，故生畜生等中，亦悉能知。或以業行墮餓鬼中。亦以諂曲慳貪嫉妒我慢貢高因緣故生阿修羅中，或因五戒十善業故得生欲界人天之中，自過生悔、不見他過。總說如是諸方便智，他作他受、自作自受。一切四生眾生及五道處，所有造業方便及業，名字業相成熟及受報處，種種心行、種種言說、種種忍樂、種種諸見，無善法處如是等事，盡皆拔除。是故名曰陀羅尼門。摩那婆！若必有能如是行者，是則名為方便成就。摩那婆！若以自智慧力決定成就此事者，當獨坐思惟，遠離諸欲。摩那婆！如是法中，有種種音聲、種種語言、種種辯才、種種行行、種種生處、種種作業，汝當諦聽，善思念之，受持奉行莫令忘失。天人作事方便和合，故有語言。畜生眾生種種口業音聲差別，乃至生處名字亦殊，彼等眾生皆悉隨其形類音聲而置名字以名其身，如烏雀等。而彼餓鬼眾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何以故？彼中不得聞名依止故。亦如地獄中，唯言地獄眾生等。摩那婆！汝等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摩那婆！我已為汝總略說訖，今當為汝具分別說名字義處。摩那婆！如一事有種種名，如一人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摩那婆！如是眾生於一時間現無量色身，云何可得呼其名也？若餓鬼等，有生處名字、受食名字及壽命名字。若地獄眾生，無有名字生處者，則其形亦無定。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

「爾時無畏菩薩復言：『世尊！如是人中語言相承近習，我等已知。而彼四道眾生，言音名字云何可識？是故我今請問世尊，唯願解說。』阿難！彼無畏菩薩如是問已，時放光佛告無畏言：『此是諸佛菩薩神通智慧境界，非諸聲聞辟支佛及餘菩薩智慧所能分別也。摩那婆！若菩薩不知眾生言音，則不願生彼眾生中。若菩薩解知一切眾生言音及諸事業，便願生彼，欲覺悟彼，說法教化隨宜利益故。摩那婆！如是菩薩以知眾生言音心業故，於處處諸有受生，欲令眾生發解修行斷諸業故。摩那婆！於彼三道有知故可化。二道眾生中無知解故，當知菩薩亦不願生彼也。摩那婆！若菩薩摩訶薩

必知地獄、餓鬼眾生中有知解可化者，如是菩薩為一一眾生故，住大地獄中經恒沙等劫，要令眾生得彼法利。摩那婆！諸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大慈大悲，成就具足如是精進故，必定當得三十二相。摩那婆！是為如來略說菩薩慈悲因緣也。』

大法炬陀羅尼經相好品第七之一

「阿難！爾時無畏菩薩摩訶薩復白放光如來言：『世尊！唯願為我具說菩薩成就諸相無有缺減。又復如來應供正遍覺先為我等說波羅蜜方便教菩薩行，我等未解，是故更問此波羅蜜。世尊！波羅蜜者義何謂也？』如是問已，彼放光佛告無畏菩薩言：『摩那婆！所言波羅蜜者，不可度量、不可數知、無有邊際，故名波羅蜜。又波羅蜜者，最為尊勝，一切凡夫、一切聲聞辟支佛等非其境界，故名波羅蜜。如汝所問波羅蜜句有如是義，所謂無有數量故言波羅蜜。』無畏復言：『如世尊說，無有量故名波羅蜜。我今現見行檀波羅蜜，但依資財及以己身，是既有限，云何無量？』

「佛告無畏菩薩言：『摩那婆！於意云何？汝今知彼凡夫人心取著何等而行布施耶？』『世尊！我知凡夫取著於事而行布施。』佛復問言：『何謂為事？』無畏言：『世尊！我知現在諸陰，是名為事。』佛言：『無畏！汝謂諸陰是事耶？汝應諦思如來所說，然後答我，莫如世間凡夫所見。摩那婆！汝今若取陰為事者，於五陰中何者是事？為色是事耶？受是事耶？乃至想行識等是事耶？摩那婆！是等諸陰不名為事。何以故？本性空故。汝今云何取為事也？復應當知，如來方便總相說此五陰諸法事非事耳。摩那婆！諸凡夫人於五陰中取和合相故，復執著十二入等，凡夫如是縛著世間。所謂取著眼是為縛。如取著眼，如是取著耳，乃至取著鼻舌身意等，斯為大縛。以能分別取著諸事，無邊執持密緻牢固深入故。』無畏復問：『世尊！所言縛者，是復云何？』佛言：『摩那婆！復有六縛處能縛眾生，故名為縛。何等為六？謂如眼色為縛，是諸凡夫著此處已難得解脫，諸欲因緣墮於惡道生死相續，故名為縛。如是乃至意法為縛，以意思念故即願求稱意之所，故名為縛。摩那婆！如是菩薩摩訶薩等，以諸善根清淨故，則得成就三十二種大人之相。而我今者更為汝等說清淨善根成就相法。若諸菩薩摩訶薩唯修一善根，便能成就一大人相。若更具足清淨一善根，然後成就三十二相。』無畏復問：『諸菩薩等修一善根，云何當能成就三十二大人相？』

「時放光佛告無畏菩薩言：『摩那婆！汝今不應取彼諸相為如來也。何以故？汝寧不聞轉輪聖王成就眾相乎？』無畏答曰：『我

聞。世尊！』佛言：『摩那婆！而彼輪王實具眾相，而不能證無上菩提，亦不名佛，是故汝等莫謂眾相為如來也。摩那婆！若菩薩摩訶薩取彼眾相著彼眾相者，當知是人未離我相及眾生相也。摩那婆！是故菩薩不以成就諸相、成就色等為不著也。摩那婆！夫佛菩提者，無有著處、無有想處、無有說處、無有合處，非如世間諸凡夫人於相法中歡喜執著。摩那婆！以是義故，汝當諦聽，吾為汝說修諸相法。摩那婆！若有成就一善根已，更立誓願必當具足三十二相。』無畏復問：『何謂一善根也？』佛言：『摩那婆！若有菩薩摩訶薩捨家出家，於修行處忽見世尊舍利塔廟將欲破壞，即作是念：「今此尊塔，我若不治便成毀壞。」如是念已遂行乞食，既得食已然後求人，以己供施請令治塔。告彼人曰：「此是如來舍利寶塔，福田尊重，今誠毀壞。汝為丈夫氣力康健，我當與汝共營斯福。」作是言已，隨辦所須，即事治補。如是菩薩自忍飢餓以食惠人，尚輕己身，況重餘食。更發勝願口唱誓言：「我今希有，成就寶塔此功深厚，豈愛一食。以貪食故世間著我，既求遣我寧當念食？我今唯應如是精進，於諸飲食捨念著心。」如是菩薩以食施故、莊嚴塔故、發誓願故，便得滿足三十二相。摩那婆！若諸菩薩摩訶薩等，以斯次第具足，當得三十二種大人之相。如彼菩薩修治如來舍利塔故，是菩薩身即得成就三十二種大人妙相，莊嚴亦爾。摩那婆！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心業，則能具足滿菩薩道。何以故？摩那婆！一切諸相皆是心業，如彼造業。當發願者亦得如是諸佛菩提而不可見。摩那婆。復有無量微妙善根可分別說。具足種種無量方便無量心聚，而諸善根應速成就。但諸如來亦為憐愍諸菩薩故，不具說之。所以者何？是中有諸菩薩聞是事已心生恐怖，以恐怖故便有退心，以退心故不能速證不退轉地，於不退轉菩薩功德不成就故即便違背，是諸菩薩捨本願已隨宜願樂住彼聲聞辟支佛地。如是人等漸次違背，以違背故於此法門無有愛心，唯得成彼世間之業。而彼因復造作種種諸不善事，墮於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往來備受生死。以是因緣，如來見此諸菩薩等及未來世恐怖過故，不具足說諸善根事，但隨順說彼所堪能應受行者，除彼見實及佛法中得決定者。若佛如來見諸菩薩於佛法中未得決定，終不為彼具說善根。「『復次摩那婆！汝當聽是三十二種大人相法，我當更說諸餘善根。』爾時無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等名為三十二種大人相法？如是眾相有現不現，然此會眾有鈍根者尚未得聞三十二種大人相名，何況能解？唯願如來憐愍眾生，具足演說三十二相。眾生聞已得了是義，於如來所生尊重心，因此速證大般涅槃。』阿難！時無畏菩薩如是問已，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無畏菩薩摩訶薩言：『摩那婆！諸佛如來凡有三十二相，三十相現、二相不現。摩那

婆！今宜諦聽，吾當為汝辯明諸相現不現義。摩那婆！如來有十相。摩那婆！如來復有六相在手。摩那婆！復有四相在體，復有二輪相，復有二相在頭。摩那婆！復有四相遍諸身體。摩那婆！諸佛如來有如是等三十相現。餘有二相不顯現者，所謂馬陰藏及舌闊長相。

「『復次摩那婆！如來今當更為汝等分別如是諸相功德。摩那婆！如來有七處滿相，兩手，兩足，兩髆及頸等。摩那婆！如來有網縵相在手足指。摩那婆！如來有白毫相在眉間，猶如月光；有四十齒相、寬長舌相及住大功德相。如是舌根，辨諸言音具足宣說；復有目不眴相。摩那婆！如來頂相，一切人天乃至有頂不能覩見。摩那婆！如來手足二十指爪，如赤銅色薄如蓮花，光澤分明勝於餘色。摩那婆！如來傭足跟相赤如花葉，塵水泥垢不能沾污。摩那婆！如來髀腨端直牢固猶如金剛，經途近遠終無疲極。摩那婆！如來身金色相，勝於一切，無能動搖。摩那婆！諸天宮殿紫金所成，取是紫金如芥子許，勝諸七寶滿閻浮提。如是摩那婆！若以天紫金聚滿如來前，而佛常光令天金色悉皆暗昧無有光澤。摩那婆！譬如日出，諸螢火蟲光明悉滅無能見者。如是彼天金光非日能蔽，唯佛常光乃能蔽耳。如是摩那婆！汝等應知諸佛世尊如是分別顯示諸相。復次摩那婆！如來今當分別諸相善根因緣，汝應一心正念無亂、調伏諸根攝耳靜住勿念他事，欲得勝智莫隨餘緣，生殷重心發希有意，於如是處起至誠心，應善分別諸相功德，當於如來應供正遍覺前諦聽諦受。其兩足下千輻輪相，一一相中放千光明。於彼兩足所蹈之處，此光明網直至下方所有世界。彼中眾生見是光已，生希有心起尊重意，於彼如來應供正遍覺前辯論法相。』彼佛復告無畏菩薩言：『摩那婆！是為如來足輪相光功能力用，遠至他方教化眾生令發善根。汝當諦聽，我今分別彼諸善根成就之事。摩那婆！若諸菩薩為佛世尊於山林中造經行處，除諸瓦石掃灑治飾，以柔軟草敷置其上。既成就已奉獻如來。如是菩薩，若見如來在彼經行、或見往來、或見宴息隨意威儀。如是菩薩，若見如來足千輪相澈過草下分炳地上，妙如蓮華眾光莊嚴。如是菩薩見此相已，則於己身無慳恪想。所以者何？今此如來有如是等圓滿相法希有之事尚不恪惜，況我此身穢惡充滿屎尿盈溢，皮裹血塗筋肉骨等更相纏縛，九孔常流癰膿臭處，是不淨聚諸蟲所居，云何我等不速厭離？如是菩薩發精進心求菩提分成就輪相，心口稱讚入無相法。如是菩薩晝夜思惟便生歡喜，以歡喜心即念如來，或在經行、或坐或立、或入禪定。如是菩薩分別此已復作是念：「我今不應取著諸相。若有菩薩不取相者，則離我想及眾生想。」菩薩如是思惟此已，則能具發無緣精進。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云何得發無緣精進？摩那婆！如空中風無有方所，是風不住東方及於餘方。如是不住即名無住，既無所住云何可名？』無畏白言：『如是。世尊！實無可名。』佛告無畏：『若法無名，云何可說？』無畏復言：『是無相中亦無可說。』佛告無畏：『若無相中無可說者，云何有念？若無念者即無所有，若無所有云何有入？既無入處云何有陰及與諸大？若無陰大云何有有？若無有有云何有生？若無有生何有生處？若無生處云何而有名色諸相？摩那婆！若無諸相即是無相，無相為相者是名無我。摩那婆！若人能作如是說者，當知即是不退菩薩。何以故？善說無相、行於無相故。摩那婆、如來輪相成就，如是次第分別諸善根義。復次摩那婆！於意云何？後身菩薩菩提樹下坐於道場獲三明時證何等法？復以何義名為證耶？』無畏白言：『世尊！彼時證者，見己法身故名身證，具足明力、斷除無明、離無明故為眾生說。是諸眾生遠離大智，為彼無明愚暗所蔽，是故如來以諸明慧及無畏力，知諸眾生為彼無明黑暗所覆、我慢貢高所渴、瞋恚鬪諍所燒，顛倒失心盲冥無目被他所使，違背正道破壞正念，或復妄行迷惑亂心深入邪徑，是故如來為說八道，告諸眾生：「汝等皆可乘此正路安意而行。是道無畏安隱快樂，能相應者攝取大利，若有眾生行此道者，皆與無邊大利相應，及諸菩薩法行精進。」世尊！菩薩摩訶薩發如是心斷除疑網，然後乃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彼放光如來告無畏菩薩言：『善哉善哉！摩那婆！汝今乃能隨順如來方便說也。

「『復次摩那婆！如來二手掌中有千輻輪相，寬大分明，成就二相善根因緣。汝等諦聽，我今當說。摩那婆！若諸菩薩現處居家，有教誨師實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如是羅漢真為法師，能如實說諸佛正法，雖常法施而不求報，如諸漏盡無所著故。後時彼師遇二重病，一者上吐、二者下痢，篤疾既久身甚羸弊。如是菩薩於彼師所，常生希有尊重之心，覩師患苦專念求治，晝夜孜孜未曾遠離，右手承吐左手除糞，雖多臭穢無厭惡心。菩薩如是愛師命故，手持眾藥內師口中，以羸瘦故藥不能下，菩薩親用兩手摩捫扶抱將侍，終日虔虔乃至除愈。菩薩以是躬自摩洗師長功德善根因緣故，於手掌內輪相分明。若諸智人見彼菩薩供養師長，生希有心，令彼比丘重病得滅。或有諸人發心聽法，於聞法時起尊重心，如法師說隨順奉行，復令多人皆得聞法具足歡喜。如彼菩薩盡命報恩，一心求治師病除愈，以如是等善根因緣，輪相具足無有缺少。摩那婆！此手輪相善根因緣，我已說竟。復次摩那婆！如來髆有三輪滿相善根因緣，汝等諦聽，我今當說。摩那婆！若有菩薩，於如來滅後，覩佛正法垂欲滅壞。時此菩薩起大悲心發勇猛志，斷除世務捨家出

家，與諸外道而作怨敵。何以故？為欲建立住持正法、守護正法、攝受正法，欲令正法得久住故、正法增長故。是故菩薩獨以一身，必欲摧伏一切在家出家諸人及外道等故，於國王大臣無量眾中，種種方便稱揚讚說諸如來名，亦說功德勝妙之事，又說空無相願一切法門，復說正念諸餘善根，降伏一切諸外道等。如是菩薩建立荷負諸佛正法善根因緣成就，具足三輪滿相。是相微妙，悉能照曜一切世間，見者歡喜。若有眾生聞諸如來眾相願時，當生敬信復應慶喜。摩那婆！是為如來以一善根攝諸功德成三滿相。

「『復次摩那婆！如來諸指網縵相者，猶如鵝王間無缺漏，薄如蓮華三畫分明，能令眾生見者歡喜。如是諸相善根因緣，我今當說，汝宜諦受。如我過去無量劫中修諸善根，為成就此一切智故。摩那婆！若有菩薩摩訶薩處大王位，國富民繁，凡諸庫藏莫不盈滿，事業宮殿盡皆充足。是菩薩王國化之內種類眾多，農商工估及諸仕類，或境內眾或他國來，皆懷瞋毒共相論說，或時忿諍各有怨心，詣菩薩所辯訟求勝。菩薩爾時見彼眾生瞋覺所惱，為救解故，以自在力而誨責曰：「汝等眾生勿得鬪諍。夫鬪諍者，豈為入法？是畜生事。而諸畜生癡恚亂心，故求鬪諍共相觝觸，或相齧蹋、更相伺便互相殺害，即是地獄眾生惡法。汝諸眾生勿學地獄，勿習畜生造諸惡業。汝等皆應歸依如來、歸依法僧，盡形不殺，受持五戒。我攝受汝，以我攝故令汝今身常受安樂，捨此身已則生天上。」如是菩薩知諸眾生捨諸惡事，各相慈愛無復惡心，在佛塔前即便授與三歸五戒，教導皆令斷惡生善。如是菩薩以能和合眾生善根業因緣故，成就如是網縵等相。摩那婆！是為如來手足網縵善根因緣，我已說竟。

「『復次摩那婆！如來指爪直長纖密無有疎減，成就因緣我今當說，汝等一心莫念他事。摩那婆！若有菩薩摩訶薩所在諸方，或獨坐思惟、或與眾談論，以無餘念心常歡喜。如是菩薩凡處世間，隨何等類即能同彼而行，教化於彼。彼眾若復賊盜、若旃陀羅、若獵師、若屠膾、復有造作諸不善業、菩薩悉能隨類覺知、以悲愍故為說法要、先教眾生遠離種種諸不善事及以惡心、然後教令合十指掌口唱是言：「我今歸命世間所有尊重福田應受供者，為物出現、智人所讚、所謂諸佛如來應供正遍覺。及有正法僧寶之處、我皆等發無量敬心。」如是菩薩化彼無量諸惡眾生，皆令迴心修諸善業。以是因緣成就妙甲猶如赤銅，指直纖長軟密光澤。摩那婆！是為如來指爪諸相功德因緣，我今說竟。摩那婆！汝於是中當深敬信。摩那婆！若諸菩薩或時為彼善行眾生經無量劫說法教化，或復有為不善眾生一時說法乃至一彈指頃，所得功德非復前比。何以故？摩耶婆！如來常說，有人少時供養如來敬事尊重，即便為彼智者所歎。

「『復次摩那婆！如來應供正遍覺成就身紫金色善業因緣，汝等諦聽，我今當說。摩那婆！如來在世，若諸菩薩為聽法故詣如來所，諮問如來大乘經名，菩薩行法，時佛世尊默然不答，起而遊行適至一所，遼廓艱嶮唯多禽獸，無有人民，不見城隍聚落居室，乃至無有樹林眾草，設欲停憩無可敷施。時此菩薩常隨佛後，不憚危阻共入磧中，值天布雲震雷大雨，時彼如來衣服盡濕。菩薩覩此增敬重心，遂自解衣奉覆佛上，乃至雨止取衣暴曬，還自服已從佛而行。世尊因此始為菩薩說大乘經，名曰身願。時彼眾中有諂曲菩薩，及以初學出家沙門或未具戒，如是人等衣鉢資須隨時趣足，無諸積聚清淨身心，即得正念喜悅充滿。菩薩爾時得聞經已，於菩薩眾及比丘前具為解釋大乘經典，教除諂曲及破戒心。緣此善根，得是果報獲金色身。何以故？以能滅除破戒諂曲垢，及不惜身解衣覆佛。是故後時身紫金色，映蔽世間而能久住。摩那婆！是為如來身真金色善根因緣，我今說竟。』」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三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四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等譯

相好品之餘
四念處品第八

相好品之餘
「『復次摩那婆！如來有常光相成就因緣，我今當說，汝等諦聽無令心亂。摩那婆！若諸菩薩於如來所，凡有造業終不虛也。假使發心莊嚴、修行莊嚴、資財莊嚴，作如是等諸莊嚴事，發心備辦，於如來所種諸善根，即得具足一切世間無能勝者，諸煩惱垢不能染污。復次摩那婆！如來世尊如此常光，假使世間所有一切日月光明不能覆蔽，乃至諸天所有光明亦不能障蔽。復次摩那婆！假使大梵天王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如是梵光悉能覆蔽世間所有日月光明，除如來光餘無能比。復次摩那婆！置一梵光，假使東方恒沙世界諸梵天王盡放光明，以眾梵光合為一光，可謂極大。以此大光置於佛前，如來常光皆能覆蔽無復遺餘。復次摩那婆！置眾梵光，假使十方恒沙世界諸梵光明，如來常光盡皆覆沒亦無遺餘。摩那婆！諸佛如來於一切時唯有常光，自餘奇光無緣不放。何以故？佛若常放殊異光者，世間則無日月星辰、晝夜時節、晦朔弦望，乃至無有春夏秋冬及以歲等，是故如來要待因緣然後放光。彼常光恒在，以住持故。摩那婆！如來光明寬大無量功德微妙，修行善根得是安樂。
「『復次摩那婆！若有菩薩發心修行，捨家出家歸佛世尊，正值如來始坐道場將成等覺，即往佛所頂禮尊足，立住一面瞻仰如來作如是念：「世尊有教，我乃敢坐。」時彼如來結加趺坐，菩薩立住經於七日，欲為未來無上道故。過七日已，時佛世尊從菩提樹道場處起，告菩薩言：「汝真丈夫！欲學諸佛行耶？汝善丈夫！欲受佛語隨順佛教，汝今乃能於我座前立住七日都無睡眠。汝捨無常不牢固法，欲求常住同虛空身，能求此者真為丈夫，汝今已入諸佛法中。」若諸菩薩欲決疑網，當如是學亦如是行。摩那婆！此是如來常光初修善根因緣。若有菩薩在菩薩地初見如來，為一切眾生請佛說法，欲修行清淨諸功德故、修行清淨戒行故、修行清淨禪定故、修行清淨布施故，此菩薩修諸功德，勝一切眾生修行善根。摩那婆！是為如來常光功德善根因緣，我今說已。摩那婆！譬如幻師手持幻寶真珠瓔珞莊嚴化人，凡夫覩見莫不皆言此為實寶，唯有智者知其非真。如是摩那婆！如來常光善根因緣，唯諸如來及彼不退菩

薩摩訶薩等信能成就如是善根，諸餘眾生非其境界無能信者。若人於此懈怠嬾惰，不能修行成就善根，云何能得無上菩提大智相好？如是眾相尚不能求，寧能證會微妙甚深無相法耶？若諸菩薩於最後身畢竟通達甚深法時，即能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一切魔宮諸天世人皆大恐怖四散馳走。如來昔日坐道場時，以手按地大振出聲，一切魔軍悉皆破壞，及諸外道邪見毀謗於佛法僧，乃至一切非法違諍語言心想盡皆磨滅。摩那婆！以是因緣，菩薩摩訶薩在於道場，振地破魔滅諸違諍，然後方證生死智明。摩那婆！是為菩薩摩訶薩以無畏力振地出聲，未成佛時已住持法，及本願力故，一切所有十方諸佛皆亦護持道場菩薩。

「『復次摩那婆！如來福德善業因緣故，身毛上靡其色紺青，如孔雀項。如是功德不可思議，汝等諦聽，我今當說。摩那婆！一切眾生隨心清濁，若聞如來應供正遍覺成就諸相，及以隨好種種功德兼諸願行，能至心聽，彼諸眾生於念念間增長功德無有損減。摩那婆！過去之世有辟支佛，既證果已，在阿蘭拏獨處空閑，遠離聞見少欲知足。是辟支佛身患瘡苦，時有在家菩薩詣辟支佛所，頭面禮足退住一面，合掌白言：「唯願大德受我明朝所設供養。」時辟支佛報菩薩言：「我今身瘡周遍若是，豈能赴汝明朝供養？」在家菩薩聞此語已，復言：「大德！唯願去衣我暫觀視。」辟支佛聞已，即便解衣告言：「仁者！觀我此身，我以先世餘業報故，令我今身瘡苦如是。仁者！於意云何？身瘡若是，堪應供不？」菩薩復言：「大德！是瘡應須合藥塗治，今所須藥名旃陀羅那。此藥希有難可合和，而我今當躬往求辦。若得此者瘡必除愈，皮肉可生身早平復。」時辟支佛報言：「仁者！審能如此欲相存濟，願為速求。」時彼菩薩即便還家，以眾藥物和合令成，置寶器內持至辟支佛所，頭面禮足白言：「大德！是妙良 藥我今奉獻，唯願納受早用塗治。」辟支佛報言：「仁者！當知無明為眾苦本。」菩薩爾時親自持藥塗辟支佛身，以殷重故，令辟支佛苦痛即除。於三日中三遍塗治，眾病斯愈平復如故。摩那婆！而彼菩薩以是因緣，今受果報身毛上靡紺色柔軟。摩那婆！是為如來身毛上靡善根因緣，我今說已。

「『復次摩那婆！如來應供正遍覺有眉間白毫相大功德聚善根因緣，我為汝說。摩那婆！譬如夜暗無有月光。於意云何？彼夜巨暗無月光明得為善不？』無畏白言：『不也。世尊！』佛復告言：『摩那婆！如是如來眉間毫相，猶如月輪光明普照，是故名為大功德聚。功德聚者，饒益世間令滿足故。摩那婆！是名大擔。云何大擔？以大慈悲平等荷負，名為大擔。亦名非擔。復以何義名為非擔？雖能荷負，無荷負相故。何等名為無荷負相？實相無為，離有

為相故，是故名為無荷負相。何謂荷負，彼有為故。摩那婆言！有為者，即是天、人、地獄、畜生、餓鬼及阿修羅諸輪轉者。』無畏復言：『世尊！以何因緣是等流轉？』佛言：『以渴愛故受諸有生。如是渴愛無明為本，是故我言貪愛為母、無明為父，往來輪轉生老病死，受種種苦憂悲共會。父母妻子眷屬宗親死別離時，眾惱纏縛莫能解脫。以如是等諸苦煎迫，為無明愛之所覆蔽，長夜輪轉不可覺知。以是因緣，諸菩薩等見彼眾生常受大苦，更以無明起諸邪見，增長無窮生死果報。菩薩知已起大悲心，欲度彼故，遂求如是大智方便，身心勇猛發大精進，為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取著法，成熟一切諸眾生故。』無畏復問：『世尊！何等名為無取著法？』佛言：『摩那婆！無著法者，謂大涅槃。若有取著，則常輪轉往來生死受種種苦；若離取著，能滅苦源。菩薩如是不取著故，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復能為人說無住法。摩那婆！我今問汝，汝當正答。於意云何？彼月輪光依何而住？』無畏言：『世尊！依大地住。』佛復問言：『地依何住？』曰：『地依水住。』復問：『水依何住？』曰：『水依火住。』復問：『火依何住？』曰：『火依風住。』復問：『風依何住？』曰：『風依空住。』復問：『彼空依何而住？』曰：『虛空無相，無有依住。』佛言：『摩那婆！以是義故，彼月光明亦無所住。』無畏答言：『誠如聖教，月輪光明實無依住。』佛言：『如是如是。摩那婆！一切諸法皆無所住，而諸眾生橫於如是無住法中妄生住想。彼如是見色有住想，乃至受想行識皆有住相。如是諸陰有住相故，乃至十二入十八界等皆有住相。如陰入界有住相故，乃至地水火風空識皆有住相。如地水等有住相故，及與彼身皆有住相，如是取色與身皆生住想。已於一切有身處皆有住想，如色身一切諸法皆有住想。摩那婆！若有菩薩能學如是離住想者，當知是等增長實慧，慧光普照猶月盛明，則能成就眉間白毫莊嚴己身，亦能圓滿一切眾相。摩那婆！我今為汝說真實義。若能於此離著清淨，即得圓滿一切眾相，以得法故心無高下。由是業緣，得是眉間白毫相光不增不減。摩那婆！汝當正念，今為汝說斷無明智。汝等若知無明智者即不造諸行，諸行不起則名色不生，名色不生則一切諸相皆不可得。摩那婆！如生盲者被他問言：「汝頗曾見轉輪聖王千柱殿乎？」設有是問，盲何所答？彼若答言：「我曾見。」者，甚為虛妄。何以故？既曰生盲，本無所見，云何能覩千柱色也？彼若答言：「我不見。」者，當知彼問亦為虛妄。何以故？彼若有眼可問其見，彼既無眼問何用為？摩那婆！於意云何？彼生盲人是二種語，何者為實？』無畏答言：『世尊！如我所解，彼生盲人言不見者，是真實說。』佛言：『摩那婆！汝已解知本不見色名曰生盲。而有目者方問於盲：「汝見殿不？」豈非

虛妄。假使無智之人實有是問，然彼盲人欲何所說？摩那婆！前已告汝，今復引喻，汝等當知如來方便微妙密語。

「『復次摩那婆！諸佛如來二相不現，所謂陰藏及與舌根。是二相者為功德聚，我今當說二相功德善根因緣。如是摩那婆！若諸菩薩愍眾生故發大誓願，欲生如是諸畜生中，代彼眾生受種種苦，或生師子猛虎惡象之中、或生鴻雁孔雀諸鳥之內。既受雜類禽獸身已，即得最勝不思議力，得勝力已堪忍眾苦，所謂繫縛鞭打、楚毒殺害。是諸禽獸，或在人間、或居山野、或遇獵師諸放牧人、或值種種樂行殺者。而彼彼等行惡眾生，常求作業備造眾惡，更以種種苦具因緣方便加害，或以刀矟弓箭、或以瓦石椎杖、或用網羅羈縶、或持繩索羂繫、或以籠檻、或以坑穽、或以毒藥、或以幻術，乃至種種惡風暴雨若恐若驚。於如是等諸苦惱中，愍彼眾生悉能堪忍。然此菩薩荷負如是大重擔已，發起增上精進熏修，以是因緣陰相不現，亦成舌根。復次摩那婆！有人發願未必能行，如是菩薩願行相隨，以本願行皆具足故，雖受種種諸畜生身，而能堪忍眾苦、不捨精進，為諸同類種種說法，教化安處令住法行。是故獲得舌相不現，兼復成就陰藏相故。

「『復次摩耶婆！如來頂相肉髻圓滿，一切天人所不能見。譬如眾蜂遊處諸華，所謂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愛玩耽著不能捨離，日沒華合諸蜂不現。摩那婆！如來如是頂圓滿相，祕密精微天人莫覩。善根因緣我今當說。若諸菩薩供養父母、奉事師長、深敬諸佛及與法僧，三乘聖眾尊像塔廟，五體投地至心頂禮。以此因緣，獲得如是不見頂相具足圓滿。

「『復次摩那婆！如來頂上肉髻光明，我今當說，令汝知解。摩那婆！譬如秋天十五夜月，光輪圓滿無諸雲翳，眾生覩者莫不愛樂。如來如是，頂上光明晝夜常現蔽日月光。以是義故，如來頂髮光螺右旋端嚴可愛。摩那婆！頂光明相功德善根，我今當說。菩薩往昔有三善業。何等為三？一遠離嫉妒隨喜教示；二為他作時不求果報；三不壞損他以成己善。菩薩昔日自行是業，亦常教人如是修行。以是因緣得如是報，所謂天人不見頂相，及坐道場證菩提果，摧破魔軍伏諸外道。摩那婆！菩薩往昔有餘願業：一者護法、二者善說。言護法者，所謂法欲滅時，菩薩於中方便護持令法久住，以此因緣復得頂相。言善說者，菩薩為彼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宣說法時，若彼四眾乃至一念為諸煩惱覆障因緣，不得正聞、不能正受、或雖聞受而復忘失。如是菩薩於彼四眾，或時隨順重復演說教令憶持，或時呵叱發如是言：「何故散心忘我所說？」菩薩如是方便引導，要令解知無復時節。凡所生處悉能如是，濟度眾生荷負重擔，復能勇猛不捨精進。緣此善根得四念處，得念處已得歡

喜智，得此智已悉能覺察過去現在未來所修三世善根乃至一切生死因緣總相別相，略說、具說、略具等說，隨諸因緣各差別說。種種諸事無量作業，若等、若勝、上中下品皆能演說。生死處所，一切天、人、地獄、餓鬼、畜生，如是一切上中下業，隨業所作斯有果報。如是業果，如來一念盡能覺知隨而演說。摩那婆！如來如是知眾生業，於中復有種種無量最細微業，於一時間發身口意，如十二因緣所生行業。種種眾生無量心數，依分別心所轉諸法，亦分別知隨能演說。』

「阿難！彼放光佛如是說已，時無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往昔更修何業，而於涅槃焚身之時，大火熾燃唯骨不燒，色亦不變，能現種種勝神通事，隨諸眾生心所樂見，神通大小悉為現之？唯願如來說是牢固善根因緣，令我得聞。』阿難！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無畏菩薩言：『摩那婆！若有菩薩摩訶薩於如來所正信不壞，如是菩薩信具足已，為彼無量貪欲眾生演說法要令除欲心。彼諸眾生既聞法已，棄捨欲事修於梵行，精勤護持終不毀犯，以梵行故恒無病苦。摩那婆，汝等當知，多欲之人身體羸瘦顏色損減，眾人見之不生愛念。壽命短促，能令身心無有歡樂。以貪欲故遠離梵行，乃至不得生天人中，況生上界禪定妙處。多生地獄、畜生、餓鬼諸不善趣，隨流生死往來輪轉常與貪俱。摩那婆！若有眾生修持梵行，現身歡悅顏貌熙怡，體肉充實筋骨休強。菩薩如是為眾生說法，令修梵行、斷除貪欲。以是因緣，如來全身大力牢固，闍毘之日唯骨不燒，本願滿故。遺身餘骨，猶能普現種種佛事。』阿難！時彼無畏菩薩摩訶薩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大法炬陀羅尼經四念處品第八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說是法已，從師子座安詳而起，即以佛眼觀察十方，還復本座結加趺坐，入於師子奮迅三昧，放大光明遍照十方無量無邊一切世界。爾時十方無量無邊一切世界大梵天王，及諸梵身、梵輔、梵眾天等皆作是念：『希有世尊！今忽入此師子奮迅三昧、放大光明，我等天眾咸可往詣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所問其因緣。』爾時諸梵天王各與梵眾，上至淨居下及六欲，并諸魔天將諸魔眾，各從住處往詣闍致大魔王所。到已問言：『闍致大王！今何變異而有此光？』闍致答言：『仁等當知，此是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入大師子奮迅三昧之所為也。』如是說時，從地居天上至有頂皆悉聞聲，既聞聲已悉共往詣放光佛所。爾時復有轉輪聖王名祭火光，前後導從大眾圍繞，有八萬首領、八萬象乘，騰空而往放光佛所，到已頂禮，退住一面。爾時三千大千世界諸眾生等，

聞彼天聲咸皆驚歎、發厭離心，各作是言：『何因緣故有是音聲？必當如彼諸梵天言：「放光如來入師子奮迅大三昧也。」』阿難！爾時放光如來知諸世界天人大眾皆悉集已，念欲說此陀羅尼經，即告無畏菩薩摩訶薩言：『摩那婆！汝今知是一切世界大眾盡集咸共一心無餘念不？』無畏答言：『世尊！我今悉知大眾盡集咸共一心不念餘事。』佛復告言：『汝云何知大眾一心不念餘事耶？』無畏白言：『我承世尊威神力故，見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若天、若人、若龍、若阿修羅、乾闥婆等大眾斯集，不念餘事不作餘業，唯以一心住此眾會。我皆見彼，彼亦見我，此彼相知心想不亂。世尊先入師子奮迅大三昧時，佛神力故，令一切眾悉見過去所作業緣。是諸眾生先世修福，願生天上或生人間；或造惡業，生於地獄、畜生、餓鬼；或能修集出世善根，所謂求聲聞果及辟支佛果，或時願求無上菩提諸佛大果，造作種種無量善根；或復修行諸波羅蜜，所謂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如是種種無量善根，此諸大眾佛力故知。』如是阿難！時彼闍致魔王於大眾中從座而起，一心合掌復白放光佛言：『世尊！如佛前說，此諸魔眾一切多是不退菩薩。如世尊說，過去諸佛說過去事，我如實知。如世尊說往昔所修功德善根，我如實知。如世尊說過去所發大誓莊嚴，我亦念知皆無忘失。世尊！我於過去諸佛世尊一切智所，恭敬尊重奉事供養，起卑下心莊嚴大施。如是憶念、如是見知，猶如淨鏡明見面像。世尊！我今分明見過去事亦復如是。』

「阿難！爾時彼大眾中有梵天王名眉間白毫，住於佛前，為聽法故不復餘念，聞此魔王說不思議希有之事，問魔王言：『闍致！汝今頗知自身往昔所修行願善根以不？若汝所修善根戒行必清淨者，云何今日更生魔宮而為魔業？』闍致報言：『梵天！汝不知我過去因緣，今生魔界作魔王乎？梵天！然我自知，於往昔日修福不精、持戒不潔。以我所修不具足故，今居魔界作魔王耳。如我往昔所有因緣，蒙佛力故明了皆見。仁者諦聽，我今當說。梵天，乃往過去無量劫時，有佛出世號曰名稱如來應供正遍覺。時彼世尊有四萬億大聲聞眾，皆阿羅漢。復有無量大眾，皆是學人。復有十四億大菩薩眾。梵天！我於爾時為求法故，遂恒事一比丘法師。而彼法師實是菩薩，今在此眾明了見我，我亦見彼。梵天！我於爾時為彼徒眾，隨逐不捨。而彼法師慈悲具足，心常憐愍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一切大眾故，遊行國邑及諸聚落，普為頒宣種種法要。所在大眾既聞法音皆大歡喜，至心敬信諸佛法僧，於彼法師復加尊重。以尊重故大興供養，所謂種種衣服、食飲、湯藥、房舍、臥具床蓐帷帳，乃至一切資生之具，凡是所須悉皆奉上。然是法師一切不受，唯納食飲及以衣服，量身趣足亦不過受。爾時大眾復於我所生敬愛

心，送往迎來、禮拜承事盡虔供養，唯不施我資生之具。我於爾時心懷妬恨，於法師所發如是心：「云何獨蒙種種利養反更不受，而我悕望都無所獲？」又於大眾及四輩所復起是念：「何故偏心，以諸所須供養一人，不施我也？」我念往昔於法師所唯有此業，更無惡心毀謗諸佛。以是忿嫉業因緣故，今生魔界作魔王耳。梵天！我於往昔若不值遇放光世尊，發大誓願求菩提者，當於地獄、畜生、餓鬼往來流轉無有窮已。梵天！是為我說往昔因緣。』」

佛告阿難：「爾時眉間白毫梵天白放光佛言：『世尊！唯願演說此修多羅一句法門本願因緣。世尊！若得聞此一句法門者，則為已說無量億數修多羅義。世尊！我等今者皆願樂聞佛口所宣一句法義。何以故？大眾咸集樂欲聽法故，亦是如來入彼師子奮迅三昧威神力故。』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即告白毫梵天言：『梵天！汝欲聞是一句義耶？梵天！且置斯事，汝應先問此第四門菩薩行法。梵天！汝頗曾聞三十七助菩提法不？』梵天白言：『聞也。世尊！』佛復問言：『汝云何聞？』梵天言：『我曾聞有四念處法。』佛語梵天：『且勿復言。我方欲說四念處法。而汝心中決定知是四念處者，汝云何知？復云何修？』梵天言：『世尊！四念處者，非身、受、心、法耶？』佛言：『如是。梵天！汝復云何觀察身行？』梵天言：『世尊！我見是身，從頭至足不淨充滿，九孔常流臭穢可惡甚於糞屎。世尊！我觀是身唯見此事。』佛言：『如是。如汝所觀，即身念處。』梵天復言：『世尊！而我心中愚暗少知、無有光明、不能遠察，是以今日於如來所更求諮問。』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即舒右臂真金色手，摩彼眾中一童子頂。此童子者，幻家之子，年始八歲聰悟超常。既蒙摩頂，即從座起，詣如來前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今日如來親摩我頂，非無因緣。將必導我深勝大利，是故如來手摩我頂。』如是問已，阿難！時放光佛語童子言：『汝知人乎？』童子白言：『我知。世尊！』佛言：『童子！汝若知者，為知生耶？為知死乎？』曰：『生死俱知。』『童子！若如是者，夫彼男女壽命終已，或經一日乃至七日，如是死屍香臭云何？』曰：『是氣極惡，不可忍聞。』『童子！如是臭氣誰所持來？從何而至？』曰：『是可惡氣無有持來，亦無來處。』如是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告梵天言：『梵天！汝見童子向所說不？如是問者當以何答？如是答者為實為虛？梵天！汝先亦言是身不淨，唯有臭惡難可見聞。梵天！我於是中亦有斯念，如童子言，汝說亦爾，有何差異？梵天！是為略說第一念處。』

「阿難！時彼白毫梵天復白放光佛言：『世尊！一切諸法，佛為根本、佛是法母，一切善法佛已得之。善哉世尊！今是句義我皆樂聞，唯願解釋。如佛所說，我如是持，今此大眾亦皆信受。』佛告

梵天：『有四念處。何等為四？所謂身、受、心、法。云何名為身念處耶？身念處者，謂觀四大和合，假名為身。何謂四大？夫四大者，即是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是等四大和合共成。梵天！於意云何？如是地大為香為臭？』梵天白言：『世尊！無香無臭。』佛言：『梵天！自餘諸大為香為臭？』天曰：『如彼地大無香無臭，水火風大亦無香臭。』佛言：『梵天！汝今云何作如斯說：「此身如是種種不淨，臭惡盈滿。」非倒說耶？』梵天白言：『世尊！比丘云何觀身念處？』佛言：『梵天！我亦不為諸比丘等作此說也。』梵天復言：『世尊！若我所說四念處法非隨順者，比丘何緣觀身不淨？』佛告梵天：『如是比丘見有身相，由取身故彼非正想。何以故？梵天！若四大聚合成一相者即是假想，若有假想即非正想，若非正想是則名為福伽羅想。梵天！是故我此四念處義不如是說。今我說者，說苦無邊，四大非有。若見四大和合一處共成此身，是亦身見，彼必不得如實想見。梵天！若有比丘見身念身覺身是身，以見念故，彼不能得解脫世間及有頂處。是故若觀身念處者，見身非身也。梵天！如來亦說，汝諸比丘觀察此身，即是隨順涅槃之道，是名觀身正念處者。梵天！夫念處者，有二種義。何等為二？一者念義、二住處義。云何念義？當知是念無有違諍，隨順如法趣向平等，遠離邪念無有移轉及諸別異，唯是一心入不動定。若能如是，名為念義。言住處者，心所依法是內證義，隨身業事現前知故壞無明網。如觀身相，如是得見身念處法。云何觀身不著身相？如是觀身若不著者。如覺身證，覺身證者身相可知。如說身念，乃至一切諸入門中亦復如是。若能如是觀於身相不生身想，則入平等第一念處，如是念處應當依止。復次受、心二念當知一義。若念此心則知是受，若念是受亦不離心。云何為念？所言念者，意行於事。如是受念即是心業，是故受念為心業事。是心作事，有無量種不可稱計，和合因緣隨順世間，同行於事所攝入者，一切皆生五種有處。彼五有生入和合已，名為麁澁，亦名牢強，亦名苦擔。如是種種觸受相依，作有生事，應如是知。梵天！是名隨順世間心行，次第依止十二因緣，念念相續無有斷絕。復次梵天！如來所說正念處者，即是出世勝妙光明，亦是如來分別智義，無量無邊虛空所生，隨順趣向大涅槃路，為諸菩薩證三菩提，能生種種順義精進，能滿智慧所作業行，諸法平等猶如虛空。梵天！當知二念處義，我今說已。梵天！第四法念處者，開涅槃城，此是如來甘露法門，亦是諸佛如來法藏，亦名光明，破除黑暗，法相平等性同虛空。』梵天白佛：『云何證知同虛空性？』『梵天！隨於何法能起想處，彼中如是無有語言。』梵天復白：『是義云何？』『梵天！

我先不說一切諸法同虛空耶。若有人能如是知者，是則名為觀法念處。梵天！若人於是內外諸法如虛空住，當知彼人解脫諸有。』」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四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五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等譯

四聖諦品第九
忍校量品第十
三乘教品第十一

四聖諦品第九

佛告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復告眉間白毫梵天言：『梵天！汝今將非自以具足辯才問斯義耶？汝豈不知此菩提門順諸聖諦乎？』梵天言：『世尊！云何名為順於聖諦？』佛告梵天：『可不用此諸助道法與彼聖諦和合相應耶？』梵天復言：『世尊！如來所說四聖諦者，即是諸佛隨順次第而說，無異一切菩提覺法。佛如是說已。』佛復告梵天言：『汝知佛說四聖諦不？』梵天言：『世尊！我亦少知四聖諦義。』佛言：『梵天！汝云何知四聖諦義？』梵天言：『世尊！我所知者，謂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聖諦。世尊！我如是知四聖諦義。』佛言：『梵天！汝言苦諦，其義云何？』梵天言：『世尊！我親從佛聞如是說，非此五陰名苦諦乎？聖人觀察，除斷我見、證彼無我。以證知故，見此五陰如賊如怨，即便捨離五有生處。世尊！我如是知苦聖諦義。世尊！若我不聞佛所說者，我終不能作如斯說。何以故？如是義者唯佛證知，非我境界。所有疑惑唯佛能斷。所以者何？唯佛能知一切諸法無障礙故。如佛所說，我如是知。世尊！我今欲聞四聖諦義，唯願世尊為我解釋。何故名聖？云何名諦？』佛告梵天：『所言諦者，名之為實。實名一體，聖名方便。方便證知，故名聖諦。』梵天復言：『世尊！云何名實？』佛言：『梵天！所言實者名順隨義，汝當諦聽，善思念之，吾今為汝分別解說。梵天！汝知諸阿羅漢得漏盡時所捨事不？』梵天言：『世尊！我不能知諸阿羅漢得漏盡時所捨之事。』『梵天！諦聽，吾為汝說。於有漏法一心厭離不受生死，是名為捨，是名漏盡，亦名畢竟。畢竟捨故，住彼實中。一切捨故，名之為實。梵天！所言聖諦，即是五陰。當知五陰是苦因緣，是故五陰名為怨賊。一切聖人如實觀知，故能捨棄。以是義故，名苦聖諦。是故世尊說此五陰為眾苦本，名為怨家，亦名欺誑。聖人觀察如實知故，名為聖諦。復次梵天！言集諦者，是無知滅。此集滅者，是佛世尊為諸賢聖方便而說。此若實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梵天！所言集者即是虛妄，若是虛妄則不名滅。所言滅者則非虛

妄，非虛妄者是為聖諦。言聖諦者，謂阿利耶。阿利耶者，名知五陰。聖人諦知諸陰非實，是故能捨，名為聖諦。以捨著故，名殺大怨。所有集者當知非實，若見集生是為常見、若見集滅是為斷見。諸佛如來作如是說，非集非滅是為聖諦，此即名道。道者所謂真實之道，即諸聖人深達五陰，應如是知。復次梵天！趣求義故名之為道。梵天當知，譬如有人作是思念：「我於過去作何等身？我於過去作如是身。」彼二種念則是虛妄。更復思惟：「我於過去從何所來？我於過去曾如是來。」亦為虛妄。梵天當知，一切諸法皆是分別，無有真實亦復如是，是則名為清淨道也。』」

大法炬陀羅尼經忍校量品第十

「阿難！爾時彼放光佛復告眉間白毫梵天言：『梵天！此陀羅尼法門寬大無邊，今當為汝開顯初問菩薩行法少分之事，當知如來方便密教。梵天！譬如商主為求寶故欲入大海，於先積集種種資裝，所謂船櫂帆桅、生熟糗糧，凡是海中供用諸物，咸悉備之置於海岸。唱如是言：「誰於今日欲入大海求諸所須以除貧乏？若有能者宜同此行。」時眾多人為求利故，若十二十乃至百千俱願入海。時大商主見眾已多，即自思念：「是大眾中，其有身羸力少、怯弱小心，不堪經險、難與終事。我應遣還。」如是思已遂宣告曰：「諸人當知，今此大海深闊無邊，不可期以時月歲數而尅迴還。方復海中有八大難。何等為八？一者惡波、二者旋流、三者摩竭、四者錯魚、五者諸餘大魚、六者夜叉羅剎、七者惡風、八者惡龍。如是八難難可過度，脫當逢遇船壞命終。誰能堪忍無怖畏者，宜於今日共處此船。若疑不堪荷負險阻，各隨意還。」眾人聞已，多即退散。如是梵天！今此眾中有無量人，聞此陀羅尼甚深法門寬大無邊，心生驚恐，作如是念：「此陀羅尼但說一句，無量歲數尚不能盡。若具說者，誰堪聽受？」如是無量無邊眾生，或生退心，或起種種愚癡惡邪煩惱障礙輪轉生死。如是梵天！如來世尊為欲增長彼等眾生諸根欲力，亦令成就不退轉心故，如彼商主見諸商人怯弱不堪慮其敗壞，明說海難乃至命終諸恐怖事，遣還本所。梵天當知，彼大商主能有如是密謀深智大方便力。如來亦爾，以大方便為此億數諸菩薩眾，欲開發彼無量無邊億那由他不可思議大智慧忍。而諸世尊所有不思議大智慧忍之所行處，但為阿毘跋致菩薩摩訶薩說，令得成就不退轉忍。如是甚深大功德忍，一切眾生無能知者，唯除深樂大乘法者，彼當能住如是忍中。』

「爾時眉間白毫梵天復白放光佛言：『世尊！彼忍何故名為無量無邊也？』佛告梵天：『是忍功德不可算數，故言無量。不可窮盡，

故言無邊。諦聽梵天！譬如此閻浮提周遍充滿無價眾寶，於彼須彌山頂復有一摩尼珠名曰威花。以此滿閻浮提無價眾寶，與彼山頂一威花珠，本非稱量，寧可為比？復次梵天！置無價寶，假使此威華寶滿四天下，彼須彌頂復有一寶名釋迦毘楞伽。以四天下滿威華寶，亦不敵彼一毘楞伽也。復次梵天！置威華寶，假復聚積彼毘楞伽上至有頂，猶亦不如補處菩薩更有妙寶名曰寶精，此寶能為補處菩薩諸莊嚴具，隨彼菩薩凡所受用。欲入胎時而於母腹先為宮宅，菩薩然後從天降入受最後身。如是菩薩福德力故，感得此寶生身常用，菩薩身大寶亦隨大。是寶能成無量福聚，從初發心乃至十地諸功德聚是寶所生。梵天當知，如是勝寶過於一切世間出世間勝功德力所生之寶。復次梵天！彼出世無價功德大寶集大善根，開發教化勝出眾寶。云何名為大功德聚及大善根？如是梵天！彼最勝上功德善根者，我先為汝說此法門一句之義，無有價量無有算數。出世勝寶差別說已。復次梵天！又以無價最勝寶故，今更引喻。梵天！譬如此閻浮提除去諸山及眾瓦石，其地平正無有丘墟，自閻浮提地上至三十三天，滿中諸人皆獲初禪成就一心，名上凡夫。梵天！於意云何？彼得初禪勝上凡夫，心所念智所知之處名為何等？』梵天白言：『世尊！名為世間智慧境界。』佛告梵天：『於意云何？一須陀洹人心所念智所知之處，復名何等？』梵言：『世尊！名為出世智慧境界。』佛言：『梵天！假使滿閻浮提勝上凡夫，盡其心力，能知一須陀洹人心智境不？』梵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凡夫不知出世事故。』『如是。梵天！一切凡夫尚不得知，云何能得稱量言說？是故雖滿此閻浮提已得初禪勝上凡夫，終不可比一須陀洹。』梵天白佛：『實爾。世尊。何以故？彼諸凡夫唯得初禪，猶尚未得二禪已上乃至四空世間勝法，云何能知須陀洹等所知出世法也？』『梵天當知，是為第一無價眾寶譬喻差別。復次梵天！置一天下勝上凡夫，假使滿四天下皆是須陀洹，盡其智力，亦不能知一斯陀含心之所行智之所證，乃至不能思惟稱量少分邊際。梵天！是為第二勝寶譬喻差別。復次梵天！置四天下滿須陀洹，假使滿四天下皆斯陀含，終不能知一阿那含心之所緣智之所證。乃至滿四天下諸阿羅漢，亦不能知一辟支佛心智境行。梵天！是為第三第四第五寶喻差別。復次梵天！置阿羅漢，假使滿四天下皆辟支佛，共盡智力，若欲思量一生菩薩入母胎時心智境界、證入次第、大願深忍、問答演說及諸威儀，終不能知、不能思量、不能分別、不能聽說，乃至不得彼法少分，唯除如來應供正遍覺乃能知耳。梵天！是為菩薩第六勝寶譬喻差別。復次梵天！此閻浮提滿中天寶如上喻說，乃至須彌頂寶名曰威花，我今為說此寶威光及以德用，更引諸喻顯其少分。此言難信，唯除證者。梵天！若取威花勝寶置於須彌山頂，

是大海水深八萬四千由旬，其下乃有諸龍宮殿住所，及阿修羅、迦樓羅等宮殿住處。所有眾寶及大海中種種寶珠，彼大德龍神通力故，珍寶瓔珞皆有光明。諸阿修羅雖多諂詐，神通瓔珞亦有勝光。如是一切光明，若遇威花，眾寶光明皆滅不現。梵天！猶如日輪現時，悉能映蔽諸螢火光喪沒不現，其事若此。梵天當知，此日輪光繞須彌山餘方現時，彼山頂寶於閻浮提作大照明。』

「爾時梵天白佛言：『世尊！是威花寶從何而來？誰德所感？』佛告梵天：『大海最下有金剛際，於彼際下有一火聚名為多日，光明熾盛，此即大鐵圍山根本出處。彼有金地名曰解脫，是威花寶從此而生。』梵天復言：『世尊！彼威花寶云何無價？』佛告梵天：『此四天下一切所有小大諸山、樹木叢林及諸藥草皆悉熾然，遍燒欲界猶如劫盡。彼火盛時，若於梵宮取一威華寶投置火內，如一念頃大火即滅，猶如大雨能滅小火，此寶威神亦復如是。梵天！此寶現時誰福所致？』梵天復言：『世尊！我以不知，先問此義。是威華寶威力住處，唯願善說令我得解。』佛告梵天：『如劫盡時，三千世界百億天下各隨本所一切烔然。當於是時，聚威花寶置於梵宮，是寶威光能令欲界諸天宮殿下及地獄，凡所至處猛火即滅，皆得清涼如秋九月夜後分時。劫火皆滅能作清涼，亦復如是。梵天！是時眾生以福盡故，諸摩尼寶隱沒不現，眾生無計能得是寶。彼威華寶不可得見，如辟支佛出世甚稀。

「『復次梵天！從海下至第四風界，彼有風輪名曰極駃，彼風輪上有火輪界名曰不壞，恒常熾然猛焰不絕。彼火輪上有一威花，安住在一摩尼寶上。以彼二寶威光德力，能持火輪熾然不絕，亦復能制令彼火輪不得燒壞大地諸方大鐵圍山、須彌山王及大海水。如是一切皆以依彼威華寶珠及勝摩尼光明德力乃得安住。

「『復次梵天！所言毘楞伽寶者，純真金色，善根所生。自然彫瑩，乃能出過須彌山頂、忉利天處、夜摩天處、兜率天處，住於梵宮。菩薩從閻浮提生兜率已，善根力故，此寶自然生於篋中作降魔事。何以故？梵天！若有諸魔及魔眷屬發大惡心趣兜率天，作諸障礙壞亂菩薩，雖共盡力而不能動。所以者何？由此摩尼寶莊嚴具在菩薩頸，珠威力故，所有魔事自然壞滅，魔王波旬深生憂惱。又是菩薩初從天降入母胎時，彼莊嚴具亦常隨逐，乃至初生、出家、坐於道場菩提樹下，彼寶恒在。是時魔王與其軍眾無量億數，現百千種大恐怖事，奮其威猛諸鬪戰具，菩薩端坐寂然不動，破魔軍已成等正覺。梵天當知，彼釋迦毘楞伽勝摩尼寶有如是力。何況菩薩處兜率時，魔王獨能為障礙也？假使餘天及兜率天，亦不能損，以寶常隨菩薩身故。』

「時彼梵天復白佛言：『世尊！彼釋迦毘楞伽摩尼寶，唯有是德、更有餘力也？』佛告梵天：『彼寶威力乃有無量，非唯此也。梵天！此閻浮提縱闊七千由旬，其地形相北闊南狹，如婆羅門車。時彼天下有四王治處。何等為四？一者人王、二者蛇王、三者惡馬王、四者惡龍王。梵天！此閻浮提毒蛇遍滿，咸有瞋心盡吐毒火，更相[口*歔] 螫已及他身皆為灰燼。當於彼時，鳥獸及人觸此毒火即便喪滅。如是瞋毒諸惡龍等自相燒滅，況復餘類。梵天！此閻浮提蛇毒充滿。於意云何？如是蛇眾可謂多不？』梵天言：『世尊！甚多甚多。』佛告梵天：『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惡龍及諸龍王有大神通，於虛空中起大重雲、奮大電光、震大惡雷、放大霹靂、雨大雹雨，出種種聲、現種種威。梵天！於意云何？如是龍眾可謂大不？』梵言：『世尊！甚大甚大。』佛告梵天：『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惡人惡馬諸惡毒等住於邪道，然後遣令觸彼惡蛇惡龍惡馬乃至惡人，皆起瞋心惡心惡力惡行惡事，乃至惡道具足。如是諸恐怖時，如是菩薩於兜率天，開發顯示彼摩尼寶，令彼惡毒眾生等見。眾生覩已惡事消滅，世界清淨惡心自息，柔軟和順慈愛歡欣，皆以見彼摩尼寶故。梵天當知，此釋迦毘楞伽寶乃有如是無量無邊大威德力，若具說者終不可盡。』

「時彼梵天復白放光佛言：『世尊！如佛先說，菩薩身寶名寶精者，有何功德？唯願開示令我等聞。』佛告梵天：『汝今不應問斯大事。何以故？一生菩薩善根深重，凡諸果報非彼世間所堪知見。所以者何？如是菩薩欲入胎時，是寶先導，隨菩薩身而作佛事，出時亦爾。是故此寶寶中最勝，乃有如是無量勢力。汝等梵天若知寶處，則往供養恭敬禮拜，不應問我有何功德。』梵天白言：『世尊！我於此義無復疑心，為諸眾生故發斯問，欲令聞者生歡喜心，以是義故我諮世尊。如此問者，欲於將來具行佛事，增長菩提。世尊！是菩薩寶下閻浮提時，威德力故日月光明尚皆喪滅，而況星宿諸火光等能不滅乎。是故此寶最為殊特，常依菩薩摩訶薩所。一切梵天應將是寶安置梵宮，尊重恭敬禮拜供養作希有事。世尊！此寶光明能蔽日月星宿火光令不復現，而彼日月星火等光無滅沒者，皆是如來神力所為，不使世間常處暗冥。所以者何？如來世尊有大慈者，加被一切諸眾生故。若無如來威神加者，乃至一切梵天光明亦皆失滅。』佛告梵天：『言加護者，義何謂也？』梵言：『世尊！加護義者，以上被下、劣依勝故。諸佛世尊一切諸事勝出世間諸人天等，譬如日光出時諸螢火光悉皆失滅。如來威力若不加者，一切人天光明喪滅亦復如是。世尊！我於如來威神德力無復疑心。何以故？我觀如來心無厭足，是故我今為未來世諸眾生等敢問斯事。』

「佛告梵天：『汝今頗知有諸外道五通神仙所得四禪四空三摩跋提入出心行不？』梵天言：『世尊！我今少知外道諸仙所得禪定三摩跋提，然此眾中有未解者，來世眾生復不能知，是故我今問如是義，欲令眾生不知者知，亦令將來未解者解。』

「『梵天！世間無有語言及義文句名字而能離此陀羅尼門修多羅者。梵天！所有諸修多羅、或祇夜、或授記，一切他所問者，或有此三十七助菩提法所攝，乃至顯說行者皆悉入此妙陀羅尼深法門中。是以今此陀羅尼門，即為三世諸佛已說當說，我今現在亦復演說。若有人能如我所說，憶念受持是陀羅尼者，此人未來還得如我說如斯法。我於往昔亦曾供養恭敬尊重無量諸佛，彼諸佛等亦以此陀羅尼修多羅法門教化成就無量億數諸大菩薩摩訶薩眾。』

「佛告梵天：『我念過去無量億劫，有佛世尊名勝三昧如來應供正遍覺，出現於世。彼最後身所生之處，其父輪王名大精進，七寶具足統四天下。菩薩即是寶后所生第一太子，常處深宮，與八萬四千眾美女俱。如是諸女皆以種種名寶瓔珞摩尼天珠而為莊飾，前後圍繞遊觀園林，無量妙音以娛菩薩，猶如帝釋歡喜之園。然是菩薩有大人相，一切世間無能及者。梵天！菩薩後時問眾女言：「汝等誰有赤檀箜篌？如其有者今宜前進。」時有一女以檀箜篌奉授菩薩，菩薩彈已作是思惟：「如此聲者從何所來？為從絃生？為從柱出？為棍有耶？為檀作乎？」如是思已知聲無定。復作是念：「我若不觸即不出聲，如是聲者應從手出。」作是念已，即便以手觸於虛空，聲亦不出，因此方知手無定聲。知無定已，即復思念：「今此聲者虛妄不實，假眾因緣和合而有。彼諸眾生甚大愚癡，常為無明迷惑所覆，不知見覺，耽著此聲因為放逸，具造眾惡墮三惡道。」菩薩如是深厭離時，即入三昧。入三昧已，悉捨世間五欲眾具，凡是所重，如棄洟唾，身昇虛空。住虛空已，復作是念：「我今此身必定成佛。」如是念時，即便獲得大勝三昧。三昧力故，足步虛空詣菩提樹。至樹下已，結加端坐身不動搖。梵天！菩薩如是結加坐時，有一魔王名拘知舍，住菩薩前以偈讚曰：

「『「丈夫速成佛，　為世安樂故，
無憂甘露句，　滅盡諸煩惱。」』

「佛告梵天：『我於爾時作婆羅門，名速疾身。覩彼菩薩坐道樹下將成正覺，內自思念：「我今要當在菩薩前一心合掌恭敬而立，彼成佛時乃可休息。」於是七日七夜住立諦觀，更無餘念，不念飢渴、不覺疲勞亦無睡眠。過七日已，菩薩方證無上菩提，轉大法輪。梵天！我於爾時彼佛法中起增上信，捨家出家，願我當來亦成

正覺，如今莫異。梵天！彼佛世尊知我發心精進勇猛，堪能荷負無上菩提，便授我記，告言：「仁者！汝於未來過無量劫當得作佛，號曰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汝最後身其所生父，轉輪聖王名祭火光，即於生世捨家出家，修行未幾成正遍覺。」梵天！我於爾時與菩薩眾十四人俱，我等並於十四年中專精讀誦此陀羅尼。彼勝三昧如來於十四年中有所宣說唯一法句，我等聞是法句義已，即時獲得不退轉忍。以此忍故，無復一切煩惱怖畏。梵天！時彼如來為十四菩薩，於十四年中教化成熟，令住不退轉地，不壞不動猶如金剛，其心牢固眾善熏心，於諸法中得不退轉。』時彼梵天復白佛言：『世尊！我今已知彼諸菩薩不退轉行。猶未審知此陀羅尼修多羅說一句門，其義云何？』佛告梵天：『此修多羅一句門者，即如來藏。此一句門若具說者，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諸聲及眾音樂，所謂四天王聲、忉利天聲、夜摩天聲、兜率天聲、化樂天聲、他化自在天聲，乃至魔王宮殿一切諸聲，皆為法音，演茲一句猶不能盡。何以故？由一句門顯示佛藏深寬大故。梵天！此如來藏寬大無量無際無邊不可窮盡，若宣說者，令諸眾生身心清淨安隱快樂，昔所未得今悉得之，斯皆由彼如來藏故。』」

大法炬陀羅尼經三乘教品第十一

佛告阿難：「時放光如來於大眾中，命一婆羅門子毘 舍佉言：『汝毘 舍佉！若聲聞人凡欲教化，云何能令他人歡喜？先當自淨身口意業，發誓精進善學法義，常多思惟成就智慧；然後教他，令生歡喜增長善法。若不如是，不能令他於彼義中分別解說，應如是住、如是念、如是學。何以故？若無智慧，即非善學。尚不自知，況能教他。毘 舍佉！譬如世間剪角特牛無有鬪事，既不自護亦不護他。何以故？無鬪具故。如是毘 舍佉！若沙門婆羅門諸眾生等不勤學者，不能思義、不如說行，不能為他談說議論。何以故？無智慧故。但有憍慢增我所心，自他善法皆悉損減。是故有智慧者不起憍慢，無我所心我想不生，亦無執著不貪己身。何以故？見聖諦故不生煩惱，惡毒滅故無有諍論，離怨敵故無我所心，不自讚故除欲煩惱，不念餘事唯觀因緣，亦教他觀十二因緣一切生滅。毘 舍佉！是則名為聲聞行人善自防護身口意業，亦能教他遠離三過。

「『復次毘 舍佉！辟支佛人則不如是。無有說想，但自覺悟，不能教他。所以者何？是人斷絕大願深行，唯樂寂靜不願化生，一向不能宣說諸法，亦不能說善惡業報，乃至生死過患涅槃安樂一切不說。唯觀他心知有樂欲，即便普現神通變化，自在無礙令他信解，為物福田生大功德，隨其所願即能成滿。勝聲聞人，以得自在神通

力故。毘 舍佉！彼亦丈夫，以於過去久遠修習少欲知足，今如是行、如是業、如是願。以本願故，於佛法中但取少分，唯現神通隨宜利益，而實不能說法度人令他歡喜。毘 舍佉！是人但以自覺彼法，是故不能說法教化。而彼亦有如是方便，憐愍眾生示現神通出生善根。世若無佛則住世間，若佛興世便取滅度。是人出時無有師教，唯以自力出家修行，內心思惟而自證覺，是故勝彼聲聞福田。毘 舍佉！是為辟支佛所行事業。

「『復次毘 舍佉！化眾生耶？我今略說菩薩學處。若諸菩薩自所學處，先觀世間所有漏法，即見有為皆從緣起無暫時住，念念自滅本性空寂。如是知已，欲令一切生歡喜故，應先自行六波羅蜜，亦化眾生令行六波羅蜜，令捨離慳著。彼若無物菩薩給與，教勸行施令心歡喜。又以持戒慰喻開示，如是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諸波羅蜜等，菩薩摩訶薩常應勤行，亦令眾生如是修學菩薩行已身心歡喜，亦令眾生身心歡喜。而彼菩薩乃至命盡，不捨如是勤精進心。又彼菩薩以多慈悲精進力故，無量眾生願從其學，皆自思念：「我等何時得如是行？」毘 舍佉！上至諸天猶皆樂彼丈夫所行，何況人也。是故汝等應當勤學大丈夫行。』」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五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六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等譯

三法藏品第十二
法師相品第十三
謗法果報品第十四
勸受持品第十五

三法藏品第十二

「爾時放光如來復告毘 舍佉言：『毘 舍佉！如我所說三種業藏，若善思義，則能得入一切法門。毘 舍佉！若人願樂成就此法，當勤精進。何以故？懈怠之人終不能到。所以者何？是人不能具足愛樂如是正法，是故應當依善知識深心勤學。毘 舍佉！譬如妙寶，或頗梨珠或琉璃珠，并餘淨寶置池水邊，能令其水同於寶色。何以故？以此寶珠清淨力故，遙相映發，能令彼水隨逐寶色。如是如是，毘 舍佉！一切眾生近善知識其事亦爾。又彼水中隨投餘物亦作寶色。此寶威光能變餘色，異此寶外不能變也。毘 舍佉！今此三種方便業藏亦復如是。若人自學、若教他學，一切人天無能壞者。毘 舍佉！此三種藏乃是諸佛如來言教，一切所有吐發語言音聲詞辯論難解義及諸譬喻，皆悉從此三教藏生。毘 舍佉！若人受持三藏義者，終不為彼外道邪論之所破壞。假使滿閻浮提無量眾人，一切皆是聰明外道諸大論師，一切悉來種種問難，終不能屈。毘 舍佉！置閻浮提滿中論師，假使此四天下滿中眾生，乃至皆能論議問難，亦不能屈。復次毘 舍佉！置四天下，假使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眾生，一切皆是大論議師，若佛經典及外道書籍盡能受持，彼等咸來一時問難，悉皆能答無有滯礙。何以故？由佛法中先經學此三方便故。是故毘 舍佉？有諸法師，若在家若出家，但能受持此三法藏，一切問難隨意能答。何以故？此法即是無量無邊智根本故。毘 舍佉！此法希有不可思議！名一切世間難壞經典。我今略說汝尚不解！何況多說。毘 舍佉！其有久習智慧方便，乃能分別此三業藏。何以故？佛智深大，眾生心小不能容受。如此大智若能解知，則得斷除一切眾生無量疑網。又毘 舍佉！若人雖能持此三種業藏言教，若不知方便則不能知入之方便，云何而能解釋此也？』」

佛告阿難：「彼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如是說已，時毘 舍佉復問放光如來言：『世尊！如此三種業藏根本，云何得生？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佛言：『毘 舍佉！我還問汝，隨汝意答。毘 舍佉！於意云

何？如此風界從何而生？為大為小？為狹為寬？為長為短？為麁為細？從何而來？去至何所？何姓何家？何村何落？何城何國？乃至如是生處分齊、形量大小、去來依止皆可知不？』毘 舍佉言：『不也。世尊！如此風者不可得知，無處所故。不可得見，無相貌故。乃至家姓生處皆不可知。世尊！如此風者從虛空生，無所依住、無有方所，遍一切處。』『如是毘 舍佉！風從空出無有方所，家姓生處實不可知。如是如是。三種業藏言教方便亦復如是，無有方處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何以故？佛法無量，唯佛智知。摩那婆！此三業藏實不可知，終無有能得其邊際及以數量。若一劫若減一劫、若百劫若百千劫、若百千億那由他劫，乃至無量無邊不可數劫亦不可知。唯佛世尊乃能知此三種業藏，隨其根性而為說耳。摩那婆！是故汝等應當知，此三種言教無有住處、無有邊際。何以故？諸佛菩提無有住處亦無依止，乃至行業、因緣體性，無所從來亦無至處。若能知此，即知業藏無有住所、無量無邊。』爾時毘 舍佉婆羅門復白放光佛言：『世尊！云何業緣？』佛告毘 舍佉：『於意云何？初入胎時名為何等？』毘 舍佉言：『世尊！是謂水界，名迦羅邏。』佛言：『此迦羅邏過初七日，復名何等？』『名頞浮陀。』佛復問言：『是頞浮陀過七日已，復名何等？』『名蜱羅尸。』佛復問言：『是蜱羅尸過七日已，復名何等？』『名曰伽那。』佛復問言：『此伽那者過七日已，復名何等？』『世尊！是迦羅邏、頞浮陀、蜱羅尸及伽那等，過是已後名之為受。』佛言：『毘 舍佉！當知此受本來無實，唯有虛妄，虛妄因緣和合而生。因由此故，一切身分支節得生，所謂五皰生故皮肉生，皮肉生故筋骨生，筋骨生故髓腦生，髓腦生故髮毛生，髮毛生故甲齒生，甲齒生故一切身分支節等生。如是一切身分支節，皆無所從來無有住所，悉從因緣和合而有。如是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相貌形色、大小長短，皆亦無所從來無有住處。彼若實有，應有去來。如是一切無有住處，悉不可知。既無有名，云何可說？毘 舍佉！若以父母因緣和合，當於是時識支託胎，成迦羅邏大，名為藏者，如是毘 舍佉！若彼父母不和合時，是則無有迦羅邏大，乃至無有皮肉筋骨及諸髓腦髮毛爪齒一切身分，云何得有色形長短、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住處往來也？又若此識不與一滴精水和合處胎中者，形色等物皆不得成。又若不與十二因緣相和合者，乃至老死亦不得生。若無生成，云何而得有名有說？如是毘 舍佉！但以十二因緣相續力故，色受想行識等和合而生。如是毘 舍佉！此三種言教方便業藏，無有方所無有邊際亦無去來。當知此法無生無滅、無有根本、不可窮極。復次毘 舍佉！應當知是三種言教方便業藏。何等名為三種藏也？一者人言教藏、二者天言教藏、三者非人非天言教之藏。

婆羅門！所言人言教者，彼等皆以語言相應，當知是名人言教也。毘 舍佉！所謂天言教者，事相異故得有見聞，如實不異生如是心，如是思惟方便知已，能得禪定天眼天耳及天心智，皆由一心攝念力故，則得如是清淨智生，是名最上清淨天言教也。毘 舍佉！所言非人非天言教藏者，大慈悲生，攝三言教，出三乘道及一切法，是故名藏。此教方便依大悲果，遍一切處觀於惡道諸眾生等唯有眾苦，一心拔濟無異思惟，故名大悲。利益彼故，故言言教。毘 舍佉！此三業藏所生住處，諸佛菩薩常一心念作彼護持。』」

大法炬陀羅尼經法師相品第十三

「『復次婆羅門！更有加持力因常精進生。云何名為加持力因精進生也？若有沙門婆羅門欲得具足如來辯者，皆由勤心精進所致，而能於一時間說百千萬億修多羅章句無有窮盡。何以故？以彼善能成就口業，因加持力得無礙辯。以是辯故，於一切問答不可窮盡無有斷絕。譬如高岸峻流下注，雖欲遮止終無斷絕。彼流下時，乃至小水尚難斷塞，豈況大河。如是毘 舍佉！若有法師於此三種言教業藏修習辯才，乃至一日若聞若誦、或復思惟，彼精進故，隨宜演說猶無斷時，諸餘問難寧能沮壞？毘 舍佉！譬如泉流，但入於河不至海者，無有是處。若人久修精進，於此陀羅尼中休廢者，無有是事。我今少說，如大海中取一微滴，豈能損減？我今說此大陀羅尼精進辯才法門少分，亦無損減。如是毘 舍佉！汝應當知得彼三種業藏辯才，能照一切諸法根底，於諸問難不可窮盡。何以故？以此法門無邊際故。復次毘 舍佉！其有得是精進加持辯才藏者，當問難時或他毀辱，應生歡喜起大慈心，不見罵辱不觀自他，無有我所亦無怖懼。何以故？一切內外諸有畏惡悉滅無故。毘 舍佉！是為法師口業成就。

「『復次毘 舍佉！若諸法師處座說法，或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眾圍繞，如是眾等或經久學或有始聞，或有信心或不信者，其中眾生若覩女人形貌端正，生染著心忘失法念。爾時法師應善觀察，以巧方便調伏彼人，明示罪相令其覺悟內生慚愧，勿令彼瞋。何以故？若彼瞋恨起不善心，是人或時毀辱法師，誹謗經典、障礙佛法，過患轉增。是故毘 舍佉！若諸法師欲行呵責調伏事者，應先自除欲瞋癡慢，然後教訶令他除斷。若自不斷令他除者，無有是處。是故法師要先自行，然後正人，不應先取他人之過自虧己德。何以故？毘 舍佉！一切眾生欲縛深厚，貪境現時不顧自身。若捨方便先行呵責，唯增瞋垢如火燒薪，瞋恚盛時癡更增長，三毒煩惱一時俱作。而諸眾生三毒盛發，不聞外言、不憶己事，善法惡法一切

不知，假或暫聞不能納受。毘 舍佉！彼諸眾生三毒發時，猶如盲人不識道路平夷艱險，亦如聾人不聞音聲麁鄙精妙，又如醉人不醒方所東西南北，如鬼著者不安其處猖狂妄言，一切眾生毒火燒心不覺善惡亦復如是。毘 舍佉！如是眾生煩惱盛時，法師應為說對治法不淨觀等，令彼速疾得無漏智，燒彼眾生三毒諸結。如是毘 舍佉！是為大智辯才法師，能於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四部眾中，方便開導令皆歡喜，滅彼眾生諸煩惱病。復次毘 舍佉！若諸法師欲說法時，應先觀察眾生根宜，然後隨須而為演說。若知眾生聞於布施獲利益者，法師即應先說布施令彼歡喜，當知此時不應更說諸餘法門。或復有人樂欲持戒，法師則應為說持戒，亦不得說餘深法也。如是眾生，或時樂行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乃至樂聞種種法門，即皆為說令速開解。毘 舍佉！如是法師應勤精進方便說法。何以故？若欲成佛，要於無量無邊劫中勇猛精進勤修苦行，乃至捨身手足頭目髓腦，如餘經說。又諸法師不應諍論。夫諍論者，即是無明煩惱根本。是故法師應勤精進，速滅無明亦勸他離。毘 舍佉！是諸法師要先具備如上功德，然後為眾方便說也。毘 舍佉！法師常當如是思惟：「我今所處即是如來師子之座，宜應忍默，何忽起瞋？隨彼眾生一切問難，我當解釋皆令歡喜。」作是念已，諸有諍論，彼我之心自然消滅。復次毘 舍佉！夫法師者，常應慈愍愛語謙下將護眾心。何以故？若懷瞋妬心存勝負，獲大重罪。慈心說法成大功德，能令佛法久住於世，凡所生處常得值遇諸佛菩薩及眾聖賢，能消世間種種供養，假以高大師子寶座，又以億數無價名衣奉上法師，豈能報彼法師恩德？而彼法師雖受是事，應深慚愧勿起貪心，應生慈愍不得我慢，無令消滅施主善根，當令眾生咸得歡喜。「『復次毘 舍佉！若諸法師凡欲說法調伏眾時，必須聰慧利根多聞博識，形貌端雅正見家生，三業清白眾德具備，著淨潔衣威儀齊整。如是法師，眾應勸請然後說法。何以故？諸佛如來具足修集三十二相功德圓滿，然後方始轉大法輪，眾生聞已勤修大人丈夫相行。是故法師凡說法時，應當次第說三十二相果報如是、善根如是，亦次第說三業清淨，業清淨已然後為說布施行等諸清淨法，乃至種種差別義門。云何復名次第說也？毘 舍佉！譬如童幼初受教時，彼師先授摩帝迦字，次授頞字，後授阿字。如是次第教十四音已，復次第教三十四字。具教如是五十二字已，然後分別一切音聲字體名言諸教藏事，乃至顯說不思議力。若人成就彼無礙辯，便能隨意次第差別，說諸教義成就不忘，能知諸佛三十二相及餘功德具足圓滿，為眾普宣一切諸法名句味身，心善思惟必定不虛。而彼法師當說法時，諸聽法眾乃至得聞一句法相隨順而解，一切顛倒異想不行。何以故？能知諸法如實說故，是名清淨次第說相。

「『復次毘 舍佉！譬如射師教諸童子初射法術，先於平地置七步垜，然後量力授弓 與箭，告童子言：「我當教汝。汝今宜可學射彼垜。」爾時童子雖受師教，以初學故，其所放箭若至不至終不能中。師教無倦，稍得近垜。是兒後時年漸長大，為學不已，隨放便著無落垜者。如是毘 舍佉！彼說法師教徒眾時亦應如是，宜察眾生上中下根漸次教授，不可一時頓說深法。何以故？若不知根妄說法者，令他失利增長顛倒。是故應當先為說彼六波羅蜜，次第修已然後為說空解脫門。若為眾生說此空法，或有得聞或有思惟或能證者，是亦不應但有言說。何以故？如是空法，不可唯以心想知故。若彼空法但以心想能證知者，一切眾生未修道時亦應即是阿羅漢也。毘 舍佉！彼空法者，亦不可說相貌形體。若可說者則是作相，若有作相則有願求，若有願求則是三世。何以故？毘 舍佉！無相法中一切三世皆不可得。所以者何？過去、未來、現在等事皆寂滅故，云何起願？復次應觀是色作無相想。云何觀色作無相想？當知此色生滅輪轉念念不停。毘 舍佉！如是色相不可眼見，當知彼是心識境界唯意所知，是故不可以眼得見。毘 舍佉！一切眾生所有心意不可言說，唯佛智知。雖可慮知而不可見，念念不住猶如幻化，云何可取而可得見？如是毘 舍佉！不可以彼眾生心識取心真相，既不可取云何可說？何以故？以愛憎事違平等故。毘 舍佉！若欲滅除愛憎想者，當勤精進觀一切法悉皆空寂無有取著。復次婆羅門！若能如是除滅愛憎不取法相，當知即是無相解脫門。知無相已，如是次第不起願求。無願求處，當知即是無願解脫門。如是復觀一切諸法，皆悉平等無有取著，所謂不見眼及色乃至不見意及法。若能如是不取不著，斷滅憂喜得平等心，當知此是空解脫門。以能得此三解脫門、三世平等為方便已，然後得入無生觀中，復觀彼色從何而生？因於邪念不淨而生。知從邪念起男女想，男女想故起愛著心，愛著增已和合欲事，名破梵行。彼和合時即成胎藏，是名迦羅邏大。此迦羅邏時，不可說有男女形相。毘 舍佉！當知如此迦羅邏相，唯佛如來聖智所知。是故如來於彼時中教諸弟子，汝等今應正觀色相。云何觀色？謂如實知是無常等。彼既聞已，即時所有欲想色貪皆得除滅。色欲滅已，如是喜樂憂悲苦惱一切皆滅。毘 舍佉！初未有人於迦羅邏始受胎時能證知彼若男若女。出母胎時，無有一法從餘處來，亦無一法去至餘處，唯有精水赤白和合成迦羅邏藏。如來於彼建立為因，而實諸法無有住處。何以故？一切諸法無生滅故，如修多羅中次第說也。如是毘 舍佉！汝等於此當勤修學，是則名為宣說過去諸言教事。既自知已亦為他說，如是次第說未來事。此現在事，如迦羅邏中說，如水泡、如沫聚、如陽焰、如芭蕉、如幻化，都無真實。如是十二因緣次第相續，生至老死亦復如是。譬

如虛空有時雲翳、有時清明，豈有教者？如是界大和合無有作者，是中唯有如實正法無增無減，然有無量業行差別法界義門。當如是說。』

「爾時毘 舍佉婆羅門白佛言：『世尊！彼諸法師，若他來問、若自欲說去來現在三世之事，忽然疲倦迷惑不解。如此法障，當云何除？』佛言：『婆羅門！若諸法師他問疑惑、若生疲倦不能說者，如是法師以未通達三種言教方便藏故；設知少分，但得名字不閑義理。如是毘 舍佉！此三世事無量無邊難可窮盡，是故初中後際生滅旋轉，喻如風輪無有邊際。毘 舍佉！而彼風輪終無有人知其限齊形量大小，去來現在亦復如是。如彼時節，始自一日二日乃至十日，半月一月乃至一時，半年一年乃至無量，其實不知從何所來去至何所。又如光影無有形礙，時節晝夜往來可知，去來現在不可數知亦復如是。如是三世既不可知亦不可見，既不可見則無所有，既無所有則無名字，若無名字云何可說？毘 舍佉！是中以因緣故有此三種言教方便，汝當善思如是法句，於聽說時莫生疑惑，唯念法師、諸根寂靜、專求智辯，勿起諍論。何以故？知法之人無諍論故。若諸法師當說法時，眾中有人起諍論者，法師應教念彼智力陀羅尼句，滅彼魔事。』」

大法炬陀羅尼經謗法果報品第十四

「爾時毘 舍佉婆羅門復白佛言：『世尊！若人於此三種法中生疑謗者，當云何滅？』佛告婆羅門：『若有於此三種法門生疑謗者，在家出家一切法師悉不能除。何以故？毘 舍佉！於佛智中深起疑謗，破滅一切善法根本，是故無人能為除斷。』毘 舍佉復白佛言：『世尊！若人於是諸佛如來大慧門中生不信者，有何果報？』佛言：『婆羅門！是人造業世間極重，是以一切尤重惡報皆在斯人，斯人永失佛法深利，三世諸佛同共放捨，於甚深法無有信樂。自既不信一切佛法，復教他人多生誹謗，恒樂隨逐極惡朋友，學習愚癡增長邪見，常為己身貪嗜衣食。是人未來雖聞諸佛說諸妙法亦不生信，以其現無信分善根故。如是之人自於佛法起深障礙，復更令他無量眾生於正法中作深障礙。以是因緣，具受種種無量大苦。何以故？以具惡業斷善根故。所以者何？是人皆由自習愚癡無智邪見，復教多人無智邪見，聞說深法不能信受而生輕慢。以輕慢故，不能諮問智人勝法。毘 舍佉！若有智者常應諮問，不當親近愚癡邪見無智眾生。若人聞此三教藏時不信行者，汝知是人乃至一切天人世間不能令其歡喜信解。若聞說此三種業藏不生信解，假使更聞諸餘法相能生信者，無有是處。當知是人去佛法遠。如是愚冥無智眾生，凡所

行作不可隨順，乃至有說亦勿聽受，我實不能分別具說是謗法人所生惡趣，我亦不欲說是謗人所受生處身量分齊形體容貌可異醜惡。何以故？若我具說，眾生聞之或當怖死，故我不說。如是毘 舍佉！若人於法乃至一句欲作障礙生謗毀者，彼所得報不可具說。我今為彼未謗之人明識斯過，故少說耳。毘 舍佉！假使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諸大地獄及小地獄，彼謗法人悉生其中具受諸苦。何以故？以其斷滅一切善根，復令無量無邊眾生起謗法心、增長邪見、諸惡行業，是故備經惡道受殃。如是眾生出地獄已更生餘趣，經無量世癡騃無知。若生人間不得正念，諸根暗濁狂亂失心，喜習邪法不識義理。毘 舍佉！是人所受果報，形量時節分齊我今略說。如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草木樹林盡以為籌，計其罪報不可為比，身形麁醜難可具論，凡所至處皆成苦緣，斯由謗法獲如是報。』」

大法炬陀羅尼經勸受持品第十五

「阿難！時放光如來告毘 舍佉婆羅門言：『毘 舍佉！是故汝等從佛所聞如是三種言教藏義，應至心聽專念受持，勿興餘想。毘 舍佉！如來所說三藏法門，無法可說無可聞見，亦無一法可得開示。若知如來如是說已，於餘法門生疑惑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諸佛世尊不空說故。如是說時，若有人聞不信不受、復障礙他，是人自起無明邪見，更令無量無邊眾生起謗法心、我慢貢高，不知諮受、不往聽聞，喪失深法不知義理，隨逐邪友遠離智人，以是因緣多受惡報。毘 舍佉！譬如虎子從生隨母日見其殺，及身長大殺業自成。毘 舍佉！眾生亦爾，親近惡友具造邪業，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受大苦惱。毘 舍佉！以是因緣，汝等應先自正身心然後說法，勿忘自正損己陷人。毘 舍佉！以是義故，如來應供正遍覺建立宣說三種言教方便業藏。汝等應知一切眾生心所思念、口所欲問、身所欲行，如是知已慈心教示，眾生聞已歡喜受行。是故汝等當為攝受諸眾生故修學大慈。』

「爾時毘 舍佉婆羅門復白放光佛言：『世尊！我聞略說尚未能解，唯願如來更為具說三種業藏令我等知。』佛言：『毘 舍佉！我今問汝，汝應正答。於意云何？譬如世間有異良 馬，生駒未幾，身體柔弱氣力未成。人欲乘之帶甲持仗負諸鬪具入陣決勝，是人所作可稱心不？』毘 舍佉言：『不也。世尊！是愚癡人，云何能濟？』佛言：『毘 舍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其有新發意菩薩及二乘人，少智少行未得神通，聞我所說悉不能受，反更迷惑生四顛倒。如彼馬駒年齒未滿、氣力未成，猶故不堪負重入陣。毘 舍佉！若使是駒毛骨漸成齒歲具足，身雄氣猛耳目明利，令人騎乘負重致遠，輕行

掩襲臨敵決戰，不慮驚敗直入無前，乃至震鼓吹螯揮刀奮矟亦無驚恐。何以故？年齒滿故、身力成故、數調習故、種性良 故。如是毘舍佉！汝等若得四無礙辯、諸力、無畏，然後堪受三種教藏。聞眾麁語不起恨心，復能受持一切佛法。如彼良 馬身健力成，然後方能負重入陣。毘 舍佉！是為第一戰鬪事也。所謂開示佛法教化他時，若必多有鬪具器仗，是時外道雖有種種異端諍論，皆能忍之不生怖畏。汝等當知，螯貝鼓者，是謂說佛法時多諸留難，亦能堪受不生怖畏。若有精勤修習受持而行佛法則無障礙；若有出家破戒愚癡不能依行則有障礙，設能學者，或墮聲聞辟支佛地。毘 舍佉！若有長夜具足精勤修行佛法，彼於此法猶尚難知或得少分，況復不修、更受惡法，彼人於此大乘藏中無有信心，云何能知？云何能解？毘 舍佉！汝於如是諸眾生等，常起慈心不應放捨。若有眾生起正念心，但學一偈或唯句字，乃至七日，汝等亦應勤教授之。隨彼眾生若成不成，汝等皆獲無量功德。毘 舍佉！諸佛世尊凡所演說，皆為利益一切眾生。或信不信、或行不行，諸佛世尊口業成就，但有所說聞必蒙益，無空過者。其間或有雖不現獲，皆亦已作當得因緣。毘 舍佉！汝等欲得修證如是如來藏者，應於如來及如來法中起平等想、行平等行。』」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六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七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等譯

智成就品第十六
忍成就品第十七
證涅槃品第十八

智成就品第十六

佛告阿難：「時彼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栴檀那，白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言：『世尊！如佛所說三法藏門攝諸言教，我等已聞。世尊！我雖聞是三種言教，未達義理，今更諮問，唯願為我具釋其義。世尊！我於如來三藏義門重請問者，不為戲論亦無是非，不起執著又無疑惑，我但為彼非佛法人外道諸師，或時復說三藏義門，我等云何當能聽受？』阿難！時彼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栴檀那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栴檀那！如是如是。栴檀那！非但汝於此法不生疑惑，然此法中亦無可疑。汝栴檀那！汝應當知，於此法中無彼外法，彼外法中亦無此法。我今解說，汝至心聽。若諸法師得此三種業藏義者，則能解知一切眾生諸心差別，亦能解知眾生業行善惡不同。然彼法師欲說法時，要先觀察眾生心根及以業行，然後為說。栴檀那！當知有諸菩薩摩訶薩具神通力無智慧力，有智慧力無神通力，有得神通亦智慧力。彼得神通無智慧力及有智慧無神通力者，皆於生死不速出離；若得神通及智力者，彼於後時能荷重擔。摩那婆！其能荷負大重擔者，唯有智力則無退失。所以者何？摩那婆！有諸外道及以仙人五通具足，能作種種自在變化，能分一身以為多身，而是神通有時退失，以退失故還自害身。何以故？皆由無彼智慧力故。是故若有智慧力者，終不害身亦無染污，常生天上不入惡道。復次栴檀那！今此會中現有無量百千萬億人眾來集皆為聽法，如是乃至十方各有無量百千萬億人眾亦悉來集；復有無量諸天大眾，所謂四天王天乃至他化自在天，是一一天各有百千萬億眾，亦皆來集；復有無量色界諸天眾，謂大梵天眾乃至淨居天眾亦來聽法。旃檀那！若有如是大眾集時，彼菩薩摩訶薩於此三種業藏門中，應當了知種種因緣、種種眾生、種種心行、種種作業、種種身口意。若彼法師解此三種方便藏門，即知眾生心行所趣，知彼眾生有種種疑、有種種問，能種種答。若不問者，法師即應知彼心意有信不信，從其初心乃至多心，法師悉應次第了知，知已為決勿令諍論，法師如是應為眾生若略若具隨宜宣說。法師先須自成智力及

精進力，於自學時應當念離睡眠懈怠，如是學已，令彼無量億百千數諸天人眾伏其聰明及與威德，然後為說。

「『復次摩那婆！汝等若能成就智力、精進力已，應復更學大精進心。何以故？若不能令人心伏者，云何能化欲色諸天？摩那婆！汝等但自思惟，莫謂如來於諸法中而生慳恪，亦勿謂我於眾生處起輕蔑心。諸佛世尊於畜生所尚不欺慢，何況菩薩摩訶薩也。為眾生故如來出世，若住一劫、若減一劫、若無量劫，為化菩薩故在中生。摩那婆！若使現有菩薩摩訶薩樂聽正法，如來祕恪不為說者，無有是處。汝善諦聽，我當說喻。摩那婆！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家饒財寶及諸僕使。而彼父母嚴勅家人，侍衛守護不令傷損，無諸疾苦寒暑飢渴，水火眾難不適之事皆令遠離，亦令具足種種醫藥飲食衣服房舍床敷，凡是資須無所乏少。為是兒故供養乳母，上饌美味亦常豐足。如是摩那婆！如來應供正遍覺為菩薩父，常教菩薩行六波羅蜜，將養衛護菩提之心不令退沒。何以故？為欲增長菩提心故，令心不慳不瞋不懈怠，乃至令心不復退壞。所以者何？以不退故，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如來常教菩薩，為菩薩父，亦名導師。以能不退菩提道故，名為導師。又不斷絕菩提道故，復名導師。』」

佛告阿難：「爾時栴檀那菩薩摩訶薩聞佛說已，即復問彼放光佛言：『世尊！今此無量億數眾中，頗有菩薩得此法不？』佛言：『栴檀那！汝今何緣過深憂慮，以菩薩眾重問如來，斯諸菩薩皆於如來深密法中信心牢固猶若金剛，何事方言此菩薩眾有得如是深法不耶？』栴檀那復言：『世尊！此億數菩薩眾中有如是法如佛說不？』佛言：『摩那婆！豈汝自心有斯疑慮，如是問我此菩薩眾有是法不？摩那婆！汝於如來有誠實心，何故復發如是諮問，此大眾中有是法不？以汝疑故，今更引喻。譬如祭火光王有一大臣，在大眾中發如是言：「我今信知此火光王，能行布施乃至能捨所重身命。」是人於後在大眾中復發是言：「是火光王貪惜積聚乃至少分亦不能施。」摩那婆！汝亦如是，初作是言：「我信如來應供正遍覺。」今不能信我所說法隨喜奉行，便與先言自不相副。唯數問我三種教藏，然不知我智力精進一切諸事。摩那婆，有人聞說如來十力、四無所畏、無礙辯才即能信解；諸餘眾生寡聞少智不能諮問，如是眾生難思難入，此等若能信解思量分別如來諸力無畏辯才等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摩那婆！此業難入，要於無量百千億劫修行諸波羅蜜等，然後乃能信解如是力無畏等。摩那婆！或有眾生聞上所說諸功德事不生信者，我於是人亦常教攝終不放捨。是故汝等常應修學。』

大法炬陀羅尼經忍成就品第十七

「爾時栴檀那菩薩復白放光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成就忍力，學佛如來為諸眾生作利益事，住自忍中而能於彼外道邪師一切大眾百千問難無有傾動？』佛言：『摩那婆！汝問忍力，忍力多種，汝問我何等忍力？所謂有諸如來忍、有諸菩薩忍、有諸阿羅漢忍、有阿那含忍、有斯陀含忍、有須陀洹忍、有八人地忍、有信行人忍，亦有諸外道五通神仙忍。摩那婆！今有如是種種忍門，汝於是中問何等忍？』時栴檀那菩薩摩訶薩言：『世尊！我於是中問菩薩忍。世尊！菩薩摩訶薩得何等忍，便能具足一切佛法？豈非菩薩忍力，依止如來大忍力已，乃得具足一切佛法耶？』佛言：『摩那婆！實亦依止如來忍力成就佛法，然非成就一切佛法。摩那婆！彼忍所作，汝宜諦聽，我今當說。摩那婆！當知一切菩薩摩訶薩具足忍力，凡有四種平等之心。何等為四？所謂菩薩摩訶薩若起瞋心，隨起即覺，覺已即能對治除斷。摩那婆！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第一忍力。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若被他人惡口罵詈誹謗毀辱，或以身手若打若擊，種種苦惱不可耐事，悉皆能受、無報答意亦無恨心。摩那婆！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第二忍力。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若見無量諸惡眾生，常行惡業不知恩德，不孝父母不愛親戚，不順師長、不敬沙門婆羅門，遠離善友無有信心。菩薩雖見如是等類諸惡眾生，心無嫌恨不求其短，而常誨誘安住善法。摩那婆！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第三忍力。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若見眾生不信因果貪染現樂，性多瞋恚忿恨鬪諍、好求他過，邪見愚癡乖背正法，當起慈悲導令歡喜，然後安置於正法中。摩那婆！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第四忍力。汝等應知，若諸菩薩住此忍中如法行者，更復能起增上忍力。又忍與法恒自相應，若不學法則不能忍，欲住忍者應當勤學。

「『復次摩那婆！若諸菩薩摩訶薩成就忍者，必得具足多種功能，或時復有種種苦事逼迫其身，所謂惡罵毀辱、繫縛撾打、楚毒酸切不可堪忍。菩薩於中不生怨心、終無恐怖，亦不逃避、甘心忍受。具足忍時，自然即得八種增上勝功德事。何等為八？所謂菩薩摩訶薩成就忍已，凡所生處身所經歷，有大名聞眾人愛敬，讚美流布，遇善知識，朋友親屬皆是世間尊豪勝上，乃至一切天龍神鬼，見此菩薩生希有心歡喜愛樂。摩那婆！是為住忍菩薩摩訶薩第一增上勝功德事。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於諸眾生常行恩德，或時有人被菩薩德，不識恩故反為怨讐，不喜聞見菩薩所作威力勝恩諸功德事，起

嫉惡心陷害菩薩，所謂一切呪術蠱魅毒藥刀杖，種種惡事圖欲中傷。菩薩以有此忍力故終無損壞。摩那婆，是為具忍菩薩摩訶薩第二增上勝功德事。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具此忍已，便得無量智慧辯才，善能宣說種種法門。何以故？如是菩薩得住忍已，世間所有善行眾生，學佛世尊、若學羅漢及餘聲聞、若學菩薩摩訶薩者，如是菩薩為欲攝取大菩提故，皆詣彼所求問如是修多羅義，更復於此陀羅尼中第十八分天宮殿事次第不斷，於彼修多羅中次第能入此第六種分別修行，如上所說具足決了。如是菩薩復能為他分明說此陀羅尼門三種業藏，復能作彼七十二種句門差別說也。摩那婆！是為具忍菩薩摩訶薩第三增上勝功德事。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具是忍已，處大眾會誦說經時，若心散亂或念他事，於所誦持無量言教文句方便有時忘失。當爾之時淨居諸天為菩薩下授所忘失，令是菩薩於彼大眾無有恐怖增益辯才，先所忘謬明了無遺。摩那婆！是為具忍菩薩摩訶薩第四增上功德勝事。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安住忍已，而心悲愍諸眾生故，其身常受無量諸苦，所謂受彼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重苦，乃至更受人間種種諸苦及憂悲等。而彼菩薩以忍力故，於生死中無有恐怖變退休息，凡所願求隨意而得。摩那婆！是為具忍菩薩摩訶薩第五增上勝功德事。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具是忍已，以忍力故雖處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苦不生驚怖，於八難中亦不驚怖，生死長苦亦無憂怖。而彼菩薩以忍力故，雖大火聚充滿虛空，身處其中亦無驚怖，而亦終無退沒之事。何以故？以是菩薩安住忍時，不見己身亦無住處，是故無有可恐怖事。摩那婆！是為具忍菩薩摩訶薩第六增上勝功德事。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成就忍已，好樂功德而常行施，於布施時先捨床座。是以未來凡所生處，常生最上大姓大家尊高之所，生已即得四種功德。何等為四？一者飲食財物，所謂穀米食具乃至衣服珍寶，無所乏少故。二者親友眷屬，所謂父母乃至奴婢僕使，無所乏少故。三者安無礙辯，所謂凡是生處身心快樂，終無違迫不適之事，於所生中常得辯才相續不斷，諸所至處多以辯才妙語導利眾生。四者所生為他愛敬，所謂凡所生處形體端嚴，人天見聞莫不歡喜，雖未出家必與眾生大利益事故，常為眾生之所尊重。摩那婆！是為具忍菩薩摩訶薩第七增上勝功德事。

「『菩薩具是七功德已，所修行處無有障礙，所謂若人若天、若梵若魔，乃至神鬼不能留難。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具足忍已，若出家時，悉能棄捨一切所有妻子家屬資財珍寶，以忍力故無復染著，諸餘煩惱不能障礙。如是菩薩於一切處無障礙已，若欲成就聲聞乘者，即能證獲阿羅漢果，禪定解脫無礙辯才。若欲成就緣覺乘者，或於佛世或無佛世正法滅後，觀察因緣得辟支佛。若欲成就最勝上乘諸佛所行一切智智具足圓滿者，便能成就無上菩提。摩那婆！是為具忍菩薩摩訶薩第八增上勝功德事。』」

大法炬陀羅尼經證涅槃品第十八之一

佛告阿難：「爾時栴檀那菩薩摩訶薩復白放光如來言：『世尊！如來於此陀羅尼經已說第七思量法義，然尚未說此法門中一句別義，故令我等不得了知。世尊！先說有一法門名億數入，以此法門我今欲問。若佛如來默然許者，何不說此三種言教方便業藏妙法門也？世尊！是故我等欲諮問此第七法句入億數門。若佛說者，令此億數諸菩薩眾則能分別入於甚深無畏之處。世尊！亦當方便為斯億數諸菩薩眾將來利益故，說此第七句門百千億數，令次第入思惟義處也。世尊！若蒙演說，我等亦當隨分受持此法門義。』阿難！爾時放光如來讚彼栴檀那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摩那婆！汝今於此甚深法門，巧作名字亦善受持。言教業藏義亦如是。摩那婆！汝今為此億數菩薩眾因緣故，問我此義。如是摩那婆！汝今欲聞入億數法門耶？』栴檀那菩薩言：『如是。世尊！』佛言：『摩那婆！若佛如來說是第七思惟句義者，便已攝此億數法門。摩那婆！如來世尊於此三種方便言教，開示宣說令眾歡喜，然後知此億數法門次第得入。』

「爾時栴檀那復問：『世尊！云何入此億數法門？何故復名億數法門？然我須知所入之處。世尊！我今問此億數法門所入之處，亦欲證知。若覺知者必當受持，復欲增長此億數門所入之處。世尊！如我所知，是入法門，為成就忍眷屬義故。世尊！我實不見是大集中有一菩薩而不成就此深忍門者。世尊！我見是事，故問如來應供正遍覺如是義處。世尊！如是義處，實亦非彼懈怠嬾墮貪著利養無有正念、樂多睡眠心常散亂耽味世事者能問如是深大法門，彼亦不能聽聞讀誦受持思惟，乃至不能如說修證。』

「阿難！時栴檀那如是請已，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栴檀那言：『摩那婆！是故汝等今當入此億數法門，念自受持相與一心，莫緣餘事，心不散亂身無動搖。汝等復當持此法律除滅諍根。摩那婆！如來應供正遍覺昔在長夜行菩薩時，為眾生故，備經種種艱難勤苦。受彼苦時，當知久已住於忍地，是故勇猛精進不怠。摩那婆！

若人入此盡際法門，乃至於此語義未盡，當於是中常應勤學，成就忍力具足精進，終莫放捨此法門者，要須靜心然後證知。』栴檀那復言：『世尊！是中何等名為如來一句法門？我等受持，持已欲於修多羅億數法中分別其義。世尊！我等從佛欲聞是義。云何方便教最勝法？我等當入，或能分別一切法也。』佛言：『摩那婆！此二種義汝當證知，又亦次第入億數法，及盡際門句義住處。若能如是具分別已，其有成就如斯功德及淨持戒者，方能得入彼一切門。須知入處乃至亦如一一毛孔之處皆無障礙，作如是心，當竭辯才如法宣說也。云何作心？謂自生尊重建威德心，勝出一切天人大眾，如師子王具大自在，悉能降伏一切諸獸，所謂虎豹豺狼乃至野干狐狸之屬。法師亦爾，當說法時應生是心：我於眾生常為將導，乃至一切天魔外道諸異論師我皆調攝，如彼師子威制野干。起是心已，然後為說。

「『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菩提樹下坐道場時，願智力故右掌按地，出無億數大光明網，遍照下方諸佛世界。彼世界中所有眾生堪受法者，遇斯光已自然即能覺法證法。又是光明凡所及處一切世界，其間多有無量異眾，所謂若沙門眾、若婆羅門眾、若外道眾、若天魔眾、若魔所化，或問或答、或勸或請，皆以菩薩往昔本願大誓莊嚴精進力故，手按地時，彼諸眾等一切所作無不散滅；設有存者無復威光，不能復言猶如聾瘂。摩那婆！如彼菩薩所有地方手按之處出光明網，即現無量億數法門。是為初入盡際法門具足無缺，我今說已。

「『復次摩那婆！汝等欲入此最清淨盡際門者，亦名千萬入亦名億入。當須最先清淨深心，思惟觀察斷諸疑網，出妙音聲成就辯才，然後得入。摩那婆！是名欲入盡際法門。汝宜諦聽。』爾時諸菩薩眾咸言：『如是。世尊！』佛言：『摩那婆！汝今當知盡際法門，彼入亦爾。摩那婆！何等名為盡際法門？所謂名字從虛空生。汝等當知，此言教法猶如虛空無有邊際，終不可說虛空邊量。摩那婆！如是入義從虛空生還依虛空，如彼風界依止於空，如是二法無有邊量亦無住處，不可得見亦不可說。以二因緣，故有言說乃至一切動搖去來。摩那婆！如彼虛空畢竟無有可作之相，如是此入法門次第之處，唯彼心相精勤方便求諸法義，一心善思如法觀察。既觀察已，即為億數入盡際門得自在處，因起修行布施事業，然後宣說具足成就諸波羅蜜，斷除他疑開顯法義。摩那婆！是為第八盡際法門。諸佛十力、四無所畏，以無量辯才說法論義，以久修故於大眾中都無怖畏。摩那婆！是中八種盡際法門，及以菩薩右手按地，此二種中說何義也？謂說此地直下過百億世界，彼世界中唯以光明建立佛事。若諸眾生堪受化時，見觸彼光即獲利益。諸菩薩等乃至不

說一句法門及以業行，然彼眾生已解正法。摩那婆！彼諸菩薩猶亦未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彼眾生已證佛慧，諸法師等亦已受持如是正法。摩那婆！此事希有不可思議。彼諸菩薩乃至不說一句一字，唯手按地能令無量無邊世界諸眾生等普得證法具足歡喜。摩那婆！彼諸菩薩復有一字不名為空，以彼往昔精進願智力因緣故，手掌按地，能與眾生大事利益。摩那婆！我於今日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眾生種種方便譬喻解說，而此眾生不樂聽聞，不解我法、不能奉行亦莫證知，乃至不發精進之心。我今說此如虛空處所生法中猶不能知，況我更說深密勝法，云何能生真實定慧也？摩那婆！所有法數次第名字，彼四大和合，亦此五陰依止及六入處，此亦皆從虛空所生，但由妄想分別故有，名色四大等分和合，宣說此義汝等當知。摩那婆！是中但為攝受愚癡諸眾生故，說陰入等。譬如小兒初教學時，而彼父母將付其師，先通章本然後教餘。摩那婆！如是如來應供正遍覺，為彼愚癡諸眾生等故，先分別此四大義，為最初處。次第說彼眾生諸陰，先說名字後說陰事。摩那婆！當知是中我但宣說色等五法合聚為陰，不說實有色等聚也。眾生不解妄分別故，取色等聚以為定實。摩那婆！如彼世間二種足跡，一陷塵成、二踐泥出，然是二跡於分別中皆得跡名，是謂世間分別說故。又如博士為教授彼童蒙小兒，書字於板以成章句，是亦世間分別說，為假名字句。其實於彼真法界中，本無其跡，云何為句？如是實中求其跡句終不可得，以分別故見有跡句，畢竟無有跡句差別。如是摩那婆！如來說陰其義亦爾。所言色者，一切五陰於分別中初說此義，故立為陰。雖言色陰，但色自陰，不得心等，是故第二更立受陰。色受雖定，猶不得想，故次第三更立想陰。色受想三雖次第說，猶須第四，更說行陰。雖說行已，彼行一切不可得見，如是行陰既不可見知，云何得入五陰數也？是以於中更立識陰為第五也。摩那婆，如來如是種種方便，譬喻言辭開示假名，但為一切愚癡眾生得證真法，故為世間置立名字假言說耳，為彼智人亦假名說故。摩那婆！汝謂彼色住何處耶？當知彼色無有住所。何以故？彼色既無，云何住處？摩那婆！多有如是方便譬喻，次第說已不能證知。彼法既無，云何可證？摩那婆！當知是中但滅盡義。是滅盡義誰有證者，此滅盡義亦是如來為諸聖智如是說也。摩那婆！於意云何？如來豈於一眾生所有恪惜耶？摩那婆！汝應如是思惟：如來曾於何等諸眾生所恪法不說？摩那婆！諸佛如來宣說法時，終無嫉妒祕藏之心，但觀眾生受以不受。若堪受者，即還為說如斯等法。摩那婆！於意云何？此陀羅尼法門名字，及三言教方便業藏，亦入億數及盡際門、誓願智力、豈可無因妄為他說耶？』『不也。世尊！』『又摩那婆！於意云何？有人忽以輪王妙食置瓦器中，是為

理不？』『不也。世尊！』佛言：『如是如是。摩那婆！我昔長夜行菩薩時，無量劫中受大苦惱。其所願求，云何令彼諸眾生等解如斯法？云何復令諸眾生等自證法已受安隱樂？我於今日既成菩提，為諸眾生轉大法輪，豈於汝等更有愛惜而不宣說？若使眾生有欲樂者，我當隨宜而為演說。復次摩那婆！我念往昔於佛世尊，名曰寶觀如來應供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十號具足，出現世間。彼佛世尊初從兜率降母胎時，放大光明遍照十方一切世界，乃至涅槃恒不斷絕。菩薩生時，三千大千世界大地諸山樹林及眾藥草石沙瓦礫，如是一切咸悉能、言變成眾寶。摩那婆！如是菩薩初為童兒，便修梵行，年滿三十方始出家。時有十八億諸眾生等，隨從菩薩咸同出家，詣於道場，觀菩提樹亦觀花草盡成眾寶。菩薩思惟要須草座。今此無草我將何施？時天帝釋知菩薩心，即持九億天上妙衣，詣菩提樹為敷座已，敬繞菩薩因啟請言：「人師子王宜昇此座。」菩薩報曰：「吾已領座。汝於今者且還天宮。聽我證獲無上菩提，然可來此奉見如來應供正遍覺也。」帝釋聞已禮拜還宮。如是摩那婆！時彼菩薩日晚方詣菩提樹下結加趺坐，安固不動猶如金剛。是夜初分獲宿命明，於夜中分獲天眼明，於夜後分證漏盡明。』」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七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八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等譯

證涅槃品之餘
勸證品第十九

證涅槃品之餘

「『爾時魔王及其眷屬，不覺不知菩薩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既成道。彼十八億諸眾生等及魔王眾，咸來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匝，一心合掌住如來前。』時放光佛告栴檀那言：『於是寶觀如來思惟十八億諸眾生等，信根增微煩惱厚薄，如是知已次第為說。彼佛說法經三百年，於此三種言教業藏中說一法句門，所謂一百。何者一百？彼佛告言：「汝等今當思惟觀察此百門義。何故名百？何者是百？為是現在、為是未來、為是過去？為長為短、為白為黑？」栴檀那！爾時彼十八億諸眾生等聞此法已，於山林間思惟此義：云何言百？說百者誰？如是百義從何處來？彼諸眾生經四十歲思惟此義，然後證知，云何名百及百來處、從何生滅。證得法已，名曰八分圓滿解義辯才。於此三種言教業藏方便門中得證知已，還來至彼寶觀佛前，如所證知向 佛宣說。栴檀那！爾時彼佛復告十八億諸眾生言：「摩那婆！汝等初時於此三教業藏門中得此法句名曰分門。既得知已，即能受持六十億言教方便法門，猶是前言一百義者。譬如小兒初學受章，始解初板，如是次第乃至大解，更能教人從一字句至多字句，乃至義味，如是具演從十四音乃至無量字門悉皆通達。摩那婆！汝等於中應當正思百法門義。」栴檀那！汝當如彼十八億數諸眾生等正念百義，不久當得果報住處，於此最初阿字相中名字音聲是百義方便，於十四音法為眷屬。汝等於後復當得知，此迦字相及二十一字亦為眷屬，復當證知於後那字及彼七句亦為眷屬。更取前二十一句，以後七句成二十八句。知此二十八句已，得入百億門，次第即能明了證知此方便學，於百億數中集諸法句能問能答終無恐怖，又於百億眾中最為尊勝，世間疑惑皆能斷除。摩那婆！是為菩薩摩訶薩所當荷負大重擔也。何者是擔？所謂一切世間出世間智。汝等學已，當為世間諸眾生等作大論師，凡是疑諍皆乘此智而為除斷。如是菩薩於阿字門，世無過者。摩那婆！若諸菩薩欲求是智，應勤修習莫生疲倦，遠離怖畏勿捨重擔。摩那婆！當知如來欲為汝等作大利益。摩那婆！汝等亦應為諸眾生而作利益。云何利益？汝於是中當為一切眾生斷一切惡、一切諸苦、一切貪愛、一切生死，復應精勤為一切眾生斷除一切無明黑闇。汝等

復應作如是念：「云何當令一切眾生滅無明闇？云何當令一切眾生成就種智？云何當令一切眾生得安隱樂？云何當令一切眾生至無畏地？云何當令一切眾生得畢竟心。」安置如是諸眾生已，求佛正道如聞奉行。以是因緣，能破百千億數魔軍，及諸外道一切論師所有語義。雖為勝事，而終不起憍慢之心：我能破魔、我摧外道、我能論義。又亦不生分別之想，佛法魔法、世間出世間，是正是邪無相雜亂。於聽說時無勝負心，乃至一切都無障礙。摩那婆！汝等應當荷此重擔。如是擔者，要須勇猛精進莊嚴，眾行具備方能荷負，非懈怠者之所堪任。以是因緣，汝等常應攝心不亂，先須為物起憐愍意住於大慈，亦常哀愴諸苦眾生，發救拔心住於大悲。若於眾中有行貪等三毒惡眾生者，汝當成熟除滅彼等愚癡心故。若有我慢疑惑心者，教發善心，決定令其讀誦受持成就行業。汝當一心精勤修學。摩那婆！如上所說，汝等應當不辭勞倦，為諸眾生荷是重擔，歡喜奉行。摩那婆！若有菩薩但欲捨身速入涅槃，假為眾生分受諸苦，雖有修業不能普為無量眾生，非是希有不思議也。摩那婆！菩薩摩訶薩常懷悲愍，但為利益一切眾生故，躬自荷負鎧甲重擔，是為希有大不思議。摩那婆！汝當知此大鎧重甲。』爾時栴檀那菩薩復白放光佛言：『世尊！我當云何而著鎧甲？』佛言：『摩那婆！汝今應著如是鎧甲。著此鎧已，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所有，若人若非人、若天、若龍、若夜叉，若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如是等眾，及諸外道世智辯才，乃至一切眾生，如是等眾皆懷惡心，欲相降伏、欲相折挫而來論義，乃至世間出世間一切陣敵鬪戰諍奪，皆不能勝。是諸菩薩著是鎧已，設積器仗過須彌山，若弓若箭、若戈若矛、若刀若劍、若椎若棓、或斫或刺、或擊或射，凡所加擬莫能中傷。何以故？如是鎧者，非餘物造、非身所著，實是心鎧莊嚴於心。是故此鎧牢固精密，非諸刀鈇所能破壞。摩那婆！諸菩薩等被鎧甲已，然後乃能入如是等億數眾生煩惱陣中鬪戰決勝。云何為入？所謂入此二際法門。入此門已心無怖畏，東西往來自在無礙，於一切處無能勝者。如是菩薩入二際門得超過已，即見大宮殿法門名曰高明。而此菩薩於二際門已得解脫。摩那婆！是宮殿中眾事具有，不假人功常有光明，無黑闇處遠離煩惱，清淨微妙猶如虛空。除滅一切諸患相已，入彼宮殿獲得寂靜住無難處。摩那婆！是為初入阿字門時有如是相。如前所說功用之事，由是方便得入此門。摩那婆，於中菩薩依前際行雖得阿字門，然尚未得入那字門。以是更須著大鎧甲，得天言教，所作自在具大威德，乃能入是大宮殿門。摩那婆！於意云何？汝著如是大鎧甲已，於二際中可超過不？』時彼如來如是問已，諸菩薩眾同白佛言：『如是。世尊！何故名鎧？而我著已當能荷負如是重擔。又復云何名為

二際，際有何相，著是大鎧而於其間得超過也？前言宮殿，復以何義名為宮殿？世尊？所言鎧甲，與彼二際及宮殿等相貌云何？世尊！至彼宮殿當作何事？著甲入際復作何事？世尊！如是等義我等樂聞，唯願如來哀愍具說，亦令當來諸眾生等聞已獲益。』」

佛告阿難：「彼菩薩眾如是問已，時放光佛告諸菩薩言：『摩那婆！所問鎧者，持戒為甲，具正念為竿幢，精進為器仗，禪定為椎棓，智慧為刀劍。摩那婆！所言二際，今當具說，令汝明了此二際門名字何等。摩那婆！第一際者名曰斷見，當知即是無明為本。第二際者名曰常見，與六十二見為纏縛源。如是二際前後難知，於中修行斷一切見，著如是鎧然後得過，過彼際已能入天宮。何者天宮？所謂空門。如是空門無有罣礙，他不能障，如手摸空無可執處。一切功行亦復如是，同於虛空，故彼天宮相貌如是。摩那婆！入此宮殿無異念求，以是因緣故名宮殿。汝復當知，所言宮殿即大涅槃。涅槃義者，本來自有，非人所為，故名涅槃。』諸菩薩言：『世尊！是涅槃中有何相貌？』佛言：『摩那婆！夫涅槃者，所謂一切世間及出世間，乃至若有若無，如是一切悉名涅槃。若取相分別，則非涅槃。摩那婆！無所有者名為證知。云何證知，如無所有，如是證知。摩那婆！謂證知者亦無證知。摩那婆！於無所有亦不應取無所有相。若人取彼無所有相，當知是人則不離相。若人起作無所有相則更生相，相若更生當知彼則不能滅相，相若不滅是則更成生死相也，有生死相則於無生而有生相，若無生法有生相者云何得有無生忍也？摩那婆！無生相者，於陰、入、界三處不生，名為無生。既無生處，何處得有諸行和合？諸行既無，畢竟亦無聚集處也。是故陰、入、界畢竟不可見，但是妄想顛倒因緣，於如是等陰入法中思惟分別，故執言有諸行生滅。是中皆因分別所作、往來育養，一切事業皆無真實，所有一切語言談說亦歸空寂。摩那婆！一切諸法無有生滅。若法無生則亦無滅，既無滅事則盡處亦無，盡處既無乃至不見有盡滅處，既已不見生滅盡處則見諸法皆是真實。汝等當知，非以受故能得知見。若以受事得有知者，當知是受即無明使及以貪使、憍慢使等，是三種使和合因緣故能造作彼諸行業。』

大法炬陀羅尼經勸證品第十九之一

「『復次摩那婆！於意云何？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此陀羅尼修多羅，及陀羅尼法門，及三言教方便業藏，及億數入，及著鎧甲者，及思惟智所作業，及流轉無明作事，及八盡際入法門，及前後二際中間，及常見斷見，及六十二見，及三十七助菩提分，如是等法於

如實處，其義云何？』阿難！時彼放光如來如斯問已，諸菩薩眾咸即白言：『世尊！此皆如來口業言教法也。』佛言：『摩那婆！汝等觀此一切語言音聲教法，即第一義也。』阿難！爾時諸菩薩眾聞佛說已，皆悉默然，即從座起敬禮彼佛，右繞三匝詣一林間，各端坐已共相謂言：『諸仁者！如來今日為我等說，一切諸法無所從來，令我觀察。我等今應思惟是義，若會法門真為大善；如不相應，更請世尊。』諸菩薩眾如是論已，於彼林中經一日夜觀察此義，思惟諸法從何所生？如是聲音誰之所作？從何而來、去至何處？『如是之事我應思惟稱量此義。若不能解，宜還問佛。諸仁者！如來前已於大眾中告我等言：「摩那婆！汝等長夜修行此法，云何在此法中而不覺知？」是故我應與諸仁者，專心思惟求證此義。云何我等終日所行而不自覺？深可嗟歎亦可慚鄙。如先所說，我若思得一十八億諸眾生等所有聲業，彼已證知，我亦如是深成快哉。其或不能如法悟解，唯當一心精勤觀察，豈可使失如來意旨，亦不違逆大聖誠言。又佛世尊常為我等次第開發三解脫門空無相願甚深義處，而諸眾生猶尚不能正念思量，精勤觀察種種諮問。或時有聞種種法行，或聞無常，又時聞苦，或聞無我寂滅涅槃。如來常為汝等說是法門，汝等應當安住是中，猶如得忍諸菩薩等心安義理耳不取聲。有諸菩薩樂行惠施，彼亦耳聞三解脫聲。若樂持戒，問諸戒事。乃至樂修智慧，諮請波若。如是法門如來常說，我既聞已，不當取聲不應異解，應正思惟何等勝行，如如來說我當依持。』而諸菩薩在彼林間，一日一夜結加端坐遠離睡眠，無諸亂想一心專精思此義已，復相謂言：『諸仁者！此陀羅尼修多羅典，如來世尊為我等說，無有邊際亦無數量，如大地喻門其義已顯。又此陀羅尼深妙典中，更說餘陀羅尼方便法門，亦已說三種言教方便業藏法門，已說入盡際法門，已說著鎧甲法門，乃至說彼大莊嚴事。諸如是等一言教句，於是三種方便業藏深法門中皆已總攝三字法門。云何三字？所謂如彼阿、迦、那字。及餘種種方便言教因緣譬喻，以其略故，我等未解不得受持，而不能知如來所說。云何名阿？阿在何處、阿從何生？云何名迦？迦在何處、迦從何生？云何名那？那在何處、那從何生？云何名聲？聲在何所、聲從何生？云何名音？音在何所、音從何生？』

「阿難！時彼諸菩薩眾皆各一心正念思惟如是法門，於阿、迦、那字本生處所，及入宮殿法門，次第思惟觀察。如彼小兒學初章時，是中應依第一板起，因初板成初章文字，乃至後時依因餘板及紙葉等，究竟通達一切文字。如是諸菩薩等初觀法時，無不皆從因緣和合而諸法生，如從無明因緣故諸行生，乃至因生老死故憂悲苦惱生。如依初板因緣故阿字生，如是乃至如依餘板紙葉因緣故餘章文

字成。又如從不善思惟因緣故無明生，如是依無明行等因緣故，乃至老死十二有支和合具足成。又如始學書板創書阿字，乃至餘板及手相續和合備書一切文字。如是諸因緣分次第相續，生死流轉具足增長。云何增長？猶如四大地水火風次第漸生如是增長。如彼板等眾事具足故，彼五字門等亦具足。『如是從無明行等生五陰聚，其義亦爾。以是義故，此生已彼生、此滅已彼滅，是為十二因緣次第生，非十二因緣顛倒生也。諸仁當知！如是十二因緣分，皆悉入此阿字門中。如無明分，從彼不善思惟生，乃至餘因緣分從無明生。諸仁者，是中何者是阿字？何者是聲能生字？何者是聲生來處？摩那婆！當知是中聲實不可得，聲生處不可得，乃至聲諸因緣畢竟不可得。是處但有名字，名之為聲，實不可得。聲既不可得，何法為可得？若有得聲者，即得一切法。摩那婆！是中若聲、若聲處及聲因緣既不可得，當知一切世間因緣所生法畢竟不可得，雖不可得而有得者。何以故？皆由剎那間妄想分別顛倒生故。如是一切法皆悉不可得，是故諸法所有自性皆非顛倒。我等今者不可以顛倒分別問於如來。所以者何？如來應正遍覺不用顛倒法。又諸佛世尊所有言教不取顛倒。摩那婆！是故彼聲聲者俱不可得，聲來處不可得；阿字不可得，阿字來處不可得；迦字不可得，迦字來處不可得；那字不可得，那字來處不可得。如是一切無明因緣所生成法皆不可得。何以故？彼本無生，誰執著者？復次摩那婆！是中若有於此三種方便言教業藏法門一切事處起執著者，是亦不可得。何以故？一切執著本性無故。何等名為一切事中無執著也？所謂若於過去諸事見可得者是名執著，以執著故則名為縛；於過去事無見得者是名無著，以無著故則名解脫。如過去事，未來亦爾。如未來，現在亦然。如是不取三世諸事故，於三世中得名解脫。若能於三處得解脫者，是人得名入初阿字宮殿法門。如此阿字宮殿境界，彼三種方便言教業藏亦如是。如此三種方便教藏，彼三世諸法事相亦如是。如此三世事相，彼滅度相亦如是。如是一切三世乃至三種方便言教及一切法，一如不二，以入阿字門宮殿故，但為攝受彼諸凡夫愚癡人故，於三世中示有事物言說可得，其實三世不可得說。有諸眾生執著過去世事，但為除彼凡愚癡故，示現言說過去世事，而實過事不可得說。復有眾生執著未來世事，但為除彼凡愚癡故，示現言說未來世事，而實未來事不可宣說。如彼去來，現在亦爾，不可得說。若謂是處可得說者，何者是言教？何者是聲音？何者阿迦那字？如是等事云何可說？是故但於因緣分中假以言說，此有故彼有、彼生故此生，當知一切皆從虛妄顛倒生故。摩那婆！是中無有如斯等事。何以故？於此音聲語言辭句，一切求覓終不可得。但是諸事因緣故有，若離因緣聲無生處。是故我等當應觀此三種語言方便業藏皆從

緣生，如是當知入億數門亦從緣生，又前所說著鎧甲者亦從因緣。如是因緣，我於是中應當依止。依止此已，於彼去來現在等事，乃至三種言教藏中，當應演說無有盡法。譬如虛空無有障礙，不可觸對亦無增減。此三言教方便業藏無有增減亦復如是，應當說已如法攝持。摩那婆！又如虛空無有邊際，三言教藏無有邊際亦復如是。摩那婆！是故我當著是鎧已，如如來說超過二邊，如彼宮殿出過二邊，涅槃亦爾無有邊際。如是等法遠離二邊，即是一相應當證知。何者一相？所謂即是無相相也。』」

佛告阿難：「彼諸菩薩於彼林間，一日一夜端坐不起，皆共一心談論此義。如是論已，復作是言：『我等今者於是法中唯知是義，餘未知者應離此座至世尊所，白言世尊。如來前已為我宣說如是等法汝當善持，於所教中何等語言是應可持？何等義理如我應持？雖然，我觀是法亦無可持。摩那婆！是中所有一切諸法皆可證知，有善方便於一切法當自證知。摩那婆！云何方便？是何句義而一切法應善證知？摩那婆！一切法者是最勝義。若能安心一切法處，名為勝義。如是勝義難可證知，難證知者即是涅槃。是涅槃中無有一法而可得者，不可得故無有言說。以何義故無有言說？無名字故。云何無名？若有名字則生執著，是故無名。摩那婆！是無著處，汝等應修。若無著者亦不可取，以無取故則無障礙，無障礙故無能繫縛，以無縛故畢竟不可以彼音聲名字句義而說，以無說故亦無譬喻令他得解斷除疑惑。摩那婆！唯有一法所謂方便，汝當憶持，亦應教誨一切眾生令知方便。摩那婆！何等方便令他證知？所謂建立一切法相，但是如來於假名中方便宣說，引導眾生令入實義，非實義中有是言說，是名方便。摩那婆！我等今宜還如來所請問是法。若我所問三種業藏諸法門中，有少許法當聖心者，我遂受持；如不蒙許；我當慇懃鄭重諮問；唯應盡力勿辭勞倦。摩那婆！如來應供等正覺甚為希有。如來在昔行菩薩時，勇猛精進大誓莊嚴，皆為眾生成就菩提。大悲親教眾生不受，而如來心未曾休息，仍自慇懃教誨我等。摩那婆！我等今日各共一心，宜於如來大智海中，為諸眾生荷茲重擔，請問如來勿辭疲倦。摩那婆！如來世尊亦常為我受斯重任，是故汝等勿生懈慢，唯當果決被是大鎧。諸仁者！是故我等應建大心荷負重任，無量言教皆須總持。今宜速詣如來足下，莫放諸根無散正念，住大慈悲憐愍眾生，為世間故請問如來，應忍疲勞莫生厭倦。摩那婆！我等今者若請如來能多利益，今不速請後致憂悔。』

「阿難！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眾，自彼林間安詳而出，威容閑雅諸根靜默，直詣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佛世尊所，頭面禮足，退住一

方。而諸菩薩以彼林中所論大義、心所思惟、意所觀察、或時證知、證已歡喜如是等事，皆悉向彼放光如來具足陳說。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聞諸菩薩以微妙辯論說種種諸法門已，即告栴檀那菩薩言：『栴檀那！於意云何？汝今乃能具足如是微妙智辯，頗復有人能思量不？恐亦無有能生信人，唯有如來乃能知耳。或時有人能多總持諸佛法藏，如是之人少能信受。若復有人能普流布是諸如來大乘妙典，乃能信解。摩那婆！汝等既知三言教藏，應如實持。摩那婆！汝當觀察如是方便，是方便者於此法中為上方便。上方便者是謂無方便也，此無方便自有八種。言八種者，所謂得是諸波羅蜜，不放逸故。汝等應知。摩那婆！是故入彼波羅蜜時，無有一法可覺了者，無覺了故無可言說，無言說故誰能言智證斯法者？摩那婆！汝等當知如是一切三種言教方便藏中說真實已。摩那婆！諸法平等猶如虛空，煩惱於中本無生處，誰於是處能有破除？誰於是中言我證覺？誰於是中能有言說？誰於是中敢決疑惑？誰於是中能發問請？唯諸凡夫愚癡所覆，於諸佛法皆有疑心。摩那婆！以是因緣，我於愚癡諸凡夫等妄想顛倒煩惱亂時，然始建立三言教藏法門名字，皆方便耳。摩那婆！若人於是無名字法妄作名字、無言說中強立言說，如是次第愛憎之中無行之處，乃至三世方便欲出之處及盡理處，皆悉不能決定畢竟求波羅蜜。唯於世間共作違諍造諸戲論，以戲論故邪妄分別隱覆真實。為彼等故，引諸譬喻種種說時，諸眾生等各有重惑不知實義，還詣佛所請問決疑。摩那婆！汝應諦觀如是法相正念思惟。思惟是已，即應具服如是大鎧、如是弓箭、如是刀杖種種莊嚴。既莊嚴已，如上所說假使世間積諸鬪具如須彌山，或斫或擊終無傷損。若入邊中及宮殿所，汝於其間莫生執著，若不執著則滅愛憎。摩那婆，所言邊者即是斷常，如是斷常無有終始，汝應覺知彼過去事，知前際已即滅常邊。若見未來，知後際已則除斷邊。汝等既得通達三世、遠離二邊已，更當為人具宣中道。於是中義，應善思惟，何者是中？云何為中？誰處於中？汝等若能入於中道則有方便，若不入者亦有方便。』諸菩薩眾復言：『世尊！入於中道言有方便，其義則可；不入中道亦有方便，是義云何？唯願具說，我當奉持。』佛告摩那婆：『一切諸法皆如來說。今言無方便法者，是佛實義，彼實義中無言無說，是故眾生不能知我無言說法，若能知者無有是處。摩那婆！是中何法無言無說？無言說者所謂涅槃，是涅槃中無有言說亦無造作，是處寂靜無有語言，但諸如來為彼世間方便說耳。汝當證知。云何證知？既無所說亦無覺知，如是次第入方便門，於一切法則無住處。若有能知是方便說，是為真說。』」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八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九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等譯

勸證品之餘
法師行相品第二十

勸證品之餘
「『摩那婆！若有人能入是門者，則於一切法門皆得明了。摩那婆！汝等應證如是法相，既自證已為人演說，汝等當得無量無邊樂說辯才。諸佛世尊無有二言，摩那婆！諸佛世尊凡有所說，於一切處無有障礙。所以者何？若他來問種種法門，應時為說斷除疑網無有滯礙故。摩那婆！汝等於此無礙法門，若能證知、若能聽受。我更為汝分別解說。云何證知？云何聽受？摩那婆！於意云何？一切諸法若有若無，不可見知無有處所，從何而生、自何所至？誰於其中為立名字？諸菩薩等本於何處而得斯法？復於誰所持是法來？誰復與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也？摩那婆！如是等法是如來法普明之門，於一切處於一切邊，求其生處了不可得，不可得故乃至亦無住處可知。所以者何？汝於其中愚惑深故。摩那婆！如是佛法我今說已，汝當次第入教藏中，於一切法自然明了。譬如有人得真金藏漸漸而取；入諸法門求真實義，次第證知亦復如是。摩那婆！汝於是中當如是知。云何知也？如一切處無所有，應如是知。摩那婆！一切諸法猶如虛空，於一切處無有障礙亦無邊際，及以境界法門亦爾。普遍一切無有境界，然不與彼諸外道共。摩那婆！汝等今日欲於一切諸法相中作境界耶？摩那婆！亦無有人能知虛空境界邊際而為他說，今此虛空如是名字、如是姓族、如是色相、如是形狀長短若干。摩那婆！譬如有人發如是言：「我今善能量度虛空，如是多少、如是寬狹，乃至如是大小長短形質等類。」而彼虛空終亦不能語彼人言：「仁者！汝於何處得如是智，而欲量我長短大小縱闊若干也？仁者？汝今不應憶想分別我量虛空。然我空性本無邊際，實不可量。當知皆是憶想而言，本無斯事。」摩那婆！以是因緣，汝今欲於三法藏門量度淺深，亦復如是。摩那婆！以是義故，我從初來數為汝說，一切諸法猶如虛空，汝於是中莫生疑惑。如世人言我疑虛空，而虛空性本無可疑。誰能於中生疑惑者？摩那婆！是諸法門及虛空性，本無名字語言生處，及諸染濁亦不可得。天宮殿處亦不可得，阿迦那字亦不可得，乃至住處亦不可得；唯除虛妄分別法中有是言說。摩那婆！汝於是中不應驚怖及執著想，離平等也。若說虛空平等法時，亦勿令他生執著心及恐怖想。若生怖心及執著

想，因是平等起斯事者，當知是人甚大愚癡，自為障礙、自取殃咎。如是愚人終不能入三教業藏，亦不能得無礙辯才，不能宣揚諸法要義。摩那婆！彼愚癡人於一切法真實法義本非境界，是法相中既不能解，云何能說及能證知？如是癡人因此愚癡增長邪慢，以癡慢故雖復讀誦分別語言，先從他聞或曾承事和上諸師，亦蒙教授甚深法句，不能受持尋即忘失，乃至世間文字語言尚皆錯謬不能記錄，於佛深法寧能了知？摩那婆！假使一切眾生同時盡得阿羅漢果及辟支佛，於甚深法亦非境界，況凡愚也。摩那婆！以是義故，如來應供正遍覺所得法門，於眾生中最勝最上，非世間也。何以故？摩那婆？諸佛如來應供正遍覺獨得如是勝妙法身，是故於彼一切眾生最尊最上，非世間也。摩那婆！又諸如來所得法身，要因修行然後可得。是故諸如來法，非餘眾生所能覺悟，唯是如來之所得耳。摩那婆！是中所有諸佛法門，汝當善聽，聞已深思，依法修行終當自證，是智決定無有疑也。汝等應當具足深信，一心奉持到於彼岸。摩那婆！有諸菩薩未成佛時，欲取佛道，應當勤修如是諸法，菩提樹下坐於道場爾乃證知。或有菩薩以利智故，不假他說自能明了。摩那婆！而彼菩薩菩提樹下坐道場時，於一切法自然覺了心無罣礙。何以故？以於往昔觀諸法性寂無取著故、供養無量無邊諸佛故、清淨梵行具足圓滿故、積集無量波若智門故、修大慈悲憐愍眾生故。以是因緣，後身菩薩坐道場時，昔所聞受諸法明門自然現前不由他悟。摩那婆！汝應於此第五教中精勤修學住持依止。復次摩那婆！有一法門名曰發生，汝當善持是初法門。云何發生？譬如蓮華從淤泥生泥所不染，若離淤泥終無生處。如是摩那婆！汝等於此言教法中，以不亂心及清淨心，遠離言說入無我門。既證知已，應為他人普宣是義，能多利益無量眾生，遠離惡處、捨不善念，若有疑惑當為除斷，是則名為真實利物，恒不遠離三種言教方便業藏章句法門。復當為人具說如是去來現在三世如實清淨法句，斷諸疑惑令證菩提。汝等應當如法受持。摩那婆！汝於第六法義門處，初入宮殿法門，阿字相應亦當觀察。云何觀察？依板方便次第而入盡際教門，若離語言義不可得。如彼入陣必須著甲，然後破敵超過二邊。如是知已，汝等當證心喜明門，即得入彼涅槃宮殿。汝云何知心喜光明法門？是處無相而亦不可以相觀知。彼既無相，云何可知？如如實法無前後際，如是而知。復云何知？證如實時不壞一切三世事業。彼前後際亦不可知，云何名為三世邊際應當證知？摩那婆！所謂去來現在無邊，如是證知。摩那婆！我前所說宮殿門者，汝當覺知，彼非宮殿言宮殿故；涅槃亦爾，汝於是中莫生取著，無取著者乃名涅槃。摩那婆！復有第七義門，汝當應知。我於往昔在生死中行菩薩時，凡所作業猶如幻師造作宮觀誑惑他人，我亦如

是，為諸眾生方便說法令彼證知。汝等思惟如來世尊為我等說真實法門，如彼幻師等無有異。摩那婆！是為第三善修功業方便證門。是中如來教說往昔所行之事，普為憐愍一切眾生，非獨為汝一身益也，汝等應當精勤奉行。摩那婆！汝應求證如是宮殿寶藏法門。摩那婆！世間藏中凡所有者，多是一切錢銅金銀、真珠琉璃虎珀、車璩馬瑙、珂貝璧玉，乃至雖有種種妙寶摩尼諸珍，猶為世藏。如來寶藏則不如是，一切眾生不能得見，以不見故多起疑惑，更相謂言：「我等今者云何乃於不可見知法中而求名字？而如來藏無色可見，我今云何能得知解？」何等眾生發起此疑？唯彼愚癡無智慧者。摩那婆！有智之人於佛法中不應分別若是若非。摩那婆！如來世尊智慧弟子，聞說深法不生疑惑，彼復不應如是分別此等諸法從何所來。然是諸法遍一切處，既無方所可以從來，況有住處。摩那婆！如來弟子善知法相，於甚深處不生疑惑若有若無，亦無是念疑惑者誰？云何疑惑？何處疑惑？是故汝等於諸法相勿復生疑。摩那婆！譬如虛空本無疑惑。若彼虛空有疑惑者，是則不得名為無礙。汝等不可疑惑虛空。若言虛空生疑惑者，彼三業藏方便法門，一切無有譬喻可說。摩那婆！既以虛空喻此法門，是故疑惑無有住處。汝等今當如實覺察。摩那婆！一切凡夫諸眾生等，遠離如是諸法實義，不能如教隨順修行。當知彼等依憑顛倒，如是眾生於此三種言教業藏次第法門甚深義中，無有住所亦無入處。何以故？以彼多有垢濁亂心，遍行穢惡無諸善法，是故彼等於此法中無有住處。摩那婆！彼諸眾生從本已來，為貪恚癡不淨垢穢煩惱亂心、信根羸劣，雖聞法音不能聽受，因是增長種種煩惱隨逐熏心，成就惡業苦報熾然。』

大法炬陀羅尼經法師行相品第二十

「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眾復白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言：『希有世尊！希有世尊！善能護持諸佛法藏。世尊！我等於此甚深法中無復疑惑，但為當來無量眾生故，欲宣揚如來世尊甚深妙典，破其疑惑咸令證知。世尊！復有何等眾生，未來世中於此法門無諸疑網？復有何等眾生，不背如是甚深法藏，能深信解、能得受行、能斷疑惑？復有何等眾生，於當來世樂為諍論互相是非，於是法門沈沒疑悔不能自拔？』阿難！諸菩薩眾如是請已，時放光如來告諸菩薩言：『摩那婆！如是法門，未來世中無有眾生能信受者。何以故？彼未來世諸眾生等，但為諍論聽受斯法，非實尊重信受奉行。或時處眾聞此法音，心不愛樂棄捨而去，種種方便轉教諸餘敬信之人，令其毀謗如是經典。爾時多有無量百千諸眾生等欲求菩提，為諸惡

人破壞毀呰，遂不修習如是經典。彼諸惡人見多眾生墜墮疑網，心大歡喜。復有無量純善眾生，蒙佛力故愛樂受持。時彼無福諸眾生等應作是念：「諸佛如來遺棄我等，不見哀愍。我於往昔亦應聞彼諸佛世尊說是法相。」摩那婆！諸佛世尊以大慈悲憐愍眾生，長夜宣說甚深法門，令諸眾生隨順修行。摩那婆！若諸眾生聞是深法，能生信解正念思惟，如是之人諸佛菩薩常來開導。若諸眾生於甚深法誹謗毀呰放捨棄去者，當知是等永沒疑趣大黑闇中，終不能覩純善境界。如是眾生於此法門無有入相。摩那婆！如來豈許不說是法耶？諸佛世尊乃至無有於一眾生處起厭惡心遠離之想。是故汝等應善思惟一心觀察專精簡選，不可輒說。若知眾生堪聞是法，汝等即應隨聞而說，若能持者亦隨持說，若堪修行亦隨修說，若心歡喜應隨喜說。若與彼等興大利益，文句分明義味具足，當於如是說法分中應起正念，既正念已方可宣說。若是法師昇高座時，不應自損及損於他，當作是念：「諸佛世尊常為無量諸世界中所有一切眾生界故，住大慈悲起憐愍心，憶念正法，為諸眾生宣揚解說。此是苦相，亦是眾生所住之處。應當捨離，盡此苦源。」若彼法師說法之時，勿生染著、莫取法相，於眾生處勿生彼此，若聞善言不得過喜，若聞麁語不得憎嫌，若他來問莫起瞋惱怖恚之心。若彼法師無瞋恨心，於一切處亦無過患，無過患故亦無疑惑，無疑惑故所應說法悉皆現前。法師爾時應當念此三種業藏甚深法門，如是次第得諸法相。亦當憶念如是法義。云何憶念？如我於先所說法門無量無邊深法句中，不生恐怖無有障礙，應當依心，莫取名字及以音聲，亦當善知名字音聲本性清淨，言教義旨 無有闕失。若彼法師說是法時善於文義，能令大眾聞者歡喜，多人受行無有違逆，多人聞已心生尊重，多人供養善名流布，同聲稱美讚揚法師。若彼法師說法之時，諸眾生等聞是法師音聲語言，皆生歡喜遍滿身心。摩那婆，是故法師當欲為他說法之時，心不錯亂、意無穢濁不念餘事，端正身儀威容具備，喉舌開通言辭微妙，音調和雅世無能及，聲不破散亦無斷絕，吐發語言舌不外露，不以鼻口一時出聲，齒白齊密言論分明，名字章句無有缺減。時眾聽者莫不樂聞，聞已歡喜增長功德。如是法師自利利人。若彼法師無如上說爾所功德，唯有惡相諸過失事，所謂形貌不端、舉措輕躁、齒黃參差、口脣麁鄙、咽喉嘶散、舌根不清、風痰唾淚、冷熱寒苦、身體羸瘠藥盛肥傷，以如是等種種因緣，令彼法師不得具足，聲不清徹、言不辯了、名字不正、法義不明。諸聽法人聞見是已咸起嫌心，既不敬人則不重法，以輕法故雖復耳聞心不信受，以不信故更生誹謗，便與無量無邊眾生作如是等邪見因緣。彼愚癡人無智慧故，終不能作如是思惟，唯有智人乃能作耳。云何思惟？猶無價寶墮於糞中，智人見已便作是念：

「是寶無價，我應取之。」既取得已洗令光淨，增加守護尊重異常，世人見者無不愛樂，歎寶殊勝問直幾何。當爾之時唯見寶美，終不念彼在糞穢時。是謂智人所為。非彼癡人，見是真寶在糞穢中，棄而不取。

「『復次摩那婆！假使三千大千世界充滿財寶，有人持用奉上法師，未足稱多。何以故？法師所說無量法門，功德深重難可值遇，滿世界寶不如法師少分功德故。摩那婆！其有眾生信樂是法尊重愛敬，彼常應作如是思惟：「今是法師凡所宣吐，即是世尊金言教誨無有異也。所言異者，唯佛世尊三十二相及金色身，梵音宣發辯才具足為天人師，斯為異耳。」雖曰諸相，猶為共法。何以故？轉輪聖王亦有眾相，而不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以是有漏於生死中，非出法故。摩那婆！是故汝等應離我慢，於諸眾生起大悲心，發調攝意復應思惟：「我當云何教彼眾生遠離貪欲瞋恚愚癡三毒煩惱、斷除我慢，來集我所聽受正法。既聽受已普為他說，令多人眾通達法門，轉復開示諸餘眾生，依教修行增長功德。」摩那婆！若諸眾生不知往詣法師所者，法師爾時為利益故，應當自往城邑聚落。而諸眾生先有信心，又見法師躬自臨教，更發尊重希有之心，即以一切金銀珍寶資生所須種種樂具奉養法師，令多眾生各殖善根。摩那婆！以是義故，如來應供正遍覺於餘經中作如是說：若人常說法，若人常來聽，如是二種人，咸得無量福。如來世尊復如是說：供養法師即為供養諸佛如來應供正遍覺，獲無量福。何以故？若無法師則無人說。若無師說，誰能解知深法藏者？是故摩那婆！汝於法師應起佛想，莫作餘念。摩那婆！汝等復當於法師所生如是心：「今此法師，則為已於過去無量無邊億數諸如來所修行供養種善根，故能說斯法。」彼說法者，若出家若在家，於是二所修行供養，其福德聚等無有異。汝等勿生分別之心，此是出家、彼為在家。應於是人起希有心，隨有說處能長善根，但應慶幸不得障礙。摩那婆！有諸眾生若道若俗，為聽法故詣法師所。汝等爾時於是人所，應生希有大慈悲心，不應輕毀不為說法。當隨順說，令彼聞已發善思惟得如實智。摩那婆！以是因緣，如來世尊為汝等說甚深法門微妙章句，欲令汝等憶念受持。亦當憐愍世間眾生，普為宣揚微密言教，開示分別令其易解。復次摩那婆！菩薩摩訶薩發大慈悲，為眾生故，護說法者猶如如來。摩那婆！諸菩薩等為眾生故，經於無量億百千劫，常處生死煩惱海中，受種種苦作利他事，大悲無減智慧亦然，以是因緣速證菩提，乃至無餘涅槃究竟無盡。如是摩那婆！是故汝等自心思惟，但觀於義勿著文字及以音聲，於我所說其或不知勿生誹謗。何以故？摩那婆！我先已為汝等引諸譬喻，說此三種言教藏門攝一切法；我亦為汝已說入行方便隨順次第，是

應行是不應行，及來去處等；我亦已說得諸方便及真實義等；我亦已說去來現在三世事中方便修行；我亦已說應觀淨不淨，乃至歌羅邏大等入之次第，如彼滴水水沫水泡；我亦已說歌羅邏大等來去處事本無今有等；我亦已說諸是受胎身命名色方便不淨等；我亦已說諸陰入界所作事業。摩那婆！如是等法我皆說已，汝於是中應勤思念，令三言教常現在前，汝等不久復當成就勝妙法門，名曰牢勝，建立中道不捨二邊，及阿字等宮殿法門。於聽說時攝心勿亂。摩那婆！如來今日更無餘意，唯欲令汝住是法中。摩那婆！如來世尊若知但以一種名字、一種言教、一種法門教授汝等則能證者，如來終不具說如斯教化重擔。摩那婆！如來真欲捨斯重擔，如來不願荷茲重擔。摩那婆！汝等住此阿法門中，如是種種諸法門義應當體知，凡所疑處皆可發問。摩那婆！汝於一切諸法門處，應當決斷勿生疑心。復次摩那婆！如往昔時有一女人名旃檀那力，見佛如來生尊重心、生愛敬心、生希有心，歡喜踊躍。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其中一切諸眾生等雖見如來，無有一人發是心者。時佛如來即為是女具宣妙法，又復授其不退轉記。摩那婆！汝等今者應學彼女，發如是心恭敬歡喜，順如來法不得違背。若背法者，當知是人去佛智遠。汝當次第證是佛智，要須用功莫生懈慢，應於一切波羅蜜中次第修習，皆令成就滿足無缺，於是法中當速證知。摩那婆！汝等今應如是思惟如來法藏。諸佛如來尚不窮盡，況復餘人。

「『復次摩那婆！若人能盡虛空邊際，法門亦爾可得知邊。摩那婆！如彼虛空無初後際，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眾生之數不可得知亦不可量，無有邊際；不可得說亦不可見，非是有為；亦無有色無有光明，不可證知。是如來藏，諸佛世尊尚不能盡，況餘眾生。何以故？彼如來藏不可得故。摩那婆！諸佛如來方便業藏清淨非有，既非有故，其數量等皆不可得。但是凡夫眾生愚癡因緣，於諸法中妄生迷惑。既言無法，云何如來為諸眾生分別演說？摩那婆！即是如來為諸眾生，隨順世間方便說耳。摩那婆，諸佛如來隨順世間故分別世諦，悉不可得。摩那婆！以諸眾生沒在三界，為欲發動令出離故，隨順說法令其受行。彼雖凡夫，能於一切世諦有為厭離不樂。既知厭已，即自堪受智慧行處。云何堪受智慧法門？知一切法猶如虛空。知如空已精勤思惟，彼虛空性本來清淨，諸煩惱垢不能染污，亦無有人能執持者。彼既精勤如是思已，不久當證諸佛聖道。摩那婆！若以世諦有為得聖道者，一切凡夫即應是佛。摩那婆！而彼凡夫不得為佛。何以故？以有為法體是變動，是可壞法非究竟法，其性羸劣無有住處。以是義故，世諦有為非歸依處。假使歸依得少安樂，尚不應受，況彼有為無常破壞，念念不住非究竟也。是故汝等應當覺知，莫生取著。摩那婆！汝等若著有為行者，則同在

家諸俗人輩，永不能得增上勝法，誰復有人以彼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眾事供養奉給恭敬汝者？摩那婆！是故如來應供正遍覺不說一切有為法也，不樂一切有為行也，亦不讚歎亦不令住亦無染著。以不著故，則不著欲界，亦不生欲界。如欲界，色無色界亦爾。於彼一切有為行中，本自不取終亦不生。彼若能入不攝不生，如是即得超越三界，滅彼憍慢、除斷渴愛、盡諸苦源，離欲清淨殄滅眾相，頓捨一切無復遺餘，速證無為寂靜涅槃。既得證已，能為他說。復次摩那婆！是中誰當入涅槃者，所謂唯彼諸佛如來，觀察六界名字和合，既觀察已為他具說，然後滅度，是故諸佛得彼涅槃。摩那婆！如我於先所說法中多引虛空以為譬喻，汝意云何？豈彼虛空名涅槃耶？摩那婆！汝於是中應善思惟，豈獨慈悲憐愍世間，取眾生相名涅槃耶？摩那婆！我今教汝。如我所說是決定義，汝更思惟稱量分別，既思量已真得法味，亦能了達語義句門，了義明故不起諍論，不取著法得如實想，如實想故則不復求一切諸法，以不復求一切法故則亦不得一切諸法，不得法故則不得涅槃，不得涅槃故爾時即名得涅槃也。摩那婆！汝等當知，若人不捨分段相者，則取涅槃常現在前，如是次第則永沒世間有為法中，終不捨離一切諸行。彼若不能捨離諸行，是則不名得涅槃也。摩那婆！是故汝當乾枯諸行。汝若能使諸行不生，爾時方名得涅槃也。夫求涅槃者無有言說，汝若求於有為行法，當自觀察先捨攀緣，攀緣滅已則名實相。當如是持亦如斯證。』」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九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等譯

遮謗品第二十一
持經功德品第二十二
為他悔過品第二十三
六度品第二十四

遮謗品第二十一

「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復白放光佛言：『世尊！若人聞是陀羅尼經，生疑惑心起顛倒想，生惑倒已更起增上重誹謗心。世尊！彼等何因能謗此法？如是眾生云何受持是法門也？』爾時佛告諸菩薩言：『摩那婆！彼諸眾生不能信受此法門故，即便違背起誹謗心。』諸菩薩眾復白佛言：『世尊！如是遠離功德眾生，當生何處、受何等報？』佛言：『摩那婆！汝今何緣問我是事？』菩薩眾言：『世尊！有因緣故，我敢諮問如來應供正遍覺如是之事。世尊！是中多有眾生，以自心力、以信行心，聽受佛法而不依行，更復於是說法師所起輕慢心，於甚深法增誹謗事。是故我今請問斯事，為令眾生斷除愚癡，未來世中不受殃累。』

「爾時放光如來告諸菩薩言：『摩那婆！若有眾生於佛世尊甚深密智最上勝智最微妙智乃至一句生毀謗者，是人當受無量惡報。若復有人發如是言：「此非佛語，非如來教。」轉增誹謗。復於如是諸佛法中，既無信心自誹謗已，更令無量無邊眾生，於佛如是大慧門中乃至一句誹謗不信多作障礙，乃至不聽他人讀誦聽受，因口業故造種種惡，必定當受無量惡報。摩那婆！寧令是人一切不聞，不令彼聞起麁重謗。摩那婆！寧使是人以諸瓦石填塞其口滿一百年，不令得造如是謗業，言此法門非如來說。摩那婆！如是癡人住邪慢心誹謗經典，與餘眾生為大障礙。摩那婆！彼諸惡人非但愚癡作如是說，復住慳嫉謗毀是經，我今云何令諸眾生於是法中莫能成就。摩那婆！寧使是人噉食牛糞過於無量百千億歲，不令是人為飲食故誹謗是法。摩那婆！寧使是人臥於菅針棘刺之上過千億歲，不令是人為床敷故謗毀是法。摩那婆，寧使是人裸露形體過千億歲，不令是人為衣服故謗毀是法。摩那婆，彼諸惡人誹謗佛法，現在惡業我已說之。汝先問我諸謗法人未來世中得何果報者，摩那婆！是謗法人所受果報我不應說。所以者何？我若說是果報過者，或能更令無量無邊諸眾生等聞是事已復增誹謗。』

「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等復白佛言：『世尊！今此眾中雖有眾生不堪聞是謗法果報，唯願世尊具分別說，令多眾生咸得聞知。何以故？世尊！有諸眾生不聞是事，以不聞故不能知解，以不解故憙生毀謗。為救彼故今應演說。』爾時放光佛告諸菩薩言：『摩那婆！誠如汝說。諸佛如來深為愛念一切眾生，以是義故我為汝等說一句門顯諸智義。摩那婆！若有眾生具足成就無量無邊諸功德聚，乃能受持如是法門。摩那婆！汝當知彼謗法之人，具足一切諸不善聚，遠離一切諸善根本。摩那婆！如是惡眾生等謗斯法故，具受一切大苦惱聚，遠離一切大安樂也。摩那婆！彼不善人謗佛深法，我已為汝略說其事，於未來世受極惡報，所謂地獄、餓鬼、畜生種種苦惱，如前略說無有異也。摩那婆！如是癡人謗佛法故，受苦果報，無有惡趣而不受者，經無量劫然後乃出。雖得為人，常生難處、邪見之家，或作天魔徒黨眷屬，其心殘害猶如羅剎及閻摩王，以習惡心誹謗佛法故、導諸眾生行邪業故、不樂安隱受苦果故。摩那婆！而彼謗人造極重惡得善果者，終無是處。摩那婆！是故汝等欲說法時，若出家人若在家人躬至汝所，或時汝身欲往他處，是聽法人及餘施主，若供養汝、若稱歎汝，汝於是時應當一心端身靜息如法為說，莫懷諂曲、遠離瞋心，捨諸過非、滅除諍論，如是時間應說深法，令彼眾生讀誦受持。彼諸眾生既聞深法，乃至一句或但一字得生信心，最為希有，即得無量無邊福聚。慎勿令彼起不信心、不信因緣，當受無量無邊惡果。』

大法炬陀羅尼經持經功德品第二十二

「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若諸眾生自能讀誦受持是法，起憐愍心為人演說，乃至一句令他受持，如是之人獲幾功德？住何善根？能說是法不起疑心，是人往昔修何等行？發何誓願？親近供養幾許如來？於幾佛所聽甚深法？世尊！如是法師為誰宣說如是深法？而彼聽法諸眾生等，亦於往昔幾如來所種何善根，於今後世聞說深法，愛樂聽受心不退沒？如是等義我皆樂聞，唯願世尊具分別說。』

「爾時放光如來告諸菩薩言：『摩那婆！若出家人及在家人，聞是諸佛甚深法門乃至一句，於中即能讀誦受持，起憐愍心攝受眾生，為人宣說如是法門乃至一句，令諸眾生讀誦受持或為他說。我今欲說此人所得功德果報，無有眾生能信受者，唯有持此陀羅尼經如是人等乃能信耳，或於過去諸如來所聞是法門亦能生信。摩那婆！汝等諦聽，我當為汝略說如是深經功德。摩那婆！若有人能讀誦受持、為他解說此陀羅尼門乃至一句，所得功德無有邊際，不可稱

量、不可算數，吾當以喻少分說耳。摩那婆！假使百億轉輪聖王於諸生中所作功德，與前受持一句善根，百千萬分不及其一。摩那婆，假使復有千億天帝釋所修功德，望前善根，百千萬分亦不及一。摩那婆！假令復過百千億倍大梵天王所為功德，與前善根，百千萬分亦不及一。摩那婆！且置前事。假使更得須陀洹等三果功德，猶亦非比。如是乃至阿羅漢辟支佛所有功德，終亦非比。摩那婆！如我向說持經功德，比於世間一切善根，盡思稱量無可比喻，唯有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功德，與前法師所獲善根等無異也。何以故？是二功德無不由此大陀羅尼法門生故，是故一切諸餘法門皆不得比。摩那婆！汝等何須聞餘法門？唯應持此大陀羅尼。何以故？無有一法此陀羅尼所不攝者，亦無一疑此陀羅尼所不決者，唯為憐愍彼彼眾生，方便更說諸餘經典，而皆不離此法門也。復有眾生曾於往昔諸世尊前聞是法門，以此因緣復於今世聞是經典信心受持。或復往昔不聞是經，故於今說生別異想。摩那婆！如來所說諸餘經典種種法相，終無離此陀羅尼門三教藏也。摩那婆！如先喻說地大之性普遍無邊不可度量，亦無有人知其際畔，唯可得言無量無邊際，不有人能作無邊無數想者得為數量。摩那婆！是陀羅尼法門無有邊際不可稱量，亦復如是，唯善男子等大智慧者乃量之耳。摩那婆！彼善男子，或於往昔諸如來所曾聞如是陀羅尼門，以本聞故，今於我前復得聞是甚深佛法。』

「爾時諸菩薩眾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陀羅尼法門三教業藏，我等已知，讀誦受持如說奉行。世尊！我等得聞如是法已，無量歡喜、無量踊悅、無量快樂、無量利益，唯佛世尊亦自證知，一切眾生智所不及。世尊！頗亦有人能知如是三藏法門境界邊際不？』佛告諸菩薩言：『不也。摩那婆！是三言教業藏法門，無人能得知其邊際。假使一切眾生皆如上說大名稱者利根聰慧，若經一劫、若百劫、若百千劫乃至無量劫，終不能知、不能稱量、不能宣說三教藏門少分邊際。摩那婆！唯除如來智慧辯才，能譬喻、證能入是處，決斷疑網。』

大法炬陀羅尼經為他悔過品第二十三

「爾時栴檀那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整持威儀，偏袒右髆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放光如來言：『世尊！我於今者在世尊前，為如是等諸惡眾生誠心悔過。以彼謗法諸惡眾生，於此陀羅尼門乃至一句生誹謗心，若已誹謗及欲誹謗破壞訶毀，乃至與一眾生於一句中而作障礙故。世尊！我今為彼諸惡眾生，乃至無量無邊諸世界中亦多如是諸惡眾生，受行顛倒誹謗正法，我為彼故今於佛前誠心懺悔。

世尊！為彼眾生無救護故、無眼目故、無智慧故、具惡口故，我今為彼至誠悔過。世尊！若復有人在世尊前如是悔者，彼於是中得何善根？獲何功德？』爾時放光如來告栴檀那菩薩言：『善哉善哉！摩那婆！汝能如是方便薰心請問如來。若善男子為彼破法諸惡眾生誠心悔過，當得無量大功德聚。摩那婆！是功德聚難可稱量，今以譬喻少分開演，令是眾生發歡喜心。摩那婆！如此東方所有世界，其中眾生一切盡為摩訶施主。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周遍十方所有眾生，一切悉為摩訶施主。經於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稱諸大劫數常行布施，所謂金銀眾寶、衣服飲食、湯藥房舍、種種眾具，還以無量無邊眾生皆集一處為受施者。摩那婆！於意云何？是福德聚可謂大不？』栴檀那言：『世尊！是福德聚真實寬大。何以故？世尊！若有一人於無量劫行施功德尚不得邊，何況無量眾生經無數劫行檀福聚而可測量其分限也？』佛言：『如是如是。摩那婆！彼等無量眾生無量劫數無量行施，無量福聚雖不可知，然猶不如善男子善女人於前一切謗法眾中，但為一人誠心懺悔，所生善根所獲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稱比，況為無量眾生誠心懺悔也。復次摩那婆！置此世界所有謗法惡眾生等。假使十方無量無邊諸世界中所有誹謗正法眾生，摩那婆！如是十方世界謗法眾中，但為一人至心悔過，所得福聚及所生善根尚不可限，何況普為十方眾生誠心悔也。如是福聚善根住持攝受增長諸功德聚，不可計算、不可稱量、不可思議。如是功德誰能信者？唯有不退菩薩摩訶薩少能信耳。』時栴檀那復白佛言：『彼善男子等如是行時，欲求何等？』佛言：『栴檀那！彼善男子為菩提故荷是重擔，愍彼眾生至心懺悔。緣此善根，復能莊嚴諸佛國土，終得如是自在受用。』」

佛告阿難：「爾時眾中有優婆塞名為月上，彼優婆塞家豐財寶，以真珠瓔珞價直百千億金莊嚴身頸，有一妙寶亦直百千億金。時優婆塞從座而起，即解真珠瓔珞奉上放光如來，復以妙寶用施栴檀那菩薩。時彼月上既奉獻已，更增深敬大歡喜心，發如是念：『我家所有倉庫寶藏及餘資生皆悉具足，可以此時淨施如來及栴檀那。』復作是念：『今聖者栴檀那若知我發如是心已向世尊說，世尊聞已即遣栴檀那菩薩親教示我。我時承稟乃至盡壽，自當學彼諸菩薩行。』長者月上發是心時，栴檀那菩薩以他心智觀察知已，即白放光如來言：『世尊！我今明見此會眾中月上優婆塞，復發深心作如是念：「我今及時盡家所有，悉以淨心奉上世尊。」世尊！此優婆塞能發大心，及有如是智慧辯才、布施辯才、捨棄辯才，欲請如來說發心事。然以如來道德巍巍威神高遠，心懷慚懼不敢干請。善哉世尊！我今實為此優婆塞請白世尊如斯之事。』爾時放光如來即告栴檀那言：『善哉善哉！栴檀那！汝今成就是他心智，以於無量無

數劫中久修習彼諸善根故。摩那婆！我亦知此優婆塞心，但為此會諸菩薩等捨置是心，且默然住，亦令一切諸菩薩眾於是法中學汝栴檀那之所行耳。』時栴檀那菩薩摩訶薩告彼長者言：『長者！汝今實有如是念不？』長者報言：『尊者！我今實有如是心念。然我唯以恭敬心故、尊重心故、希有心故，不敢諮白如來世尊。今見聖者栴檀那菩薩，以憐愍心乃能如是為於世間一切眾生無救護者、無正念者、無將導者，在世尊前至誠懺悔、為依為導。我見是已，即於聖者栴檀那菩薩生大希有心、深敬重心。以聖者栴檀那初未曾見謗法眾生，而能為其誠心懺悔，可謂善哉。而復於我有憐愍心，如我所念諮請如來。若不取我如是誠心，則我願不滿。若持我心問如來者，我即依願隨教修行。然而聖者栴檀那菩薩為無量無邊世界中眾生荷是重擔誠心懺悔，復能如是為我問此重擔大事。』

「爾時栴檀那菩薩復白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言：『世尊！如來亦應聞是月上優婆塞之所請問。』佛言：『摩那婆！我今已聞月上所請。摩那婆！於意云何？諸佛如來有所利欲耶？』栴檀那言：『不也。世尊！如來無所乏少亦無所欲。何以故？我昔曾聞諸佛世尊用一衣一食住過恒河沙劫，一加趺坐亦過恒河沙劫，而身無羸損、力無疲倦，唯為憐愍諸眾生故。所以者何？欲令眾生咸皆安住如實法中，復令眾生悉得真法，是故如來方便示現譬喻言說耳。世尊！如來如是種種方便，眾生親見尚不信受，何況後時不見如來。』時放光如來告栴檀那菩薩言：『若復有人施眾寶物，置於如來加趺膝上，而諸如來終無所受，聲聞弟子亦不得受此真寶物。摩那婆！汝於是中應當善教此優婆塞，長夜利益身心安樂。其所獻上真珠瓔珞及妙寶等，宜還付之，但當教示令其行法。如是生寶，雖佛如來及聲聞弟子既不得取亦不得用，唯有布施增長功德。何以故？令諸眾生得利益故。亦應如是教諸眾生。』爾時月上優婆塞於如來前聞聖教已，即以右手執栴檀那菩薩臂，頂禮佛足，與栴檀那菩薩從彼眾出，共歸其家。敷座坐已，此優婆塞即命家人令開庫藏，親誡之曰：『我庫藏中諸是珍寶，今宜盡出置吾目前，欲視精麁并知大數。如是知已，我當奉獻供養如來應供正遍覺，及諸聲聞弟子大眾。』時長者妻白長者曰：『能發是心，真成大善。我雖無知，素念斯事，未有方便不暇先白，忽聞嘉命深慰本心。然此寶聚非可長保，長者！如我愚見，今此寶藏難用依恃，唯當寄託諸佛福田，此功希有終不虧失。長者，我等應作如是思惟：「自我先人七世珍賢，藏埋地下終是虛棄，自餘財物尋還灰壤，設有少存誰當用之？」長者！斯為大事，宜速及時。今日雖獲奉獻如來應供正遍覺，破彼積聚祕悋之心，而我竊思實謂稍晚。長者！彼如是人難可值遇，我等應須至心供養。若於彼所得聞法者，法心生時非餘世利

也。』於是長者報其妻曰：『我見聖者栴檀那菩薩，又聞其言，故生恭敬大希有心。亦以此菩薩獨能為彼無量無邊諸世界中謗法眾生誠心懺悔，我見此故，復於其所益生恭敬希有之心。又諸菩薩摩訶薩等，為諸眾生發大誓願荷負重擔，常行種種艱難苦行故。』其妻復誡長者言：『仁者！莫興異念，宜應速隨此大菩薩詣如來所，當發如是大殷重心供養如來。自從先來，未曾有人能起如是大供養者。』爾時長者躬自觀察家內所有一切庫藏，及七世來地中諸藏盡出現前，校計稱量不可周遍。即尋白彼栴檀那菩薩言：『聖者栴檀那！我今不能為此財物墮於地獄受諸苦惱。如彼眾蜂能造甜蜜，蜜始成就，若食未食即自害身。』於是栴檀那菩薩告長者言：『長者！如是如是，如汝所說。長者！汝之先人聚此財寶，經歷年世非無勤苦，然竟不能發慈愛心念一眾生而行惠施，唐為慳心守護是物，及其命終生於惡道。既生彼已，無有善念。假令彼時欲發善念，大苦侵迫寧能遂心？長者！汝之戚屬不能救免，諸餘眾生何所復論？』」

「阿難！時彼長者於栴檀那菩薩摩訶薩所聞是教已，即於放光如來及諸大眾多設供養。既供養已，於如來所剃除出家，盡形修行供養世尊，彼諸財寶無有窮盡。於是月上復白栴檀那菩薩言：『聖者！從今更有何方供養如來？我若知者，皆當修作。』栴檀那言：『長者！是財寶聚我實不知昔從何生、今從何滅。何以故？以無來處及去處故。長者！譬如蜜蜂同共出生無量億數瓶瓦等蜜，次第食用。是蜂不知是蜜所出，從何所來去至何處。如是之事誰能信者？如是長者！此財寶藏，無常不住埋藏地下，漸到水聚終歸大海。長者！汝於是中當更善思：「我之先世乃祖乃考，但為慳毒誑惑己心，聚積貨財增長惡業。哀哉祖考！今生何處？辛勤營理竟何所成？徒事虛名求勝他耳。妬嫉連綿貪婪味著，是業因緣永淪惡道。」』」

大法炬陀羅尼經六度品第二十四之一

佛告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告彼善覺菩薩摩訶薩言：『摩那婆！汝宜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為汝說菩薩法。若諸菩薩持戒清淨無有缺減，決定成就義利莊嚴。如諸菩薩住正戒中最上持戒，畢竟清淨入如實門，隨順法智非彼非此。戒功德聚寬大無邊，無有人能知其齊限。假使世間一切凡夫乃至聲聞及辟支佛，皆不能知。』

「爾時善覺菩薩白放光佛言：『世尊！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為此億數諸菩薩等，具足說是如來戒行成就真相。』佛告善覺菩薩言：『摩那婆！所言戒者名不思議處，戒行功德成就如是，不可動搖、無有垢濁、清淨圓滿、永盡眾惡、無有住處，寬如虛空不可執持。

「『復次摩那婆！如是諸波羅蜜，所謂檀那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是中檀波羅蜜，最為初上而無減少。或於諸有及後生中，至天王處者或有減少，於後生處貧窮下賤，衣食乏少以乞自資，常在生死流轉往來。以貧窮故不能清淨檀波羅蜜，是於檀波羅蜜自然損減。摩那婆！無有菩薩一向在禪，唯有如來一入不出，非諸菩薩常在定也，若常在定則避護生死。然諸菩薩若欲緣彼有生處故留少染惑，當知爾時暫捨智根，彼精進根全無所捨，是故不名捨菩薩道。處彼無量生死中時，此貪染心亦捨不捨，彼時雖有精進而不得菩提。何以故？以般若波羅蜜未滿足故。是故若緣有生處時不捨精進，如是摩那婆！彼亦無二心，和合並作也。

「『摩那婆！我憶往昔過於無量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曰寶火如來應供正遍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摩那婆！彼佛眷屬唯有聲聞二十四人，復有六大菩薩摩訶薩。摩那婆！彼諸菩薩摩訶薩等所讀誦經，名閻浮上波羅蜜。彼六菩薩皆各住於一波羅蜜行中，第一菩薩讚歎檀波羅蜜，即以檀波羅蜜而為勝上；第二菩薩讚歎尸羅波羅蜜，即以尸波羅蜜而為勝上；第三菩薩讚歎羼提波羅蜜，即以羼提波羅蜜而為勝上；第四菩薩讚歎毘梨耶波羅蜜，即以毘梨耶波羅蜜而為勝上；第五菩薩讚歎禪那波羅蜜，即以禪那波羅蜜而為勝上；第六菩薩讚歎般若波羅蜜，亦以般若而為勝上，一心修行般若德聚，更無餘念。摩那婆！爾時寶火佛為欲知彼諸菩薩等心志所趣故，問本修行。彼諸菩薩既蒙聖問，各隨本心所行以答。時寶火世尊作如是念：「斯諸菩薩皆為初入發意修行，我今亦須隨順其意不得違逆。何以故？若違其心，或能退沒。」於是告諸菩薩言：「汝等知是六波羅蜜不耶？」諸菩薩言：「世尊！六波羅蜜我等已知。」佛復問言：「汝等云何修持六波羅蜜？」諸菩薩等各各稱說己之所行諸波羅蜜。

「『復次摩那婆！云何名為第一菩薩樂行檀波羅蜜？謂彼菩薩行檀波羅蜜時，凡諸所有乃至居家，有人來求一切皆與。所施婇女其數九千，諸女微妙難可具說，我今略辯彼女之價。如此閻浮提所有一切財寶眾物，所謂若生真寶、金銀琉璃、珂貝美玉、珊瑚真珠如是等物。又閻浮提所有一切象馬牛羊駝騾驢等，及餘所有四足畜生如是眾類。又閻浮提所有人民及餘眾生，有業無業、有財無財。如是眾物，比前所施九千女中，尚不能敵一女之價。而彼菩薩深心愛樂檀波羅蜜故，見人來乞，乃至以此九千美女盡用與之。而彼菩薩在家復有九千白象及以九千無價寶馬，如是良馬騣尾毛色皆如石黛，又復亦如雞翅馬王，又復亦如輪王寶馬，舉策一馳便度大海，如是等馬悉以施他。菩薩復有無價上寶，亦滿九千，盡用布施。摩那

婆！自餘諸物不可具言，若見求者皆持惠施。摩那婆！時彼菩薩如是施已，即於寶火如來法中厭世出家，精勤修滿檀波羅蜜。摩那婆！是為第一菩薩摩訶薩樂行檀波羅蜜中。

「『復次摩那婆！云何名為第二菩薩樂行尸羅波羅蜜者？謂彼菩薩行尸波羅蜜時，常讚持戒，為欲勝彼外道五通諸仙人故具修五通。得五通已，於彼寶火如來法中出家持戒唯畜三衣。如來教發無邊量心，心得自在成如來智，發生戒聚得如是身，乃至成滿三十二種大人妙相。以是因緣，時彼菩薩讚嘆尸波羅蜜，具足持戒而行平等。摩那婆！是為第二菩薩摩訶薩樂行住於尸羅波羅蜜中。

「『復次摩那婆！云何名為第三菩薩樂行羼提波羅蜜者？謂彼菩薩行忍辱時，或生王宮為王太子具足威力。劫濁世時，有諸眾生多行非法，不孝父母、不敬沙門及婆羅門，無有正信，污毀居家破散他室，常行賊盜壞人印記，好諍佷戾不用善言，見他為惡或讚或默，不護口過妄說是非，殺生、偷盜、兩舌、妄語，具行十惡、遠離十善。是惡人輩漸用增多，日別常有一千二千乃至數千官司捕採，王子前過。其間復有種種惡人，或穿牆違禁、或踰城越關、或棄擯逃叛、或侵凌他妻、或欺詐他物、或妄證是非。諸如是等多過罪人，官司執獲，悉以枷鎖桎梏桁械，次第將引王子前過。如是經歷二十年間，然彼王子以慈忍故，初無苛暴恚恨之心，卒亦不行刑戮之事。唯出私藏財寶而施與之，然後隨罪輕重訶嘖便放，因教誡曰：「汝等當知我信佛故不為眾惡，復捨放汝不至苦治，欲汝念恩斷惡修善。」摩那婆！時彼王子作是思惟：「我今居此，於諸眾生何異惡王閻摩使者治斷罪人。今我能行如法忍者，當應導引諸眾生等詣世尊所。我雖久習如此忍法，而亦不可於一切時欲行刑害加彼眾生，禁閉獄中乃至縛打。後時但行訶責放之，亦復不可重見聞是背恩無義諸眾生等惡言惡事。是故當應請佛救彼，皆令安住於究竟中。」

「『摩那婆！時彼王子思是事已，即便往詣寶火佛所。到已而前頂禮佛足，敬繞退住，具陳斯事。摩那婆！爾時寶火世尊聞王子言，羼提波羅蜜隨順印可，因而讚曰：「善哉善哉！汝善丈夫！而今乃能於是惡世非義眾中修行如是羼提波羅蜜。」彼佛世尊更為王子宣說羼提波羅蜜。既聞說已，乃至盡壽不還本宮，於此忍中轉更牢固。摩那婆！是為第三菩薩摩訶薩樂行住彼羼提波羅蜜中。』」

大法炬陀羅尼經第十卷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一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六度品之餘
求證品第二十五
諸菩薩證三昧品第二十六
召諸菩薩品第二十七

六度品之餘

「『復次摩那婆！云何名為第四菩薩樂行毘梨耶波羅蜜者？謂彼菩薩行毘梨耶波羅蜜時，或在居家若見如來及諸菩薩聲聞大眾，凡有所須悉能備辦，所謂飲食湯藥衣服床敷、洗塗手足揩摩身體此等眾具，浴器澡水浣染衣服、庭燎燈燭、經行處所及餘種種作使之事，如是眾務皆悉能為。彼菩薩行毘梨耶波羅蜜時，於一切處所須眾具無不畢備。摩那婆！彼菩薩在家之時，亦為祭火焰王備辦一切驅使眾具，皆是精進無休息行。於出家後增修精進，隨順莊嚴永除懈慢，成就念根終不暫捨策勤諸事。如是次第事諸世尊及諸菩薩聲聞大眾，而亦不捨精進之心。摩那婆！是為第四菩薩摩訶薩樂行住彼毘梨耶波羅蜜中。

「『復次摩那婆！云何名為第五菩薩樂行禪波羅蜜者？謂彼菩薩行禪定時尚在居家，無量妻妾導從圍繞，作諸音樂入園苑中。摩那婆！彼園池內多有流泉及眾花果，外人不見，乃至飛鳥尚不能入，何況於人。摩那婆！時彼菩薩在園林間，遊樂訖已從彼眾出，至一別林陰密虛靜，端坐念禪思惟觀察，覩見大海所有眾生，共相殺害更相食噉，亦見三十三天與諸眷屬無量天女，作天妙音歡喜受樂。復見一切大地獄中所有惡業諸眾生等，受種種苦，或斫或刺或剝或割、或棓或打或燒或煮、或以刀劍或以弓箭、或以鈇鋸或以鑽矛。如是罪人受諸苦時，發大叫聲種種言音。菩薩是已驚悸憂惱，即於定中發聲大喚，而諸婦妾寂然無有一人聞者。惟有寶火如來舒金色手如大火光，作如是言：「來！善丈夫！汝勿驚怖。」時彼菩薩即隨如來金手光明，從園林出，直趣寶火佛世尊前，頭面禮足以偈白曰：

「『「世尊我今大恐怖，　以獨入彼深林間，
端坐安禪失正念，　願天人尊為我說。」

「『摩那婆！爾時寶火如來復以偈答彼菩薩曰：

「『「汝為丈夫未失念，　汝向所見恐怖事，
我故示之警悟汝，　汝以昏惑不覺知。」

「『摩那婆！時彼菩薩頭面禮敬彼世尊足，未起之間，法服著體自成沙門。既出家已，不捨禪波羅蜜，而更發起增上精進行禪波羅蜜，便得具足三摩跋提，究竟禪定到於彼岸。摩那婆！是為第五菩薩摩訶薩樂行住彼禪波羅蜜中。
「『復次摩那婆！云何名為第六菩薩樂行般若波羅蜜者？謂彼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於般若中一切善根成就無疑，生如是想。彼佛世尊問第六菩薩，時彼菩薩報言：「世尊！是中一切五波羅蜜取著於有，故有窮盡不到彼岸。世尊！我作是念：『此般若波羅蜜，即是一切諸如來業。何以故？世尊！以智慧根具足滿故。菩薩摩訶薩菩提樹下證初明時，已得究竟過彼二波羅蜜。何等為二？所謂檀波羅蜜、尸波羅蜜，亦得於彼宿命智證心厭於有，過斯已往證第二明，證此明時亦更過彼二波羅蜜。何等為二？所謂羼提波羅蜜、禪那波羅蜜。此亦即是見諸眾生生死智也。若欲證於第三明者，所謂決定成就大精進根。何以故？必當破壞百千億數諸魔軍故。而是菩薩未破加趺，以右掌按地。當斯時也，由彼具足大精進根力故，令此大地六種震動，遍動下方恒河沙等世界，所有一切諸魔軍眾皆大恐怖。又彼諸世界中諸佛出世，於彼世界所有菩薩懈怠嬾惰者，一切聞此地動之聲，應時皆住不退轉忍。是為菩薩摩訶薩證第三明時能發如是大精進力令魔驚怖，是為於此般若波羅蜜中證第三明。於是即見彼諸世界依二事住。何等為二？所謂有、無。復有二事，所謂斷、常。復有二事，謂過去、未來。彼諸世界具有如是六種之事住世心中。知見是已起大慈悲，遍觀四方證第三明。證諸明已，而彼菩薩不離本座，三師子吼曰：「汝等諦聽，汝等諦聽。我觀真實法界已盡。」爾時地天聞此聲故，即唱是言：「如來應供正遍覺今已出世。」地居諸天發此言已，自上天眾展轉出聲，乃至有頂及諸世界皆聞此聲。先是外道建立幢幡高七多羅樹，聲出之後盡皆摧倒。』」』
「爾時善覺菩薩發如是言：『此五波羅蜜具足滿已，則皆入彼般若波羅蜜中。世尊！若菩薩不住如是般若波羅蜜中，則不能發如是究竟大精進心。何以故？以能說彼一切世間難得難信希有之法無窮盡故。』
「爾時放光佛告善覺菩薩言：『善覺！彼六菩薩各自安住智門中已，咸作如是所修行業。時寶火如來為令彼諸菩薩次第滿足六波羅蜜義故，又復告言：「摩那婆！若有菩薩摩訶薩滿足般若波羅蜜

者，如是菩薩則為具證第三智明。」』善覺復言：『世尊！如佛所說般若波羅蜜，我等樂聞，惟願更為具分別說，令此億數諸菩薩輩咸得聽聞具足佛慧。』佛告善覺言：『善哉善哉！摩那婆！汝今乃能諮問如來般若波羅蜜深妙義也。摩那婆！於意云何？或時有人能供養此陀羅尼門者，如來豈當於是法中有祕惜也？摩那婆！若佛如來於是門中說般若波羅蜜法門義者，有諸菩薩或多違背不能信受。摩那婆！我先已說，汝等應思諸佛世尊方便密教。何以故？摩那婆！假使有人若一劫、若百劫、若千劫、若百千億劫，得聞如來所說妙法，若能書寫、或時讀誦、或復受持，乃至信解如來方便微妙密語一偈一句者，是人即得無量善根，復能獲彼多功德聚。摩那婆！般若波羅蜜者，即是一切諸佛智慧甚深源底。何以故？以是佛智證三明時，見一切法皆無所有。汝等當觀為彼等說，遠離煩惱本住處時，有諸菩薩心生恐怖，以漸說故還得安隱。摩那婆！如令彼等既樂修行，能使諸根漸成牢固，於如來所得不壞信。信成就故，當如教受，受已修行。摩那婆！是中何者是諸如來第一勝教？所謂發起不住。摩那婆！何等名為發起不住？謂不取著一切諸有。然彼有中有諸菩薩作如是念：「云何令我於阿僧祇劫在有流中長夜修行而不取有？」彼等以有愚癡心想，取著諸有、依止煩惱故。摩那婆！以是因緣，菩薩摩訶薩方便取有，為彼愚癡無智之人作如是念：「云何獲得勝上智已更受最下畜生之身？」彼愚癡人不作是念：「以我受此畜生身故，所作究竟，不可捨離此身而成於事。」摩那婆！當知有中一切生處不可取著。何以故？以彼生處本無言說。是故菩薩摩訶薩坐道場時，是般若波羅蜜具足滿故，得第三明。菩薩既證第三明已，爾乃得名具足三明，亦得名為三明波羅蜜，亦名清淨一切三世教藏，亦名宣說過去未來現在平等如實不二門。摩那婆！是名陀羅尼門修多羅中根本一大句，亦名大足跡。摩那婆！是亦七佛世尊如來應供正遍覺所轉法輪，為諸聲聞大眾說時猶未說此一大句也。摩那婆！於意云何？是句可謂大不？』善覺言：『甚大。世尊！』佛言：『是名大句。』善覺復言：『世尊！一佛所說法，與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所說法同耶？』佛言：『摩那婆！如是如是。如一佛所說，三世諸佛所說無差違也。

「『復次摩那婆！於劫濁世極穢惡時，諸佛興世說是修多羅法門。彼諸邪偽諂曲眾生，在如來前誹謗不信如是經典及菩提道，初不思惟亦不分別永無信受，不信受故則無修行，不修行故不得解脫，無解脫故受諸苦惱。摩那婆！若有眾生輕毀如來、誹謗正法，如斯之輩當於何處得安隱也？摩那婆！時寶火如來出於濁世，今我亦然。摩那婆！又寶火如來剎土之中實有無量無邊眾生，而彼但有二十四聲聞得果證者，以是惡世具五濁故。五濁者，所謂眾生濁、壽命

濁、見濁、煩惱濁、劫濁。如是等種種惡法行眾生中，諸佛雖說而不弘普，以於彼時無大福德厚集善根諸眾生故。假使諸佛如來常欲攝受開發顯示種種法門，引諸譬喻方便誘導度脫彼等，終不能知。摩那婆！惡世多有如是惡法，我今當說。

「『復次摩那婆！今我法中有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遠離鬪諍，皆悉調柔身心快樂，從佛世尊諮請深法，聞已能受，受已能持，持已能行，如我所教奉順無違，滅除諸有入於涅槃。摩那婆！如我先說於當來世多作佛者，即此眾中百億諸魔，却後皆於安樂國中成佛世尊。爾時無有魔軍嬈亂彼諸眾生，亦不習學外道經籍，多受快樂無有窮盡，調柔易化少欲知足，各行慈心不用多功，有所成辦從佛所聞，佛菩提事皆能受行。摩那婆！諸佛世尊觀是諸法然後出世。摩那婆！諸佛世尊一觀一說亦無多種，汝等從今於此法中莫生恐怖。汝所諮問般若波羅蜜，如來世尊未解說者，皆由汝等時未至耳。摩那婆！譬如二人，一者沈深有智、二者輕躁愚癡。有時二人共行山野，逢遇生棗。是愚癡人欲取食之，彼智者言：「此棗今時實未任食。何以故？此棗內外未成熟故。」愚人復言：「但取食之，何論生熟？」言訖取棗擲置口中，嚼已無味方乃吐棄。是人於後雖得美食，亦言無味。所以者何？是人愚癡不別味故。如是摩那婆！今此眾中有諸菩薩，煩惱未斷、智根未成、未證大地，雖復聞說般若波羅蜜，則不堪受。猶如彼人惡先生棗棄餘美味。』

大法炬陀羅尼經求證品第二十五

「阿難！爾時彼眾有淨行子名須達多，問善覺菩薩言：『善覺！我於今日宜共億數諸菩薩等，至林樹間或山澤所，得一空閑寂靜之處，共論如來方便密教。若得證知最為大善；如不能入，當須至彼經一七日立住思惟，身證禪定，冀蒙如來大慈大悲啟悟我等。』時須達多即與善覺諸菩薩等，往詣放光佛世尊所白言：『世尊！我等今者及此億數諸菩薩眾，咸欲詣彼祭火焰王大園林中求空靜處，共論如來甚深密教。若合者善；如不合者，我等即當於彼斷食，住立七日三昧思惟觀察是義。世尊！我於今日決行此事，遂爾相率奉辭世尊。』此諸菩薩如是白已，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諸菩薩言：『摩那婆！汝欲共此億數菩薩入祭火焰王園林中者，謹攝汝心慎無放逸，剋終斯事。』時諸菩薩頂受聖教，入園林已作是思惟：『世尊教曰：「汝等入我方便密教。」如來世尊今為我等作何方便而說斯法？前為我等作何方便而說法也？而更告我：「於此法中，我為汝等說一句門，則能顯示億數修多羅義。」而我請問如來世尊，復

不為我說彼一句清淨般若波羅蜜，亦不為我解釋般若波羅蜜。世尊又為我等作如是言：「汝等當知我方便說。」是故摩那婆！我等當共一心善觀察此三種義門。何等是此陀羅尼門？何等復是修多羅岸？何等復是般若波羅蜜？何等復是如來世尊方便密教？摩那婆！是故我等應各樹下住立思惟如是義已，若解一者即白世尊。』時彼億數諸菩薩等各各皆自至一樹下，住立思惟一心觀察，乃至於此三種義中必定應當證知此義。是諸菩薩即經一日乃至二日三日，不念食飲思惟此義。復作是念：『此中更有何等因緣，世尊但說三種句名，而不為我解釋義理？今此眾中將無有人貪著我想及富伽羅，或退法行、或貪食無厭、或樂多睡眠、或多食腹滿、或多有疑心、或此億數菩薩眾中於如來所生不信者、或此眾中有不如法行梵行故致他譏呵、或多緣覺觀、或空事鬪諍、或心力劣弱、或心煩嬾惰、或精進心薄、或忘失正念、或憙樂作罪、或破戒亂心、或心生怯怖、或為病所纏、或放逸違背、或不受善言。世尊得無見如是人故為祕藏，不即演說如斯法也？』復作是念：『何等是修多羅？何等為億數修多羅？何等是陀羅尼法門？何等為般若波羅蜜？何等是如來？何者為如來密教？如來依何說？因何發起？何謂為語言！』復作是念：『如來依彼人故說修多羅。若依彼人有言說者，如是言說則為虛妄。何以故？以人想故。有人想者則有我想，有我想者則有眾生，有眾生故則有言說，有言說故則世間相，世間相故則受諸有，受諸有故則有無明，有無明故則有諸行，有諸行故則有生識，有生識故有名色，有名色故有六入，有六入故有觸，有觸故有受，有受故有愛，有愛故有取，有取故有有，有有故有生，有生故有死，死已復生，如是則為因緣往來相也。以是義故，世尊如是依世間事次第說修多羅。修多羅者，所謂即彼盡際根本，是名無明。言無明者，所謂我等於彼無中起念分別，如是分別則是無明。如來說此為凡夫事，亦愚癡業。又復於彼四聖諦中不知不覺故名無明。以是義故，我與汝等長夜往來輪轉無窮受種種苦，以不見知四聖諦故。世尊所說四聖諦法，彼應於此陀羅尼門修多羅中觀察一切如來所宣無有斷絕。所以者何？斯法甚深難可見故，是中唯有如來乃知邊際。若人欲於如來智慧知邊際者，是人亦應於佛所說修多羅中甚深法門知其本始。是處我應如是思惟，諸修多羅邊際彼岸不可得見，是諸如來深密教法，謂說四聖諦。我等於此四聖諦中應當思惟稱量分別得諸義理。是中初一聖諦者，是如來所說苦及苦智。何故如來說此苦陰？陰名受有，此為無明力法。是中所有無明力者，此亦名陰。陰為苦聚，即是如來所憂念事。諸眾生等墮在無明黑闇藏中，常被纏覆莫知自出。如來見已即起大悲，作是念言：「是諸眾生云何流轉是苦惱中？而於何處受是流轉？何因緣故有此往來？」以是往來

輪轉苦聚故，如來於中如是說陰。陰者如來為說障礙，故言陰也。云何流轉？何處流轉等？於此一陰，而諸如來說苦聖諦。五陰所攝，此為往來生滅行。如來方便說天說人，乃至地獄、畜生、餓鬼等界，於五道中輪轉受苦。是故如來說彼五陰輪轉往來處處受生無有休息，當知如是名苦聖諦。從眾因緣次第而有。我等思惟生如是想。所言集聖諦者，是中何者為集？所謂無明滿足取彼多陰能具成就如是色性，故云集也。復何故集？欲為根本，生造行業。彼業滿足，故云集也。復云何集？彼所作行無增無減，如所造作，故云集也。是為苦集聖諦。所言苦滅聖諦者，當知彼滅惟有名色。云何為色？是中色者，所謂四大和合為色。如來於中示現何義？但以譬喻名字言說。云何譬喻？如來說色猶水聚沫，於是色中無有色想。是故如來凡所言說，但有名字。汝等當知，此五陰者乃至初無生處可觀，亦無一切邊際可得，故以聚沫喻此四種。凡夫於中妄生色想，彼是地界、此是水界，及以一切火風界等。如是四種聖者了知，但有譬喻名字示現，其中更無餘物可得。諸是生法皆不可得，色不可得，求色生時亦不可得，惟是生滅行分別故彼苦聚生，彼非慧滅但是自滅。諸法無有生而不滅，故言苦滅。是中若此三種語言，即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入此三處，智知陰滅，求道思聞，故言滅苦道也。』」

大法炬陀羅尼經諸菩薩證三昧品第二十六

佛告阿難：「爾時彼諸菩薩復作是念：『如來所說四聖諦法，我於彼義不覺不知，是故長夜往來輪轉。是中誰為輪轉？謂彼愚人。以彼愚癡增長苦聚，故令我等長受大苦。如來於中種種方便，為欲除彼愚癡苦輪，故開示此陀羅尼門，及說億數修多羅法，無有邊際無始無源，不可宣說不可證知，乃至一切諸佛法中皆不可以言說說故，亦非隨宜少智而知，惟以相似相續智知。』時彼億數諸菩薩等復作是念：『世尊知我少智力故，所應作處不為我說，是故我今應觀所作，如是住立乃至七日。何以故？我念此故。雖於七日不飲不食猶安樂住，可令我等未問斯事而便命終。』又作是念：『我今應當更求此事。誰為死者？誰當死苦？何名命終？誰造死法？』彼等如是於五日夜得四念處智。彼等復於六日夜中，思惟觀察十二因緣，如實知見無有顛倒，如是知已得宿命智，聖道現前我想滅盡。彼當如是觀宿命時，又作斯念：『此乃我等於往昔時所見顛倒，於無常中而生常想，乃更分別宿命事處熏習增長。是中所有迦羅邏時，諸大現前皆無有我，何處復有昔時見色乃至取心？我以長夜不正思惟如是身色，於苦聚中妄生樂想。我等不見正念處故不見因

緣，以不見此因緣法故則無牢固真實信根，長夜於此起顛倒心執著樂相，不覺不知如是真法。』彼諸菩薩復作是念：『我等愚癡無智慧故，於如來所說億數修多羅而尚不知，於般若波羅蜜亦不知，於陀羅尼門所攝諸修多羅一句義亦不知。而我內心如是惟忖：獨彼如來決定方便善知所欲，當以我等心羸弱故略說一邊。是中如來所說何義？云何我等不見彼法所依？云何如來為我等輩作斯說也？』時彼諸菩薩思念受持此法門已，得不退忍。云何不退忍？所謂見此世間受諸苦故。云何名見世間受苦？是中惟見愚惑無知。何以故？我等諸所有見皆即斷故，我等復有何見可斷？是中惟有想縛，更無可見。以是一句義因緣故，如來於中為我等說所應作事。是處所說不離名言，言說根本即是分別。若無分別則無言說，若無言說則是寂滅，以寂滅故不可得見、不可得說。是中何見？若無所有則不可見。而彼未滅無見分別即有恐怖，有恐怖故則有憂悔，若有憂悔於如來所無有信心，若無信心則不善思惟，若不善思惟則無解脫。何處不脫？謂六結處不得解脫。時彼億數諸菩薩等作如是念：『若念此身，取彼地相，牢持有力不破壞故。更念彼三，依地不動，自身隨轉。我等思惟觀察此地，地相空故無物可著，是故我等於地界中而無所著。如地不著，水火風等不著亦然。如是我等離彼著故，則於身相得輕薄想，覺身輕已即復覺知外法亦輕。』彼等一切過七日已各離諸樹。離諸樹已，一切咸更思惟是義，取是智明各共詳論。既詳論已，一切皆得念佛三昧。彼諸菩薩即從彼林飛昇虛空，到須彌山頂。到山頂已，出大音聲，三稱南無佛陀夜。」

大法炬陀羅尼經召諸菩薩品第二十七

佛告阿難：「爾時放光佛語眉間白毫梵天言：『梵天！汝今知彼諸菩薩眾所覺不耶？』白毫梵天言：『世尊！我實不知彼諸菩薩今所覺者。』『梵天！汝可詣彼與天帝釋及此億數諸魔眾等，一心尊重恭敬禮拜，如法供養彼菩薩眾已，俱還此會。』爾時白毫梵天及天帝釋、縹髻梵王、四大天王，乃至淨居諸天眾，如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天王及諸天子眾，或處宮殿或住虛空，一時雲集須彌山頂，頭面禮敬諸菩薩足已，退住一面。咸共白彼諸菩薩言：『大士長壽！能於祭火焰王園林之中，七日不食住一威儀，立不移處為一心專念。是用勞弊，為斷食七日羸損若是。』爾時帝釋天王語諸天子言：『仁者！汝今宜止，且莫勞亂。諸菩薩眾此等不食已經七日，聽我今者為諸大士聊設天供，後對世尊乃當問耳。』於是諸天眾咸敬諾曰：『如是如是，如天王言。』時天帝釋即便顧命主食天子言：『上意！汝能為此億數菩薩及此欲界諸天大眾堪能食者，辦上味膳

不？』時主食天報言：『如是如是。我悉能為七十二億那由他眾設諸妙食。』帝釋問言：『何時當辦？』答言：『天王！一彈指間謹當畢備。』天帝釋言：『汝今速去，正爾當辦。』爾時食天趨向食所，須臾自然施設種種天上味食已，即還往詣天帝釋所，白言天王：『所須已具，幸願知時。』爾時帝釋天王即以天食奉獻億數諸菩薩眾，及餘七十二億那由他諸天大眾。彼皆食畢澡洗手已，彼諸天眾皆於菩薩起希有心，尊重恭敬合掌住彼諸菩薩前，各作是念：『何因何緣，斯諸菩薩大丈夫等，忽能違離世尊足下，入王園林經於七日，立住不坐忘飲與食，而復捨彼光臨此天？我等今日至如來所，當先諮白請佛決除如是疑惑，惟諸世尊餘無斷者。』時天帝釋即與眉間白毫梵天，將無量梵眾諸餘天子，并釋天王三十三所無量天眾，復有無量魔王眷屬諸餘天眾，皆從億數諸菩薩眾，俱詣佛所，住虛空中高一多羅樹，各以法言歌讚放光如來。彼菩薩眾持諸香花散於佛上，住虛空中變成花蓋，其蓋縱闊一百由旬、高一多羅樹。阿難！時彼香花滿四天下，彼四天下所有眾生於七日中等受天樂。彼等復從虛空來下住半多羅，於虛空中具四威儀，頭面禮敬放光世尊，縱闊一拘盧舍，圍繞七匝而說偈言：

「『世尊智行法界中，　最上德願久圓備，
悕望分別斯已除，　不著如雲無窮盡。』

「爾時放光如來告彼諸菩薩言：『善哉善哉！諸摩那婆！汝等在彼諸樹下時，一心思惟如是妙義，今已證於不退墮處，斷除生死、離諸語言、破壞愛心、功德已滿，於解脫門獲如是相，汝於今日應自覺知。摩那婆！是故汝等善作法聲、善稱佛陀、善往忉利。何以故？有諸眾生雖多往願，以懈怠故不獲神通。其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見聞汝等能作神通，便捨懈怠勇猛精進，發起本願勤學汝等。復見汝等躬在我前，為彼無量百千億數諸天大眾尊重供養，生希有心而作是言：「甚為希有。如是億數諸菩薩等，於諸佛智隨分得證。我等今日亦應勤求如是妙慧，尊重恭敬供養如來。如此億數諸菩薩等，尊重恭敬供養如來，亦願我等於是法中當得斷疑，更於一切法波羅蜜中常聞解說。」摩那婆！彼等若能學汝所行，當得大利。』」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一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二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問等覺品第二十八
三昧因緣品第二十九

問等覺品第二十八

「阿難！爾時眉間白毫梵天白放光如來言：『世尊！如彼億數諸菩薩等發是法言佛陀佛陀者，彼於是中見何義故，而諸菩薩三稱佛名？善哉世尊！是佛名義我等樂聞。世尊！一切眾生惟知言佛，而竟不知佛者是何？何故名佛？佛為何句？如是等義願為解釋，令諸聞者獲大功德。』

「佛言：『梵天！諸佛世尊有三昧名師子奮迅，諸三昧中最為殊勝。若人能入此三昧者，得一法門名曰離行，能具演說諸佛名字，乃至具足力無畏等。此等皆是師子王法，不可降伏，我今當說。梵天！所言佛者，彼諸菩薩大聲唱言，能於生死得覺悟者彼名為覺，故言佛也。』梵天復言：『世尊！云何名為得覺悟者彼名為佛？』佛言：『梵天！一切眾生長夜大睡，是中一人能覺悟已，即知眾生一切皆睡大睡深睡。我今既得如是覺已，云何當令一切眾生除斷睡眠、同得斯覺？梵天，是為第一以覺義故稱為佛陀。』

「時彼梵天復白佛言：『世尊！更有何義而名為佛？』佛言：『梵天！諸佛世尊有一法門，名曰觀三世輪。彼應先覺，既覺知已然後解說。云何解說？所謂不著過去世也。云何不著？能斷三世一切障礙，故名不著。是諸眾生不覺知故，便為障礙。彼等眾生與欲和合，是故有著。又以愛著，悕望分別即生憶念。彼憶念時，不能清淨。云何名為不清淨也？此法應覺而不能覺，不能覺故即成昏睡，若昏睡者則名不覺。彼於睡時更起夢想，夢見覺時所作眾事，凡是過去所經歷處了了分別。如是夢心不知是夢，但謂是覺、所作皆真，因此復生未曾有想。未曾有想即是亂心，以亂心故便致損害。是故如來見諸眾生沒在煩惱深重睡中，永被昏蔽無有覺期。即起悲念：「我當云何令彼眾生得免斯害？我今惟以所覺一法，覺彼眾生，害自除耳。」如是念已，次第為說教授之法。梵天！是為第二以覺義故稱言佛陀。

「『梵天！何等名為第三覺法？此為示現未來未作相故。如過去事，如是曾有如是處所如是父母，乃至如是名姓等如是有故。云何名為未來有也？以彼但有言說相故。若有言說則便具足有為諸行。

如來覺彼，故說未來有為具足，便成障礙。汝等於中莫造如是十二緣分，彼因緣分是分別法。如來覺已，為他解說。梵天！是為第三以覺法故稱言佛陀。

「『云何名為現在世事？謂說現在色，示現過去、未來故。云何為說現在世也？此現在世不可得見。云何不可見？所謂是處但有名，云此是色。不可見故而亦名為見。云何名見？見即不見故。以是因緣，此現在世無有邊際可得見也。所言名者亦不可見，無苦眾生故，彼亦是無。云何無也？是中但有數故。彼迦羅邏等諸大無所有。云何無所有？於剎那間有為諸行無住處故。何以故？若彼迦羅邏住處經七日，即名頞浮陀。如是次第七日一數，乃至滿足九月在胎住處。是故如來略說斯事，一切聲聞辟支佛尚不能知，何況世間一切凡夫。此諸眾生本所不知未曾行處故。如是此中迦羅邏住處事等，今當更說。於母胎中時念念不住，以不住故，即生即老即死即墮。以不住故，即於彼彼生處受生，如彼所造有為諸行。世間眾生迷惑覆故，本無迦羅邏處，言有迦羅邏；本無頞浮陀處，言有頞浮陀。彼所造作有為諸行既無，云何得說有名字也？如是乃至一切諸佛世尊所有菩提法皆亦不可說。梵天！諸佛世尊應供正遍覺過去心願力亦無住處！未來教法彼亦無住處，乃至今者我及一切諸如來應供正遍覺！皆在無量無邊世界中現住說法。梵天！如是現在諸佛世尊所有教法，當知亦無住處可得，何況此四大身之所住處而可說也？如是諸法生處出處皆不可知。

「『梵天！諸佛世尊分別法義為他演說，是中一切世間眾生見彼言說即生執著。云何見著？諸凡夫人作如是念：「惟有如來能得覺法。」然而彼等不作斯念：「是中如來何所覺也？其有三十七助菩提法，如來如是覺耶？為如凡夫所見，見有我、見有人、見有眾生、有壽命、有丈夫、有作者、有受者，乃至見有陰界諸入如斯覺耶？」復次梵天！於彼無生法中，誰為能覺，誰受覺者？梵天！若佛如來作如是念：「我覺諸法、我得諸法。」是則如來不捨我見。梵天！是故如來不覺一法亦不得一法。梵天！如來唯以具足大慈，見諸眾生墮彼無明大黑闇中，欲淨眾生心智垢故，引譬喻方便示現說法名字句眾，拔除世間令出生死，故以諸喻方便為說，終不令彼執著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事也。梵天！若彼眾生不著三世，既不著已即於如是真實法中立無我行，既證無我不復退還。夫退還者，所謂於彼三世之中往來輪轉也。梵天！彼諸眾生妄分別時作如斯念：「此過去、此未來、此現在。」彼若如是妄分別已，則不捨我執。若有我執，於三世中多起妄見。是故決定於一切處應捨我想。何以故？若有執著名為愚癡，以愚癡故為他所縛。梵天！譬如網鳥之人布食於地，諸鳥後時為食來下，如是眾鳥以食喪命。如是梵天！若

人不知證出三世，是人長夜自受殃苦亦復損他。何以故？如彼諸鳥以少食故遭遇大殃。如是如是，有諸眾生躬在我前承事供養，而亦不知我說何法、為誰說法、何處說法？然彼於此可說聞法尚不能知，何能知彼不可聞說究竟涅槃？是故要當發大精進熾然願求，然後能於如來所說方便密法可得知解。』」

大法炬陀羅尼經三昧因緣品第二十九

佛告阿難：「時天帝釋白彼放光如來言：『世尊！何因何緣，先此億數諸菩薩等請問法門，如來不即為其解釋。因此詣於祭火王園，如來世尊任其所趣，而亦獲斯大利益也？』爾時放光如來告天帝言：『憍尸迦！汝問何因緣故，彼諸菩薩請問法已，如來不即為解說者。汝等諦聽。以彼菩薩法有所願，乃於如是無礙行處生不信心。以是因緣，我先令彼諸菩薩等詣王園林，入大禪定自思法門。何以故？憍尸迦！彼諸菩薩已於過去經十四億諸如來應供正遍覺所修行供養。彼所作事，諸菩薩等以三昧力明了見知。既念知已，觀諸世間，惟有如是生老死墮移處轉生。彼諸菩薩於十四億諸如來所請行法時亦有壞信，諸菩薩等以好為惡起願行故，今處地獄仍受重殃。諸菩薩等覩斯事故，心生大恐。既恐怖已，於有為法發厭離心，咸作是言：「嗚呼！世間大苦。我從昔來耽樂懈怠，不信如來、謗毀法僧，多興惡業無事不為。以是惡故，將恐同彼往昔菩薩於十四億諸如來所生不信心惡行菩薩墮地獄中。願勿令我受如是法，亦勿令我墮不信地。」彼諸菩薩發是願已，於如來所正信不壞發歡喜心，發是心已即得住於不退地忍。』時天帝釋復白彼佛言：『世尊！斯諸菩薩從何處所能生是智，知見往昔十四億數諸如來所修行事也？』佛告天帝釋：『是大智聚，還是如來之所顯示。云何顯示？於彼如來應供正遍覺入於師子奮迅定時，佛神力故，令諸眾生咸得寂定發生知見，皆覩過去所經諸事。彼等由是三昧力故，即得破除無明翳藏。如師子王大鳴吼時，悉能驚怖一切禽獸，無問強弱、若行若住，聞彼吼聲各藏巖穴。譬如雲霧遍滿虛空，大風一起須臾磨滅。爾時空中所有諸星乃至微小一切皆現，月輪明朗威光普照。如是憍尸迦，如來入此師子三昧，為諸眾生一切無知無明藏聚，自外諸餘所有煩惱，莫不咸作破滅因緣。昔來所造一切善根，自然清淨無復煩惱，咸皆緣此三昧故。』爾時天帝釋復白彼佛言：『世尊！我等樂聞彼諸菩薩林下所入三昧名字，惟願解說，我當受持。』爾時佛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汝今諦聽，善思念之，我為汝說諸菩薩等三昧名字力無畏等。憍尸迦！諸菩薩等彼時所得三昧，有三種決定斷疑。何等為三？所謂入世間巧方便三昧，即初住

大乘菩薩三昧初憶念時、後成就時、轉寬大時。』天帝釋復言：『世尊！云何名為入世間巧方便三昧？』佛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有菩薩摩訶薩入一三昧，名曰淳至。以彼三昧力故，如是三種方便業藏可得證知。是中入世間巧方便三昧已，然後復入三教業藏，見一切法同於虛空。言世間者，所謂世間眾生所行作處、往來處輪轉處、著我行處、著我所行處、著眾生行處、著有無行處。昔來所作，或裸露形體、或熱時重覆，或觀天變或察地動、或占日月或視星辰、或相人形貌、或往還良日，諸如是等妄說吉凶，或習世間禮儀書數算曆一切伎藝，或行呪術祕方工巧種種事業，或商賈往來為他使命，或共他語議好為諍論，或所不應說輒即出言，或棄正思惟起諸惡覺，如是等事名世間也。其有菩薩初住乘者，隨順世間所行事業，一心專念相續不斷，亦如絲縷無有絕時。以不斷故沈溺我想，於我想中專心執持，分別如是世間諸事。既分別已，即於菩薩荷負事中深生恐怖。以恐怖故，諸佛世尊即便放捨不為說法。憍尸迦！如來云何不為其說？以諸凡夫種種受身，彼等受時為愛所縛，世間之事無所不為，放逸亂心造諸逆罪。以造逆故惡業具足，是故如來不為其說。憍尸迦！以是因緣，諸佛如來應供正遍覺不記是人當來作佛。憍尸迦！彼愚癡人無知無解，殺父害母及餘重障，佛法僧所憍慢放逸，耽著我想癡如小兒。彼作是已，佛不為說。憍尸迦！汝今當知，非佛世尊於眾生所有祕悋心而不為說。復次憍尸迦！如是三昧，於三言教阿字為初，然後方顯四十二句。阿字初句五五為分，其四十一句一切名字展轉相呼，當如是知。憍尸迦，譬如羊毛入諸染色，隨所入處得種種名，或青或白、或赤或黃、或紅或紫、或同頗梨，如是諸色隨本受名。如是憍尸迦！是中阿字於一切語言最為初首，餘四十二字隨助音句，和合莊嚴攝持比類轉生諸字，與諸語言辭辯相應，勢力清淨眷屬相著，彼等皆攝阿字門中。憍尸迦！是為世間語言成就法，亦能巧成世間三昧。雖曰三昧猶是退法，以退法故但損減心，心損減故不能牢固成就諸根，根不成故不能勇猛發勤精進，以精進根不成就故則不能荷菩薩重擔而亦不能說法教化。得三昧時，設能成彼世間諸事，然出離者不須常修。復次憍尸迦！更有三昧名通達法界，唯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於三世中皆能成就。云何名為通達法界？如是菩薩因此三昧，得念智力名曰斷染，知此大地最極下際住於水上，普皆柔軟破壞分裂有空缺故，更以餘種山石相依和合成地，如是中間無空缺處。以得清淨熏修知見力無畏等故，於地界中無有障礙，皆悉能作種種神通，一彈指頃能於大地出沒往來。憍尸迦！譬如城邑聚落之外有大水池，於春夏日多諸女人入是池中遊戲澡浴，彼於水中或出或沒或往或來自在無礙。如是憍尸迦！菩薩得此通達法界勝三昧時，以神通力於大地中

出沒自在亦復如是。然彼心初不取地相，惟念風輪而亦無有風輪相想。彼菩薩變化自身亦復如是無有著處，而見其身住在空中。如是觀已，即於其間飛騰虛空，然後化作微塵之身遍滿虛空，人眼不見。彼風輪界持心亦遍，轉更增闊一切如風，身雖不現然是化身，滿彼空中作虛空想。雖於此身作虛空想，而終不離諸界覺知。如是知已住於虛空，住虛空已念無法想，亦無為他現身相想，是故復能以彼多身合為一身，又能徹過山石牆壁無有障礙，亦能履空如地，於虛空中行住坐臥，具足如是種種神通。菩薩復念所有水界，知彼水界本所住處。因彼水界，復如是知此身亦爾，如彼水界有如是色。住是中已復念水界，住是中故便能更念大雲輪界。知彼雲輪所從來處唯因緣生，雨從何來亦復如是。觀彼行處皆分別知，是中有雲無雲、有雨無雨皆如是知，但從因緣生世諦事。作如是入住是中已，因放大雨彼二和合，潤洽大地所有卉木樹林眾物。如是一切皆依大地，以水潤澤彼彼生長。有智之人取彼草木，及加功力火遂得生。彼火生已，然其自體所生之處，是中火業還自燒彼本生草木，況復餘物。是故阿字得名為火亦名為怨。而彼復以地在水上，故言地界。是地所有叢林樹木，以水潤之故得增長，然後出火，彼火因風轉更增盛。而彼菩薩復作是念：「斯皆作法。所謂因地出火而住虛空，是火及風二共和合，故知此等但有生滅。」見生滅已得二神通。而彼風輪即第四大，非色法故，眼不能見；彼惟觸故，是身所知。耳不能聞，餘無所覺，不可執持。上行於空下迫於地，飛沙走石散土揚塵，世間愚癡憶想分別，言黃黑風此來彼去。而實彼風不可覩見。何以故？彼風從空因緣而生，無住處故。憍尸迦！如是次第風界不可見，依彼虛空無有邊際，故謂之大。是中菩薩依於虛空，取彼風相觀見自身無有身分，知身無分即是實智。得彼智已入於風界，處風界時除去一切皮肉筋骨，解脫眾縛無有住處如空中風，隨所欲作神通變化如意即成。於彼風中無覺知想。何以故？心風和合久熏修故。復作是念：「此虛空中都無所有無可依處，云何執著？」如是念時，隨欲生處即得往生。彼能如是攝持具足，於中不著亦不被縛，雖生惡趣正念現前，若生若死如是等處，以心風故分別生死，而於生死亦不覺知。如彼風界，不可攝持、不可執捉、不可眼見、不可心知、不可智證、不可言說，四大事業皆悉如是，以無邊心如是覺知。云何無邊？謂佛如來於真實中不說諸界，彼諸法中具足而有希有之法，然無說者。

「『復次憍尸迦！若諸菩薩有如是等勝神通者，名得神通心得自在。云何名為心自在也？彼心能得自在用故。復以何義心得自在？知此四大無識無心、是頑礙法，遍一切處無際無邊，然而彼心復能入是無心法中分別稱量。如彼地界頑礙無邊，是中能生種種草木枝

葉華果，復有種種寶樹寶柱，復有種種眾生依住。即於彼中復有可見不可見者，所謂地界依水、水界依火、火依於風，如是一切皆悉稱量。是中地界者，所謂皮肉筋骨爪齒，乃至髮毛等。水界者，所謂淚汗膿血洟唾，乃至大小便利等。火界者，所謂暖熱溫煩，乃至自惱惱他、令食消熟等。風界者，所謂語言、出息入息，乃至屈伸往來等。如是一切彼皆分別，既分別已而復思惟：「今此四大無有邊量，世間眾生知見此身則有邊量。云何得言無量無邊，而復名為有量有邊也？」彼復思惟：「今此諸界無邊量者，以彼心界無有邊故，令是業行亦無有邊，乃至願智證作語言皆亦無邊。何以故？以彼本來無生無邊故。若彼未轉生死眾生，或時可作如是分別有邊量也。」彼復思惟：「如此諸大四種界聚無邊攝持，是故我今應當發彼無邊神通，亦應成就無邊神通，亦成就彼無邊智業，乃至成就所有種種無邊語言，而教化彼諸世界中一切眾生，所有心行作業生死有所取時，凡諸所受種種果報、種種語言悉皆應知。乃至於彼生死有中，作業法用、行事功能亦應悉知。復應現彼聲聞藏印，悉令成滿三十七種助菩提法。亦當於彼無佛之世現辟支佛利益世間，惟以如是力無畏等，現彼種種神通教化。」』

「阿難！時彼放光如來復告天帝釋言：『憍尸迦！若當用是三昧，豈不得彼一切智也？』天帝釋言：『世尊！如是法中得心自在故。』佛言：『憍尸迦！汝先所問何等三昧能生智業者，憍尸迦！復有三昧名建立上昇。此諸菩薩摩訶薩等於彼林中入此三昧，入三昧已斯諸菩薩而出上故，故言昇上，亦是如來方便語言增長。如來方便語增長已，能於如來一切巧妙方便事中，無不持者、無不入者、無不覺者。彼既覺已，即於一切世間所有有為相續諸行法中起不樂想。憍尸迦！云何於彼起不樂想？是處無一眾生能無過者，皆以有過故後時受罰。』帝釋復言：『世尊！罰何事也？』佛告憍尸迦：『此義可知而不可說。何以故？我今不可為是眾生具說斯事，惟應為是諸眾生等略論斯耳。憍尸迦！如來世尊具略說法，惟於世界假名處行，非為第一真實義也。憍尸迦！汝於先世大樹善根而未顯發，猶如猛火在深坑中，厚土覆上亦難顯現。憍尸迦！於意云何？彼火雖盛，被土覆時，得為火業焚燒用不？』『不也。世尊！彼火既覆，無所能為。』佛言：『憍尸迦！汝應思惟如來所說三種言教業藏法門具足分別。憍尸迦！汝當思念如來世尊師子奮迅三昧。憍尸迦！汝今應念寶火如來應供正遍覺出濁惡世，汝於爾時已種善根，方便果報於彼眾中得為第六菩薩摩訶薩。』阿難！爾時彼天帝釋從佛得聞往昔之事，即能憶念過去九億諸如來所發菩提心行菩薩事。憶念是已，生大歡喜，由諸如來熏修力故，勤行不息、法

義不斷，故令問佛而得加持。阿難！時天帝釋即從坐起，偏袒右髆右膝著地，合掌向 佛而說偈言：

「『誰知佛教音，　入此總持門？
誰能分別問，　巧方便無礙？
知時而為說，　非時聖不言，
善達時宜趣，　如來開法眼。』

「阿難！時彼帝釋憶念過去九億佛所諸願行事，了了分明，猶夢所覩晝曾更事，皆能憶知。此亦如是過去所有一切事業，分明了知無所疑惑。所謂彼時住處皆悉覺知，及彼色相今雖不現亦皆了知，乃至彼時思惟分別諸所作事亦皆了知不作邊界。彼時復作如是憶念夢從何生？彼即思惟，知從緣生。爾時天帝釋既知此夢從緣生已，即以如夢中想觀，觀彼世間，見過去世種種住事。如是知已，更以過去夢觀方便思惟稱量。稱量何事？謂我所覺、我所覺者。我及眾生處處流轉輪迴大苦，如是受已。復以現在方便，悉皆觀見過去世時有如是事，而於彼等諸如來所成就善根滿菩提道。彼所作事，所謂過去名等此亦可得。若可得者，而我彼身今在何處？又彼過去諸佛生身復在何處？亦於彼時有諸聲聞得漏盡者，身及神通功德勝事復在何處？若無如是名事處者，如來世尊何因論說？是故定知過去為有。彼復思惟：『我今自可以所思念，請問如來，決斷疑網。』
「阿難！時彼如來知天帝釋心有疑念，即復告言：『汝憍尸迦！生是念者，可謂疑惑未盡除故。憍尸迦！汝向 可不如彼夢想憶知此事耶？然彼夢事既不可得，惟見往昔曾所更事而言說耳。憍尸迦！汝若如夢而知，如佛如來說於往昔所經之事，定如是解，如是持者是為執著。云何執著？所謂念過去事。不可於過去事中而生執想。何以故？彼但是無，是故不可於彼無中而生愛著。汝今已於無法生分別者，憍尸迦！如是一切義於中思惟分別所起所說之處，所有依著皆不可得。應如是說，如彼過去事皆是無，今惟以智知彼曾有，而過去實無。然此三世其義已決。云何已決？所謂世者世也。是故汝等於是法中應知印相。云何印相？此義真實不可破壞。我為汝等如是種種開發顯示此有無義，汝亦不可以世辯問，是中惟應須作如是言教事也。今汝等為何事故在佛前坐？而汝等本為次第入我方便說中，云何於今更生疑網？憍尸迦！汝今猶於如來所說法處，決定施作穢濁事耶？憍尸迦！汝等莫於如來法中施造穢濁。何以故？諸佛如來應供正遍覺所說清淨無有穢濁。』
「阿難！彼天帝釋復白放光佛言：『世尊！我於此坐聞是方便微妙譬喻，生此疑心，如如來說。雖然，而我復疑，我等前在須彌山

頂，於佛所說我思念時，有一經典名曰曠女，來現在心。以是因緣，我得承佛勝大威神，故於今者敢興斯問。如世尊說夢想譬喻，知此事已，除斷我等過去所有一切疑心。惟願世尊說是經典令我等聞。』佛言：『憍尸迦！汝所問事未可斷者，但此億數菩薩少有正問，事宜先決。然後得說此修多羅，斷汝所疑。又憍尸迦！爾今且還須彌山頂。既住彼已，我於彼處化一蓮花，名曰珠水天華，汝宜少時住彼根下。』時天帝釋如是念：『如來世尊放棄遣我，以我問此曠女經故。我於今日當承聖旨 ，義無違逆。』時天帝釋即從座起，至須彌山頂，住彼處已復作是念：『我今且住自宮，聽佛世尊垂慈念我，我當歸敬。』」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二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供養法師品第三十

佛告阿難：「爾時有一天子菩薩摩訶薩名須夜摩，白放光如來言：『世尊！我等在於林間有所思念，初來歸敬佛世尊時皆已諮白。』時放光佛從天菩薩聞如是諮，即以神力出大音聲作如是言：『如來今者還欲說此三種言教業藏法門。』其聲遍此三千大千一切國土，及餘無量無邊世界，所有眾生無不聞者。時彼億數諸菩薩眾聞是聲已皆集一處。彼大眾中諸天魔梵，及餘無邊諸世界中人天魔梵一切大眾皆悉雲集，以佛力故，所作事業咸皆休息，俱發大聲稱南無佛，復同唱言頂禮諸佛。爾時諸菩薩摩訶薩眾因言聲故，即時獲得如虛空等願力加持。時彼世尊知諸大眾咸皆大集、如是唱已，教念彼聲不緣餘事，因是語故憶念思惟，即能成就一切佛法。

「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復白放光如來言：『世尊！今正是時，願為我等開示如是三種言教。今此大眾咸皆一心。』佛告諸菩薩眾言：『摩那婆！汝欲聞是三言教也？』諸菩薩言：『如是。世尊！』佛言：『摩那婆！此陀羅尼經中有三種言教方便。何等為三？初句方便名曰尊重，能令聞者歡喜受持。』菩薩復問佛言：『云何尊重歡喜受持？』佛言：『以能斷疑事，彼尊者而不頓說，但於彼行印相，少分漸用顯示。云何彼行示現印相？所未聞法皆令觀察。然彼行人於三月中奉事尊者，然後始得此三言教。』時彼須夜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行人求法，為彼尊者說法大師敷設何座，令三言教常現在前？世尊！彼藏有何相貌？何名業藏？又是藏中，藏何等事令不減少？』佛言：『摩那婆！此三方便，彼說法師常現前行。若行一方，便即得一藏。何等為三方便？行者於阿字門入第一方便藏，即第一因入初言教。於迦字門入第二方便藏，即第二因入次言教。於那字門入第三方便藏，即第三因入後言教。是中因教化藏三句和合，令彼阿字迦字那字與人言天言非人非天言相應也。是三種事，皆入彼陀羅尼中。第一言教事，當成初方便，應如是持。第二言教事，當成相業方便，應如是受持。第三言教事，當成不壞盡至方便，應如是持。是中盡至方便者，是彼法師所成就業。爾時應當選擇地分，縱闊正等一百由旬、若二百由旬、若寬博處、過去曾有一億諸佛於中入涅槃者，應於是中建說法處。何以故？彼億數諸佛入涅槃處，即說法處，然於後時當有法師於此出世。彼說法師出現世時有何像貌？若諸比丘及優婆塞已曾供養億數諸佛，於如是等三

言教藏即得現前。既現前已，具足明達三種教藏。如是現前明達三藏，其必能說三言教門。善言教故便得藏法，既得藏法亦得阿等三字句法，遂能成就方便法門。若有如是比丘及優婆塞，為說法師宣傳之處，爾時則宜以十六侍者承給所須及以衛護。其十六人分主四事：初四人者，主為法師敷設床座。若敷座時不得過高、不可傷下、不得兩脞、不得兩脚。彼高座亦應當以十六重衣莊嚴綺飾。次四人者，常為法師營造飲食，所謂羹飯餅粥種種上饌，五味調適生熟得所，冷不傷氷、溫不過熱、乾不枯燥、膩不極肥，清淨不污營造如法。次四人者，主為法師往來城邑外假所須，若衣若敷、若飲若食、若藥若湯，凡是所須依時奉上，不令法師事有所乏。次四人者，主為法師禦侮防非侍衛左右，法師命作悉能為之，恭勤匪懈不憚寒暑，隨遂往來無簡明晦，事不妄舉言無詭謬，常應如是恭侍法師。若諸法師具足行能，堪受如是種種供養，當於此時則應為物大師子吼。汝輩亦應於彼師所生大希有尊敬之心。何以故？如是之人難可值遇。所以者何？以能供養億數諸佛，於諸佛所種諸善根，雖在凡地能說如是三教藏門。若彼億數諸佛所作，今此法師亦能作故。摩那婆！是中更有何等希有？若諸如來弘宣妙法是最希有，若於無量阿僧祇劫所能成就佛菩提法復為希有，或一眾生而能於中不變不異說如斯法是亦希有。摩那婆！或復有人但能供養如是法師，即為供養億數諸佛。何以故？如是眾生甚難可得，未坐道場已能具作諸佛大事故。摩那婆！汝等應當信如來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摩那婆！諸佛如來無所乏少。摩那婆！如來或以一衣一食，隨如來欲幾所時住即能得住。但是諸佛見彼當來無量劫中無量眾生，故為說斯言教法耳。摩那婆！世間少有直行眾生，惡世眾生多行諂曲造眾惡事。摩那婆！以是因緣，我於今日教誡汝等，未來世中莫作是行。汝等常當念如斯事，是故我今付囑汝等。

「『復次摩那婆！若彼法師說是法時，得自然辯無有斷絕。摩那婆！如阿那婆達多龍王，不被四惱得大神通，出四大河流注四海，隨餘須處皆得受用。摩那婆！又如阿那婆達多龍王，除四種惱放大水聚。如是摩那婆！彼諸法師解脫四種亂意之事得正定意，以慈愍心為大眾說深法義時，所有樂法諸眾生等悉皆充足。他佛剎中樂法眾生聞此法已，亦皆通達如法修行。於彼法師說法之時有五種障。何等為五？有羅剎女名曰愛欲，為欲惑亂彼法師故，處虛空中以諸異言令法師惑。若彼法師心迷亂者，應當一心專念彼呪，於說法處常須安置如來形像莫令廢闕，亦勿斷絕種種香花。彼女見已即自迷沒，乃至說此三言教訖，令彼法師及聽誦者皆得明了無有障礙。』

「爾時須夜摩菩薩白放光佛言：『世尊！所言藏義我今欲問。云何名藏？藏有何相？何故言藏？』佛言：『摩那婆！此如來藏名為無

意。云何此藏名無意也？摩那婆！有人出世具足大力，彼自思念：「我力能令如此大地除諸山石，乃至亦令無有塵土。」是人念已即取鈇钁加功鉋掘，乃至盡形地勢無損。如是次第，設令一切眾生皆盡形命攻此大地，終無能損大地界者。如是摩那婆！此如來藏其義亦爾。假使一切眾生及阿羅漢辟支佛等終不能盡。摩那婆！所言藏者其義如是，具足圓滿無有減少。假使一切眾生及諸聲聞辟支佛等，咸取此藏分散開示，亦無減損，故名為藏。如此藏者，本義無減，何有天人世間能盡滅也？摩那婆！假有因緣一切水界可令消竭，世間風輪可使不動，一切日月可令滅光，一切星宿可令黑暗，而如來藏終無有變，不減不盡故名為藏。摩那婆！此言教藏有無量種方便業門具足成就，我說少分，汝應受持。』

「爾時須夜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三言教所有方便應當得者，我等樂聞。』佛言：『摩那婆！如是人、天、非人非天三種言教法藏門中，初一言教名曰空門，第二言教即無相門，第三言教是無願門。摩那婆！今此三種言教方便業藏法門皆當可得。』須夜摩言：『世尊！所言人、天、非人非天三種言教，即是空無相願三法門者，是中云何能令三種和合相應？』佛言：『摩那婆！汝今問我云何可令和合相應者，是謂阿迦那等三字句門今當和合。是中阿字是陀羅尼方便，迦字是和合方便，那字是盡至方便。云何阿字方便應當奉持？乃至云何那字盡至方便應當證知？摩那婆！是中人言教者阿字為本，天言教者迦字為本，非人非天言教者那字為本。』時須夜摩復言：『世尊！彼阿句處即人言教方便，云何和合是陀羅尼？是陀羅尼云何復與空門和合相應？世尊！彼迦句處即天教方便，云何和合是為和合？如是和合，云何復與無相和合相應？世尊！彼那句處為非人非天教方便，云何得與盡際和合？如是盡際，云何復與無願和合相應？云何阿字人教中和合？云何以智知也？云何迦字天教中和合，是無相云何以智知也？云何那字非人非天教中和合，盡至云何以智知也？』佛言摩那婆：『阿字和合方便者，心為根本，是大陀羅尼方便。以呪力和合，節損食飲、無餘思惟，合彼空想入空三昧。爾時無復聲息，應當稱量阿字入陀羅尼。』須夜摩言：『世尊！云何得入陀羅尼？』佛言：『摩那婆！從十四句入陀羅尼。此等以為受捨之句。阿字與瑟吒字，於此字中有二餘句奢字婆字，是作語言說不動句。摩那婆，言教方便初入阿字及陀羅尼，乃至於空，是人言教，汝等當學。如是學已，從此更當得餘言教，半月思惟一心精誠，當令自身肌肉損減。摩那婆！如是等句善思惟已，若當證知天言教者，為眾生故莫起懈心。』須夜摩復言：『世尊！如是等句，云何當得成善思惟？』佛言：『摩那婆！是阿字等十四音，乃至盡於瑟吒二字，皆共和合一切言教受持取證。於

是諸佛藏中，所有諸事汝等當見。』須夜摩復言：『世尊！應當分別阿等十四音，云何彼時瑟吒為障？』佛言摩那婆：『由此阿字別入餘事，是故瑟吒與阿為障。汝等應知阿及空門人言教業。』須夜摩言：『世尊！何者人業？』佛言：『摩那婆！人言教者，可知可持不耶？』須夜摩言：『世尊！可知可持。』佛言：『摩那婆！是中可知者，云何觀彼陀羅尼門不住法義，不住心智。以不住故，爾時即當捨於業藏。此中摩等諸字五五為分，善能住持空及方便，書之板上。法師受持其阿字者，說人言教於彼板上，一切方便是皆得名為陀羅尼。所有言教不可見者，板上見故。彼中別有五字為分，第一句者名為娑字，若彼法師得如是義，義便究竟，如彼迦字和合祭祀。諸天教者，不入此義。云何不入？如迦為第一，有二十一字，字為一句。如那為初首，有七字為句。三教方便，如是受持。此三言教阿迦那等，彼義不斷，能作和合。若能和合，即能方便。言阿字者，是說我也。言那字者，說非我也。』須夜摩言：『是中阿我義復云何？』佛言：『阿字我者，須入乃知。』須夜摩言：『如是阿字，云何當入？』佛言：『如前喻說，如彼幻師以種種機關現諸幻事。汝等當知應如是入。』須夜摩言：『世尊！彼阿字門復有何義？』佛言：『摩那婆！彼阿即是最初教門，應善受持勿令散失。又復阿者無相無名，非實解脫，諸句和合用乃相應。如羅鳥網，眾縷和合相應繫縛。當如是持。』須夜摩言：『世尊！彼第三句那字門者，是義云何？』佛言：『摩那婆！如彼河岸不動不流，那字如是。當善受持應用呪法，莫令斷絕。若受法人欲行呪法令不斷者，彼諸法師欲說法時，斂容端坐先誦呪曰：

「『怛姪他　阿迦那　阿迦界　迦那　迦那迦　那那迦　迦迦那　迦　阿迦迦那迦　迦那阿迦那　迦迦那　婆鼻殺帝　夜他婆鼻殺帝　夜他伽伽那　多他婆鼻殺帝　多他摩迦舍　那迦舍　那迦那　迦迦舍』

「『法師爾時眷屬圍繞，即得成此加護方便。護方便故令彼法師心不動亂，說法不斷滅除欲執。』須夜摩言：『世尊！云何欲執？』佛告摩那婆：『所言欲執，猶為向時羅剎女名。彼無信心，既聞說法聲欻音聲，即與無量諸羅剎女圍繞而來。彼作是念：「若使斯人說法教化，必定當斷我等資須，永不復得花香祭祀，亦不得彼飲食眾具，乃至不得驚怖恐動，何緣更得奪他魂魄？」彼懷如是媚妬之心，於說法時作諸障礙，種種方便迷惑法師。摩那婆！汝等當知。如是法師未誦呪時或彼擾亂，既誦呪已不可傾動。摩那婆！如是法師因以呪力護方便故，即得說此第一言教，諸羅剎女不復更能為作留難。然彼聽眾亦當諮問法師：「如何致是迷惑？」法師爾時若覺察者，大眾復當諮問法師，諸有所須一切供奉。若不覺者，當應如

是導授法師，今者速須一心觀察是陀羅尼甚深法句，既能觀已則得覺了。十六侍者常當如是承事法師滿足六月，誦呪所須盡皆備與，無令乏少斷絕呪業。摩那婆！為令眾生發智根故，勿以懈惰擾亂法師。若於法師所須之時，或為障礙闕減供奉，是人則與一切眾生為法障礙。

「『復次摩那婆！今我眾中有諸比丘勇猛精進，聲聞漏盡得阿羅漢，所作已辦具大神通。是中最勝有二上人，一名為頂、二名龍德。是等比丘作神通時，即能取彼四大海水安置掌中，又能持此三千大千世界大地一切所有草木叢林，及以諸山若須彌山、若鐵圍山、大鐵圍山等，是中所有若人、若天、若畜生所攝象馬駝騾驢牛狗等，若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如是一切皆內口中，隨所欲去任意而行。所應作已還從口出，其間眾生都不覺知己之所處，出入往來，乃至無有嬈害驚恐。又以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魔王及諸魔眾，盡內腹中往來如本。然是龍德比丘，所獲希有神通、力、無畏等，假令無量無邊劫中，欲說少分終不能盡。是故如來入涅槃後，如此世間無有威德大勢力時，一切惡魔及諸外道不可降伏。法師爾時應明誡，告彼諸檀越及受法人：「汝今當能護持是法，及以我身、一切聽法及受持者不？」彼人應答：「我今定當守護是法，及以法師并受持者。」乃至告彼十六侍人：「汝為法師辦諸供調，如前所許勿令違異。何以故？若無護法，是時法師設欲施造諸利益事，皆不得行。」若有諸人守護法師，復令所須得無儉乏，是人所得功德善根，吾今為汝說其少分。摩那婆！譬如阿耨達池及四大海，所有水聚總置一所。若復有人手掬此水，東方過恒河沙等世界之外始下一掬，如是次第所有阿耨達池及四大海彼諸水聚，一一皆悉掬置掌中，展轉東行擲過恒河沙世界皆令竭盡。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摩那婆！彼諸世界所說名字，一一名字皆分別知爾許世界。彼諸世界，滿置七寶上至有頂，如是眾寶盡皆持用奉佛及僧過恒沙劫，皆具三種淨心惠施。如是布施所得功德，持以比前守護是法及護法師功德多少，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億分不及一，如是乃至過彼算數譬喻亦不及一。何以故？摩那婆！以彼法師能成佛事，是故護法及護法師獲得如是無量功德。摩那婆！我今為是人言教故，說阿字門，如是次第入於法義。』須夜摩復言：『世尊！所言義者，其事云何？』佛言：『摩那婆！汝等於此言教義藏，所得多少隨分受持。若汝受持此陀羅尼方便門者，汝等不久當得成就。何處成就？謂虛空行處。云何成就？如是無量如虛空等言教中故。摩那婆！以是因緣，如來世尊若見眾生有信根器堪受法教捨而不說，或時來問復不為解，如是如來則為不善。摩那婆！有諸眾生聞說如是三種方

便言教之時，初無識解不覺不知，終不分別如來所說。然佛世尊住於大慈，觀無量劫為眾生說。摩那婆！是諸眾生聞法不受，雖得人身而常遇苦，臨終之際若受後生更增重惱。是故汝等常遇說法。摩那婆！譬如有人於盲者前多設燈燭而盲不用，如失心者裸露而行終無慚恥，雖施衣服彼無受心。如是摩那婆！彼諸疑惑愚癡眾生，聞說不受亦復如是。』時彼世尊以偈頌曰：

「『如狂者持蓋，　若瞽設燈燭，
裸形擔衣筐，　彼愚夫亦爾。』

「『摩那婆！是故汝等常應思惟如是法門。何以故？摩那婆！此佛菩提甚深微妙，終不可以淺智能知。所以者何？我今現在說如是法，彼諸眾生尚不能受。我滅度後，云何能入難入法中？摩那婆！是故汝等於彼智中常當精勤勿捨重任。汝等既知此法藏已，當應一心枯竭血肉，持是難入三種言教方便業藏。於此三句阿迦那等語義不斷不捨，身業不亂，諸根常發勇猛大精進力，護持開示如來藏已，常應念作如是等事。』

「爾時彼諸菩薩復白放光佛言：『世尊！如來曾說諸佛世尊凡所演說無有覆藏。然則如來壽命半劫、法住一劫。世尊！劫盡燒時，如是等法當住何處。世尊！諸修多羅不現之時正法當滅，如來正法當云何滅？』佛言：『摩那婆！汝今莫問如斯之事，但念受持如是言教。』阿難！時須夜摩菩薩白彼佛言：『世尊！此三言教根本不斷十二句者，世尊先已為一句門少分開示。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今獨有如是身力、如是脚力，能速疾行。我先跨躡須彌山頂，然後當步此大地邊。」彼人爾時將發己宅，復作是念：「今我不久盡東方邊，如其達者恣意極觀。」如是念已即復前行，計其途路亦不過有數拘盧舍，便已告乏欲進不堪。彼先自言支節壯健能速疾行，如是諸力非但頓盡乃更破傷。何以故？彼愚癡人雖曾耳聽東西南北諸方之名，然未思量地無邊際，妄生是意步地登山。是故始行二拘盧舍，而彼身足皆已傷損，何能遍達一洲邊也。世尊！我亦如是。然今於此無量無邊無有限齊修多羅中一句文義尚不堪受，況復能盡諸佛如來應供正遍覺大智境界。如世尊為我等說東方無邊一切世界，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乃至十方無邊世界，如來如是一念悉知。又彼諸世界，其中所有一切眾生，一切心行、一切發心、一切思惟前後無窮、乃至所經劫數多少、如來如是一念悉知。又彼一切五道眾生、於中所有如是業緣、如是果報，如如來說無有變異，於一念中如來悉知。以是因緣，我問斯義。世尊！諸菩薩等無有諸功德事而不知者。世尊！我等覺知如是義故，所以諮問。世尊！我等既覺

如是義已，不捨語言。世尊！我等不捨斯語言故，大集勝論，如法成就。世尊應於如是教藏法門開示我等！我等亦當如教體知。』

「爾時放光如來讚彼須夜摩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摩那婆！汝有如是大深淨心、巧方便行，今日乃能恣意問我，而實能作方便譬喻，善發斯問如如來心。雖然，摩那婆！汝等應當精勤學此所謂問如來事。何以故？如來境界難可得知，諸天世人所不能問。所以者何？摩那婆！世間無有薄福眾生，不種善根而能值遇諸如來者。如來世尊亦不為是無福眾生宣揚法義，如來於彼亦不出世。摩那婆！汝等前在祭火王園，立於樹下入定七日。彼時汝等所因發心，專修精進得生此忍。摩那婆！汝因是句得不退忍，由此忍故得受佛記，汝於當來必定成佛，號曰如來應供正遍覺。摩那婆！豈彼諸天世人有能知此深智業也？惟是如來應正遍覺之所知耳。摩那婆！所有十二句解釋義者，斯亦可以一句說盡。世間無能，惟除諸佛。如是之事誰當信知？亦惟諸佛。汝等於是尚非境界，況復餘人。是中如來依他說法，而令餘人知己修行。摩那婆！諸佛世尊凡所演法令如說行。云何名為如說行也？於是法中讀誦受持、修行作業、禪定覺知諸功德等，餘法句中本所不知而今悉知。摩那婆！所言名句者，謂彼語言從他得聞，聞已修得然後證知。摩那婆！如彼諸樹根不可得；如根，莖亦不可得、葉亦不可得、花亦不可得、果亦不可得。彼根葉等不可得故，當知一切皆不可得。既不可得，云何可說？摩那婆！此處微妙，難解難知。若知是根、是莖及花果等，則可言說。若不知根，求是葉等則不可得。摩那婆！是中惟一假相可得。摩那婆！如是一切汝等當知，無取世間作第一義相。如來要當為聲聞人說戒行業，如來復當更為他說如是等法。摩那婆！汝等應於如來所聞，當如是聞；如來所見，當如是見；乃至得證，當如是得亦如是證。摩那婆！如其彼樹有可得者，彼根彼莖乃至花果皆亦可得。若使彼樹不可得者，根莖花果云何可得？如是摩那婆！若彼一切法中諸助道法，以名字故是可得者，乃至涅槃亦皆可得。若彼助法不可得者，如是涅槃云何可得？摩那婆！於彼十二句中，我為汝等已數宣說，令多人眾少分開解。摩那婆！於意云何？彼持呪人云何得名持呪人？』須夜摩言：『世尊！我知持呪人。』曰：『何因緣故得持呪名？』『世尊！以能持呪，故名為持呪人。』曰：『持何等呪得名持呪？』『世尊！持此三呪，故名持呪。云何三呪？所謂一者瞿梨呪(隨言嚴惡)，二者揵陀利呪(隨言奪香)，三者摩登祇呪(隨言作惡業)。世尊！持此三呪，故名持呪。』佛復問言：『摩那婆！於意云何？彼持呪師經幾所時能成業也？』須夜摩言：『世尊！經十二年業方得成。世尊！言十二年業得成者，謂於業中得巧妙故。』佛復問言：『彼作如是事業，成已得何等利？』須夜摩

言：『世尊！彼命終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及閻魔界。何以故？以為世間作諸惡業，無有正見，常行殺害、劫盜他財、邪婬、放恣飲酒、妄語及餘惡業。諸是智人所不為者而便故作。』『摩那婆！若人樂行如是邪法乃至一句呪者，當知是人不解我法。摩那婆！汝觀是人，十二年中惟造地獄、畜生、餓鬼、諸魔王等一切惡業。摩那婆！汝應觀是世間盲人於黑暗中往來輪轉。摩那婆！是人所為應得善處，以於我法隨有作處，不得正信、不能正行故。此人若能正信行者，則得上生。摩那婆！是持呪人，但為洟唾屎尿聚故，十二年中受彼嚴熾無益苦已，捨身即生大地獄中。摩那婆！汝於是中應念成就諸如來智。欲求一切諸佛慧者，應當成就諸佛正法。摩那婆！如有二人：一為清廉，三日不食，腹中飢虛；一為貪嗜，三日之中口手不住，食過滿腹。摩那婆！於意云何？如是二人後若食時，何者最美？』須夜摩言：『世尊！飢者獨美。』佛言：『如是如是。摩那婆！如來世尊善知時宜，凡所宣說無有妄也。要觀眾生諸根調柔易堪受法，然後隨順為其開演而成熟之。如彼食已增加色力，安隱身心無所患苦。若有眾生聞佛說法，多起疑網迷惑亂心，彼為大患。如是眾生生疑惑已無有信心，無信心故則不能得真實正法，不捨本心疑惑此法，如是眾生深可憐愍，捨離正法不受三昧諸功德等。以是義故，如來待時。摩那婆！於是三種言教方便業藏之中，說十二句無有變動，當應入彼言教方便。』須夜摩言：『云何名為無有變動？』佛言：『摩那婆！所謂初來一切文句次第方便，因彼四十二字莊嚴音句，不以餘音共相雜合，不以餘字更相隱覆。摩那婆！自阿至迦此為初分；是中迦字身受五分，以蔭數分別，作富伽羅相故五分說；彼那字等不復更說。』」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四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入海神變品第三十一
佛昇須彌山頂品第三十二

入海神變品第三十一

佛告阿難：「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捨是師子奮迅大三昧已，即以大慈及一切智，遍觀十方及以大眾。時彼眾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厥名井宿，本是作寶摩尼家子。時彼世尊即告之言：『井宿！汝今能與如來應供正遍覺俱往入彼大海不耶？』爾時井宿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正遍覺於彼海中欲行佛事，將作何業而顧命乃爾？』放光如來告井宿言：『摩那婆！大海東邊有一水口名為燋熱，彼燋熱下有阿修羅宮殿住處，彼今現有十四菩薩生在其中。我以彼等受大苦故，又欲令彼生厭離故，又不令彼久受如是阿修羅身故，又欲令彼不復造作阿修羅業故，又欲令彼不造種種地獄業行故。』佛說是已，井宿菩薩白言：『世尊！度海何住？』放光佛言：『摩那婆！彼燋熱處有阿修羅王名曰善臂，十四菩薩為彼王子。』井宿菩薩復言：『世尊！更何因緣斯諸菩薩生彼中也？』佛告井宿言：『摩那婆！汝今不煩重問是事，我等惟應速疾詣彼。』爾時放光世尊如是言已，即與井宿菩薩摩訶薩乘化金翅鳥遊空而進，及彼億數諸菩薩等亦乘化金翅鳥隨從世尊，復有九十億大阿羅漢亦各乘彼化金翅鳥隨從世尊。又彼一切人中大乘及祭火光王，將諸兵眾二萬八千，大將為首，又乘八萬調善香象隨從世尊，陵虛而往。其王自在有大威德，彼諸臣眾二萬八千皆乘白象隨從而行。自外無量無邊諸世界中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等，先在放光佛世尊所聽聞法者，各各亦以神通之力從佛而行。爾時放光如來先至大海，飯食訖已，渡海南岸東漸而行，至燋熱處遂便停止。阿難，時彼世尊住海岸已，即從眉間放一細光，如破一毛為百千億分，其光直入阿修羅宮，遍照阿修羅宮殿已。時善臂阿修羅王遇斯光明，不覺驚起莫能自安。一切修羅皆大恐怖，速疾馳詣善臂王所，白言：『大王！宜時觀此阿修羅宮，忽有如是大盛光明。大王！今者將無劫災非常火事從上起耶，故先見此熾然猛焰極盛光明暉赫若斯？大王！如其不爾，何緣今日阿修羅宮忽有如是異相現也！』時善臂阿修羅王告諸阿修羅眾言：『諸仁者！汝等當知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今在海岸欲來臨顧阿修羅宮。諸仁當知，以是因

緣，放光如來遂從眉間白毫藏處放一光明，如破一毛為百千億分，是彼光明現此宮耳。諸仁者！如來光明甚難值遇，不可得見，為汝等故今來至此。』諸阿修羅住大海下，境界周圍皆置水道，一一隄防若須彌山。時彼世尊作如是念：『此阿修羅惟以驚恐設險自衛，非有他故。』即便命召一金剛神名曰火焰，告言：『汝為大神，能變化不？』金剛白言：『世尊！我能變化。』佛復問言：『汝化云何？』金剛神言：『我以神力於水道前，一一皆現兩巨壯人大力可畏，住彼道口，令阿修羅忽見如是偉壯大人，恐怖轉增自然降伏。』佛言：『金剛！汝必能者，速為是化。』時金剛神承佛教已，即以神力於水道前皆各化現有二化人，其形高大若多羅樹。而彼化人以手打拍是諸水道，皆令陷沒直至水輪。時諸修羅皆大恐怖，各相謂言：『希有希有！我此宮城深密難至，加以諸大羅剎周衛圍繞。是何怖事而復現前？諸仁共觀，欲何逃竄也？』復作是念：『我等今者亦可共往至彼海岸。』爾時善臂阿修羅王知諸修羅皆大恐怖，遂即命彼十四兒言：『汝等觀此阿修羅宮，競出如是種種怪異。童子！我等當今宜作何事？』時彼童子白父王言：『大王當知，今諸修羅皆已處於栴檀林中，有何可怖？』善臂王言：『童子！今放光如來欲有所作，至此海岸。以威德故，令阿修羅、陀那婆等生大恐怖。』彼諸童子復白父言：『大王！審知如來應供正遍覺所由來此修羅宮耶？』王言：『童子！我今何處有是心想。彼如來應供正遍覺口初未說，我復何事能豫知也？』童子復言：『大王！自從昔來頗曾見聞世尊來入修羅宮不？』王言：『童子！我從生來未聞見也。諸阿修羅不信三寶，寧能見佛？童子！我初未曾見有因緣而令如來到修羅宮。惟彼諸天共阿修羅大戰鬪時，諸佛世尊方出現耳。以於彼時見諸天勝、阿修羅屈，諸修羅等以不如故，驚怖奔波迷失方所，避害藏竄逃入藕根。我於今日以如是想言佛威靈，而諸如來終亦不於一眾生處生不善心起怨憎想，不求過失惟有哀矜。見阿修羅心如刀劍，慈悲普覆現是神通，令諸修羅捐捨惡念得本心耳。』爾時放光如來為彼億數諸菩薩眾，九十億諸大羅漢，及祭火王所將六十萬兵將人民，乃至一切天、龍、夜叉、乾闥婆等如是諸眾，皆為化作一金剛神，執杵隨後侍衛守護。又皆化為諸金翅鳥以為乘具。作是化已，趣燋熱口至彼住處，復皆變作非人圍繞，令阿修羅增恐怖故。時善臂王在殿經行，見彼世尊以無量億百千那由他眾前後圍繞，所謂菩薩、聲聞、祭火王眾，乃至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八王眾等。如是見已，告童子言：『童子！汝當觀此如來應供正遍覺，今以如是大威神故，令諸修羅栴檀林中生是恐怖。』童子白言：『大王！我等已見。』時彼童子覩世尊已，作是念言：『此等眾生非以隨宜少分力故能致如是。惟有具足精進

力者，乃能若斯眾力來此阿修羅宮。我等今觀如是希有，實未曾見如是奇事，所謂一一人後皆有如是大可畏人持金剛杵。彼諸比丘亦各一人執持金剛，一切皆乘金翅鳥上。復有無量諸天、諸龍、夜叉、乾闥婆等眾前故圍繞。復有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各與無量眷屬天眾侍立左右。復與無量釋提桓因、四天大王及祭火王，乃至無量千數小王一切圍繞。我等今應投敬如來世尊足下。』爾時善臂阿修羅王知諸子意，即告之言：『童子！汝等今宜隨所樂往。』時諸童子白父王言：『大王！今者欲為何事？』善臂王言：『我諸修羅不信三寶。』彼諸童子復白父言：『大王若不去者，佛當自來。』王言：『童子！吾聞佛者有如是智，不從他聞皆自能知。斯言信乎？』諸童子言：『大王！實有是智，雖不聞說咸自然知。何以故？大王！諸佛如來於彼三世一切眾生所有心念，若生未生、若滅未滅皆悉了知。是故一切諸佛世尊無不知者、無不見者、無不證者、無不覺者、無不忍者。諸佛如來是一切知、是一切見。』時善臂王語童子言：『必如汝言。我此殿小，云何得容若斯大眾？』諸童子言：『大王！我等意見如是眾生無有住處。』王復問言：『何緣若此？』諸童子言：『大王！於意云何？此修羅宮住在何處？』王報之曰：『住在水中。』童子復言：『大王！且觀今有爾許諸大人眾處此水中，乃至無一眾生及一衣角被沾濡者。是故我等作如是念：「如是眾生無有住處。」大王！又觀我等所見一金翅鳥王，於中即有無量億百千那由他數金翅鳥王而為乘也。』

「阿難！時放光如來念彼善臂阿修羅及念童子言已，告井宿菩薩摩訶薩言：『井宿！汝宜速往善臂阿修羅王殿上坐已，即應入是大精進三昧也。』於是井宿菩薩承世尊教，直趣善臂阿修羅殿。到已昇殿，端身正念結跏趺坐，即便入彼大精進定。時井宿菩薩即入如是精進定已，三昧力故，即令彼殿東西寬大六萬四千由旬、南北一萬六千由旬，莊嚴奇特七寶所成，而彼眾寶多是無價摩尼真珠，如是勝寶微妙端嚴流布乃至如來足下，眾寶羅網彌覆其上，復於諸處皆懸繒綵，又燒天上種種妙香。彼宮殿外周匝皆有七重濠塹，以無價寶間錯莊嚴。岸高齊等，風聚其間。八功德水具足盈滿，其水清淨無諸污濁。於其塹內多有眾花，所謂優鉢羅花、波頭摩花、拘牟頭花、分陀利花，如是諸花滿彼塹內。彼花芬馥，猶如天上曼陀羅香。其塹兩岸多有眾樹，所謂天妙香樹、天妙花樹、天妙果樹、天衣服樹、天飲食樹、天眾寶樹、天瓔珞樹、天音樂樹。又彼諸塹兩岸多有赤栴檀樹周匝圍繞，如兜率天宮為補處菩薩之所，莊嚴此殿亦爾，皆是化作。

「爾時井宿菩薩摩訶薩一心正念從三昧起，即便往詣放光佛所。到已頂禮如來足下，白言：『世尊！我蒙聖教，所作已辦，咸為此眾

嚴敷座訖。』爾時放光如來告井宿菩薩言：『善哉善哉！摩那婆！汝諸菩薩知如來念將說斯法。既了知已，依如來教如是作耶？』時善臂阿修羅王告諸童子言：『諸童子！汝觀此殿何忽乃有如是事業自然起乎？』時諸童子即白父言：『大王！於是事中不應驚怪。何以故？如來世尊具足神力，如來復有不思議智。今此所作神力少分，何足生怪。此又如來弟子所為，非如來作。如來世尊別有不思智業，尚非一切眾生境界，豈一眾生而能知也。』

「阿難！時諸童子即於發心念如來時，如來即知彼諸童子心之所念，遂便告彼諸大眾言：『汝等今者一切皆可入彼青相三昧。』爾時一切大眾蒙佛力故，皆得入於青相三昧。入三昧已，不覺不知忽昇彼殿，猶如有人夢中遠行。彼諸大眾不動不覺，以如來力即昇彼殿，亦復如是。

「爾時善臂阿修羅王，見彼世尊及諸一切聲聞、菩薩、天人大眾，一切皆居金翅鳥上，一切皆有金剛密迹隨逐其後。見此事已，各作斯念：『如是幻化諸誑惑事，惟我等有，餘人則無。』復作是念：『我今亦應普現如是諸幻化事。』作是念已，即事欲作種種幻化。雖發是意，悉不能成，乃至於彼一彈指頃亦不能化，而亦不能現一色相。彼身所經出沒之處，莫不皆見金剛力士可畏大身，手執金剛放光神杵欲擊其頭。彼見是已，即便還攝幻化之事，設欲有作終亦不成。爾時復作如是心念：『我曹今日云何忽遇若斯苦惱，令我喪滅是幻術法。我常以此為嚴身處，今定失者何所歸趣？我身不久亦自磨滅。』

「爾時彼諸童子即白父言：『大王！願於今者莫生恐怖。王今宜速敬禮世尊。若離如來，何所歸依？凡所至處皆是恐怖。是故惟速禮拜如來。』時彼阿修羅王問諸子言：『如斯境界是誰作也？』童子報言：『大王！此等皆是如來境界、如來方便。大王當知，諸阿修羅雖有千數諸幻術法，不及如來，而諸如來乃有無量不可稱數不可思議諸幻化法。大王！今者欲何所趣？假使即時更入海底燋熱口中，望免如是諸大人者，終不得脫。大王！今日且少時住如來足下，勿過自憂。大王！且觀弟子神通尚現如是不思議事，況如來也。』爾時彼佛作如是念：『斯諸童子於正法中無有錯謬，我今應當覺以正法而令成就。』即彼如來如是念時，諸童子等便自覺知。既覺知已，如是思惟：『今此如來憐愍我故而來至此。我於今日應強扶持我父大王詣如來所。』彼等思已，各於父所生大敬心、歡喜之心，手執父臂或捧身分，競共扶持詣如來所。至佛所已，如彼知足諸菩薩等敬心禮拜，此亦如是。時十四童子及其父王，一切皆以四支布地，頂禮放光如來足下，如是慇懃至於再三。禮已胡跪，以手扣頭從坐而起，右繞七匝，具尊重心發希有意。時彼童子便白父

言：『大王！於意云何！如是眾生寧當為彼微少因緣入是海底燋熱口耶？是燋熱口未曾有人能至斯者。所以者何？此燋熱口如是臭穢、如是麁鄙，是極惡行眾生居處，是最不信眾生住所，不順父母、不事師長、不敬沙門及婆羅門，諸如是輩具足非法眾生之中，今者世尊何為來此？大王！以有大事重因緣故，遂使如來應供正遍覺自然降臨此弊宮殿。』

「時彼善臂阿修羅王聞是事已，告諸子言：『諸童子！我今當集諸阿修羅、陀那婆等，設諸供具奉獻世尊。』如是語已，即便勅語一阿修羅名曰上軍：『汝今可往燋熱上立，吹千音螺并擊大鼓，召諸修羅、陀那婆等悉令來集。所以者何？如來世尊及弟子眾今既顧此，吾當辦供奉佛及僧。』是時上軍阿修羅承王勅已，至燋熱上，吹千音螺并擊大鼓出大音聲。時大海內及燋熱處一切修羅及陀那婆、諸龍、夜叉羅剎惡鬼，乃至海中所有眾生，聞是聲已皆大恐怖，作如是念：『何緣今日諸阿修羅出是大聲？將非諸天與阿修羅興大鬪戰，乃於今者吹貝擊鼓有是大聲？』如是念已，一切皆集善臂王所，白言：『大王！今日何緣吹貝擊鼓，得不有彼諸天事乎？』爾時善臂阿修羅王即便告勅諸阿修羅及陀那婆等言：『汝等當知如來正覺今既降此，吾將獻供，故命汝等，無他事也。』

「爾時諸阿修羅、陀那婆等聞王教已，即共上殿，皆見彼殿希有莊嚴。假使一切諸天及人乃至龍宮，亦未曾有如是殊特微妙嚴麗。彼既見已心生歡喜，歎未曾有，白言：『大王！何故今日此宮殿中乃有如是大莊嚴事。我觀諸天及龍宮處，初未曾見若斯事也。』王時答言：『汝今雖見，尚未覺知誰心願力所能為此？』『大王！我實不知誰之所作。』善臂王言：『汝應當知，今此有佛號曰放光，及諸聲聞、大菩薩等，乃至一切天人大眾皆來住此。彼佛弟子名曰井宿，是大菩薩摩訶薩也，坐此殿上惟心願力，能於一彈指間即便化作是莊嚴事。』爾時善臂阿修羅王與九十億那由他諸阿修羅及陀那婆、諸龍等眾，乃至大海所有眾生，聞是鼓貝出大聲時，心無異慮不作餘業，各作是念：『今日海中欲有何事，彼善臂王吹是大貝擊此大鼓？』

「爾時善臂阿修羅王及大兵眾昇殿遍觀，見彼如來乃為無量百千大眾周匝圍繞，左右前後有千數眾，無量億數、無量百億數、無量千億數、無量百千億數、無量那由他數、無量百那由他數、無量百千那由他數。復有無量聲聞大眾、人眾、天眾、無量梵天眾、無量淨居天眾，亦左右圍繞彼佛世尊。復見所有諸聲聞眾，若出家若在家，若天若龍，一切皆有金剛力士執金剛杵，光明熾然甚大可畏，隨逐其後守護彼等。復見各乘金翅鳥王。如是見已，心生奇特歡喜踊躍，各作是念：『是等皆悉大神通力故能來此。』『汝等當觀此

希有事，是佛世尊有一弟子，於彈指間以心願力，能為如是大莊嚴事。亦此放光如來有大神通，具力無畏，能為斯耳。』彼聞是已，一切皆起未曾有心、希有之心、殊特之心。發是心已，一切皆悉同意同心至心敬重，在如來前身體布地禮敬尊足。

「阿難！時放光如來知阿修羅、陀那婆等皆有如是至誠心故，於少時間即便入於水澄三昧。彼佛如來入三昧時，諸阿修羅及陀那婆，蒙佛力故得宿命智，皆得自見過去所作諸阿修羅業因緣事。既見此已，生大苦惱，各作是念：『我於往昔造諸惡故，今日生此阿修羅宮。由作種種不善業故，得如是等可畏大身。然此三千大千世界，無有眾生能造如是可畏恐怖大惡業者。』而諸修羅各自入定，皆悉覩見往昔本業。既覩見已生大恐怖，慮命終後必墮地獄，生地獄時身量大小及諸苦報咸悉明了，所謂獄卒、諸罪人等，手持刀劍、斤鈇牟戟、[矛*(替-曰+貝)]矟杵棓種種苦具競來迫身。又復覩見鑊湯鑪炭炎熾猛火，山河灰糞皆悉充滿，除地獄已，其餘更無如是嚴赫熾然苦具。彼見是已復生大怖，假使世間七日並出，天地萬物盡皆消融，比茲猛火不得為喻。覩是事已各相謂言：『我阿修羅及陀那婆，須臾之間悉皆滅沒。今日之計，將何所出而可獲免？』阿難！爾時放光如來舉金色手，令諸修羅及陀那婆皆悉起立，各各皆見放光如來以金色手親摩其頂。以見如是大神力故，於如來所更起重心，於是皆共右繞七匝，合十指掌復繞七匝，住於佛前。爾時善臂阿修羅王整理衣服偏袒右髆，右膝著地合掌一心，而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及諸大眾，憐愍我等受是微供。』爾時佛告善臂王言：『諸阿修羅！如是如是。』時諸修羅既蒙許已，皆大歡喜踊躍無量，從彼眾出詣佛足下，白言：『世尊！蒙垂哀許，隨宜備辦。』

大法炬陀羅尼經佛昇須彌山頂品第三十二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欲從大海燋熱口，出昇須彌頂忉利天宮。時天帝釋即使命一主食天子名曰慢上，作如是言：『汝所造食，得成辦不？』食天答言：『唯然。天王！食皆辦具。』天帝復言：『汝辦幾何？』食天答曰：『隨須多少，我能應時。』於是天帝聞食天言，如一瞬頃已住佛前，白言：『世尊！願知此時。』爾時放光如來告善臂阿修羅王言：『善臂！汝今欲見須彌山頂忉利宮不？』善臂白言：『世尊！今日誰當聽我至彼須彌山頂受天樂乎？』佛言：『善臂！汝可來也。乃至一切阿修羅、陀那婆等，我悉能令至彼山頂天王帝釋善法殿上，隨諸所須恣意而食。』時善臂王即白佛言：『世尊！彼上諸天與修羅及陀那婆等世興鬪諍，今日云何得有斯

事？』佛告阿修羅王言：『善臂！汝今當知如來言教，正汝心念。我於今者能令汝等諸阿修羅與彼諸天和合聚集共處宮殿，無令一人有苦迫者。』

「爾時世尊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汝宜速還，當為爾許諸大眾等敷設床座。』時天帝釋即白佛言：『世尊！謹承聖教。』於是天帝自燋熱處沒，於須彌山頂出。爾時天王勅一敷設天子名曰氐宿：『汝今速詣善法殿所敷諸床座，以擬世尊。』彼敷設天奉天王教，趣善法堂欲敷床座，已見如來與諸弟子，及諸天眾、諸梵天眾、諸阿修羅陀那婆眾、一切人眾皆先坐訖。爾時敷天見佛大眾先坐已定，使欲設食，白帝釋言：『天王當知，今者如來與諸弟子、天龍大眾，咸先坐於善法殿訖。』時天帝釋作如是念：『希有希有！此忉利天極成迷謬。世尊今有如斯神力，而我天等不覺不知。』又見如來幸其宮殿，歡喜踊躍不能自勝。於是天帝釋尋即告一算天之子名跋利沙：『汝今速往擊是天鼓，令此忉利諸天及時雲集。』跋利沙天受天王勅，遂極其力撾擊天鼓。時諸修羅、陀那婆等聞天鼓聲，悉皆驚怖，發如是言：『苦哉苦哉！我等今者大厄時至。汝等當知，是天帝釋以大幻術，誑誘我徒而令至此。』時天帝釋知諸修羅心生恐怖，重復告彼阿修羅王：『汝等勿怖。我向為集忉利諸天擊是天鼓，幸無他慮。』爾時三十三天各與無量百千億數眷屬天女詣善法殿，到已頂禮彼世尊足，心大歡喜各相謂言：『汝今當觀如來世尊大神通力。諸阿修羅及陀那婆常居地下，今乃能令至此天上。』爾時天帝釋勅三十三天曰：『汝諸天眾！咸各一心勿念餘事，惟思供養如來大眾。』彼天帝釋如是勅已，以自所食諸供養具，奉上世尊與弟子眾，及祭火王一切人眾，諸阿修羅、陀那婆眾，欲界天眾、諸餘天眾，無有算數不可稱量如是等眾皆來會坐。彼等一切食眾天味悉得充滿，如彈指頃飯食咸畢。當爾之時，帝釋天王立食不坐，覩佛世尊飯食訖已，喜踊遍滿不能自持，斂容合掌住於佛前。

「爾時世尊告善臂阿修羅王言：『善臂汝來。從今已去與此天王解除宿怨，生歡喜心。汝亦是吾聽法弟子，汝等二人常應和合，行如來法勿復戰諍也。』時天帝釋及善臂王共白佛言：『世尊！諸阿修羅及以諸天恒有鬪心，終不能得自生歡喜。幸蒙世尊威神德力，令阿修羅至此天宮。』時彼二王如是語已，彼放光佛告天帝言：『憍尸迦！汝於今者莫作是語。何以故？今日之事，乃是汝斯十四童子菩薩摩訶薩慈悲力也。是故憍尸迦！汝當知此十四菩薩往昔因緣，過去於此三十三天中生，見此諸天常念與彼諸阿修羅興大戰諍，更相殘害受諸苦惱，起大慈心：「願我未來得生於彼阿修羅宮，與善臂王七大夫人各為二子。既生彼已，我應教化彼阿修羅，與此諸天

常生歡喜無復怨心。如果所願，假令於彼住壽經劫亦不敢辭。」憍尸迦！以是因緣，斯諸菩薩於此天沒為善臂王子。然而此等自度智力，不能獨成如是大事，是故今者請求如來應供正遍覺令彼速出燋熱之難。此等在彼發如是言：「願諸世尊哀愍我等。我等今在大厄難處，雖有本願不獲剋成，今所生處多諸大苦大險巨難。設我生彼大地獄中，終不捨離本誓願心。」憍尸迦！汝今應知，此諸菩薩於彼昔時有如是願。憍尸迦！於意云何？如來世尊能護持是諸菩薩不？』天帝釋言：『如是。世尊！如來能為一切畜生豺狼狐犬乃至蚊蟻而作護持，何獨菩薩摩訶薩等斯輩？能為一切眾生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猶如生盲處於無明大黑闇中不能自出，彼能散除亦復如是。』

「爾時放光如來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汝今問此阿修羅王，汝今樂住此天處不？』時天帝釋承佛聖旨，即問善臂阿修羅王曰：『仁者！汝聞世尊言教以不？』善臂王曰：『如是如是，惟大天王。』帝釋復言：『仁者！汝今實願處此以不？』善臂王言：『天王！如是之事不應致問。何以故？我諸修羅今所生處，假使亦有諸栴檀林及餘別所，惟甚臭惡，寧敢望是諸天宮殿？直以世尊大慈威靈普及一切，令我至此須彌天宮。天王！汝之問我，我願如是。我應問汝，汝不應問我。何以故？是三十三天自然福報無所乏少，我諸修羅不能為福，多事諂誑，自茲已外餘皆乏少，是故我今貪樂此處。復次天王！我今重白，諸阿修羅長夜願樂須彌山上，食諸天味、飲蒲桃漿，為此三事常與天諍。以是義故亦有乏短，以短乏故受諸苦惱。於鬪戰時彼四天王，以種種杖擊害我等，退走本處。天王！以是因緣，我應問汝，不應問我。復次天王！譬彼丈夫貪欲女人，以諸財寶多為方便，彼雖相許未會求心。是人爾時長夜憂苦，後時彼女果獲一來。天王！於意云何？彼時丈夫既獲是女，為極歡不？』天帝釋言：『如是如是。』阿修羅王善臂復言：『如是天王！諸阿修羅恒有是心，令我得居須彌山頂。諸天之事我盡見知，是故我今願樂住此。若不樂者，何事須問？復次天王！如彼商主欲入大海求諸珍寶不顧危險。是人棄家始達海岸，忽值眾舶載赤栴檀自然而至，或種種船異寶充滿一時競來。天王！於意云何？彼時商主不經險難多獲異寶，復極歡不？』天帝釋言：『彼大商主喜誠無量。』善臂復言：『如是天王！諸阿修羅及陀那婆，不殖善根不造功德，今者忽獲難至之所。若不歡甚，無有是處。』時天帝釋與阿修羅王二俱歡喜，共詣世尊，頭面禮足住於佛前。爾時世尊語帝釋言：『憍尸迦！汝與修羅大鬪諍事得寧息耶？又與修羅及陀那婆鬪諍因緣得斷除未？』時天帝釋白言：『世尊！我蒙佛教已成一味。唯然。世尊！而我初無如是惡心害諸修羅，但是修羅甚可憐愍，頗修

苦行得少身力，心懷不忍好與我諍。世尊！彼輩不知我有乘象其名億頃，若使此象一奮怒者，即能乾竭彼大海水。如其交陣大戰鬪時，復能化作巨壯大身，如須彌山住持大地。四足及鼻，隨以一足亦如須彌。世尊！當知彼象其身幾大，彼大海水復多少耶？』佛言：『憍尸迦！如是如是。』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世尊！我於爾時作如是念：「我有如是不思議象。」我既乘已復如是念：「觀諸修羅、陀那婆等，誠大愚惑不能覺知，我有如是不思議力。」世尊！今且置茲身外大象不思議力。而我復有右手所執大金剛杵，我復作念：「若使我今試放手中所執金剛，其所住處四大海內，諸阿修羅及陀那婆所有宮殿一時滅壞。」世尊！我今雖有如是神力，終不起心欲壞彼等。世尊！其有不退轉地菩薩摩訶薩，被他縛時、若他打時、若他割時、若他截時，欲報害者終無是處。惟佛世尊自知是事。世尊！若彼菩薩摩訶薩對是事時，自應常作如斯善念：「我捨自身一切樂已。世間所有欲離壞者，我要當令彼還和合。」彼時菩薩常當念行，如是慎意不亂其心，恒須念法。世尊！我從今日順世尊教、如世尊教，又如諸佛弟子各還供養諸佛弟子，我等亦當各各自相恭敬供養。世尊！我從今日凡是飲食，悉皆與此善臂阿修羅王分張共食，諸餘阿修羅、陀那婆等咸施無畏，不令恐怖也。』」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四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五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天伏阿修羅品第三十三
阿修羅本業品第三十四
雜類本業品第三十五
說無相品第三十六
勸修行品第三十七
三字門品第三十八

天伏阿修羅品第三十三

「爾時世尊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汝今善能以四種法開示攝受諸所須者，寬大開覺皆能令彼自厭生處，不令退轉菩提之心。』時天帝釋白佛言：『世尊！我今能令諸阿修羅、陀那婆等厭離生處。世尊！然我無智，不能知彼退不退也。』

「爾時天帝釋有一主兵天子名曰善面，天帝告言：『善面！汝今疾至我常所乘億頃大象王所，當以左手拊其脇上，明告之言：「億頃！今者天王令我勅汝，當現自身莊嚴之事。」』時善面天承天王勅，即向億頃大象王所，如天王勅，即以左手拊其脇上，而告之曰：『億頃！今者天王令我勅汝，宜自現身大莊嚴事。』爾時億頃大力象王，見善面天傳王勅已，於是便念大身力通。念身通已，先以四足滿四大海，四大海水一時涌波，與須彌山高下齊等。復於四方遍四大海化作四頭，一一頭上各有一鼻，四海所有四修羅宮及四燋熱所攝境界，爾時象王即以四鼻周圍繞取擎置頭上，其餘一切阿修羅等住在忉利天王宮者，亦皆以鼻周圍卷取置之頭上。置頭上已，象身即時出大聲言：『汝等被縛。汝等被縛。』如是至三。爾時象王頂持前事，隨意而行地不陷沒。諸阿修羅各作是念：『嗚呼嗚呼！我等一切悉當喪沒，諸是眷屬宮殿城隍悉為他有。』時彼修羅復見燋熱悉入象口。既見如是可畏眾生，則於自身生失沒想，遂大迷亂莫知本心。失本心故，是諸修羅過去所有諸諂誑事皆現在前。見此事已復生厭想：『我身須臾當自磨滅，願我更莫見如是類可畏眾生。』

「爾時十四童子菩薩白父王言：『大王！我等今者欲作何方而得脫斯大象之難？』爾時善臂阿修羅王及陀那婆一切皆悉生大恐怖，迭相咎責悔先所作。時諸童子各作是念：『此諸修羅及陀那婆，今既到斯大困厄處，我等試觀彼能斷是諂幻惡不？』如是念已，遂白父

言：『大王！當知我今所見大恐怖事，將不同彼諸幻夢耶？』時彼阿修羅王於少時間便自覺悟。童子復言：『大王！是何事也？』時善臂王告童子言：『我等惟合見如斯事。何以故？諸阿修羅、陀那婆等，素無善根專行惡業，常於眾生起毒害心，不於一人生慈善念，惟思殺害惱他眾生，增長一切不善之行。恒住如是瞋恨心中，但行如是戰鬪諸事、破戒因緣，今受是報。』童子復言：『大王！我等今日以何因緣令象歡喜，脫諸修羅、陀那婆等困厄事也？』善臂王言：『童子！除此神已，更有何神大於是者？』童子白言：『更有大神，所謂如來王等。今者皆應起立。』爾時大眾皆從座起，立象背上，復令一心合十指掌，作如是言：『南無善神。南無勝神。南無大神。我等今者咸共歸依。勝一切神，是無上神。我從今日終不復作如是諂誑，願不更見如是大厄。』爾時彼諸童子菩薩復作是念：『我今當令諸阿修羅恭敬合掌自悟諂幻。既自覺知，即除諂幻。』如是念已，復告彼諸阿修羅言：『汝今可來歸佛法僧。』諸童子等自相謂言：『我已令彼於佛世尊深信不退，當得解脫如是大難。』爾時天帝釋知諸阿修羅、陀那婆等悉調伏已，告一天曰：『汝今宜往彼象王所，密宣此呪：

「『訶訶滯　迦耶婆訶滯　難陀陀　浮底　曷薩多曷多　阿揭車答梵　娑婆禰　鞞舍南』

「爾時象王聞是呪已，即便收攝如是變化諸莊嚴事，還至本處，以鼻卷取諸阿修羅、陀那婆等，悉持往詣天帝釋前。

「爾時世尊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此大象王與阿修羅作何事也？』天帝白言：『世尊！我等諸天雖有如是化神通力，而我更無殊異神通調彼諸根。』佛言：『憍尸迦！汝今信佛如來不耶？』天帝釋言：『我等今日深信如來，歸依如來。世尊！然今此等諸阿修羅及陀那婆，亦須教示。此是如來大智境界，非我所知。』佛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汝於今者當應教示諸阿修羅。何以故？諸阿修羅、陀那婆等皆受天報，彼受報時多有亂心，是故應須開示彼等二種悔法。』

大法炬陀羅尼經阿修羅本業品第三十四

「爾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諸阿修羅乃生如是燋熱口中，寧當無有諸功德法出彼燋熱，至四大王宮殿住處？而彼獨有往昔惡願，無一善法，其後壽終生於惡道。世尊！我等於中如是思惟：「彼既專造諸不善業，生於惡道得如是身，云何而得有大神通？」世尊！以是因緣，我於是中心生驚疑。是故我今問佛世尊，如斯義處當云何識？』佛言：『憍尸迦！以是因緣，我今為汝作諸

譬喻，以譬喻故令汝得解。憍尸迦！夫著生處者即是凡夫，貪染住處言此是畜生。由造此業，彼等分別諸有生處，今捨此處當生彼處。有人命終受後身時或勝或劣，然作業時即起大願，令我彼身長時受報，勿使彼身壽命短促。彼等或生畜生道中，所有受身因種種業得種種名。而彼生身及與名字，乃至過去種種諸業，凡所成就皆現在前。彼畜生身還得如是畜生名字，稱實自名，所謂我是鳥也、我是奢拘尼也、我是龍也、我是乾闥婆也、我是阿修羅也、我是陀那婆也、我是金翅鳥也、我是象也、我是馬也、我是駝也、我是驢也、我是牛也、我是水牛也、我是狗也。如是乃至一切畜生，凡所受身，一切皆是依身立名。憍尸迦！我於彼時作如是言：「汝等諸天所得名字，亦因業緣。」憍尸迦！諸阿修羅所受生處，皆由往業，今得是身。汝應諦聽。昔在人中違背正法，由違背故今生此處，或復當生、或時生已。憍尸迦！如是等業應當諦聽，聞已奉行為人解說。何以故？不欲令彼更造是業復生此故、惟欲令其斷惡業故。』

「佛復告彼天帝釋言：『憍尸迦！汝今應知，若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依佛如來正教修行，於佛滅後作富伽羅相、行異種法。彼若住於富伽羅相、行異法時，或念奢摩他事，不能依於如來正教，自心分別富伽羅相，妄念現前若百若千若過是數，遂樂住此富伽羅相中，而即用為奢摩他事，為世間說法。又亦不依如來所說毘 婆舍那事，不能分別富伽羅相，亦不依止毘 婆舍那，然彼眾生但為一切衣服臥具飲食湯藥，往來遊止聚落城邑。或有具足五神通者，或四或三乃至不得一二通者，皆毀正行，行如是法。彼既如是違背聖教、破毀禁戒，佛諸弟子能說空者，終無復有以諂誑心荷負一切佛菩提事。若有不依如來所說無相法者，則亦不能通達如是無相之法。彼既不達如是法相，便應入於大邪見路。當知彼人著於此處，如是住著，終無有能教化之者，亦無可以遮障之事。彼等住此執於諂幻、若諂誑行，即還得是不現形報。如是等人永於一切佛菩提中，不能顯現如來所說四雙八輩丈夫大人墮僧寶者，彼人於中永無其分。何以故？以彼喪失如是法行，猶亦受他承事供養。若人於是諸世尊所，讀誦受持乃至一四句偈解其義理，彼等如是不可承事，乃至盡壽共一處坐。命終之後生是惡處，以彼恒常修習諂幻、發願彼處，故彼等於彼修習不捨。而彼人以諂誑心故，生人間時，於如來所說不能通達亦不具足，惟行惡行，乃至盡壽生如是處。以其往昔作如是業，盡壽生彼大地獄中。憍尸迦！是為諸阿修羅受身因緣。汝應憶持。』

大法炬陀羅尼經雜類本業品第三十五

「爾時佛復告天帝釋言：『憍尸迦！諸餘所有畜生之類業行果報者，如彼受身。既受身已，復捨心藏，隨受何身，造業願求復受彼身。從何所來得受此身，彼心所作行差別事，我今當說，汝應諦思。』時天帝釋即白佛言：『世尊！今正是時，惟願具說，四眾聞已依教奉行。』佛言：『憍尸迦！若欲遠離諸如是等畜生身者，於此法中應當依行。若有能於如來所說少分開解，即得斷除畜生身中諸苦惱事。』

「爾時佛復告天帝釋言：『憍尸迦！云何夜叉？言夜叉者，隨所受身得夜叉名。云何知也？彼於往昔在餘世界造作惡業，受得如是不安樂身，故名夜叉。彼時少分造作惡行，生如是心。若彼諸師教誡之時，作如是言：「善哉尊者！如是之事我自能為。尊者何須數教導我？」彼人佷戾忘失本心，彼時既發是惡心故，得夜叉身不受餘報。雖似人身不與人同，以能具足夜叉因緣，受是惡身不住一處。憍尸迦！是為夜叉受身因緣。汝當憶持。』

「爾時天帝釋復白放光佛言：『世尊！我今更問羅剎因緣。云何得受是羅剎身？復以何義名羅剎也？惟願為我分別解說。』佛告天帝釋言：『憍尸迦！若出家人若在家人，聞佛世尊所說經教，不能隨聞如法修行，惟諂誑心為人說法，作如是言：「汝今應當護持此法。」而自不能順教修行，但為名聞利養徒眾故發是言，然無實行。復發是言：「汝護此法，此法可護。」雖作是說，本心惟求多人識知、多獲財利，遊行聚落往返城邑，見他比丘先處城邑或見後來，告求衣服飲食醫藥，懼其勝己侵奪名利，覩是事故心生熱惱欲求傷害。或時鬪諍，於彼比丘乃檀越所並生惡心。以惡心故，命終便墮羅剎鬼中。憍尸迦！是為羅剎受身因緣。汝當憶持。憍尸迦！是故若彼出家在家樂法之人，聞是法已為他正說。何以故？於惡世中說如是法、復能行者，斯人難得。憍尸迦！於十方世界中！如來應供正遍覺出現甚難。』帝釋復言：『世尊！如來應供正遍覺若不出世，誰當說是受身法耶？』佛言：『憍尸迦！汝今不應問如是義。何以故？如是之義，諸世間中恒常充滿，然於彼時無是問者。何以故？當知爾時多大恐怖，諸佛世尊不出世故。』帝釋復言：『世尊！若諸辟支佛出於世間，作何利益？』佛言：『憍尸迦！若其諸佛無所說時，彼辟支佛出世間耳。憍尸迦！如轉輪王知命將終，集諸大臣遍觀眾子，無有堪紹聖王位者？彼時眾內若有具足聖王相者，不應待問即自陳說。何以故？恐彼時眾於此大事有疑惑故。如是憍尸迦！如來應供正遍覺亦復如是，見此世界無復威光，欲知法故，為彼辟支建立功行。』

「爾時天帝釋復白放光佛言：『世尊！諸阿修羅及陀那婆等所有名字，其義云何？』佛告憍尸迦：『汝等諸天亦得名為阿修羅也。天

名修羅，言修羅者即阿修羅。云何修羅即阿修羅？憍尸迦！諸阿修羅見諸天等於勝宮殿受五欲樂，見此事時常作是念：「願令我等得作修羅。」作是念已，即自思惟：「更於何處別有修羅？如我所見，我真修羅，我是修羅。」為是事故，復立別名，名阿修羅。』天帝釋言：『世尊！阿修羅等實有是事。』爾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世尊！陀那婆，陀那婆者，義何謂也？』佛言：『憍尸迦！是陀那婆立名因緣及受身法，今當解釋。若人於佛教法少有違背，是故建立如是名字。』帝釋復言：『世尊！所言違背，其義云何？』佛言：『憍尸迦！有人往昔曾為沙門，行不淨行，受納施主衣服臥具飲食湯藥，於行施時復教施主多作障礙，或有欲施大眾之時誹毀施事，以不隨喜布施事故成不善根。是人壽終，必定生彼陀那婆中，毀施行故名陀那婆。憍尸迦！是為陀那婆受身因緣。汝當憶持。』「爾時天帝釋復白放光佛言：『世尊！所有諸龍及毘 舍闍并餘畜生，凡受身者，所謂飛鳥、若烏若鼠郎、若馬若牛若驢、若師子若虎若象若豹若兔，乃至微細受身眾生，有何業行得此等形？』此告憍尸迦：『是諸畜生造作惡業，獲如是身，多受苦惱。憍尸迦！此三生處更不須思，亦不假見，復何用問？憍尸迦！若有眾生或人非人，不信佛法、謗毀僧眾，設有信心不能清淨，以無淨心還生濁處。何以故？如彼野干，不作師子及師子事，惟除方便慰喻斷諍，分別二名得名師子。如是憍尸迦！若有眾生不知分別如是諸法，既不生信亦不思求，如是癡人必墮惡趣。』

大法炬陀羅尼經說無相品第三十六

「爾時放光如來復告天帝釋言：『憍尸迦！若人分別如是法句，於真如中終不可得。何以故？彼真如中人不可得、天不可得、阿修羅不可得、陀那婆不可得、諸神羅剎亦不可得，乃至一切諸趣皆不可得。如是一切既不可得，寧當得有是誰所說、云何而說、何故有說也？何以故？憍尸迦！於中乃至不見。不見者，及餘一切生句處所，惟除彼諸如來方便念時，於此陀羅尼法門修多羅中方便說耳。若有說者，應當先作如是思惟，彼終不離此十二句。云何十二？謂阿字門及迦字門。是中當須，識知己行。』帝釋言：『世尊！我今云何能知己行？』佛言：『憍尸迦！彼迦字者，當用長聲結大法藏所有音句。此為億數諸菩薩等於結集中，誰有誰無、誰成誰壞。其阿字門者，遍入一切文句音中平等開發，所謂不見能見、見已則能顯示光明。是中光明，當知即是此陀羅尼修多羅法門中出。』帝釋復問：『是中何者名之為然？』佛言：『憍尸迦！是中阿字名之為然。迦字出光，那字能見。』帝釋復問：『云何能見？』佛言：

『憍尸迦！應以他境界智，願樂故見。若能如是起求樂者，自然入是三句方便得不斷絕。如前譬喻及方便說，應當如是信行如來清淨不清淨根本處所。此根本處，無根無句、無有枝葉，故能示現如是言說。云何無根無句能示現說？云何無根無有枝葉？以無處可求根句枝葉故，應如是說。復次憍尸迦！譬如眾鳥無神通力，然能飛騰於虛空中。彼鳥在空以自業習，乘風力故便能遊行，而亦能知所行遊處分齊多少。如是憍尸迦！此三法句，汝等亦當知其限齊，何等句長？何等句短？何等句中？何等須持？云何得知此等和合？是和合句其量寬狹？若是方便但如化者，其間云何得有言說？復何因緣而不可說？若欲破此三種句門，彼若問時云何解釋？』

「時天帝釋復白放光佛言：『世尊！此陀羅尼修多羅法門三種句義，我今云何能以智慧分別解釋？惟願如來方便開示，得令我等分別知也。』佛言：『憍尸迦！吾已為汝分別解說此三句門，直是汝等聞已不持還即忘失，而復鄭重諮問於我。』帝釋白言：『世尊！如來誠已為我宣說此三句義。然是三種有十二句以為眷屬，得是根本方便業藏。而我今者不善受持尋致忘失。世尊！我等咸以不奉聖教，是故莫知如來所說。若使如來更為我說十二句者，我當依教一心奉持。』佛言：『憍尸迦！汝知如來方便分別解說句門義不？而汝方便設如是問，我亦為汝悉分別已。』

大法炬陀羅尼經勸修行品第三十七

「爾時帝釋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我如是解，實即不離三種言教業藏行法。如來所說阿字等門，我已少分能得解了，而更於中思惟決疑，不及世尊一切明了。』佛言：『憍尸迦！如來世尊智慧明了，無有斷絕亦無疑碍。如來智辯非汝所知，如來所行若經無量時節劫數乃得明了。如我先已為汝等說，汝當精進修行此業，六日六夜心念阿字，又於六月當念迦字，復於六年念彼那字。復次憍尸迦！彼菩薩摩訶薩若於六日六月六年，專心念是阿迦那等三字法門，所獲功德超勝於彼億數劫中行一切施。何以故？憍尸迦！假使菩薩億數劫中所行布施，詎能有幾？假復億劫恭敬供養諸佛如來一切所須，福亦無幾。設使億劫多修業行心不散亂，所得果報斯亦可言。憍尸迦！其有行此三教業藏阿迦那字，經於六日或復六月乃至六年，所有功德無問多少，一切當得成就佛慧。憍尸迦！我今所說三教業藏，若有行者、若受持者、若知見者，悉皆得入如來智地，諸如來智皆從是出。諸佛如來莫不歡喜，以能隨順諸佛所行故。復次憍尸迦！且置斯事。若人六日六月六年持此三法，又復於前歲數修行此法心無異念，不作餘業、不論餘事，專修此業受持不捨，思

惟義理能自了知。假使億劫供養承事諸佛世尊，所獲果報終不及彼。復次憍尸迦！若菩薩摩訶薩發大精進過彼時數，念是三門攝受諸法，所獲果報無量無邊，非復前比。若人於此不能修行不發心念，當知是等甚大愚癡無有智慧。復次憍尸迦！如是等義云何知耶？譬如電光出時，無所從來亦無住處，然為眼見。又如放火，風力等持眾緣和合，火光乃盛，而彼火界終不離風。如是憍尸迦！若欲成就深利智慧，要必當應精勤觀察三教藏法深智乃成。如是深智，不離三法。復次憍尸迦！如人用功積集草木，安置小火或吹或扇，須臾之間成大火聚普遍世界。諸火及風因緣和合出此火光。用是心力精勤觀察三教藏法出大智光，遍照一切亦復如是。』爾時天帝釋復白放光佛言：『世尊！如來所說此三句義，當於六日六月六年至心念是阿迦那字。世尊！於六日中當云何念？如是念已見何相貌？』佛言：『憍尸迦！何名阿字？言阿字者，謂一切言教於此出生所有句偈，或時忘失音義闕少。若心念時，若於板上書寫，入此阿字門時，句偈諸法先所忘失皆自憶知，所不知者悉簡上現。如是書字，皆因手力心不散亂，不住於空而得成字；猶彼大炬。是諸字中，阿字最初、最上、最勝。云何最初？最初稱之，故名最初。憍尸迦！諸餘眾生無智慧者，當須諮問久行菩薩，如是一切句義言論。阿字發起是初宮殿，憍尸迦！汝等善持此阿字門。』

大法炬陀羅尼經三字門品第三十八

「阿難！爾時彼佛眾中復有一菩薩摩訶薩號上名意，從座而起，偏袒右髆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放光佛言：『世尊！如來已說是三字門阿迦那等。言阿字者，是人言教。言迦字者，即天言教。言那字者，即非人非天言教。如是三法，如來雖作種種譬喻方便顯示，欲令我等少分開解。然此三字法門義趣深遠，我實愚闇未能明了，惟願世尊具分別說。如天言教異人言教，非天非人異二亦爾。以是三義和合於彼阿迦那字，當令我等善分別知，此為人言、此為天言、此為非人非天言也。』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告彼上名意菩薩摩訶薩言：『摩那婆！彼諸菩薩摩訶薩等，終亦不可以世間智能知如是法門義處。摩那婆！若有菩薩摩訶薩但為憐愍諸眾生故，求勝一切世間智慧，如是諮問佛世尊時，然後乃知三藏義處。摩那婆！汝今能知如是大眾住何處也？』上名意言：『世尊！我知此眾今皆住於須彌山頂。』佛更問言：『是須彌山復依何處？』上名意言：『依於大地。』復問：『彼地依何而住？』上名意言：『地依水住。』復問：『此水依何而住？』上名意言：『水依風住。』復問：『此風依何而住？』上

名意言：『此風與火共相依住。世尊！如是諸界各相依住。此火與風以多力故住虛空中，住虛空故還歸虛空。如是諸界住虛空故，得與諸法共相依持。』『摩那婆！是中所有人間言教及天言教乃至非人非天言教等，一切皆能出生此三種行，又亦不離彼方便中。汝應諦知彼法義處。摩那婆！汝向問我天言教者，今此帝釋住在我前，汝能問者便自知之。摩那婆？如來若說一切語言及決定義，誰能知也？摩那婆！如來智異、菩薩智異、聲聞緣覺智業亦異。摩那婆！彼天言教，若以人知，故難可知。摩那婆！汝今知是天言行不？』上名意言：『世尊！我知天言行處，所謂神通即天耳智等。世尊！如是法門，我等及此億數菩薩摩訶薩等先已通達，今者惟畏將來世事故請問耳。世尊！如來現在大眾雲集，有諸眾生親聞如是三種法門尚不能受，何況如來滅後而能知者。世尊！於彼末世所有眾生，皆處盲冥大黑闇中，無歸依處，當復問誰？唯除信解如來教者，能於彼時依如來此修多羅諸法門中得修行也。世尊！以是因緣，我今請問如來世尊此修多羅決定義處。今者如來應照我心，我於此法無有疑網、不起誹謗，樂問世尊，心無厭倦、智慧辯才亦無厭足。世尊？我等如是問如來時，有諸菩薩摩訶薩等所應作者皆即能作，所應辯者皆悉能辯，所謂得彼無礙智通。獲智辯已，於他一切音聲語言皆悉明了，不令彼等或於禪定思惟法門所見境界得已還失。以是義故我問世尊，頗有方便能得如是不失神通，復知一切語言音不？』佛言：『摩那婆！有七方便能成就神通，亦知一切語言音聲。』上名意言：『世尊！我今樂聞是七方便不失神通，惟願解釋。』佛告上名意言：『摩那婆！於意云何？如持呪人具彼十業，以呪力故能行虛空、蹈須彌頂。摩那婆！彼實愚人寧有神通？但以呪術能昇山頂令身不現。亦以是呪知諸聲論，盡解一切眾鳥語言，亦通一切蟲獸鳴叫，如是等事皆由成就彼呪術故。

「『復次摩那婆！更有一呪名曰隱藏，若有受持滿七日已，乃至他人內心智業皆悉能知。摩那婆！此等但是為世間故，方便示現而言知彼言說音聲。云何能成一切通也？摩那婆！世間呪術於佛法中不得為善，如來正教無如是等。無智愚人持呪之處，既不顯明亦不開許。如來有時亦生隨喜，雖或隨喜亦不應行。摩那婆！如來世尊既不許此，何事須行？』上名意言：『世尊！世間之人尚不應行，何況世尊諸弟子等。』佛言：『摩那婆！以是因緣，如來應供正遍覺說如是等惟是損害，非利他也。

「『復次摩那婆！諸佛世尊無上菩提境界懸遠，要假長時久涉勤苦方乃自證，非但語言而能得至。若但口言而欲入者，終不得入。何以故？摩那婆！是諸眾生無有能行大慈悲行如如來故。摩那婆！諸佛如來住於大慈而常念言：「我要當令是諸眾生受畢竟樂常生歡

喜。」摩那婆！是中或有諸眾生等，思惟分別如來大智。既思惟已至如來所，如法諮問求所應作、求所應喜、求所應樂，如是等義我云何成？如是問時，是中眾生或有信樂聲聞乘者，或有信樂辟支佛乘者，或有信樂菩薩乘者，故作斯問，然終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摩那婆！諸佛世尊久已成就圓滿大智，能知東方所有無量無邊諸世界中五道眾生四生所攝。如來悉以無邊智慧，觀彼眾生所有無漏之法，已生、未生、欲生方便及以生法，皆悉知之。又復觀彼對治藥法，已生、未生、欲生方便及用藥法，皆亦知之。又復觀彼所治有漏煩惱，已滅、未滅、欲滅方便及以滅法，皆亦知之。摩那婆，如來具有如是智慧，能知東方所有眾生無漏漏處，其事既爾。自餘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十方一切無量無邊諸世界中一切眾生，具足如是諸煩惱病，以何方便、須何藥治，悉用佛眼具足觀知。摩那婆！於意云何？諸佛世尊具足如是大慈悲已，得於眾生懷嫉妬意、捨憐愍不？』『不也。世尊！』『摩那婆！莫作斯見。何以故？如來智聚異、彼二乘智聚異故。摩那婆！一切凡夫亦有智慧，有諸眾生惟求成就如是凡智。摩那婆！世間亦依外道說智，於彼智中莫念如來，汝等勿於執著智中分別如來，如來自有大智慧也。摩那婆！諸佛世尊不說顛倒，而亦不說富伽羅相，除為世間建立是法。何以故？有諸眾生行如是處，隨順世間故行其中。諸菩薩等於彼端坐，如實思惟：「諸佛如來有斯大智，然此大智受者甚難。」摩那婆！若諸菩薩為欲滿彼六波羅蜜行者，常應端坐一心正念，如是法門受持修學。摩那婆！是中更有何等眾生，如來世尊應為說法？今是會中無有眾生堪能負荷如來說者，惟諸菩薩於修行中精勤求學具足眾事，堪受無疑。亦能說於聲聞地中一切諸禪解脫三昧，隨彼所欲皆即得成。復次摩那婆！譬如世間善巧戲人，於諸博弈樗蒱投壺種種雜戲莫不明曉。是人後時入諸戲會，謀取他人錢財珍寶，與彼戲時欲行詭詐。先示其負，多輸財寶，或至千萬或盡家財，及餘資業悉入他手，要令前敵意滿心奢。是人然後漸以取勝，所謂分形布勢轉變任情，出沒浮沈皆令不覺，長轡遠御傾彼家財。是人如是終致全勝。摩那婆！於意云何？當彼戲時，豈以呪術而取勝耶？』對曰：『不也。』『豈伎藝耶？』對曰：『不也。』『豈以神藥耶？』對曰不也。豈以方論耶。對曰不也。豈以經籍耶。對曰：『不也。世尊！』佛言：『如是摩那婆！然而是人終制勝者，是人直以心精伎熟手有巧便，久服其事是以全勝。如是摩那婆！菩薩專求其事亦爾。當如彼人專精久習自然得成，後證法時豈有障礙？』」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五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六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將護法師品第三十九
放光佛本事品第四十
教證法品第四十一

將護法師品第三十九

「阿難！爾時上名意菩薩白放光如來言：『世尊！如來說一切諸法少分名字，若人學已得成就者，彼離世間，諸波羅蜜於此法中云何相應。世尊！若無相智知一切法者，此一切法無有一相。若法有相可得聽受，何者是相？復云何相？以何相故能知世間出世間相？復云何知方便業藏？』
「時放光佛告上名意菩薩言：『摩那婆！以方便智知諸法相，自當得是業藏來處。』上名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雖復略說諸法方便，解釋一切諸佛方便言教能受持者及能入證能覺知者。然是三種方便業藏，我等從今當勤修學。如如來說，我等皆已如是聽受、如是聞知。世尊！是中復有諸餘眾生，聞是說已不能了知此方便義。惟願今者具為是等宣揚如是三種業藏方便言教。』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復告上名意菩薩言：『摩那婆！於意云何？汝頗知有幾所眾生能得知此三教業藏？汝復知有幾所眾生不能知者？』時上名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如如來說三教業藏如實知者，又於所說三言教義能盡持不？』佛言：『摩那婆！如我向者已先問汝，有幾眾生能聞是法及能受持；汝今云何更問知此三種言教？我實不見如是眾生。』時佛復告彼菩薩言：『摩那婆！如來說此三言教時，汝等能解能知，復能為彼若人非人如是等類開解演說不？』『惟有如來能知三種方便言教，或時為他具解其義，或時為他少分開發。』『摩那婆！我觀如是無量無邊諸世界中，終不見有如是眾生初未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能得說三教藏者，惟除如來應供正遍覺乃能說耳。摩那婆！如來說已，諸餘眾生或時少解，然終不稱如來所說，如是而解此等三種方便業藏。於如來前不能解說，亦不能知初阿字門，亦不能入三言教藏。設以種種思惟方便亦不得入，何敢言知？是故我說惟除如來獨能清淨如是業道。』上名意復言：『世尊！如是業道當云何淨？』佛言：『摩那婆！今為此問，可謂非時。汝知不淨，事宜然也。摩那婆！我已三告不許於汝，云何復問？』『如來復能如是教我知此三

言教藏，諸餘眾生不能知也。』『摩那婆！如是三種方便教藏、阿迦那等三字所有句義，汝但能說云何得知此諸句義。摩那婆！然亦有是一種方便，若諸眾生清淨持戒，則能知此三言教藏為他演說。』上名意言：『世尊！是何方便而能得知？』『摩那婆！無餘方便，惟有如來德力加持，如是眾生乃能知耳。』上名意言：『世尊！如來若當入涅槃者，從誰復聞如是業藏？誰更當能為他解釋？』佛言：『摩那婆！誰於我前親聞受者，彼於未來凡所生處，淨居諸天躬往教知。或餘世界諸佛威神來加彼人，如先所聞終不忘捨。此三教藏如鳥現前，能作光明。摩那婆！汝於爾時當大欣悅起隨喜心。此諸眾生能為他說如是言教，斯皆是此如來神力所加持也。汝今當知，若能如是對如來前問是義者，非不劣人。何以故？終無復有愚劣眾生能為他說。如來終亦不為破戒一惡眾生說是義門，何況乃於無量無邊諸世界中破戒不淨惡眾生中而當宣說如是義處，必無是事。

「『復次摩那婆！是中實有無量妙義、無量妙言，若為如是愚癡眾生輕即說者，更令造業，非為光顯是陀羅尼文句義味。摩那婆！此陀羅尼，惟是諸佛如來能作。此等諸法光明最勝上智具足諸法所應演說清淨之處，皆悉依此陀羅尼經，而當為彼樂聞者說。彼樂聞者，當應詣彼善丈夫所至心聽受，如如來前聽聞正法。何以故？是善丈夫能說如是修多羅者，皆是如來威神力故。是故樂聞法者應作此心樂聞於法。摩那婆！當爾之時，慎莫令有惱亂法師。若彼法師無嬈害者，當為世間興大利益。摩那婆！此言教藏，非少智眾生所行境界，亦非供養少佛而能得聞；乃於無量無邊諸世尊所修行供養，方始得聞、方乃得學，然後能知此三教藏為他解說。

「『摩那婆！於意云何？彼諸眾生若無法師，自力能得如是法不？而諸眾生不得法者，以無法師故不得法。設有法師，其受法人若不先請則不得說。是故要須先請法師，以己身力供給供養，然後得說。若受法人為弘法故勸請法師，是人爾時應當躬往詣法師所將養衛護。若受法人在法師所，則惡行之人諂媚誹毀，不信法義、不喜法師、求過短者不能得便。若聽法人欲樂堪受，發大勇猛具足精進，隨時能問法師所說方便言教，時所聞法則無闕少。若無問者，爾時法師不能具宣諸佛法門，終不弘顯，亦無眾生知有佛法。不知如是三藏法故，彼諸無智生盲眾生，皆墮無明大黑闇處。以不能知諸法門故，無有智者、無有行者，當知世間盡皆晦冥。摩那婆！諸眾生等皆由嫉妒我心垢蔽，是以不能詣聽法所。設復往詣亦不聞法，以不聞故不知善惡業行之事，是所應作、是不應作。當知爾時世間多有如是眾生。』

大法炬陀羅尼經放光佛本事品第四十

「爾時放光如來告上名意菩薩摩訶薩言：『摩那婆！我念往昔初有一劫，名曰難伏。復第二劫，名曰除樂。過是劫已，復有一劫。如是三劫空無有佛，於彼劫內一切眾生凡所生處，乃至不曾聞一法音，況復得有如法行者？若能修行，無有是處。彼諸眾生生無法世，專造惡行，不孝父母、不事師長、不敬沙門及婆羅門，遠離持戒、依止惡法，常樂放逸墮沒闇冥，不識是非、不知善惡、不別尊卑、不懷恩養，乃至不知何者是父、何者為母、云何兄弟及以姊妹。如是等法以不知故，各各皆入愚癡黑闇，失八善根及樂行法，墮於地獄深遠苦中，終不覺知何者是佛、何者是法、何者是僧，亦復不識一切善根。如是劫時，有一菩薩名曰香上，示現生在婆羅門家，其生未幾父母並終。如是菩薩身漸長大，成就諸根具精進力，善根純熟捨家出家。既出家已苦行精勤，依一林樹四十年中，食果飲水更無餘食。其所食果在樹雖熟終不先取，要因鴟鴞鸚鵡猨猴諸禽獸等啄食之餘。雖無蟲食，有時熟已風吹自落然後乃取。其食時節，要經七日然始一食，七日之內終無二食。如是菩薩食時雖至，地無餘果便爾空過亦無所食。四十二年或食不食，長夜精苦修習禪定，以修定故獲五神通。然是菩薩經四十七年，因神通力即以天眼過於人眼觀視世界所有眾生，不持禁戒全無福德，專造惡業嫉妒毀謗，不事父母不敬沙門，長夜熾然增長眾惡，更相恐害甚於怨讐。爾時菩薩見如是等惡眾生已，生大憂悲如是歎曰：「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此等眾生極成大失。寧能於此寬大剎中，無一眾生有片善根，況具足者。」復如是念：「我於今日應以天眼觀此三千大千世界，求一眾生具足善根，我若見者應大歡喜。何以故，我於彼所得斯大利。若不知處，即宜因此更相教告生長善根。」時彼菩薩如是念已，即於林中宴坐入定思惟觀察。見其南方過二十世界，有一佛土名曰善光，彼土有佛號曰寶幢如來應供正遍覺。摩那婆！彼佛何故名曰寶幢？以其生時即於頂上放大光明。大光出時，其世界中無一眾生能知彼光從佛頂出，亦復不能分別彼光相貌形色，為青為黃、為赤為白、為黑為紫、為頗梨色，諸餘色相乃至一相皆不能知。彼光出已，其佛剎土咸成寶色。時諸眾生見其剎土如是莊嚴，各作是念：「此必當是菩薩出世建立寶幢，故使世界變為寶耳。」摩那婆！以是因緣，彼佛如來名為寶幢。摩那婆！爾時寶幢如來從頂出光，直來臨照香上菩薩在頂而住。時彼菩薩於禪定內見佛光明住在其頂，生希有心發如是念：「我今宜應捨此三昧。」如是念已即從定起，觀彼光明所從來處。見從南方善光世界寶幢世尊頂出光已直指自身，既不淪沒亦無障礙，而復見彼寶幢世尊以九十二那由

他聲聞大眾前後圍繞，復作是念：「我於今日可詣彼佛世尊足下恭敬禮拜佛及僧眾。」香上菩薩生是心時，寶幢如來還攝光明。光明沒已，菩薩爾時如常宴坐無所見知，深自咎責：「我今寧可長失斯利。」時彼菩薩復作是念：「我今還應入是三昧。」如是念已即復入定，既入定已光明復來住菩薩頂，還見彼佛無量大眾左右圍繞。時彼菩薩復作是念：「我今應詣彼佛世尊。」如是念時光明復沒。其光沒已菩薩復念：「我今自應還入彼定。既入定已何須更出，乃至不應到彼佛所。」摩那婆！時彼如來作如是念：「今此菩薩有大勇猛具足精進，我亦不應令是菩薩放捨斯願不成大利，或來我前或棄身命。慎勿令彼捨精進心，莫使彼身於是法門而作損減。我今應當令其安住如是正法，教令覺知，使是菩薩一切法中咸得開解滿其本願。」摩那婆！時彼如來如是念已，於彼界沒，忽來至此菩薩前住。摩那婆！爾時菩薩忽然覩見寶幢如來應供正遍覺身相莊嚴三十二種，殊特微妙狀若金山，生大希有重尊敬心，於彼佛所猶如父想。而彼菩薩心生如是尊敬事已，起愛敬心不自勝任，慚愧悲泣前詣佛所，雙膝長跪頂禮佛足，右繞三匝退住一面。如是菩薩慚愧悲泣禮敬佛時，彼佛即以手摩其頂。然此菩薩被摩頂已，尋自念言：「過去諸佛初未聞見行是悲願，而欲於彼生死空野無佛劫中，為大利益濟度如是不識恩養非法眾生，不信三寶、不敬沙門及婆羅門、不孝父母不友兄弟、不知尊卑諸如是等失心眾生，墮空劫中專行惡法。我於今時須作法因，不憚勤苦光揚教化，咸令具足發斯誓願。」摩那婆！時彼如來知此菩薩內懷如是大誓精進，即便為說三種業藏。既聞說已，曾於過去諸如來所聞此三種教藏法門皆現在前。是菩薩從寶幢佛聞此三種言教藏故，遂於佛前發大誓願：「我必於此大空劫中，如世尊教施作佛事。」時彼如來知是菩薩具足如是牢固誓願，即便慰諭并誡之曰：「摩那婆！如汝心願慎莫放捨。汝應悲愍諸惡眾生，汝當勤學諸佛所作，終不得捨三種方便，汝恒念此三藏法門。摩那婆！汝若有緣生亂心者，惟當正念諸佛世尊，汝於爾時但作是事。」摩那婆！時寶幢如來如是教誡彼菩薩已，以大神通還本世界。

「『復次摩那婆！爾時香上菩薩摩訶薩從寶幢佛聞三教已，常轉常念常現在前。「我於今者作何方便，為諸眾生宣揚解說，咸令彼等知佛現在。」菩薩自念：「惟有神通，大事可辦。」即以神通下至第七風聚之處，發大聲言：「汝等眾生如是破壞，云何而得不自覺知？」摩那婆！爾時菩薩所出音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聞是聲已悉捨諸惡，晝夜端身正念而住。爾時菩薩見諸眾生悉起正念，復更思惟：「云何而得出一音聲遍諸世界？」菩薩爾時即作是念：「此諸眾生最極惡行，我今應當如法教示。」摩那婆！時彼菩

薩次第教示一切眾生，皆令安住於正法中。過七年已，彼諸眾生得住法行種諸善根，然是菩薩皆能令此一切眾生行種種行、得種種法。摩那婆！以是因緣汝應當知，彼時眾生於諸法中無有缺減，然皆由彼寶幢如來，過二十佛剎見有眾生堪為法器，又此香上菩薩能有如是勇猛精進大誓莊嚴，故為敷演三教法藏。摩那婆！又彼如來捨置於彼九十二億那由他眾，自來臨教香上菩薩，為成就故。摩那婆！汝今不應妄生憶想，謂彼香上為別異人。當知爾時香上菩薩即吾身是。摩那婆！我念無量無邊世界種種名字，彼世界中所有眾生，彼諸眾生所有心念，於一剎那間我悉能知。是諸眾生所念法意及所住處億百千種，於一念中我悉知之。若使世間諸佛國土，隨有眾生善根成熟堪受三種言教業藏，我當往彼示現成佛，專為宣說三教藏門。摩那婆！假使無量無邊諸世界中無有佛處，但有眾生堪能受持三教藏者，我即於彼現為佛身，教化開示是諸眾生。何以故？不欲令彼善根眾生喪失如是智慧處故。摩那婆！我常如是周遍觀察，若見眾生毛髮善根即往教化。何況眾生躬在我前，歸依於我伏我為師，而不攝受不為宣說乃更祕藏，無有是處。復次摩那婆！我今為汝更為譬喻，以譬喻故智人速解。摩那婆！如蓮花池其水盈滿，蓮花開敷現於水上，日光沒後冷露降時，是眾花葉自然相合。夜分既盡日光將現，而彼諸花復還開敷。當知是花應須二事。何等為二？一者池水常盈不令乾竭、二者節量其水不令花沒。如是摩那婆！如來亦爾，為諸菩薩摩訶薩等遠離怖處，於二事中應深加護。何等為二？所謂斷、常。若諸菩薩於是二見無執著者，心智行處不假多功自然能滿。若能極滿心智行處，即得入彼三藏智門。摩那婆！今者如來已為汝等方便解說三言教藏，而汝尚未捨離重擔，更問如來此三言教業藏因緣。』

大法炬陀羅尼經教證法品第四十一

「阿難！爾時上名意菩薩復白放光如來言：『世尊！如來曾說菩薩求法不捨重擔，有所不知還問世尊。以是因緣，我今不捨精進重擔數請世尊。世尊雖欲捨置於我，然我仍願諮問世尊。譬如婆羅門大眾會時，卒然有一異婆羅門，寡見少聞不被呼請，而輒自來求最上座。眾人諮問莫知所答，經於七日而不得食。世尊！然婆羅門法，寡於見聞問不能答，假令七日不得一食，而尚不免為他驅擯，其會眾中無哀憐者。世尊！我等如是數被如來諸所說中不為盡解，如被驅擯。今雖被棄不蒙盡言，然而我等誠願慇懃，猶自不捨求法重擔諮問世尊。何以故？世尊！無智愚人現雖多惡，然其久後亦當作佛。若當作佛要須諮問，若不諮問則闇於法門，若闇於法門則不得

佛慧，亦復不得力無畏等，乃至不得佛陀羅尼方便言說，乃至不得道成號佛。若不請問佛世尊者，云何得成當來佛事？世尊！我於今日雖被驅遣在法門外，然我要當請問世尊如是三種言教藏處。』阿難！爾時放光如來聞是菩薩如是問已，作是思惟：『此大菩薩精進勇猛，內具信心智慧深利，今我不欲為其解釋誠棄捨之。然是菩薩終無恐怖亦不休息，惟求諮問。我於今者應為說此阿等法門，譬喻解釋令漸學此三言教義，因是字門以入宮殿。亦此億數諸菩薩等，思惟分別此法門故，當自證知諸波羅蜜方便行處。是波羅蜜所有義理，從此方便言教門中當應自見。彼諸菩薩如是問時，思惟不亂心盛分別，不憚勤勞而得問辯，即於爾時生大歡喜，生歡喜已漸得入此三教藏門。』阿難！放光如來正思惟時，諸菩薩眾承佛力故知如來心。

「阿難！爾時諸菩薩摩訶薩眾發如是心：『我等今者誠可思惟此三句義。何者是此三教業藏？所謂即此阿迦那等諸字門耳。言阿字者，云何最初方便開導？言迦字者，云何中間我應入知？言那字者，云何復能最後普證？我於今者從阿字門思惟分別憶念受持，更不諮問如來是義，亦知如來方便教示。』諸菩薩眾作是念已，各於眾中端然立住，於一時間思惟觀察阿字法門方便義處，於其中間不念餘事。時諸菩薩如是思惟滿足七日，即得證知彼阿字門宮殿義處。云何證知？言證知者，如如來說，猶如取板方便執持，不破不壞善加刮削平治令淨，量度長短，然後色塗曝曬令乾。乾已指摩，摩已持筆書置板上方得成字。『摩那婆！於意云何？彼板如是善治理訖，當於爾時板中已有色相可見、名字可說耶？』諸菩薩言：『不也。世尊。』佛言：『如是如是。摩那婆！是時無有色相可取、名字可說。惟有言說如是我聞等修多羅文句次第。摩那婆！汝等聽我方便解說此譬喻門，還如是持。可不正以治理彼板令無塵垢，或以色塗，即於書時無復有物於文字句能為障礙耶？如是如是。摩那婆！是故我說四大身中得入宮殿，猶如彼板。摩那婆！入宮殿者云何而入？摩那婆！然此諸界有二種事，方便教授故言宮殿。何第名為二種事也？摩那婆！猶如彼板精好治理，即是如所聞已分別思惟，云是我身而得安住。又如彼板善治理故，不用多功而得書字，彼人見已心生歡喜。如是如是。摩那婆！一心正念除諸煩惱，思惟所聞普知所作，正住清淨亦復如是。摩那婆！又如彼板善治理已，得好筆墨思惟方便點畫分明，文字章句皆悉成滿。摩那婆！若令彼板不善治理、筆墨不精，彼之所書文字章句，不甚分明不可辯了。如是如是。摩那婆！若人心不清淨，煩惱穢濁意業不善，則於所說不能照明，如板筆不精文字不顯。摩那婆！汝等應當如是解說彼阿字門漸入宮殿，如彼板喻應當善持。若不解了，即應

更往諮問如來。』爾時諸菩薩言：『世尊！以是因緣，我等皆應更善思惟此方便門。世尊！我等但知思惟一邊，不知一邊。今當奉教更審精思，精思若得知者便為大善，如不知者還請世尊。』爾時放光如來復告諸菩薩言：『摩那婆！以是因緣，我今於此須彌山頂，不盡解釋如是義處。須後還下至大地時，然後可得盡說是義，憐愍一切諸世間故。』諸菩薩言：『世尊！假使如來住於億劫，我終不捨是精進心，要須諮問此三句義。』佛復告彼諸菩薩言：『摩那婆！汝等莫捨大慈悲心，亦勿生念：「今日如來遺棄我等。」何以故？如來口言無有虛妄，如來口業終不虛發。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口業所出，無不皆令一切安樂。摩那婆！諸佛如來具足慈悲，但為憐愍諸眾生故。凡有所作乃至一切舉動語言，無不皆為一切眾生甘露良 藥。摩那婆！如來世尊知時為說。何以故？摩那婆！是諸凡夫於如來所無有定業，假使後時得少微緣還起亂心。是故汝等於是法中莫生疲懈。』」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六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七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說無住品第四十二
說聽功德品第四十三
諸菩薩證相品第四十四

說無住品第四十二

「阿難！時諸菩薩摩訶薩眾於放光如來前，陳白已心所念六事，向如來說。爾時彼佛知諸菩薩心有所念，即復告言：『摩那婆！汝等意念所入境界寬大無量，汝於是中莫生厭倦。摩那婆！如彼大地所依住者，求其邊際終不可得。』諸菩薩言：『世尊！如是等句說何義理，而如來說所有依彼大地住者無有邊際？世尊！此說謂何等法住於大地？又世尊先說一切諸法無有住處。我於是中欲問如來此微密義，如來今乃說彼諸法一切皆住或言無住，是義云何？』
「阿難！時放光如來復告諸菩薩摩訶薩言：『摩那婆！諸眾生等凡有如是八種住處，一切眾生住此八處轉諸行輪無有窮已。何等為八？一者斷常，所謂著我，不捨我等諸事業故。摩那婆！是為第一世間眾生之所住處。二者眷屬，所謂父母、兄弟姊妹、妻妾男女，如是乃至宗族親戚等。摩那婆！是為第二世間眾生之所住處。三者生處，所謂三界五道所生之處，直就人中自有三品，上者王公尊貴、中者豪族富勝、下者貧窮下賤，餘亦如是。生家因緣，具足我想故。摩那婆！是為第三世間眾生之所住處。四者資財，所謂奴婢作使、象馬駝騾牛羊猪狗、倉庫穀米、綾羅綿罽、金銀琉璃摩尼真珠，乃至世間種種眾寶，如是一切貪愛保著故。摩那婆！是為第四世間眾生之所住處。五者容貌，所謂身體端正色澤光花、氣力雄猛威儀具足，諸如是等為我財故。摩那婆！是為第五世間眾生之所住處。六者種類，所謂四族，即彼剎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等，咸有種習氣類風俗，各以為能，我心成就故。摩那婆！是為第六世間眾生之所住處。七者作業，所謂習禮修仁、力農勤圃工巧眾技、商賈往來，諸如是等世間作業，久習精便，增長我慢故。摩那婆！是為第七世間眾生之所住處。八者尊重，所謂守護，即是天、龍、夜叉、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羅剎、毘舍闍、鳩槃茶、薜荔多、山神樹神、地水火風乃至種種諸鬼神等，皆來承事禮拜防護，此亦世間凡夫事業。摩那婆！是為第八世間眾生之所住處。摩那婆！當如是知，此八種事一切世間諸眾生等皆具足

住。摩那婆！何因緣故名為住處？當知彼等皆依無明我慢結使而生住著，故言住也。復次摩那婆！彼諸眾生長夜熏修增長如是無明我慢諸結使故，彼既熏習增長是事已，終不捨離顛倒妄心。以心倒故，更於是中思惟分別作定實想。云何實想？於受想時即生實想，然復於此四大之中著如實相，而實不知真實之處，而復於中作大我想、作眾生想亦作常想，生常想已即住此想。彼以癡故墮於無明極深闇處，而不自覺我等今日常沒惡胎不能自出。摩那婆！若諸智人於生滅中無如是想。何以故？如是智人已滅我想故。是故智者常應勤作如是思惟，是中無有生滅及生滅者，但是世間愚癡人等不捨如是顛倒事故縛著迷惑，終不覺知一切諸法本性空寂，凡夫於中妄生我想。以我想故，彼因具足初顛倒法。而復於是受想聚中不正觀察、不善思惟，不知是身無常臭穢，更於其中生清淨想。以是因緣，彼復具足第二顛倒。以先成就常我想故，即生淨想。起淨想已，復於苦中而生樂想。以是因緣，復當具足第三顛倒，以於諸苦根本之中生樂想故。何謂苦本？云何生樂。摩那婆！所謂名色初生是苦根本。名色具故，即為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眷屬之所圍繞，復為妻妾男女恩愛之所纏縛，復為朋友儕類諸知識等之所牽連，復為良家大姓形容色貌等之所亂惑，復為奴婢僕使供侍左右等之所煩擾，復為象馬駝騾牛羊猪狗、穀米倉庫生熟厨宰、金銀摩尼種種財寶之所妨礙。或復後時果報離散，於如是等大苦聚中愛著我心而生樂想，然彼終無暫時生念：「我今住是大險難中，我常為彼生老病死之所摧辱，我今被壞被破被滅。而我現前所有眾具競來圍繞，盡是我賊能劫害我。」彼諸癡人應作是念：「此所圍繞甚於虎豹豺狼野干、鵂鶹鵄梟烏鵲異鳥，及諸怪類為我眷屬。我今住此大恐怖處，常溺如是眾苦輪中，以我愚癡反生樂想。」摩那婆！譬如世間蜜塗利劍，愚人貪味舌受其殃。如是摩那婆！凡夫亦爾，以愚癡故，於彼大苦無常法中獲得是身，生常樂想，是故住彼四顛倒中。住顛倒已，於不實中生於實想，而不能知昔施因緣今日得報為眾苦本。摩那婆！此是眾生世間住處。彼諸眾生皆悉住著此破壞中滅九種分。摩那婆！一切凡夫皆悉共有如是住處，然此住處非真住處。是諸凡夫但以不正思惟邪想相續顛倒住，此非真住處。摩那婆！汝若復問不住法者云何解釋，摩那婆！不住法者即一切法，無住處故。

「『復次摩那婆！於意云何？彼迦羅邏時所有諸大有住處耶？』『不也。』『彼成就業有住處耶？』『不也。』『彼名色時有住處耶？』『不也。』『初入胎時有從來處耶？』『不也。』『彼迦羅邏諸大所有支節名色，如是一切有從來處而受胎耶？』『不也。』『彼那婆！世間所有一切四大有住處耶？』『不也。』『彼五受蔭成就諸根有住處耶？』『不也。』『摩那婆！如是乃至往昔所有一

切布施，因彼受此和合業果，皆有住耶？』『不也。世尊！』佛言：『如是如是。摩那婆！彼一切住即是非住，但是思想移來次第相續故有生耳。若有人問，當云何答？此但名字成就，集聚諸物不是造作。於彼無常破壞事中，不能觀察正思惟故。何故不觀？以依顛倒造諸業故。云何不得正思惟者？不說諸有皆因緣生，不依住故。若正思惟，一切皆是無住住也。如是觀者，名為正觀。若能如是順正見時，於所生色身即自能知來處去處。於所住二著法中得解脫時，次第捨離而心不亂，心不亂已更復得具大歡喜心，得喜心已如前次第分別文字得文字智，名入阿字宮殿法門。如是次第皆當覺知。摩那婆！彼於入時無有煩惱能成就者，觀本不生，然後得入是宮殿處。摩那婆！以能如是正思惟故入彼宮殿，爾時方得明了證知其心本來迷沒之處。既得證知心亂處故，爾時便得真見純直。既得純直見心量故，即得光明。得光明故，於諸因緣無有住想。無住想故，即得諸法無住真處。』

大法炬陀羅尼經說聽功德品第四十三

「『復次摩那婆！是諸法師不應住彼一切法也，應作不住一切法想，應如是入。如是入已，則當覺知無量名字所說諸法，彼名字法應當自然而得增長。如是法師住幾種法、幾種名字，當能觀察諸法次第，乃至文句種種次第。然彼法師還應如是護持是法，念常現前，住是法中不失不忘句義次第。以不亂心住句義中，雖住其中住無住處。摩那婆！譬如妙巧織師善用絲縷，於織作時或失其縷，是人但以善巧方便，次第尋求不用多功，眾縷百頭一時俱得。如是摩那婆，若諸法師當說法時，或失法門章句次第，法師爾時應當念是入宮殿門。何以故？摩那婆！若彼法師登即憶此宮殿法門，所忘句義不明了者，無有是處。摩那婆！又如善磨清淨明鏡隨所現像，若一若二若五若十乃至眾多皆悉明了。摩那婆！此宮殿門亦復如是，法門章句不可但以一相二相三五十相、若百若千或復億數乃至無量諸相名字而可得也。何以故？是中所可宣說，但為凡夫分別諸法，斯皆安住如實相中，欲令知此諸法生處滅處。既得觀知生滅處已，爾乃得知虛空少分，終無有人能遍知空。而諸凡夫以我想故，於法師所及法門中生少分想，然而此想不知是義。何以故？是阿字門宮殿處所能有如是無量光明，照曜開顯方便宣說。法師既得如是無量光明法門，其所說法或經一劫、或減一劫乃至盡其壽命，如是成就具足說是法門終不能盡。

「『復次摩那婆！是中五字義次第說，應當受持。若於如是方便言說得證知者，彼三言教次第得說。摩那婆！云何持此五字法門？或

說初一，五字法門或時盡說。』阿難！爾時彼諸菩薩復白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言：『世尊！云何說一？』佛言：『摩那婆！所言一者，即是先說初五字法，能令一一文句相續。其阿字者，初不亂心相續次第，和合囉字法門相會，其迦字門行行別觀相續不斷，遮字法門種種行中應知。摩那婆！猶如四方各有一人，是四種人欲觀須彌并觀四海及以四洲。如是四洲繞須彌山，自須彌外無第五洲。應當知此邊際境界，作如是想：「彼中多有眾生住處。」摩那婆！當知是說通數須彌以為五洲，其間所有皆是大海，應如是觀。何以故？若攝住處，彼之五洲如是次第。當知如是五字法門，其事亦爾。月於其間增減往來，當知此即五字門義。其阿字者無所偏著，猶如山王四面周匝，有彼四洲四海圍繞，其間所有日月光輪及諸星宿等，一切皆是無所依著，運繞須彌為眾生用。以是因緣，諸眾生等作如是想：「此晝此夜、此是晝夜。」摩那婆！今者世間有如是法，日月星宿繞須彌山輪迴而行。以日月故，言是晝、夜、半月、一月、半年、一年。以有如是次第，故作如是覺知。覺已安置世間事相。亦即參會諸佛語言法行不合，若不能知，應請法師問其可不。以不問故，毀謗正法無有信根。以不信故，諸佛世尊徒出世耳。摩那婆！自從昔來無量百千諸眾生等在於眾中，不能信受如是經法，於是法中乃至不能請問一字一句一偈，心不清淨惟有疑惑，毀謗法師及如是法，以是因緣墮於惡道。我今為汝說彼癡人，以毀謗故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備受眾苦輪轉往來無有邊際。摩那婆！我今語汝。此大眾中若有如是不信心者，速須放棄不得停留。何以故？摩那婆！於佛法中無如是事。諸如來法無量寬大不可思議。摩那婆！若如來住世經無量億那由他劫者，能為眾生說種種法義。何以故？摩那婆！諸佛如來見有受持是正法者，必欲令其不顛倒故。

「『復次摩那婆！我今略說一切菩薩摩訶薩利益法者，於此法中一切世間無有諍事。何以故？摩那婆？諸眾生等長夜憶念富伽羅想，思惟分別漸當寬大，而作常想常著有想，於三界中心生顛倒。住顛倒故，不知觀此諸行無常。是中我心顛倒迷惑，不能如實觀於無常，而作常想即成常見。住是見已，熏修種種煩惱眾結增長嫉妒，嫉妒盛時即生斷見。住著如是常斷見故，入諸見林熏習不已，墜墮空曠大黑闇中。惡見成故，即此生中於諸如來應供正遍覺所無有信心，何由能有敬心聽法及知法師說法處所，乃至聞說起隨喜心？摩那婆！汝應當知，是中平等無有二也。若諸法師講宣法時，有人聽受如是法門，彼說法師及聞受者，二人獲福等無差異，但當教彼如法住也。摩那婆！如來說法有無量種，而愚癡人等不知思惟如來所說法門句義隨諸眾生根宜而說，如是法義隨聞信受長獲大利。摩那

婆！如來於法終無祕藏，如眾生界無有藏處，如來如是為諸眾生降注法雨無有斷絕。摩那婆！如來若知惟說一句眾生則解，終不重說。摩那婆！如來既知是諸眾生心無藏處，是故如來常注如是不藏法雨。摩那婆！如來若不為諸眾生常注法雨，爾時世間應大憂怖。何以故？諸眾生等喪失法故。摩那婆！如來若知億百千數諸大眾中，有一眾生於功德門一法句義少證知者，如來為彼一眾生故，住世宣說過恒沙劫。何以故？摩那婆！能受如是法器眾生世間難值故。摩那婆！汝今不應起驚怪心。若諸如來說一法句而眾生等不能解者，假使聞說諸餘法門亦不能解。何以故？摩那婆！以其久於煩惱生死流轉之中，造作如是無量無邊諸不善行，當知悉由放逸根故，摩那婆！汝於是中莫生變退。若諸眾生聞說斯法能受行者，當知是等久集信根及大智業力。摩那婆！是故汝今應當學彼過去丈夫名曰善賢。

「『復次摩那婆！汝等應觀阿迦那等三字法門。云何觀此三字門也？何因緣故，彼阿字門為十四句中間分齊？摩那婆！是三言教方便生處，以阿字門方得入故。何因緣故，彼迦字門以二十一字為境？而得說三言教故。乃至彼那字門，於七句中而為境界，通達業藏盡攝取故。摩那婆，彼章所有四十二字義句門者，此即名為世間心中出入息事。是中丈夫四十二息，從一一息依數取之。智者應當分別解釋，何故言阿？云何名息？摩那婆！若諸眾生息往來時，彼眾生等壽命得住。往而不還是名息滅，當知爾時則為命盡。摩那婆，彼既滅盡，復何應觀？以息滅故，得知如是諸眾生命。摩那婆！息若滅時，云何應觀？息若存時，復何應觀？摩那婆！汝等當觀彼阿字句，心為根本無有文字，初方便故。應如是觀。汝應知彼心業和合及與氣息出入往來，始從阿字乃至叉字。摩那婆！云何叉字為盡句數？此虛空數勝出入息，若有觀者當應善觀不得增減。於中若能知叉字相不斷不亂，至於第十出入息中亦當不斷。若如是數至第十息相續不斷次第不亂，當知爾時則得住也。既得住已，即觀諸法生滅破壞。爾時既滅出入息故即生安想，得安想故復得無量身心歡喜，既住歡喜復得樂想。不離功德及以方便，即得入彼阿字宮殿。入宮殿已，還得如是隨順之法任心所行。摩那婆！於是法中既無思想，云何名識？復於何時心住一處？即於爾時思惟彼心非滅非非滅。何以故？摩那婆！彼人爾時心想若滅，誰復能入彼虛空者？但彼心想既住一處，所有法門自然現前，一切文義無隱藏者，意欲多說隨意則能。摩那婆！復於何時出入息住？云何眾生作如是想，此人存活、此人退墮、此人始生、此人終死？摩那婆！出入息者即是風氣。於何時中知彼風住？復於何時知彼風滅？摩那婆！所言風者，即是攝在出入息中。此但是我方便言說。云何名為方便說也？

譬如一切出入息滅則名為死。如是摩那婆！說法息滅，當知即是正法滅也。法不轉故，說言法滅。眾生惟見此諸法滅，言正法滅，然是正法實無滅也。摩那婆！汝等不應憶想分別謂正法滅。汝等於此正法之中莫生疑惑，當如是知。

「『復次摩那婆！於意云何？後身菩薩坐於道場將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如是菩薩假師教不？』『不也。世尊！菩薩爾時無有人教，自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摩那婆！應如是知，菩薩爾時無有師教自然證知。何以故？爾時將為一切世間作自然師，誰復當堪為彼師者？是故汝等當如是知。又復由證第三明已，爾乃得名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於一切眾生大眾之中最勝最上。於說法時若有沙門婆羅門、若人若天若魔若梵，一切來問是般若波羅蜜，無能勝者。於諸法門無有障礙。若說一句經恒沙劫，終無窮盡。以是義故稱言如來。又復摩那婆！無有等故名為如來。一切世間難可得知，云何而言此是如來？夫如來者既不可以眼根知故，云何可見？摩那婆！當知此乃一切諸法虛空處也。』

大法炬陀羅尼經諸菩薩證相品第四十四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為諸菩薩摩訶薩眾說是虛空宮殿門，時有四那由他眾生於諸漏法中心得解脫，時彼億數諸菩薩眾皆得入是大宮殿三昧。阿難！彼諸菩薩摩訶薩眾，以皆入是三昧力故，令彼佛土一切無有山陵堆阜、石沙瓦礫、荊棘惡草及諸坑穽，地平如掌。阿難！爾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汝宜觀此億數菩薩摩訶薩眾，皆得入是大宮殿三昧，生歡喜心。以是菩薩三昧力故，令此佛剎一切成就，猶如三十三天宮殿。』阿難！彼放光佛住世久近，及佛剎莊嚴亦復如是。阿難！爾時天帝釋白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言：『希有世尊！為獨由此諸菩薩摩訶薩等大精進力及其三昧威神力故，令此佛土一切成就如是莊嚴？為由世尊道德威神加持力故，致得如是？』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汝意云何？此三十三天及其眷屬微妙莊嚴，各處己宮自在受樂。此時為但天王威力能令若是？為彼諸天往業因緣今受斯報？』阿難！時天帝釋答彼佛言：『世尊！我已知也。我已知也。』阿難！爾時放光如來欲具宣此諸菩薩等往昔因緣故，復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我憶過去無量世時有一大劫名善行路。彼劫有佛，號曰山上如來應供正遍覺，出於世間。其佛壽命，於彼劫數四分之一，過是已後入般涅槃。佛滅度已，有一菩薩出生其剎，名曰明相，成就諸根身漸長大。聞山上如來入涅槃後，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住處皆悉興起舍利寶塔。為是事故，躬自遍行閻浮提中，盡於海際。

從閻浮提次欲往詣第二洲處，多諸海難無由得過。即復停住，如是思惟：「我今發趣求大利益。方將遍觀大千國土，甫此洲間少許留難尚不能度，況餘天下無量洲渚及大鐵圍所有巨難云何可過？且亦無有世間眾生輕微身力，率爾即能從此至彼，亦無有能從彼來者。今日如是，自餘洲渚如來寶塔，云何可得往彼供養？」復作是念：「而我今者惟以神通，移此洲中懈惰眾生安置餘洲，觀諸寶塔隨有何供，所在遍奉無令有乏。又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如來舍利寶塔，以我三昧神通力故，皆成琉璃眾寶莊嚴，令此世界皆悉平正，無諸瓦石荊棘毒刺，乃至無有如芥子許沙礫瓦石，亦無毛髮溝坎坑塹。若諸眾生居此土者，一切所有功德果報莊嚴樂事，皆悉如彼忉利天宮。又復願令諸寶塔中，咸有五種天妙音聲，娛樂供養無有斷絕。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舍利寶塔，彼諸供具亦令常有五種音樂無斷絕時。又願此世界遍佛剎土眾寶所成，亦常雨天曼陀羅花。」憍尸迦！時彼菩薩如是念已，於彼洲間即便入於火住三昧。入三昧已，彼界所有悉如心願一切成就。憍尸迦！彼佛剎中諸菩薩等，咸覩如是不可思議世間希有殊特之事。彼佛剎中乃至所有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大海、百億四大洲，彼諸洲渚晝夜常見佛剎土中是諸如來舍利寶塔，亦皆得見彼諸塔中所有舍利殊妙莊嚴。是諸眾生見此事已，皆生歡喜踊躍無量，各作是念：「今此境界誰所作也？」憍尸迦！爾時閻浮提中有一比丘，是阿羅漢，具六神通諸漏已盡。時諸眾生各作是念：「我等今應問此比丘，如是境界誰之所作？」憍尸迦！爾時閻浮提一切大眾皆共往詣彼比丘所。到已白言：「尊者大德！今何因緣忽見如是未曾有瑞？此閻浮提嚴淨若是。惟願為我解釋斯事，如此奇妙誰之所為？」憍尸迦！時彼比丘告眾人言：「諸人當知，此閻浮提有一菩薩名曰明相，能發如是大精進力：云何當令一切眾生得受安樂？如是念已，即於洲間入於三昧住大神通，神通因緣現如是事。」憍尸迦！時諸眾生於比丘處聞是言已，皆即共詣彼菩薩所。到已恭敬禮菩薩足，右繞七匝生大尊重，更復頂禮住菩薩前。

「『復次憍尸迦！時彼菩薩摩訶薩端身正念從三昧起，告大眾言：「諸仁者！汝今可來與我遊歷，行此三千大千世界遍觀如來舍利寶塔。」憍尸迦！時彼菩薩摩訶薩將諸大眾從洲至洲，觀如來塔禮敬供養。時彼諸洲所有眾生，以尊重心隨從菩薩，而彼菩薩所將大眾，隨諸所須皆令充足終無闕少。憍尸迦！如汝於三十三天中隨諸天眾，所須之具皆令充足，亦復如是。彼諸眾生當爾之時，一切無有耕墾田疇、商賈求利、行諸惡事不淨活者。彼時眾生因菩薩故，具足皆受如意快樂。憍尸迦！爾時明相菩薩摩訶薩周行遍歷三千世界觀如來塔，令諸眾生咸起殷重尊敬之心供養寶塔，自亦興造種種

供養，因即教彼三千世界所有眾生皆悉趣求無上菩提，乃至盡壽修菩薩行。憍尸迦！彼菩薩摩訶薩有如是等大願威力。憍尸迦！明相菩薩摩訶薩去此佛土過千億世界，有佛世尊號娑羅王，處眾說法，如是菩薩今現在彼。然是菩薩亦於將來過四十阿僧祇劫得成正覺，名無量壽如來應供正遍覺。時彼菩薩得菩提已，諸有眾生得聞名者，皆悉隨意得般涅槃，皆各於彼所住世界成就本願，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憍尸迦！以是因緣，汝當知此諸菩薩等自有三昧、力、無畏等，非如來與威神德力。憍尸迦！若有菩薩欲學諸佛行、欲入佛境界，或時值遇如來現前，時彼菩薩即應諮問彼佛如來。而彼如來為彼菩薩為將為導，如法而說教令修行。憍尸迦！諸菩薩等更作何事，而於諸佛如來法中不欲學行？憍尸迦！諸菩薩等必當勤學。若欲求學心自在者，不於一切諸佛法中學幻化相，云何當得為於世間？是故應當善自學已然後為人。憍尸迦！一切世間外道神仙，彼等但以少持戒行、清苦攝心，尚具五通，隨所應作如意得成。何況菩薩多劫具行六波羅蜜、滿四神足，而更不能作如是等少分變化？憍尸迦？汝於是中何所驚怪？且即斯事無有神通。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如幻化。憍尸迦！汝於是處勿復生疑。何以故？憍尸迦！如來弟子見諸世間猶如幻化，無有疑網。所以者何？彼信如來即自見法，是故自信不惟信他。何以故？若世間人既自見已，彼人終不更取他言。憍尸迦！如人裸露在道而行，設有一人語眾人言：「此人希有！錦衣覆身。」憍尸迦！於意云何？彼雖有言，自餘眾人信此言不？』『不也。世尊！何以故？眼親見故。』佛言：『如是如是。憍尸迦！諸佛如來諸有弟子自見法故，不取他言。其義亦爾。』」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七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八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如化品第四十五
緣生法品第四十六

如化品第四十五

「阿難！爾時天帝釋復白放光如來言：『世尊！我於是中都無疑惑，世尊亦當先體我心。然我今日冀得如來久住於此忉利天宮，哀受我等輕微供養，以是義故我問如來。世尊今者將諸大眾不見遺棄臨顧我宮，我心欣踊不自勝任。何以故？我從生來初未見聞諸阿修羅及諸天眾歡樂共住。今蒙世尊加持威力，令我諸天共阿修羅歡娛受樂。』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汝豈不知我今為此十四菩薩摩訶薩等滿宿願故、增長善根故、成其慈惠故，我今要欲攝此菩薩教示之故，又為此等得坐道場熏修因故。』阿難！爾時十四菩薩隨從其父善臂阿修羅王在善法殿，於放光如來前，整理衣服偏袒右髆，右膝著地合十指掌白言：『世尊！我等自從有所聞說，盡力尋思未能開解，但於如來生敬重心，故敢諮問如是義處。世尊已證三種言教方便業藏，我等今日全未受持。是故我今欲知此義，惟願演說三法藏門。』佛告諸菩薩言：『善哉善哉！摩那婆！汝等欲聞如來法藏耶？』諸菩薩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即自舒其金色右手置於空中，告諸菩薩摩訶薩言：『摩那婆！汝今當觀如來世尊手在何處？』諸菩薩言：『世尊！我等惟見如來世尊手指虛空。』佛復告言：『摩那婆！於意云何？此虛空者可得作耶？』『不也。世尊。』『可得見耶？』『不也。世尊！』『可得聞耶？』『不也。世尊！』佛言：『如是如是。摩那婆！若是虛空可作、可見、可聞、可觸者，便可證知。如來藏義亦復如是，汝應善知。摩那婆！但是如來應供正遍覺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見諸世間猶如幻化，假說諸法方便示現引導眾生。何以故？是中眾生有著法想，是故如來為其說法，其實如來亦無所說。摩那婆！若必有此三教藏者，彼不可動亦不可說，說於無說不可成就。摩那婆！若是虛空有增減相，無有是處。惟彼如來有是境界，所謂建立諸法。是中如來見諸世間猶如幻化，住大慈悲說如斯法，令諸菩薩摩訶薩等得如斯法無有損減。

「『復次摩那婆！一切眾生有四十二出入息等，為四十二出入息句，令彼學知說字根本。是中若有菩薩摩訶薩，具得如是四如意足，而彼菩薩亦不能為諸眾生等說如是處，所謂初阿字門四十二句，如是次第數至八分，於八分中所有分段，即是為諸眾生說八思惟處。於世間中說此八法不令斷絕，是為第二教藏法門，汝應思惟修行此法。摩那婆！如阿字門不縛不解，當知一切諸法所有語言可說可見，彼等一切不縛不解。云何名為不縛不解？摩那婆！不縛不解者，謂一切法性本自空，誰能於中為縛為解？摩那婆！如彼板上文字章句乃至言說亦無住所。若不方便有是言說，無一眾生知一句者。摩那婆！是為總解藏法門義。』時諸菩薩復白佛言：『云何總解？』佛言：『摩那婆！汝應受持此入法義，汝於是中莫生疑惑，此解說中無有疑網。云何無疑？一切諸法皆如幻化。摩那婆！世間所有諸語言法，如來世尊悉知悉見。是中眾生有疑心者，如來所說如是等法，能令彼等斷疑惑心。云何斷疑？為作方便譬喻解釋故，如說於此中住，是則還令住阿字門得相生法。摩那婆！汝等惟應六日正念成如來業，當思惟時更莫他念。汝若思量法相義時，但當如是正念現前念如來故，爾時若有所說、若無所說，於是法中無有疑心。因是六日念如來已，即能覺悟阿字法門。於六月中不思飲食，以是念故於如來前更得無量無邊辯才。如是念已，若得迦字法門名者，即亦能得成就思惟。此第九分於一心中云何得生？惟有如來住處故能知此，亦即不離如是說處，一切諸法猶如幻化。汝摩那婆！勿生二想亦莫致疑，亦不須作宮殿想也。但於六月念迦字門，因此即復思念如來，若能成就三昧定者，假使如來不現在前，亦即得見，莫生疑惑。如來未為汝等作究竟斷疑之語，是故汝疑未能斷絕。又復如來雖為汝說，終不得盡。何以故？摩那婆！譬如有樹，花時出花、果時出果。摩那婆！於意云何？彼樹若其花時未至，求花得乎？』『不也。世尊！』『果時未至，求果得乎？』『不也。世尊！』佛言：『如是如是。摩那婆！如來亦爾，說時未至故不說耳。摩那婆！於意云何？又如彼樹可知來處，乃至花果知來處乎？』『不也。世尊！』佛言：『如是如是。一切所有能說所說俱無來處。摩那婆！或時有人發掘彼樹，拔其根莖枝葉出已，復以刀斧芟剉令碎，乃至無有如棗栗許。摩那婆！於意云何？彼樹如是被分散已，求本花果有可得乎？』『不也。世尊！何以故！既破散已，乃至無有樹相可見，焉得花果？』佛言：『如是如是。摩那婆！一切諸法無有相故，云何可說？

「『復次摩那婆！若諸法師昇法座已，爾時先當念阿字門，亦念如來三言教藏不得放捨。如是諸行於彼三門相續念處，念已復念。作是事時，乃至不起諍論言說。摩那婆！若諸法師欲說法時，應當念

彼六日事業，不得捨離亦無休息，一切諸法可得證知。摩那婆！彼迦字門語言解說相續不斷，當於彼中阿字為初與智相合，二十一句方得具足。摩那婆！夫言教者，即是其中二十一句次第不亂。摩那婆！以是事故，諸佛世尊希出現耳。何以故？彼時無有如是法行，雖有多人終亦無能如法行者。是時亦有無量眾生，初亦起心愛慕是法，及其臨事多生驚恐，終無所獲。摩那婆！若復有人作是思念：「我如是行，即得成就諸佛法者。」彼為執著。若此執著是佛法者，何故往昔劫初時人，於內外物無我我所，不著諸法不假造作，果報自然意須即至，其後漸漸起諍競心，喪失自然眾味果報？摩那婆！以是因緣，汝等當知，諸佛世尊終不執著佛菩提也。汝於是中不應生著，若執著者不得受樂。何以故？夫執著者，眾苦根本。「『摩那婆！汝等當觀鬱單越人，雖與三方同受人身，果報最上。彼於生中雖無施等，然壽終後皆得上生欲界天宮。摩那婆！汝應當知，無為之事乃至能得多時受樂。若彼有為著我我所，是人無有一不善法而不受者。摩那婆！不善法者，所謂一切諸行生死。是故如來常誡勿著有為諸法。摩那婆！不作不著有為法者，即是如來究竟宣說修行施等五波羅蜜，是故於一切處說諸波羅蜜共相熏修。云何熏修？修行施已則能聽法，至聽法所便能諮問，於諮問時見有勝法即便求學。彼等若知諸法無勝、無我、無執、無生、無出，即於一切有為法中能如實知。爾時則於諸如來所得真信根，彼等復能發勤精進。云何能起勤精進心？以有如是大方便故，則能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令我等於此法中常得修行，終自證知。聞說如是般若波羅蜜時，不生驚怖。摩那婆！是中云何能無驚怖？彼於一切皆有捨想。云何捨想？所謂於諸法中無有悕望亦無諍心。何以故？如幻化想故。摩那婆！是為顯示說義，於如是等諸波羅蜜即解脫，因如來說法，因斷諍故、不起諍競故、雖斷於生而不斷故。』

大法炬陀羅尼經緣生法品第四十六

「爾時諸菩薩復白放光佛言：『世尊！云何名為令生不斷，不全斷故？』佛言：『若如是者，一切諸法如實說中無有疑處。無疑處故，如是證知。當於爾時，令生不斷亦非不斷，持是法行得度彼岸。我今如是說不斷時，諸眾生等猶不能知，何況能有受持法者？摩那婆！譬如大海常能容受一切大河，及以眾流憶百千數悉歸大海，而彼大海無滿足時。如是一切諸眾生等，具足三種貪諂眾惡，諸佛世尊恒為宣說佛菩提等一切法門，初無斷絕尚不能受，何況有時斷而不說？摩那婆！以是因緣，諸佛世尊降大法雨未曾斷絕。何以故？不欲令彼當來愚惑盲冥無目諸眾生等墮陷非道。摩那婆！譬

如因於日月光輪，一切世間知有晝夜，一切法輪亦復如是。若諸法師為他說法，是人求法讀誦通利，復能遍說作世燈明，為彼昏睡盲冥眾生不能斷絕生死網輪說令斷絕，又復為彼嫉妒不信常被三事覆纏羈繫墮於惡趣障礙眾生然大法炬。因是明故，眾生見法，若諸眾生墮在惡道即得速出，既得捨離險惡道已，彼各共求平坦正路。摩那婆！平正路者，若能遠離險惡道者即平正路。摩那婆！汝等若於如是說中不信行者，難得解脫；能信行者，是人當為一切世間開大利門。彼得法已轉相教授，眾生聞者盡作證明，而諸眾生各相謂言：「如來為我說真實法，復示我等不顛倒說。」摩那婆！汝應如是精勤不懈或就正業，正業成故遠離塵垢無有染著，無染著故得清淨見，見清淨故無復冷熱，一切世間所有眾事皆得成就正善業故。諸餘眾生更作異說種種邪法不善業行，於彼人所當起捨心，應自思惟修對治法。若得修學如是法已，即能於彼六十二種惡邪見中得實知見成就真法，滅除一切如實障礙。

「『復次摩那婆！若說法師常為如是億百千數信根眾生具說法要，或復有人但為一二破戒邪見重惡眾生一彈指頃少時說法，隨彼惡人受與不受，其說法師所得功德勝前福聚無量無邊。因此善根，於當來世所生常得精勤勇猛供養諸佛。彼時雖有多種眾生若人非人聞正法已心生恐怖，汝等但當為說正法。摩那婆！汝應觀察諸眾生等常有如是無量惡欲諂誑我慢，無明黑闇覆蔽纏縛，以纏覆故於是法中生大恐怖，自恐怖故不能行法，假有所說亦復不能令他受行。或時自知煩惱障礙，更相謂言：「我等今有如是眾惡，雖聞正法不斷諸見，如是諸見我應除斷。云何應斷？我今自知須斷諸見。若受眾見而不斷者，即入黑闇邪見叢林，以邪見故常為生死繫閉纏縛。我若能斷根本眾見，自然解脫生死繫縛。」摩那婆！若佛世尊為他說時，若人聽受終不生怖。何以故？如來世尊以自無怖，於諸佛法無有缺減，為他說時令彼聞者增長善業故。摩那婆！當聞法時，汝等莫著於是法中，但當一心勿生餘念，如來應供正遍覺為斯事故出世間耳。摩那婆！諸佛世尊惟有是事，所謂為利一切世間、淨世間眼、斷除遮障諸非道故。摩那婆！諸佛世尊但一音說，令彼眾生隨類各解。斯是如來神力加持故得爾耳。如來一音演諸法義，能以一義得無量智。若以一智，即能破除六十二種邪見根本，令諸眾生悉皆遠離一切塵垢。若有最惡極怖畏處，眾生受身所作諸業，如來於中說法教化拔濟眾生，無有休息教誡眾生：「汝若不造如是惡業，終不生此。」如來世尊更無餘致，惟教示彼斷除行業。陰入界等皆是諸行，受生亦然。一切世間所有諸行及以受身，我皆教示不令行此。為是眾事，我常宣說。無天無人乃至無有壽命資財，世間事業一切皆無，若有作者即有受生。云何作者？所作諸行即是受生，若

受後生當知是中無有眾生不受生者。汝等當知，造諸行者即是受生。復次摩那婆！如大龍王普興大雲遍覆一切，降注大雨潤洽大地，咸令一切樹木叢林欝茂滋長，百穀果實皆得成就。是諸眾生資此活命，乃至諸畜亦同增長。摩那婆！若諸牸牛食肥美草飲以清流，常令豐飽然後得乳。從乳出酪，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如是摩那婆！汝於一切緣生法中不應生怖，亦不應言：「云何得說有諸眾生、無諸眾生？」惟當善觀因緣諸行。摩那婆！如人睡時夢中所見或作不作，彼皆寤時曾所經事。又如種子無有定相，論其形質不可說壞亦非不壞。何以故？若言定壞，牙則不生；若定不壞，牙亦不出。一切有為因緣生法亦復如是，妄念思惟分別故生，是中實無能成就者亦無見者。如是摩那婆！如來不說定有眾生，亦復不說定無眾生，如來惟說一切諸法從因緣生、從因緣滅。云何諸法因緣生滅？所謂因彼故有此，彼生已此生；彼無故此無，彼滅已此滅。若一切法從緣生者，云何定說有富伽羅？以是因緣，如來不說定有眾生，諸天及人自外諸趣亦不說滅，惟說不能放捨執著顛倒分別謂有眾生則墮無明極深闇處，惟令棄捨，示以正路，勿復愛樂是富伽羅。摩那婆！彼真實法不可破壞。諸佛如來乃至小草尚不欲壞，況當令滅富伽羅也？若滅壞者，無有是處。以是因緣，諸佛世尊常如是說，無有一法可成就者，然復不無因緣生法，而亦不無執著顛倒。摩那婆！無有一法離因緣者。以有因緣，是故說有富伽羅相，及有事物顯示世間善法惡法勸令知也。

「『復次摩那婆！是中物想即是板想，以板想故知諸物想。何者是物？何者是板？所言物者，以妄分別住物想中，造作未來一切諸行。摩那婆！以何義故復名物也？以如是想作多種事，故名為物，彼前後際不可知故。猶如風輪，若復有人乘風輪想，彼等則為住板想中。應如是知。摩那婆！如彼風輪乃至無有一念時住，諸眾生等乘彼業風亦復如是。彼諸眾生造業行已，還作諸行如是成就，彼成就已未曾生彼一念覺心：我等昔來所作非善，以想分別空事輪迴，流轉生死未曾暫住，而我不覺不見其邊、不知闊狹、不識小大、不見不覺，常處如是業行風輪，往來旋轉莫能自出，猶如生盲未曾見色。若他來問，當云何答？又如愚導不達前途，設有人來問道相貌，彼既不知復云何答？假彼有言，定無理趣。摩那婆！諸眾生等乘諸行輪旋轉不住，不覺不知亦復如是。而彼眾生乘是風輪來往之時，乃至無有初中後際、不得其邊，全不覺知、不見不念。

「『復次摩那婆！彼時盲人作如是念：「今我宜在此風輪住。我有思想，此風輪中可得停住。」如是念已，從始至終念念增長無有斷絕。彼盲後時或得暫住，即欲從是風輪中下，而復不下。更作是念：「我今若得見此道者便有下處，我即得住。既得住已，我應自

得暫時自止。」彼盲後時復作是念：「我於今日若見不見但少時住。」如是念已便得暫住。住已思惟：「今我得住。」即生樂想，勞弊亦除，然猶不見下時道路，云何從此風輪而下？「我若見者，即知風輪往來之處。」摩那婆！彼盲當作如是念時，即於其所遇一良醫善能治目，彼雖有遇而眼不見。是時良醫愍彼盲人，為治目故即往其所，問盲者言：「汝目如是能見色不？」盲人答言：「我眼若此，云何見色？我若見者，便知正路。」良醫語言：「且開汝眼吾試觀之，如可治者當為汝療。」盲人聞已，即大開眼示彼良醫。爾時良醫具觀是人眼中病已，即知是疾根本所因，應其所須為設治法，或[鏍-糸+廾]或鍼或刮或藥。作如是等療眼方已，告盲者言：「我今為汝說善方治，除汝目病令覩眾色。若得見者，汝歡慶不？」時彼盲人白良醫言：「我此生盲，恐非所救。脫如醫教，慶幸何言。」良醫復曰：「此事誠難，我力能辦。汝於我所但生信心，是吾家業汝不須疑，汝欲見驗當問眾人：我治是患功效云何。」盲者復言：「大師！是中欲作何事？」醫告之言：「汝無多憂，我於是中無過造作。但假少時吾當合藥，事須詳審不可忽懅，若忽迫者事或難成。」時彼良醫如是教已，即與是盲和合眼藥。藥成就已，置之眼中，眼微清淨。既清淨已，遂從醫所速疾而還。時彼盲人藥治未幾，眼中胎膜皆悉消除，胎膜除故眼即晴明，頓覩生來所不見事，亦見眾盲乘彼風輪，往來流轉不能自止，方嗟歎曰：「嗚呼哀哉！此等眾盲亦久居是風輪之內，循環往來未嘗停息。初無有人為說斯事，亦無有教療治盲者。」即作是念：「如此眾盲與我何異？我既遭遇得大醫王，除去生盲遂有今日。我今云何獨受斯福？我當從此還請醫王，令是眾盲盡蒙救療。」彼人爾時復作是念：「今我但且先告眾盲，說斯大事先令體解，然後導引往求大醫。」如是念已即告彼盲：「汝等諸人宜少停住，我今於汝欲有所宣。」時眾盲等答彼人言：「我不得住。」彼人復問：「汝今所住為何處乎？」眾盲復言：「而我今日不能得住，汝今豈能獨有住也？」彼人復謂眾盲人曰：「汝後見時自然應知，誰有住處、誰無住所。」眾盲復言：「汝今獨知，豈能出我眾人意計？」彼人復言：「我於往昔亦曾如汝，以無目故乘彼風輪，往來流轉無有窮極。世間之人多以此患，乘無住輪長夜勞苦。而我幸會遭遇醫王，大師哀憐除我目疾，以是因緣我如是見、我如是知、我如是言。汝等今日沒此風輪。不見不知、不覺不信。汝等若有一人共相領解，乃至須臾暫時停住，我當為汝求彼醫王。醫王降意汝自知信，奉行師言必蒙大利。」爾時諸盲眾中有智人等，聞是語已即作是念：「我等今應受是人教，少時停住亦何所損。若必如教，吾慶特深；假不如言，我亦無患。且我暫住所得亦多，既得交遊善人，又亦自

除疑惑。以是因緣，今我決住不復疑也。」時有智盲如是念已，即與眾盲共詳進止，告彼眾言：「我久勞弊忽辱善言，自當暫停，今不去也。」如是言已，遂便答彼先盲智曰：「仁若知時，隨所應作為我等作。」時先智盲本雖生盲，既蒙得眼已成光明，隨意而往無復障礙。即作是念：「今已許彼無量盲眾出如是言：我當為汝開眼光明。今當先造大師足下，厚謝先德，因白是事。」先智始發，彼大醫王已在前路。智既遙見，深生歡喜踊躍無量，即作是念：「是大醫王先惠我眼，導我光明除我患苦，與我無量無邊快樂，令我歡喜解我疲乏。我今應當速至其所頂禮其足，苦身供養妙言稱美，起希有心尊重恭敬，隨諸所須皆應奉上。」如彼念已，即往其所，如其先念荷德謝恩盡虔供養。復欲為彼諸盲啟請，更發希有清淨敬心。復起慇懃憐愍深念，白大醫王言：「我先蒙恩，見惠明眼，復令我得諸方便智。今日乃有無量無數生盲眾生，乘不住輪受無窮苦。惟願大醫為除生盲施其眼藥，令彼歡喜與我無異。」爾時醫王愍諸盲故，即與是人躬至其所。到其所已即告之曰：「汝等眾盲生便無眼，今者實願見物以不？」時眾盲人白醫王言：「大師！我等昔來未曾見物，今日思覩何足復論。」醫王復問：「汝從昔來未見何事？今欲見者復是何等？」彼復白言：「大師！我從昔來於所行處，惟謂是道，然實不見此路短長及與近遠，乃至不見初中後相。」醫王復語彼眾盲曰：「然此路也非是正路，汝等昔來所行非道。」眾盲復言：「然我於中已生路想。」醫王復言：「汝等不應生是想也。」即便指彼盲智者曰：「汝知是人昔亦同汝，後乃知非，久已捨棄。」復告眾盲：「汝等今日若信此人昔似汝者，我即治汝，我便次第造作治事。」於是眾盲白醫王言：「唯然。大師！師自知時，敢不從命。」時彼醫王還合如是先治眼藥療諸盲人，咸皆同得如是淨眼。彼眼開故，皆大唱言：「嗚呼！我等今得大樂。而我昔來處大闇輪，非路狂走。」摩那婆！汝等當知！是中治眼大醫王者！即是如來應供正遍覺也。如彼初盲醫先為治即蒙淨眼者，是彼諸善男子說法師也。自餘眾盲得淨眼者，即是受持此經法門諸眾生等。摩那婆！以是因緣，如來應供正遍覺普為汝等譬喻開示如是義處。摩那婆！汝於是中應學如來應供正遍覺。若人欲學如來應供正遍覺者，當如是學。摩那婆！以是因緣，如來應供正遍覺具為汝等引斯譬喻解釋義耳。摩那婆！汝等若學如來世尊，應當學是諸法相門。復應先作如是思惟：「我今云何作諸方便，為彼黑闇生盲眾生作大光明開其眼目？」摩那婆！是為解釋第一大慈大悲行事。汝若見彼幽盲眾生，復應須作若斯治法。如是治已彼自見法，不從他行。不行何處？謂風輪也。摩那婆！是為凡夫諸眾生等未得正法無住處者。』」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八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九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信解品第四十七
離惡友品第四十八
辯田讚施品第四十九

信解品第四十七

「爾時彼諸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摩訶薩將欲為他解說法時，應先請佛。若他來問無邊法門，我當云何為眾生說？又眾生等若問不問，復云何說？復當為他多少說也？我今請問，惟願如來為我解釋。世尊！若復有人昇師子座欲說法時，是中應當以何方便，決定得是如來業藏無量辯才？既未曾入此三言教，亦無有人為其解說，亦不讀誦修習受持，云何而得自然現前具足辯說？』
「爾時放光佛告諸菩薩言：『摩那婆！世間無有如是方便，惟還於此三教業藏陀羅尼門修多羅中讀誦受持乃可得耳。或時有人，為佛世尊加其威力及法力得者，摩那婆！若有如是陀羅尼法門者，還由說此修多羅故而得成就，非遠離也。若從他聞，如聞速解而不忘失，所有語言及有餘所說一經於耳，乃至盡壽終不忘失。若人由來未曾聞者，彼初聞說亦不能知，應為具釋。摩那婆！若人不持此三言教如來業藏如說受持，而能具足一切辯者，無有是處。摩那婆！若諸眾生具足受持是法門者，自然當得無量辯才。汝今應當知是德藏。摩那婆！若復有人親聞佛說，若加持力、若彼自有信根慧力，躬造法師求問法者，摩那婆！當知此等皆是厚集三乘善根。若有隨趣一一乘者，彼時法師應為是等施設佛法，何況於彼具三乘者。摩那婆！或時復有百千萬億異類眾生，一時雲集是法師所，彼彼各問種種法門、種種義句、種種文字。法師爾時於彼無量異眾生所，無疑惑心亦無怖畏，以無礙辯隨問酬答，解釋法門無有障礙。復次摩那婆！譬如有人從生作賊，有大膽勇及賊智方便，雖復處在百千人中都無危懼。何以故？以久成就賊智慧故。摩那婆！彼說法師亦復如是，當說法時雖復處於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大眾之中，解釋深義隨問能答，無有滯礙皆令歡喜，乃至不起一念怖心。何以故？以先成就無礙辯故。復次摩那婆！譬如阿那婆達多龍王能雨眾流滿四大海。如是摩那婆！彼說法師成就三藏充足一切亦復如是。摩那婆！又如阿耨達多龍王有大方便能出河水，隨順一切眾生意願。如是摩

那婆！彼說法師以先成就三言教藏，能為一切方便教示，令諸眾生斷除疑心，皆悉通達滿彼願海亦復如是。』
「爾時諸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此三言教方便業藏，為當惟此陀羅尼門修多羅中具足有耶？為更於餘修多羅諸法門中亦得有乎？我等今者諮請世尊，為欲了知此決定義。世尊！我等咸共作是思惟：「如來世尊有大方便，今日將無更說他義，而令我等疑惑不解。何以故？如來大智境界深遠，是故我等預生驚怖。世尊！譬如有人欲以兩臂浮渡大海登於彼岸，當知是人必喪軀命。何以故？世無有人但以手力能過大海故。世尊！我等亦爾，如彼愚人不能隨順仰信如來，欲以自心測量佛智。」』
「爾時放光如來告諸菩薩言：『如是如是。摩那婆！但能勤求，豈有不獲。汝向所問，誠合時宜。汝於是中勿念疲怠、莫生恐怖，當以無礙智慧辯才，分明義理、辯正文字，善修三業出離世間。淨持禁戒一心思惟，積集真智勇猛精進，不捨重擔、莫退本心，求一切智，於諸法門斷除疑網。具足如是善巧方便，數諮如來亦自觀察。當以四種攝受正法，於諸佛所聽受未聞。若佛滅後護持正法，於末世中多惡眾生誹謗毀辱是經典者，汝等應當如法苦治。乃至命終常須求請，不得放捨懈怠懶惰。摩那婆！汝等於中學是大事，若如來所或弟子所，常當諮請如是正法。既自學已復成就他，因是展轉教化無量無邊眾生入此法門。
「『復次摩那婆！若諸菩薩摩訶薩於求法時，世間無有一眾生所而不至者。何以故？欲令法界一切眾生一切皆入究竟涅槃。是故菩薩於求法時常作是願：「我從今日凡所生處，但令我得聞所未聞乃至一偈一句一言，我於是中不惜身命頭目支節一切身分皆用奉上，何況身外所有財物輒欲寶愛而不捨者。」
「『復次摩那婆！若諸菩薩摩訶薩為求法故，但有法處即皆造求，或時往詣旃陀羅家、或時至彼羅剎住處，乃至鳥獸所居之處，聞已皆往請問求法。或時彼等要菩薩言：「能住我家足滿千歲，然後我當為汝說法。」菩薩聞已，即住其所滿足千年，隨彼所須供承給使，要聞法已重報而還。復次摩那婆！若諸菩薩摩訶薩為求法故如是精進，尚能奉給諸旃陀羅乃至羅剎、惡鬼、畜生滿足千歲，而況不能於住正法善根眾生及以智慧大法師所聽聞正法斷惑決疑？
「『復次摩那婆！如是菩薩摩訶薩既聞法已心大歡喜，念欲往報說法者恩。當知爾時非以貨財可用報答說法者恩。何以故？摩那婆！以恩重故。設於諸佛如來正遍覺所，亦無方便能報之者。所以者何？為其重故。云何為重？所謂法施。夫法施者，於諸施中最為第一、最勝最妙、最為無上為無上上、無數無量無有邊際，不可以彼財施為比。何以故？無取著故。摩那婆！夫財施者，即是生死有漏

有為執著取相，煩惱施也。其法施者，一向出離無漏無為無礙無相，智慧施也。又法施者，無人能毀亦無能讚。若有訶毀此法施者，當知是人即謗三寶。摩那婆！汝於是中應深思念，慇懃諮請聞已修學，既自學已為人普說。以具宣故法得久住，亦令世間善法增長。

「『復次摩那婆！譬如商家以少貨財販賣求利，是人資產歲月漸增，庫藏充實拯濟多人。若不商販財則不增，後值飢荒喪失家累。摩那婆！彼說法師亦復如是，應常宣說不得休懈。何以故？若常宣說，法住增長利益人天，成熟善根滅除眾惡；若不宣弘法則衰殄，熾盛惡道損減人天故。復次摩那婆！譬如商導多將徒侶莊嚴器仗，持諸貨財經涉險難，適於中路更遇餘商。時彼導師分明約束，強弱相保首尾相衛，部分如法，於險難中雖逢寇賊，不損貲財安隱得過。摩那婆！彼說法師亦復如是，雖處無量百千大眾，具宣如是正法門時，彼大眾中多有如來世尊弟子，聰明利智善解其義讀誦受持，誦持力故無有障礙。假設外道世智辯聰，百千邪論種種呪術、種種辭辯、種種問難，無所申展自然喪滅，云何而能作諸妨礙？摩那婆！汝應當知，彼百千數大眾之中，雖有邪見世智辯人，然彼一切諸比丘等，勿受其言、莫行其事、不得供養、不應親近。何以故？以彼無有增長成就利益諸事，惟有損減破壞善故。』

大法炬陀羅尼經離惡友品第四十八

「『復次摩那婆！如有人家施設種種上妙美膳，人間所無等輪王食。如是妙食味中最上，然雜微毒如芥子許。摩那婆！於意云何？有人飢虛思求麁食，忽逢毒膳，為取食不？』諸菩薩言：『不也。世尊！』佛言：『摩那婆！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若人讚說世智辯聰所為事業，乃至讀誦一偈一句，斯人不可在僧眾中。何以故？以彼即非諸佛弟子故。

「『復次摩那婆！譬如有人得惡癩病，是人不得入淨眾中，謂剎利眾、婆羅門眾、長者居士一切眾中，乃至不應暫時立住，況聽久坐清淨眾處。摩那婆！世辯邪人亦復如是，尚不應令清淨眾前須臾立住，況得久坐同其事業？

「『復次摩那婆！譬如野干鄙賤腥臊，身形疥瘦時食糞穢，豈容得在師子眾中？摩那婆！世辯邪人亦復如是，是人惡極無有善根，終無得在諸佛剎中。假令先有亦應驅擯。何以故？不令眾生學習惡見、長夜增長無量惡業、墮諸惡趣受大苦故。

「『復次摩那婆！寧與怨家旃陀羅等屠膾之人共為親友，終不與是邪辯惡見暫時同住。摩那婆！寧以利刀劈破舌根，不與惡見論說佛

法。摩那婆！寧忍飢苦千歲不食，莫因惡見受他信施。摩那婆！寧竪鐵鏘以為鋪榻臥經千歲，不與邪辯惡見謗毀之人暫同坐臥。摩那婆！寧以灰火覆地足蹈千年，不與邪辯惡見之人受經行處。何以故？摩那婆！千歲蹈火苦止少時，若學惡見永墜惡道。何以故？摩那婆！凡夫愚癡心力尠少，親近邪黨積習其惡，同惡相扶破毀佛法。既自作已，復令無量無邊眾生學習邪見。

「『復次摩那婆！於意云何？若人毀佛及謗法僧，彼人長夜得安樂不？』諸菩薩言：『不也。世尊！』佛言：『摩那婆！以是因緣，如來應供正遍覺慇懃顯揚如是法義。摩那婆！如來世尊有大慈悲，於一眾生未曾捨離，永斷惡心無有嫉妒，遠離妄語亦無錯言。摩那婆！如來應供正遍覺是真語者、是實語者，凡是眾生欲受何法，皆即為其方便演說，令彼無量無邊眾生隨類得解，得智解故速入涅槃。摩那婆！汝等若見邪辯宣說，慎莫聽聞亦勿禮拜，不須隨喜。應如是知。摩那婆！汝等當知，設對百千諸佛經典，不讀不誦不受不持，數百千歲默然而住；不與邪辯共住談論，讀誦所作或暫聽聞。摩那婆！汝等從今於一切處，慎莫與彼非法眾生共為朋友，勿與同居亦莫親近。何以故？若有親近非法惡人從其事業，是人長夜不得安隱。所以者何？是人知已還以惡法轉教他人，去來現在常行邪法，以行邪故輪迴眾苦。摩那婆！汝等當知，未曾見聞行世間法，能知出世勝上人法，豈況行邪而得證者。

「『復次摩那婆！彼惡眾生無能為物作淨福田獲果報者，如來世尊亦不開許彼惡邪人受他供養，復不聽彼諸餘眾生奉給惡人衣食眾具。何以故？以彼癡人不如法行，終不住是如法中故。不求解脫，終不住是解脫中故。彼等愚盲不行我法住邪法中。應如是知。摩那婆！諸佛世尊常作是說：若諸眾生未入正法，亦未入於聲聞法中，若供養者果報減少。』

大法炬陀羅尼經辯田讚施品第四十九

「爾時彼佛告諸菩薩言：『摩那婆！若人供養或須陀洹，乃至養飼畜生餓狗，隨其品類悉有功德。是故應當一切處施，隨施主心得報差別。摩那婆！施持戒人得果報異，施破戒人得報亦異，施者受者其事皆異，乃至餓狗得報亦異。摩那婆。是故一切皆應勤求住清淨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乃至所有力、無畏等一切功德咸應求之。

「『復次摩那婆！以是因緣，如來世尊為諸菩薩摩訶薩等受衣食故，開許四事。何等為四？所謂若諸菩薩摩訶薩不自為己受畜財物乃至飲食及諸湯藥，凡是所須如法乞索，若得供養如來聽受。是為

菩薩摩訶薩開許初事。若諸菩薩摩訶薩常行教化一切眾生，遠離惡法成熟善根，若有所須如法求乞，得供養時如來聽受。是為菩薩摩訶薩開第二事。若諸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時，常為供養諸佛如來及如來塔，若有所須如法求乞，得供養時如來聽受。是為菩薩摩訶薩開第三事。若諸菩薩摩訶薩常樂讀誦讚說經典開示眾生，若有所須如法求乞，得他供養如來聽受。是為菩薩摩訶薩開第四事。摩那婆！若有菩薩摩訶薩能住如是四種法中，當知彼行長夜增長無有損減，亦為無量無邊眾生說菩提法生長善根。而彼菩薩如是行已，堪受誰供？所謂堪受長者居士、若婆羅門、若諸國王乃至轉輪聖王勝供養故。受何等供？所謂房舍臥具、衣服飲食、療病湯藥，乃至種種財寶眾具充給所須。如是菩薩住是威儀受供養時，功德無減。

「『復次摩那婆！若諸菩薩摩訶薩等隨順成就四種行已，以此善根獲四果報。何等為四？一者若彼菩薩念欲居於轉輪王位，行十善法教化眾生，隨意即作轉輪聖王無量千世。二者若彼菩薩意欲念作忉利天王，說法教化三十三天，隨意即得無量千世。三者若彼菩薩意欲捨家，出家修道證沙門果，隨意即得沙門果證。四者若彼菩薩欲得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藉此善根斷除顛倒，次第住於諸善根中，必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摩那婆！此四種法，為諸菩薩摩訶薩最上修行。能住此法堪受供養及能施者，是二皆名著大鎧甲。應如是知。何以故？摩那婆！是中不可以懈怠之人、少精進者、失正念者、無威儀者、樂睡眠者、長夜不捨懈怠嬾惰遠離勇猛恥不問他者受此供養。如是之人，乃至不堪受他六年棄置糞中一腐木片。何以故？摩那婆！若諸眾生不住正法，於三界中不消一物。以是因緣，如來世尊不為如是愚癡邪見諸眾生等不住威儀不依佛戒，宣揚弘說如是法事。

「『復次摩那婆！一切菩薩初求法行，有四種事退欲法心。何等為四？摩那婆！若有菩薩為眾經紀，或時往詣聚落城邑，若至王都入王宮殿，為物去來營理眾務。然彼眾中無一比丘淨持禁戒，亦無一人勇猛精勤，多是愚癡不知經典。時彼菩薩見諸徒眾多行非法，便即退捨求法意行：「我今云何與是等人同止共居學習是法？」摩那婆！汝等當觀惡世比丘，假得僧名令他營護，知事人等無有尊敬欽仰之心。以是因緣，令彼菩薩見如是等無行眾生速捨善欲。摩那婆！是為初行菩薩摩訶薩退求法心第一事也。

「『復次摩那婆！若有菩薩欲學菩薩諸功德行，故往他所聽受正法。至他所已，先即請問諸菩薩行，精進勇猛依所聞行觀彼眾中無一比丘能說如是所諮問法。而彼菩薩於法有疑，無人能決，即起誹謗退捨本心。摩那婆！是為初行菩薩摩訶薩退求法心第二事也。

「『復次摩那婆！若諸菩薩念捨世間有為之事，所謂若衣若食乃至湯藥種種眾具，欲學如是菩薩所行，如是菩薩至僧眾中，見諸比丘坐高大床、貪嗜飲食、悉多受畜不淨財物、常樂睡眠憙論世事、無厭離想不善思惟、順生死流增長魔業。時彼菩薩見是事已退捨本心。摩那婆！是為初行菩薩摩訶薩退求法心第三事也。

「『復次摩那婆！若諸菩薩欲行最上樂、欲阿蘭若法、欲行空三昧行，彼自未有如是解慧，云何當行阿蘭若法？復云何念空三昧門？而彼菩薩作是思惟：「我於今日應速往詣若出家人若在家人所，諮求請問如是行法。或時有人能解此事，為我說者則得依行。」如是思已即便往詣出家在家一切人所，諮問所疑，無能決者。更復思念：「我於今者應當往詣比丘眾中請問此義。」如是思已至大眾中，見諸比丘請問此義。然彼大眾無有一人能教示者，亦無一人生隨喜者，菩薩見已壞其本心。然彼無行諸比丘等，方為菩薩說如是事：「汝等從今常應受是高好床敷、種種衣服、種種美食。言佛不許者，為待他請故。」摩那婆！而彼諸人雖教菩薩如是等事，然復不知受法，云何受他衣食得不損己？受此物已得清淨不？彼皆不知如斯之事。摩那婆！彼諸癡人具足非法，破沙門行，懈怠嬾惰不淨臭處，沙門枯草遠離戒肥，常懷貪欲瞋恚愚癡，寧知如是空無相願？既無慧解云何能行？既無解行云何能說？假雖有說云何斷疑？時彼菩薩見是事已起毀謗心，即便退轉善欲法心。摩那婆！是為菩薩摩訶薩退求法心第四事也。

「『復次摩那婆！今此眾中得無如是諸惡人不？』諸菩薩言：『不也。世尊！』佛告諸菩薩言：『摩那婆！如是眾生計不合受七日臭穢投棄惡食，何況更受淨妙食也？是人本無出家受具比丘體相，何緣得彼比丘僧名？

「『復次摩那婆！此天妙食本不為彼行非法人、破淨戒人、墮諸見人不如法等而施設也。摩那婆！汝當正念。汝今住此須彌山頂，食是忉利天王妙食，此食最勝上妙第一。假使人中轉輪聖王尚不應得，況復如是假披袈裟臭穢不淨行非法者而堪受此天須陀食？摩那婆！以是因緣！如來應供正遍覺先語汝等！如是妙食食斯食已！當令施主獲大果報。摩那婆！我已處處開顯宣說，破戒之人尚不得受正信檀越如手許物，況能消此天妙食也。所以者何？食此食者無有眾惡，所謂無有大小便利、宿食不消、噦噎上氣，乃至無有悶亂眾病。摩那婆！假令受彼七日棄捨臭爛諸食，猶須清淨善行之人，能令施主得大果報，況受如是天須陀食？如此食者世間所無，是故不可以彼人中麁澁觸等相比類也。摩那婆！若彼破戒不正念人食此食者，斯人必獲大不善果。』

「阿難！時諸菩薩摩訶薩眾聞是事已，即白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言：『善哉世尊！今此眾中諸比丘僧，無有塵垢、沙礫瓦石、秕稗乾枯、枝葉摧折，乃至缺減煩惱眾病不假諸藥。此比丘眾惟有牢固清淨持戒，善入禪定離諸怖畏。世尊，今此眾中有須陀洹、有斯陀含、有阿那含、有阿羅漢、有辟支佛、有發摩訶衍心、有諸菩薩摩訶薩，亦有人中師子具足神通得度彼岸。此處復有常行空三昧者、無相三昧者、無願三昧者，復有常行最勝上上檀波羅蜜、最勝尸波羅蜜、最勝羼提波羅蜜、最勝毘梨耶波羅蜜、最勝禪波羅蜜、最勝般若波羅蜜，乃至常行力無畏等。世尊！如是清淨諸比丘眾，受天帝釋如是妙食，我知此眾於一切處受諸供養無所不消。何以故？一切世間若食異食即生病苦。此等食之尚能無病，況是微妙清淨食中。乃至無有大小便利，食此食者云何當有更生病苦？若生病者，無有是處。』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諸菩薩言：『善哉善哉！摩那婆！汝等今日乃能令是帝釋天王心生歡喜。摩那婆！今此眾中應有眾生生是疑心：「以佛威力令此大眾昇須彌頂。以是因緣，今者如來應供正遍覺為此忉利諸天大眾決除疑網故，作如是演說正法，以諸譬喻皆令覺知。」』

「阿難！放光如來如是說時，彼天帝釋即白佛言：『世尊！若人布施諸佛弟子，若復漏盡諸阿羅漢、若諸辟支佛、若諸菩薩摩訶薩眾、若諸佛如來應供正遍覺，如是布施能無差別耶？世尊今者說一法相，顯示一切一解脫義。是中布施云何有異？如是之義，惟願具解，令此眾生得無疑念。』佛言：『憍尸迦！汝今於此諸佛世尊說法之處莫生疑惑。憍尸迦！然我為汝種種譬喻顯示此義，令諸智人決定得解。憍尸迦！若人欲行布施之時，應作是念：「今我修行如是施故，當得無量功德智聚，亦令受者當得無量功德智聚。」憍尸迦！汝今當知，如來曾說一布施已迴向無量。如是願者，乃至布施畜生餓狗尚皆獲得無量果報，何況布施是須陀洹、是斯陀含、是阿那含、是阿羅漢、是辟支佛、是諸菩薩摩訶薩等，況復如來應供正遍覺。憍尸迦！以是因緣，莫生疑惑。雖以少物布施如來獲無量福，以迴向無量故，如是布施諸佛弟子，亦應還得無量福聚。汝莫為疑。憍尸迦！諸佛世尊弟子眾等，譬如大海難可測量。汝等今者勿復如是問於如來。諸布施者得無量報，若諸聲聞、若諸辟支佛、若諸菩薩摩訶薩、若諸佛世尊也。憍尸迦！我於是中令汝斷疑，諦聽諦受，善思念之，吾為汝說。』時天帝釋即白佛言：『善哉世尊！願為解釋。』時天帝釋一心聽受。彼時所有忉利諸天在斯會者，聞佛說已，皆從座起合十指掌，在彼佛前恭敬而住。

「爾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汝今觀此三十三天，往昔造業受報處所，及彼所作善根因緣，皆悉知不？憍尸迦！今此三十三天子中，頗有自知所作善不？』天帝釋白佛言：『世尊！我今悉知此諸天等過去所造善業因緣，諸天子不能自知往昔所作。』佛言：『憍尸迦！汝今應觀此天眾中，何者天子善根最少？』時天帝釋蒙佛教已，一心觀察諸天眾中，見一天子善根最少。而彼天子過去之世生在人中，時佛如來有一弟子，是行須陀洹者，次第乞食遂入其家，適遇彼人端坐而食。彼人見已即從座起，指座授與行須陀洹人，洗手取食施以一揣。時乞比丘即從彼人受食，食已住經一日。然是天子往昔惟有如是善根，從坐恭起奉施一揣，以此善根壽終之後，生此天中受今果報。爾時天帝釋見彼天子如是善根已，即告彼天子言：『善男子！汝今可來在世尊前，自陳往昔所修善業。』時彼天子聞帝釋命，即從眾起，便往帝釋天王足下。阿難！時天帝釋復告彼天子言：『善男子！汝於今者在如來前，自說往昔所作業緣，令餘天子心生歡喜，於如來所起尊重意生愛敬心。』阿難！時彼天子承帝釋教，即於佛前為諸天子自論往昔所造善根。而諸天等聞彼天子自說往昔所作善根，各各相語生大歡喜。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於意云何？今此天子所有宮殿諸莊嚴具，及以食飲諸餘衣服。凡所受用，於諸分中乃至取一革屣微末之物，假設大集此閻浮提一切眾生共聚一處，能得稱量最下革屣價數多少知貴賤不？』『不也。世尊！』佛言：『憍尸迦！且置閻浮提所有眾生。假使復以四天下眾生，皆有智慧具大巧便，亦不能知最下革屣價直多少，何況能知自餘諸物。何以故？若使閻浮檀金如芥子許有價量者，彼閻浮提一切人眾及諸財寶，二足四足乃至多足所有價直不及少分。我且方便說斯價直，實無價也。憍尸迦！汝今但觀一食布施如是眾生，尚得如是無量果報，況多施也。憍尸迦！汝當知彼如是布施，還得如是無量果報。』帝釋復言：『我知。世尊！此諸天子所有一切果報莊嚴，假使於此三千世界滿中諸人亦不能知，況四天下。』

「爾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於意云何？如此三十三天所有眾具，取夜摩天中最小天子所有一切果報眾具，此彼昇降事復云何？』帝釋復言：『世尊！若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人中身莊嚴具，及四天王身諸莊嚴具，乃至今此三十三天身莊嚴具，悉聚如是身莊嚴具，與須夜摩最下天子，而彼天子於前眾具本無欲心，豈云取受。又復世尊！譬如轉輪聖王周行四海，忽然有人奉上麁飯，王本不受，何論噉食。世尊！彼須夜摩最下天子亦復如是，望此忉利乃至人中一切果報諸莊嚴具，本無欲心，何況貪取而復受

用。何以故？由彼自有勝妙五欲果報精微，此非情願故。』佛復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於意云何？如兜率天所居宮殿莊嚴眾具，以夜摩天、三十三天、四天王天，自餘一切諸天及人，所居宮殿受用眾具，復得同彼兜率天不？』天帝釋言：『不也。世尊！』佛言：『憍尸迦！如是次第上上轉勝。梵居諸天過六欲天，乃至摩醯首羅勝餘眾天。憍尸迦！以是因緣，布施果報差別無量。我今為汝異解說已。』」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九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二十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付菩薩品第五十
付天帝釋品第五十一
法師護品第五十二

付菩薩品第五十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復告天帝釋言：『憍尸迦！其有異施得無量報，如菩薩乘無量無邊，此乃諸佛如來莊嚴之事，所謂於如來前聽聞正法，得如是等無量善根，說此經時一切眾生所有疑心悉皆永斷。憍尸迦！以是因緣，諸佛世尊出現於世，斯諸菩薩摩訶薩等應當學習諸佛所行，從佛聞已如說修行。憍尸迦！汝於如是可證知處勿復生疑，當勤精進一心勇猛無有休懈。憍尸迦！汝等不可令一眾生於虛空中而生嫉妬，汝等亦應自捨嫉妬。此虛空者名為共法，非一眾生及以一法而能獨有。一切諸法猶如虛空，眾物莊嚴應如是持。有智慧人於是法中自當永斷一切疑惑。憍尸迦！終無有人知虛空已復迷虛空。憍尸迦！如是法門最為第一、最上最勝、最妙最深。若復有人於是法門能相續緣，乃至一念心生隨喜，汝於是中應深慶幸，作如是念：「當知此是不退菩薩，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故能聞說如是法門不驚不怖不退不沒。法施清淨猶如虛空入虛空數。或說如是虛空譬喻方便法門，總說別說，聞已不生恐怖疲倦，作隨順行則見如如。」復次憍尸迦！如菩薩摩訶薩等，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乃至一切諸龍神鬼，皆應愛敬、皆應尊重、皆應供養、皆應守護。何以故？憍尸迦！彼諸菩薩摩訶薩等在生死中，猶有無量餘殘惡法，然能具行如是深忍。行是忍時，假使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數天魔大眾，以種種形、以種種說，或驚或怖、或誑或誘，令是菩薩退沒本心。然是菩薩本心逾固，身相坦然一毛不動。憍尸迦！以是因緣，吾為汝等譬喻方便種種解說，應當一心善思念之，當如是知即如是學。汝當思惟令合正義，為滿一切諸佛法故。憍尸迦！如是菩薩摩訶薩等行此法時，假使其身自須彌頂墜於大地，還從大地投擲須彌，是菩薩心終無念著亦不懈怠，復無一念捨眾生心。憍尸迦！如是菩薩心念法時，假使上從梵天宮殿投擲其身沈於大海，菩薩於中亦無暫時起住著念生懈怠心。何以故？遠離我想故。憍尸迦！菩薩如是心住法時，假使大梵天王、若天帝釋欲驗其心，各執其手一時投擲大叫地獄。然是菩薩方問於彼苦眾生言：「汝等是中

惟有若斯惡果報耶？」如是問已，端坐正觀起大悲心，願即住彼救苦眾生。於行若是，誰能於中令生恐怖？憍尸迦！於意云何？若人於是甚深法中具能成就如是忍者，行聲聞人、行辟支佛人頗能發生如是忍不？』天帝釋言：『不也。世尊！』佛言：『憍尸迦！以是因緣，如來應供正遍覺說諸菩薩摩訶薩等能得具足如是忍門，出過一切聲聞辟支佛上，乃至一切初發大乘菩薩摩訶薩中此最為勝。憍尸迦！汝應當知是為智業及心業也。

「『復次憍尸迦！如最後身菩薩摩訶薩，菩提樹下坐道場時，自然能辯如是方便解釋問難。證菩提已，普為世間住大慈心，以佛眼觀見諸大惡邪毒眾生，墮於黑闇大地獄中輪迴眾苦，以慳嫉故遠離施心，以恚害故破諸戒行，以愚癡故深入闇冥，被惡知識之所牽引，為諸不善之所纏縛，眾緣具故陷墮三塗。憍尸迦！於意云何？彼菩薩摩訶薩在道場時，猶於如是具足不善惡眾生中有怖畏不？』天帝釋言：『不也。世尊！』後身菩薩昔在如是具足煩惱生死中時尚無恐怖，何況今坐菩提樹下將成正覺而方恐怖？憍尸迦！菩薩爾時為一切眾生勇猛精進如自己身，為他眾生作救護已，自然當得成就大樂。

「『復次憍尸迦！汝應觀此三十三天，但為一人施少樂故，今得如是勝莊嚴處。汝當觀是一一果報，應生歡喜適悅心身。憍尸迦！汝今見住如是莊嚴，亦應思惟聲聞勝處、辟支勝處、菩薩勝處、如來勝處。汝莫餘觀，但如教住。我今為此億數菩薩，說是三種方便業藏。汝等宜應善自思惟，復應深念：「我今云何得巧便智斷眾生疑。」

「『復次憍尸迦！今此億數諸菩薩眾所有信願，我今當說。憍尸迦！汝今觀此諸大菩薩摩訶薩眾，一心欲為一切眾生求斷疑處。於意云何？今此億數諸菩薩等，終能弘護是所說不？』時天帝釋復白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言：『世尊！如來自知此諸菩薩摩訶薩等勇猛精進威神德力，我等於中無有智慧，惟佛世尊自當知耳。』時放光佛告天帝釋言：『憍尸迦！若如是者，汝自問此億數菩薩如是等事志意堪不？』時天帝釋蒙聖教已，即問諸菩薩言：『大士！仁等應問如來教也。』諸菩薩眾答天帝釋言：『憍尸迦！汝今應知，此為第七方便教說。我等先已諮問如來，如來于時亦為我說如是智處。雖為我說，尚未窮盡。惟願如來垂慈惠，及為我說此三教業藏，利益安樂諸眾生故。憍尸迦！非我自為求如是法，我今乃為一切菩薩所任弘多。何以故？憍尸迦！有諸菩薩摩訶薩等，但為一人，精進勇猛發大誓願常處生死，要當救拔是一眾生先成大覺。何況方為無量無邊諸眾生等，經於無量阿僧祇劫，煩惱所熏生死業報惡法住處皆欲斷除。憍尸迦！彼未來世諸菩薩等成就忍者，尚不可以少事少

緣隨宜能成，何況志求諸佛如來大智慧聚隨宜得也？憍尸迦！若諸眾生已於無量阿僧祇劫，常為生死惡法所熏，妄心攀緣邪念分別造作諸事可斷除者，我要當破一切無知闇冥之處。憍尸迦！我等既得住一處已，如是無知所生之處，先未寬大未斷除者，及未說處未思惟處，次第難知。我復別為諸眾生等，若信不信皆悉須知，何等眾生今信如來？知彼信已不作損減而為說法，攝受眾生自成佛法故。』

大法炬陀羅尼經付天帝釋品第五十一

「阿難！時天帝釋白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言：『世尊！諸佛如來凡所教誨要觀其信耶？』佛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汝謂是中何所教誨？如來當復云何教他？憍尸迦！汝於是處應當善知言教誨者，但有文字名為教誨，無色可見，因板方便則能知彼人言教處。憍尸迦！是迦字門，為二十一文句之主。又迦字者，為二十一句之初也。汝等於中應分別知此義及語。當作是念：「此二十一句云何當攝？」汝等於後為他說時，內自堪忍莫生亂心，應常正持。憍尸迦！我已為汝方便解釋彼迦字門與天言教相應不斷。汝當解說，不應默然。云何迦字門？云何天言教？』阿難！時天帝釋即白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言：『世尊！今此迦字法門與天言教相應不斷。當須解知，此迦字門為二十一句之主，於二十一句和合相應無有斷絕。如那字門言教境界最在於後，彼十四句一處相續。世尊！又迦字者，譬如四大天王所居宮殿、忉利天王所居宮殿、夜摩諸天所居宮殿，彼所居中帝釋為主。如是迦字門，為前二十一句、後十四句，前後參合三十四句之所圍繞。世尊！是為譬喻方便解說知此境界。如是方便解釋之已，則得名入天言數中。世尊！我今自為諸餘眾生作是開示，非如來也。世尊！是處皆是諸佛如來智慧境界，如來自知。世尊！所有迦字文句宮殿住處，我等當以觀板方便得知此事。世尊！譬如三十三天住於須彌山頂，是中忉利天王以億百千數天女圍繞。如是世尊，其阿字門盡於迦字，乃至盡於那字，是中無量聲音語言皆可論說。世尊！於迦字門眷屬圍繞，云何可說？世尊！譬如阿耨達池流出諸河，水注不絕滿彼四海。世尊！如是池海，有人常以百千億數毛頭取水，而望乾竭大海及池。是事可不？何以故？世尊！假使更出無量大河，而彼池海尚無損減，況以毛涕能竭盡乎。世尊！不可過引一切譬喻，諸喻雖多終無可比，若可比者無有是處。如是世尊！我等諸天於世尊前，雖復多作譬喻解說，如毛取水當何所得？世尊！我今既蒙如來顧問，不敢欺諂亦無懈慢，我等但以愚心少智率爾解釋。世尊！如來問時，諸餘世人或為欺諂，及

餘眾生或起懈慢。世尊！我終不敢。今者惟以少智所知隨分說耳。世尊！如來應供正遍覺諸有口業音聲語言，宣明辯釋諸法義理。一切世間若梵若魔、若天若人、若諸沙門若婆羅門，無能測量、無能知者。世尊！如來所有善巧方便譬喻解釋，一切眾生不能得知義趣少分。世尊！我未聞見世間有人能於如來方便義門譬喻解釋得解知者。世尊！我等今者於如來前親聞此義，受持憶念不敢忘失。或有眾生於如來所，聞已能知佛菩提事。世尊已曾數說此義，是中眾生或時聞已，不復憶念亦不解知，徒聚一處欲問世尊，豈能得知此三教藏？如來雖為具足演說，彼諸比丘不能依行。有優婆塞、若諸天人在阿蘭若處，為諸眾生種種方便譬喻解說令知此義。世尊！此大方便譬喻解釋，所謂三教方便業藏。世尊！於是藏中，我等無有一念修行，況復能知為他解釋。惟願世尊！獨為如是渴仰眾生，演說斯義令斷疑心。』

大法炬陀羅尼經法師弘護品第五十二

「阿難！爾時放光如來應供正遍覺告天帝釋言：『憍尸迦！我說如是方便譬喻，汝能知耶？憍尸迦！是故應先知此語言，為是十四菩薩摩訶薩。何以故？是等先生此諸天中。以何義故發如是願？顯示此等無懈怠故。以是因緣，捨身即生阿修羅宮。為斯義故，於少分中尚不能知，況復於此三教業藏能聽受也。復次憍尸迦！今此無量無邊大眾，在是山頂忉利天宮。汝為久居，頗能得知住此眾生其數幾何？復能得知住是眾生依人間數年歲幾何？復知是天衣服飲食諸事幾何？』天帝釋言：『世尊！我已盡知。』佛言：『憍尸迦！若人來問：今此大眾食調眾具須功幾何？彼問如是，汝云何答？』天帝釋言：『世尊！我無所報。何以故？世尊！今我此處三十三天，凡是所須衣食眾具，隨念現前非造作故。』佛言：『憍尸迦！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皆住心中，隨所念時即得成就。憍尸迦！猶如卵生諸眾生等，但以心念即便受生。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皆由心念，法即現前。憍尸迦！又如一切濕生之類，所謂魚鼈黿虬坻彌宜羅，此等皆是卵生所攝。此等或惟行一由旬、或二由旬、或至三四、或復過七，達彼地已安處已卵不令疲乏，故能成熟。憍尸迦！此三教藏亦復如是，隨憶念時彼業現前，次第不亂、相續不斷，與彼句義和合相應。復應當知，我以何故為汝等說阿字門者，以板喻說故。迦字門者，以文字說故。那字門者，以平等文字章句說故。如是說時應共持此，更無有法而可缺減，然須知此四十二句在於板上。如是知已，彼諸法師處於大眾，在法座上將欲說時，法師於此三法門中，初念阿字現前相續當應和合。既和合已，即應宣說四十二句，

如是分別得二百句。還得十句，如初五分眷屬和合得出五音。而彼法師以此五音，和合五句諸眷屬已，足一百句音聲圓滿，即能分別如是知故。所有文字念欲現前，即得現前相續持已，如彼即得具足音聲出生文句。如是能說是中更無異聲可作，而彼法師依法出生五音文句。法師分別阿字文時，以大辯說空業成就，為千數眾生斷除疑惑。若人問時亦無忽迫，安詳來問譬喻解釋。而其先說大宮殿中百數義門，如是解釋令一切眾皆生歡喜，如佛世尊所集大眾；彼亦復爾，令得諸根具巧便智，為諸眾生如是而說。復次憍尸迦！汝當一心信受是法。如來應供正遍覺音聲言說方便譬喻解釋之處，云何當念應須六年？作如是念：「如所說法，當入禪定思惟修行。既修行已不復放逸，一心正念分別思惟與此意合，六年方得具足圓滿。如那字門亦以六年修種種念真正滿足。」如是念已，即得證知一切言音差別之事。憍尸迦！此三句門若善持已，無有人能知其邊際。憍尸迦！諸佛如來所有言說方便譬喻解釋義門，若虛妄者，無有是處。憍尸迦！譬如農人善營田作，先於異時聚集農眾，而告之曰：「汝等諸人應作是言：『我等從今既下種已，願莫生牙，勿成子實。』」時彼農眾咸相謂言：「嗚呼！我今願汝種子，莫生莫成亦無懶惰。」憍尸迦！於意云何？彼諸種子善營事已，得不生耶？』『不也。世尊！』『得不成耶？』『不也。世尊！』『憍尸迦！是三法門亦復如是。虛空所生無量義門，諸法次第名字具足。假使或於無量時節隱蔽不現，遂滅沒者，無有是處。

「『復次憍尸迦！一切眾生若於善男子所、若如來所，聞此修多羅法門，或誦或說、次第修行、轉相教授者，是諸眾生於此智門他問難時，不可降伏亦不默然。何以故？此諸智業無量無邊，彼教授者能為無量無邊眾生未曾聞者，咸令分別成就辯才亦自成就故。若人來問是法義時，我能於彼所問義處闡揚分別，如是解說、如是辯答。而彼復作如是思念：「若有人來問我是義，我當相續為其解說。若有依如來教而發問者，我便於彼諸所疑處分別解釋，亦為當來一切眾生得安樂故。若有人能念此法門、或時學習、或復修行，當知彼人不久成就。」憍尸迦！於是法中，非但彼諸非器眾生於佛法中不生信心，或有眾生雖亦信心而復不能依教行者。憍尸迦！非但世間無說法師法即消滅，若無聽法請問之人，當知是時法亦不久。何以故？世無問者以無習學，無習學故則不能知，既不能知云何奉行？不能行故世皆盲冥無導知者。如是無知誰當作法？若無法則世間無有孝養父母、敬大愛小、長幼尊卑、使命慰勞、褒譽美言，世事咸盡誰能作者？憍尸迦！若人不知世間之法，云何當能分別論說世間事義？既不言解亦不能行，世善尚無，云何能學諸佛智慧？是故一切世間之事不可休息。

「『復次憍尸迦！若諸法師欲講說時，當須四種莊嚴說處。何等為四？憍尸迦！時說法師當先選擇如是方所，其處寬博地形平正，無有高下、瓦石沙礫、荊棘惡刺，亦無穢草、蚊虻蛇蝎、諸惡毒蟲，其地和美柔軟淨妙，多有園池花果樹林。其處清淨遠離諠雜，夏無盛暑、冬不祁寒，四眾雜居並皆安隱，法師聽者咸受悅樂。憍尸迦！是為第一為彼法師莊嚴說處。

「『復次憍尸迦！若諸法師欲講說時，其地方所有護法者、若聽法人，為重法故，應為法師施設莊嚴高闊法座，多取種種上妙蓐席柔軟敷具，講時所須皆置座上，眾人觀覩增重法心，法師處之安隱說法。憍尸迦！是為第二為彼法師莊嚴說處。

「『復次憍尸迦！若諸法師將說法時，彼護法人及聽法者為重法故，應當至心精勤勇猛守護法師，不得令彼諸惡眾生毀壞誹謗障礙正法，乃至勿令男子婦人童男童女往來諠雜妨亂法師。憍尸迦！是為第三為彼法師莊嚴說處。

「『復次憍尸迦！若諸法師正宣說時，彼護法人及聽法眾為敬法故，應選五人若十若多，恭謹知法住法師後，觀察大眾勿令妨亂，一取法師意旨 教令，如法施行匡正其眾。或時有人語言亂眾，即須問彼語言所因，如法禁止。若人戲笑動止乖違，即應窮詰訶責令斷。恒令大眾寂靜諸根、清禁身口，如教而住。然彼諸人觀察眾時，舉措審詳不可急卒，應行愛語勿出麁言，凡所發言但令前人共相解領，即須靜默；不應大語高聲動眾，使人覺知。何以故？不欲令人因緣他事與多眾生為法障故。憍尸迦！是為第四為彼法師莊嚴說處。若能以是四事莊嚴說法方所，令彼法師所說經典無有眾難畢竟流行。

「『復次憍尸迦！若諸法師於欲說時，先觀彼眾云何樂欲、須何法義？如彼眾欲隨時充滿，令諸眾生成就善根，亦令增長言辭才辯，遍一切處無礙清淨，令諸智者易得解知、可觀可證，無有垢污、遠離蓋纏，身口諸根悉皆安靜，三昧思惟相續不絕。若人於法師所聽知法已，長夜熏修，未曾捨離三教業藏，文字言說無不通達。

「『復次憍尸迦！若諸法師於說法時，應當誓願成是義門，為諸眾生而作依止。法師既覺如是義已，復應當作如是思惟：「今我既覺如是法門，云何令我得好口業，所出語言清辯無濁，不破壞聲無哀哭響，常得微妙不斷辯才，但為開發顯示此經法門義故。」若彼法師如是說時，無不知者、無不解者。

「『復次憍尸迦！若諸法師欲說法時，眾既集已，法師先當以三種心觀彼大眾無量諸相，何等眾生聰明利智？以如是等三心觀故，或以神通知彼眾中具如是相。而彼法師應當先為彼諸大眾宣說布施功德等事，如是說時多有眾生讀誦受持歡喜奉行，而彼法師於此義門

相續顯發空無相願不得斷絕。如諸如來應供正遍覺說是法時，能於無量百千門中顯示如是清淨義相。法師爾時還說此義，終不得捨如來法藏。憶念住持阿字法門最初言說相續不斷為他施設，迦字法門次相續說，那字法門最後究竟。如是念已，如如來辯當自現前，於此言說應更善巧方便牢固。既牢固已，自然成就如是智聚，猶須彌山不可破壞。諸外道等不能動搖，一切論師莫能傾拔。

「『復次憍尸迦！若諸法師於說法時，應當勇猛發大精進，諸根明了眾事具足，然後為彼世間四輩弘宣如是諸蔭等法，善方便知彼彼相故。既覺知已常念現前無量辯才分別解釋。五蔭等聚云何得知？彼諸蔭聚以何義故名為蔭也？復以何相善通蔭聚？巧說如是諸蔭聚已，即應次第宣說諸法無相義門入於真實。憍尸迦！我已曾說此四大相總攝義處。

「『復次憍尸迦！彼時法師應如是說：是中若有諸色聚者，於彼復有何忍可住，而言彼有如是忍住？先時已有如是經典當令現前，亦復有人恒常相續為他解說如是義門。云何相續說如斯法？如彼眾生心生歡喜愛樂欲聞，如彼眾生一心在法無復亂想，如彼眾生有受法器，如彼眾生堪可成熟者，如彼眾生得聞法已有慚愧處，如彼眾生既能聽受如是經典，如其次第、如修多羅、如其威力、如想分別、如是受持，而彼眾中無有一人生退轉心不聽法者。憍尸迦！彼諸法師當應如是成就法事。諸佛如來咸如是說。

「『復次憍尸迦！彼諸法師於說法時，當須顯發奇特之事。假使有人從此聚落或復餘村，或復城邑及他方至，至已便問如是法義，語法師言：「我今所問，云何能解？」然彼法師於是義中，先當思惟須令純熟，隨問悉能方便解釋，既無恐怖亦無留遲，如彼所問皆令滿足。如是法師說法之時，莫為他說散亂之事，以是因緣當得大利，其有眾生於彼聽者，皆生歡喜常來聽法。憍尸迦！以是因緣，時彼法師當應普說成就大利。

「『復次憍尸迦！諸法師等有能通達如是法者，於說法時雖不能說諸佛菩提，但能令此法義分明，巧知方便通達寬大，亦時為他聽受者說。如是法師善通達已，若復有人非時來聽、非言來問，即應開示。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四部眾等，或餘眾生，非時非言不即為說，彼等於是更不來聽，以不聽故不能為他弘宣法要開示眾生。憍尸迦！以是因緣，令是法門不得具顯。

「『復次憍尸迦！若諸法師於此法中心不正住妄起思惟，妄思惟故遂成邪見。如是法師邪分別故，不能會彼修多羅義，即住無知無明聚中。而彼法師住邪見故，昔來所有諸天神等，一時棄捨不復守護。以諸天神不守護故，無有威德勢力光明。無威力故，一切所行不依戒律，諸餘善根悉皆減損。如是法師先常為他解說法義修多羅

等，所有聽眾尚皆誹謗棄而不受，況於戒律不復依行，而能更來聽其說者。憍尸迦！若世間人無信行者，其家所有妻子眷屬尚皆不順，況彼大眾復來聽也。

「『復次憍尸迦！如是法師無有信分，所謂如來常說不依戒律如教行者。憍尸迦！是諸法師無信分故，彼非善根而可說者，惟惡增長必受果報。如是果報，若諸如來如實說者，彼人聞已便從口中多嘔熱血，因此患故即當命終。

「『復次憍尸迦！如來應供正遍覺為欲令彼一切世間諸眾生等覺了諸法，而彼癡人於是法中起嫉妒心，然終不能如是思念：「我若慳法祕而不說，以慳惜故，法漸艱難或能隱沒。我若不說，聽法之人云何能得如說而聞、如聞而受。既無聞受，云何奉行？若如是者，即便令他無量眾生不知是法，云何於法生希有心？以是因緣，我今不應於是法中與諸眾生作慳恪事。」憍尸迦！如是之人於佛法中終必不可立為證人。憍尸迦！汝應當觀如是癡人，欲於無價真法寶中自作價量。憍尸迦！復應當知，如是癡人欲於如來三種業藏無相法中建立諸相。憍尸迦！是亦法師無信分處，如來如是方便解釋。

「『復次憍尸迦！若有法師能於如是修多羅中善巧取義住於正念，以諸方便開揚法門，為諸世間興大利益。汝於彼時應善觀察，當於何處有好園林，於彼林間多種樹木及諸花果相狀名字，皆應令彼諸眾生等修治莊嚴，乃至以彼一揣牛糞塗樹林地。既莊嚴已，然後應請法師演說。而彼法師當說法時，林間即有護林天神地神樹神，及以上界所有諸天，一切乾闥婆、緊那羅、迦樓羅、摩睺羅伽、諸龍、夜叉，如是眾類迭相告知，歡喜嗟讚彼莊嚴人，能以牛糞塗飾林下。憶念守護未曾暫忘，敬繞彼林如奉塔廟。憍尸迦！若彼法師普為世間不斷法故，去離是處欲詣餘方，爾時此地護林諸天及諸神等，猶常供養如是地林。

「『復次憍尸迦！若有法師如是行者，斯人獲得無量福聚，凡所言說人皆傳受。何以故？以彼法師奉行佛教、隨順法門無有違異，終不斷絕法義門故。憍尸迦，以是因緣為法師者，於是法中當自精勤然後教人。若不自勵，人誰信者。憍尸迦！以是義故，彼說法師應當善入如是法門，深智方便開顯法藏故、以不放逸能得大力故、方便巧知定不受報故、起慈悲攝成心業果故、為諸眾生知時節故、當至巧智不動真處故。時彼法師得如是已，須知眾生善根方便智行差別然後說法。法師若得住是方便說法藏時，便得無量無等大功德聚，復得如是無量無邊大智慧聚，當住大施正智聚中。而彼法師得到無量精進彼岸，為一切眾生亦令住於慈悲普攝方便智中。』」

爾時世尊說是經已，時須波多天及尊者阿難，諸天、世人、阿修羅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頂受奉行。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二十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